武俠世界



$2.00

61





·特別介紹·

新派武俠 長篇連載 **金獅吼** 秦紅·著

秦紅先生的武俠小說，每一部都有它的特色和引人入勝的故事，寫人之所未寫，文筆如行雲流水，結構緊湊，情節離奇曲折，高潮迭起，書中人物，現實中超現實，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接觸到的，因此讀來有親切感，你會爲他之悲而悲，爲他之喜而喜！本故事更有神鬼莫測的鬥智，精彩絕倫的打鬥，繾綣刻骨的兒女私情，是期隆重刊出。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 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O一O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1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

第二世界

馬雲・文
培新・圖

天外有天　疑幻疑真

這是呂偉良未跛足之前所發生的故事。

那時候的呂偉良，就像常人一樣，四肢齊全。雖然他喜愛中國武術，却沒有目前這麼好的功夫。

當時他只有二十餘歲，英俊瀟洒，儀表不凡，因此女孩子見了他，總是情不自禁地多瞧幾眼，不過，呂偉良並不是那種花花公子類型的青年，他已經有了愛人，他是個忠於愛情的人。

呂偉良的愛人叫章蕙文，是中學時期的同學。初戀時他並不知道章家是那麼富有的，及至知道時，彼此已深陷愛河。

章蕙文的父親章宜貴是個大業主。據說他的富有是世襲的，初期的香市尚未開發，他的祖父已經跑到當地經商，到了他父親的一代，已經是香市有數的富翁。

可是，呂偉良的性格向來不羡慕別人有錢，也不希望自己有太多的錢，他看見那些爲名利而忙碌終生的人，總是有莫名其妙的感覺。他覺得：人生在世不過短短數十年，以其爲名利而勞碌終生，倒不如利用有限時間，做一些有益世人的事，倒是來得更有意義。所以，呂偉良從未注意當地富有人家的名字。

及至有一次，他的愛人要帶他返家見見她的父母，呂偉良才如夢初覺，原來自己心愛的女子是個富家千金。

本來呂家在香市也有名望，位於翠紅路的那一間祖屋，就是呂偉良的祖居。他父親是香市商場上的活躍份子，因此他去世時，留下大量股票及有價證券給呂偉良和他母親呂老太太。

但是，呂偉良當時已經有一份入息穩定的工作，他在一家保險公司裏做事，職位也很高，入息自然豐富。所以他向母親建議，把父親的遺產施贈給一班窮親友。他的母親呂老太太，是個典型的慈母，聽了呂偉良的說話，把丈夫生前大部份的遺產分贈一班貧窮親友。就只留下翠紅路那一家祖屋。

當時有人背後說呂偉良是個「敗家子」，但呂偉良和他母親內心却感到痛快，呂偉良的愛人章蕙文更加欣賞他這種豪爽的作風。

他們的戀愛接近成熟階段，呂老太抱孫心切，老人家的心事，呂偉良和他愛人章蕙文都非常明白，就是無法得到章氏夫婦的同意。

原來章宜貴也像許多人的看法一致，認爲呂偉良是個沒出息的「敗家子」，極力反對女兒下嫁給

他。於是，悲劇就由那時候開始發生！

章宜貴不再讓女兒去見呂偉良。章蕙文含淚問她父親：「偉良有什麼不對？過去你一直沒有反對我們來往，爲了什麼現在你的態度改變了？」

章宜貴答得爽快，他說：「過去我一直不知道他是個呆子。」

「呆子？」章蕙文呆了一陣，反問道：「爲什麼你會說他是個呆子？」

「可不是嗎？那有人將自己父親辛辛苦苦賺來的血汗錢派給窮親友的？他不是呆子又是什麼？」

「原來你生氣就是爲了這些！」章蕙文忍不住笑了，「其實，這個世界上的人分爲許多種類，有些人對於錢的看法十分重要，有些人認爲金錢只是維持生活的一種形式，够了就算，不會貪多。偉良就是屬於後者，我反而喜歡他這種性格。也許你以爲這就是沒有出息，但是你却沒有親自去觀察過窮人的生活，他們實在是須要同情和鼓勵的。」

「難怪人家都說，愛情是盲目的，你愛上了那小子，自然是帮上了他！」

「我無意帮着誰，這是事實。如果世界上的人都失去了同情心，你猜會變成怎麼樣？我就不敢想像。那些唱高調的人，只因爲他們本身運氣好，從未需要親友的帮助，有些忘記了困難時候的痛苦。其實，上帝是公平的，他早知道人們有貪而無厭的心理，所以，每一個人都難免要死，而在他死去了之後，一些東西也不能帶走，包括金錢和一切，就是除了他的軀體和靈魂之外。想到了這裏，每一個人就應該趁他未死的時候，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而呂偉良就是屬於這一類人。我愛上了他，也許就是由於他有這種超脫的想法。」

「原來你們都是瘋子！」章宜貴咆哮起來，「無論如何，我以後也不許你去見那姓呂的小子！」

「爸爸，你眞的是太不講理！你以爲這是十八九世紀嗎？兒女的婚姻不再是一種買賣，你應該爲我的幸福設想。」

章宜貴在極度憤怒中，重重地摑了她一記耳光！章蕙文的耳鼓裏「嗡嗡」地响！眼睛冒出了火！她一怒之下，離家出走！

不用說，章蕙文第一要找的人，當然就是他的愛人呂偉良。

呂偉良當時非常震驚地說：「你這樣離開家庭，你父親會怪我的，我陪你回去向他解釋清楚！」

「沒有用的！」章蕙文熱淚盈眶地說，「他非常固執，他不會原諒我，也不會對你改變印象。偉良，如果你爭氣的，立刻就跟我到婚姻註册處去，我們要結婚！」

呂偉良倒給她嚇了一驚：「結婚？」

「是的！如果你眞心愛我，我們立刻就結婚去！不要再猶疑了。」

「不要這樣行動吧！蕙文，你忘記了嗎，你還未到合法年齡，父母不同意，怎麼可以呢？而且，我還不知道，你父親怎會對我有成見。」

「你要了解也不難，就像世人的眼光一樣，過去他以爲你父親遺下大量的財產，所以對我們的往來一直不加反對，自從知道你母子二人慷慨捐贈親友之後，他極之不滿，認爲你是個呆子。」

「呆子？」呂偉良忍不住笑了起來，「也許是的，許多人都認爲我這樣做，是呆子的所爲，其實，如果每個人都把金錢看得太過重要，悲劇就會更多。現在我有得吃有得住，生活總還過得去，對親友稍盡棉力，又有什麼不對？」

「但是，他不會像你這樣想。」章蕙文又是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偉良，我不想令你尷尬，看來我還是躲到親友家裏去。」

呂偉良不知道應該怎樣答她才好，目前這形勢，要是他把章蕙文收留在家裏，章宜貴一定有許多藉口。他想勸章蕙文返家去，但她一定不會高興，也不會答應。因此，他只好安慰她，希望慢慢想出了一個善策來。

章蕙文終於躲到一位親友家中去。她和呂偉良都有着同一心理，就是希望她父親章宜貴回心轉意——在雙方都冷靜下來的時候，総歸會回心轉意。

但是，章宜貴雖然派人明查暗訪，希望找到女兒的下落，却一直沒有改變原意，讓章蕙文嫁給呂偉良，甚至他在埋怨呂偉良不該追求自己的女兒，以致促成今天家庭中的糾紛。

章宜貴沒有去找呂偉良，因爲他的爪牙已經回報他，他知道章蕙文並沒有留在呂家，如果這時候去找他，呂偉良大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但是，他却有了另外一種想法，就是呂偉良一定知道章蕙文躲到什麼地方去。

不過，章宜貴也不去追問呂偉良，因爲他明知呂偉良一定不肯直說的。他只是暗裏派人去跟踪他。他覺得這是最有效的辦法！

那時候的呂偉良，不像現在那麼機警，他只是個非常純潔的青年人。勇敢，熱情之中，却帶有一點理智，要是不够理智的話，他就會不顧一切的跟章蕙文結婚去了。

那一晚夜深人靜，呂偉良離家外出，他絕對不知道背後有人跟踪。

時間大約是晚上十一點左右，本來也不算是深夜，但在那僻靜的街道上，却顯得極之蕭瑟。

呂偉良是接到章蕙文的一個電話，才依約到那兒去找她的。

章蕙文在電話裏說道：「偉良，我悶極了，你來陪陪我吧！我想跟你談談。」

呂偉良一直都在利用電話與章蕙文連絡，他曾經勸諫她找個前輩爲她出頭，替他們父女和解。可是，章蕙文並沒有聽他的說話。

她一直躲在女同學何佩佩的家裏。她希望再等三兩天，讓她父親冷靜一下頭腦，先探測他的見解有沒有改變，才決定是否找人與他談判。

何佩佩是居住在一幢三層高的舊屋裏，何家就在三樓。

呂偉良去到何家，章蕙文拉着他跑到天台上。當晚月色迷濛，這對情人在喁喁細語中絕對不知道已經被人監視起來。

章宜貴已經接到爪牙的通知，親自趕到那裏去。章蕙文正跟呂偉良在細訴衷情之際，想不到她父親會突然出現在天台之上。

「跟我走！」章宜貴怒冲冲地要衝過去把女兒接過來！

但是，呂偉良把手一攔，善意地說：「章老先生，聽我說幾句好嗎？」

「他媽的！你勾引良家婦女，還有什麼資格跟我說話？走開！」

章宜貴說着就是一掌，推得呂偉良搖幌了幾下身子，差點兒就跌倒！

章蕙文躲到他背後，死手拉住呂偉良不放手！幾名如狼似虎的彪形大漢，一湧而前，合力就要把二人分開！

呂偉良畢竟年少氣盛，覺得這是蠻不講理，揮拳還擊！但是，無論如何他不是數名爪牙的敵手。結果被人痛毆一頓，章蕙文也給她父親半拉半拖，拖落樓去！

呂偉良非常不服氣，他雖然受了傷，仍然帶着蹣跚的步履，衝至梯間。

他本來打算跑到街上去，高呼求救！但是，那幢舊樓的木樓梯不知怎的，竟然熊熊大火！

這一驚非同小可。呂偉良担心的不但是本身的安危，而是這幢三層高的樓宇裏面，少說也住上了一百數十人，萬一火勢一發不可收拾，後果就不堪設想。

因此，呂偉良毫不考慮，便高聲大叫起來！

他高聲呼叫的原因，是要喚醒各層樓宇中的住客。豈料這一叫，却嚇得孩子們從夢中驚醒，哇哇大叫起來！

呂偉良也有如從夢中驚醒，他本來打算一邊呼叫，一邊衝下梯間逃生！可是，聽到一陣孩子的哇哇大叫之後，他又改變了主意。

這時候梯間雖然已經起火。但是，如果呂偉良奮不顧身，衝下梯間，他仍然有一綫生機。因爲木製的舊樓梯，還沒有燒塌！

可是，他並沒有立卽就衝下梯間去。那孩子的一陣啼哭聲，使到他呆了一陣！

二樓的一度木門打開了，人們在驚惶失措中，爭相走避！

一個夢遊病似的婦人，竟然抱住一個枕頭衝落街上去！

屋子裏仍然傳出陣陣孩子的啼哭聲！

混亂中，呂偉良又聽到他的愛人的呼叫聲，章蕙文依稀在火塲外面呼叫着他的名字！但是，他聽不清楚，因爲這幢舊木樓已陷於火海之中！

人聲呼救，以及大火燒得「劈劈拍拍」的聲音，混在一起！火勢已是一發不可收拾！

呂偉良不顧一切的，衝進二樓住宅裏去，孩子的啼哭聲由一間房間裏傳出來！

呂偉良冒着濃烟密佈，跑到房間裏去，一個只有十多個月大的孩子，正躺在一張床上，房間裏已經沒有人，這層舊樓裏面的人早已逃個清光！怎麼會單獨留下一個小孩子！

也許是剛才那糊塗的母親，在熟睡中驚醒，抱住枕頭當嬰孩，以至單獨留下了這可憐的小生命！

呂偉良不顧一切，抱起這肥肥白白的小孩，就往梯間衝出去！

可是，樓梯已經燒塌了！

這是一幢陳舊的木樓，一經起火，便有如燒着了一堆乾柴！

呂偉良抱住那啼哭中的小嬰孩，滿眼濃烟密佈，幾乎連方向也分辨不出！但是，他的頭腦還很清醒，他知道手上這小生命是無辜的，他不應該死去！也不能死去！

因此，呂偉良咬實牙齦，退回屋內，就要由一處窗口衝過去！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力勒」一聲，樓板整塊往下塌了下去！

呂偉良在混亂中只感到陣陣痛楚，跌得他有點神志模糊。卽使如此，他仍然緊緊抱住那小嬰孩不放。

經那麼一跌，懷抱中的小嬰孩哭得更加厲害。

呂偉良極力支持起來，無論爲人爲己，他都要迅速離開這個火塲。

可是，剛才由十多尺高的二樓摔下來，已經摔得他渾身疼痛，他幾乎連站也站不起來，只是陣陣嬰孩的啼哭聲，加上那一股强烈的求生慾念，使到他在半昏迷中，又重新站直了身子。

但是，火勢已經越來越猛烈，一枝枝，一塊塊燒着了的木條和木板，由頭頂掉下來，他正要奮勇衝出去，一條巨大的橫樑突然壓了下來，呂偉良一時走避不及，左腿就被壓個正着！

呂偉良痛得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仍然在拚命掙扎，一想到那小生命，他更加要掙扎！

可是，無論他費了多大的氣力，也無法將那條巨大的橫樑推開！

眼看火勢越來越加猛烈！嬰孩的啼哭聲已變成嘶啞！

呂偉良急得手足無措，只有高聲呼叫「救命」！他希望有人聽到這呼救聲，冒險進入火場把手中的小生命救了出去！

可是，到處火光熊熊，燒得「劈劈拍拍」的，間中夾雜着「嘩啦啦啦」的塌樓聲，誰知道外面有沒有人聽到這陣陣的呼救聲？

有的相信亦只有一個人，她就是呂偉良的愛人章蕙文。她由她父親的掌握中掙脫了，直奔向火場這邊來！

以其說是她從極度混亂中聽到了呂偉良的呼救聲，倒不如說是一種心靈上的感應吧！

章蕙文本來要冒險衝上梯間，直達天台，要死她也要跟呂偉良死在一起。可是，樓梯倒塌了。她呆在火場之前，哭不出聲，也沒有眼淚！

她不知道什麼是危險，只想着如何可以再跟呂偉良在一起！

就在這時候，她依稀聽到了呂偉良的慘厲呼救聲，似乎是來自樓下。間中還傳來陣陣嗆咳與嬰孩啼哭聲。

於是，她奮不顧身，直衝進去！

火光掩映底下，她循聲找過去，終於找到呂偉良了。

她果然沒有聽錯，也沒有看錯！這一對可憐的情侶，又在夢幻似的境界底下重逢了！

然而，這不是談情說愛的時候，章蕙文雖然受到了眞愛的感召，才會冒住生命的危險，跑到這火場裏來。

但是呂偉良在極度痛苦中對她說：「把這孩子帶走吧！親愛的！」

那一句「親愛的」直叫得章蕙文酸在心裏，她怎可以只把一個陌生的孩子救出去，而不理會她心愛的人？做不到！

於是，她拚盡了氣力，企圖將那根橫樑推開，連帶呂偉良也一併救出去！

但是，呂偉良知道她做不到，時間再阻延，三條性命都會一併葬身於火海之中。

因此，他高聲叫道：「不要理會我！走吧！」

章蕙文在驚呆中接過那小嬰孩，她已經給濃烟焗得幾乎昏了過去！

「走吧！快一點！」呂偉良在嗆咳中，催促着她：「你再不走，就走不及了！」

「但是，你……你呢？」章蕙文就感到有點進退失據。

「我會照顧自己的，不要讓孩子死去！他是無辜的。」

「你也不能死去，要死，就讓我們死在一起吧！」她流下了熱淚。

「不！……」呂偉良在陣陣嗆咳中，也急得淚水直冒，「如果你愛我，你就要聽我說，快把這小生命救出去！」

章蕙文在痛苦中咬實牙齦，終於抱着那小嬰孩離開了火場！

呂偉良也在極度痛楚中，感到眼前一黑，突然之間一切痛苦也沒有了！

他只覺得渾身輕鬆，飄飄然的，飛呀飛的直飛上了雲霄！

他依稀還可以聽到他的愛人在呼喚：「親愛的！等着我，我回頭就會來救你出去………」

可是，她那凄然欲哭的呼叫聲，越來越聽不清楚，越來越飄渺！

這是從來沒有過的感受，刹那之間怎麼會昇上了雲霄之上？

那烟霧似的雲霞，在他的身體四周掠過，他確信那不是火場中的烟霧，的確是雲層。隱約還可以聽到陣陣的樂聲，像是雀鳥的叫聲，又像是流水行雲。

眨眼之間，他又置身於一處鄉村似的地方。那兒的風景非常美麗，百花齊放，小溪流水，直如神話中的仙境，各種不同類型的雀鳥叫聲，交織成一支美妙無比的天然交响樂！

一名牧童由山坡上走下來，看他跳跳蹦蹦的，無憂無愁，輕輕一縱身，便躍過了小溪，朝住呂偉良這邊走過來！

呂偉良忍不住問：「小朋友，這是什麼地方？可以告訴我嗎？」

「你……」小童自頂至踵的，打量着呂偉良，反問道：「你是什麼人？」

「……」呂偉良一時之間，想不起應該怎麼樣答他才好。

「嗯，我想起了。」小童恍然大悟，「你大概是來自地球上的人，是不？」

「地球上的人？」呂偉良怔了一怔，「難道這裏不是地球麼？」

「不！這不是地球，是第二個世界。」

「第二個世界？」呂偉良想了想，忍不住笑了起來，「小朋友，你別開玩笑，老老實實告訴我吧！這到底是什麼地方？」

小童很正經地答：「誰跟你開玩笑？這是第二個世界，人們死了之後，都要到這裏來的。」

「什麼？」呂偉良渾身打了一個冷顫，「那麼？我……我現在是不是已經死了？」

「誰曉得你有沒有入境紙？」

「入境紙？」

「是的，眞正死去了的人，是須要入境紙才可以正式進入我們第二世界的。」

「我在地球上面，只聽人家說過有天堂和地獄，從未聽到有所謂第二世界。」

小童嘻嘻笑道：「傻瓜，天堂和地獄就統稱爲第二世界，在第二世界裏面，自然也有天堂與地獄之分。」

「那麼，這是天堂還是地獄？」

「這裏當然是天堂啊！」

呂偉良四下裏張望着，他相信這小童不會說謊，這的確是仙境，大概就是人們所說的「天堂」！他眞的發夢也不敢想，自己竟然會一下子就登上了天堂。

忽然之間，他又忍不住喃喃自語道：「這麼說來，我不用乘坐火箭也可以到別的星球，科學家的努力，豈不是等於白費？」

小童說道：「地球人乘坐火箭探月，永遠也無法到我們第二世界來的，他們只可以到月球，金星或者水星和火星去。」

「那麼，這兒又是屬於什麼星球？」

「這是第二世界。」

「但是，總有個名稱，例如人類的世界，就叫做地球。」

「我也不知道這叫什麼星球，但距離地球很遠！」小童忽然又指指大路那邊，「我爺爺來了，你問問他吧，他一定比我知得更多更詳細。」

呂偉良回轉身來，只見一個白髮白鬚的老者，正由大路那邊走過來！

看他童顏鶴髮，健步如飛，就像神話故事中的仙翁。

小童對老者道：「爺爺，你來得好極了，這裏又來了一個地球人。」

老者呵呵笑道：「何必大驚小怪？地球上的人爲了爭權奪利，連年戰爭已經不知死了幾許人，他們的靈魂要不是被打發到地獄裏去，便是跑到天堂來啦！」

呂偉良心裏一凜：這麼說來，他是眞的死去。

老者走過來，打量了呂偉良一遍，道：「你這麼年輕，怎麼會這麼早便離開了人間？難道又是那可怕的戰爭嗎？」

「不！」呂偉良回憶着說，「我好像是死在一場大火之中。」

跟着，呂偉良把他所記憶的事，說了一遍！

老者聽得有點感動，撫摸着那一撮白鬚說道：「像你這樣捨己爲人的人，照理是不該這麼早便死去的，我想，這件事可能會弄錯了。」

「弄錯？」呂偉良眞是莫名其妙。「這些事怎麼可以出錯？」

「有什麼稀奇？無論那一個世界，都沒有絕對的事情，過去也有過同樣的例子，許多未應該死的人，都被我們打發回地球去。」

「呂偉良先生！」突然有一陣清脆的聲音，自背後响起。

呂偉良、老者和小童等，都不約而同的，回轉身去。只見二名飽含笑容的大漢，由大路那邊跑過來。爲首一個說：「我們找得你好苦啊，你怎麼會跑到這兒來了？」

呂偉良趁他們還未走到面前，低聲問老者：「他們是什麼人！」

「我早說過了，像你這種仗義爲人的人，是不該太早死掉的，他們可能要把你送回地球去。」

老者話猶未完，二名大漢已走到跟前，其中一個說道：「請跟我們走！」

呂偉良故意說道：「你們到底打算要將我怎麼樣？」

「我的上司要見見你！」大漢說。

「你的上司是誰？」

「他是專理入境事務的。」

呂偉良道：「你們打算把我驅逐出境麼？」

「我也不知道。」大漢又說，「我們只是奉命要來找你！」

「既然你們消息這樣靈通，我也沒有辦法了。」呂偉良對那老者和小童說：「兩位，我們後會有期啦！」

小童道：「那是說，你不久之後就會回來，是不？」

「是的，我眞希望能夠再見到你。」

「眞奇怪！許多人都說，地球人是十分怕死的，你不怕麼？」

「人總要死的，早一些到天堂裏來，總是一件好事啊！」呂偉良苦笑道。

二人說話間，那兩名大漢已經催他起程。

雖然相處一個極短極短的時間，但是，呂偉良

總覺得小童與老者十分和藹可親，他實在有點依依不捨。尤其是眼前這環境是那麼的可愛。

呂偉良最後跟着二名大漢走出大路，大路旁邊早已停了一輛十分新款的汽車。那款色是呂偉良從未曾見過的。

但是，在一些科學雜誌中，他記得好像看過了那怪形狀，甚至比起那些科學家幻想出來的款式更新，更不可思議！

呂偉良也是剛坐了上去，看也未看清楚那大漢怎樣開動馬達，汽車竟然有如直升機一樣，離開了地面，直升上天空！

「這是什麼？」呂偉良忍不住問道。

他身旁的一名大漢答道：「這是我們第二世界裏最普通的交通工具。」

「汽車，是不？」呂偉良怔怔地說，「汽車却不能升空的，我看是直升機吧？」

「是汽車，也是直升機，更加是一艘汽艇！」大漢答道：「這是海陸空都可以行駛的最方便的交通工具。你們地球人還未使用到，是不？」

「是的，我們還未發展到這個地步。」

呂偉良一邊搭訕着，一邊望向窗外，只見一些高樓大廈，就在雲層之下。從下面景物移動之速，呂偉良可以意會得到，這海陸空三用汽車的速度極快，難得的是平穩，寧靜，絲毫沒有雜聲！

轉眼之間，汽車已經緩緩地在一幢大廈的天台上降落！

呂偉良被二名大漢押了下來，只見這平坦的天台之上，就有如一座停車場一般，停放着不少新款的流綫型汽車。當然，能够停到這麼高的天台上面來，大概也是可以當作直升機使用的吧！呂偉良心裏想。

他問身旁一名大漢：「這是什麼地方？」

大漢答道：「一座辦公大廈，我的上司就在下面。」

三個人剛踏進一座電梯，自動電梯立即下降，那一排排的數目字，竟是數以百計的。那快速的程度，直令到呂偉良頭腦有一種暈眩的感覺。

幸而電梯很快就停了下來。即使是那麼快，也下降了百多層。

電梯門打開，二名大漢把呂偉良夾在中間，走在一條長長的走廊之上。

走廊兩旁有扶手的鋁質通管，地板是二條一來一往，緩緩轉動的軟膠帶。看似緩緩轉動，實則也十分快，三個人走在那軟綿綿的膠地板上，只有數秒鐘光景，走上了幾步，已前進了百多碼！

左右兩邊是兩幅光滑無比的牆，每隔三二十碼遠就有一個門口，就像酒店的房間一樣，一個一個的排列得十分整齊。

呂偉良並不認識那些不中不西的文字，但每個門口都有阿拉伯字的編號，就像他在電梯裏所見的一樣——這是他唯一可以認識的。

要不是二名大漢分左右摻扶住他，他是會因失去重心而跌倒。

呂偉良看見隔隣一條朝住相反方向轉動的膠帶之上，也有人走在上面，匆匆一掠而過！

二名大漢停了脚步，當膠帶地板將他們帶到一個門口時，他們把呂偉良扶離地板，進入那個門口裏面去。

走廊上面的二條膠帶地板，仍在轉動着。呂偉良覺得這設計頗新奇，人有人走，地板有地板往前移動，的確事半功倍，快了許多。

但是，譬如他們要去的地方，是對面那一列房子，那又怎麼辦？

其實也非常簡單，只要由這條膠帶踏過另一條迎面而來的膠帶，輕輕一縱身，就可以輕易進入對面一列房間中去。

呂偉良就看見有人這樣走過去！

走進了那門口之後，又是一條較短的走廊，同樣是兩旁有一些門口。但是，這裏的地板不再像剛才那樣會轉動的。而只是一般的普通地板！

二名大漢把呂偉良帶進一間房間裏去。裏面一張大大的辦公桌後面，坐了一個中年人。

一名大漢對中年人說道：「報告處長，他就是非法入境的地球人了。我們從電腦資料中查出他的名字叫做呂偉良。」

中年人打量着呂偉良：「看來你不過二十餘歲，怎麼會跑到我們第二世界來？」

「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呂偉良說。

「有入境証麼？」

「沒有。」

「那就是非法入境，這是有罪的。」

「你們打算將我怎麼樣？」

「有錢罰錢，沒有錢要坐牢，然後就將你遞解出境。」

呂偉良忍不住笑道：「我以為我們地球人貪錢，原來這裏第二世界也動輒講錢。」

「那有什麼分別？我們這裏也有找換錢幣的商店，你身上有足够的罰款麼？」

呂偉良探手口袋裏，不禁一怔，原來他在火場裏奔跑掙扎中，把錢包失落了。現在口袋裏空空如也，不名一文。

「怎麼？」中年人說，「沒有錢麼？那就只好坐牢啦！」

呂偉良無可奈何地聳聳肩。苦笑：「你們要怎樣便怎樣吧！」

「把他帶走！」中年人揮揮手。

二名大漢把呂偉良帶出那間房，埋怨道：「原來你是個窮光蛋！」

呂偉良道：「我的錢包失落了，否則我多少總會有一些。」

「你在這裏有沒有親人？」

「親人？」呂偉良搖搖頭，「沒有。」

「那你非去坐牢不可。」

「這裏也有牢獄麼？」

「當然有。」

呂偉良覺得很有趣。想起剛才由天台乘電梯下來時的高速，他幾乎不想再乘電梯。但是，那二名大漢沿住走廊，把他帶到活動走廊去，再登上一架高速電梯。

幌眼之間，他便由百多層高降至地下。

走到大街之上，只見人來人往，步履如飛。就好像每個人的脚下都裝上了滑輪一樣，整條大街之上沒有汽車，彷彿好像一個龐大的溜冰場。

果然，二名大漢除了替他們自己穿上一對雪屐之外還替呂偉良穿上了一雙。

於是，三個人在大街上滑行起來。呂偉良好幾次因為速度太快而險告滑倒地上，都給二名大漢扶住，不致栽倒下去！

滑過雪屐的人都有這樣的經驗，就是要滑得快比較容易，要拐彎和停下來，可就不易。

但是，那二名大漢簡直就是一流的溜冰好手，去勢快速。其實，在街上所見的每一個人，都有這種本領。只是眼前這二名大漢更勝一籌而已。

剛拐了彎不久，二名大漢就停了下來，呂偉良在他們的控制下，自然不能不跟他們一起停止前進了。

二名大漢押着呂偉良進入一幢新型大廈之內，把脚上的雪屐脫掉，走了一段短短的走廊，一度鋼門擋在前面。

門前沒有守衞，祇見鋼門之上有些裂縫，其中一名大漢摸出一張咭紙，由裂縫插入，再按一按鍵，鋼門隨即自動打開。於是三個人便進入內部去。

呂偉良祇見這裏面一切設備十分新型，他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地方？」

「監獄。」一名大漢順口答了他。

呂偉良道：「我以為祇有地球上面才有監獄。想不到你們第二世界也有！」

大漢笑道：「每個地方都有懲罰犯人的地方，問題祇是懲罰的方式不同而已。」

「你們的方式又怎麼樣？」

話猶未完，呂偉良被他們押進一間房間。裏面擺滿了數十架電視傳眞螢光幕，好像電視台裏面的畫面控制室一樣。

一名大漢跑過去將總按鈕扭開，螢光幕上便出現各種不同的畫面。

有些好像屠場一樣，數名穿着囚犯制服的男子，正在手揮利刀，對付一些豬狗牛羊等畜牲。但是，其中有些面露恐懼之色，稍有猶疑，便遭監視他們的獄吏，手揮皮鞭對待。那些手執長鞭的獄吏，就站在一條吊橋，樣子兇神惡煞！

有些畫面出現一些裸女鏡頭，一些男性囚犯要跟他們共處一室，在獄吏的監視下，跟那些美女造愛。

有些囚犯正蹲在一角，開啓一些保險箱與門鎖等，但剛開啓了一個，又在獄吏的指揮和監視下，開啓第二第三個……

呂偉良眞的是看得有點眼花繚亂。

他問身旁一名大漢：「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難道這就是坐牢的情形麼？」

「對了。」那大漢毫不考慮地答，「這是我們懲罰各種[illegible]人的方法之一。例如喜歡殺人，打鬥的，我們要他們殺個不休，在獄吏的鞭策下，不殺也不可以，直到他們手軟，見血就怕為止。至於對付那些色情狂，我們也要他們離開獄門之後，見到女色就怕。說到那些爆竊匪徒，我們也要他們對門鎖望而生畏為止。」

呂偉良又問：「那麼，你們打算把我安置到那一類的懲罰去？」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神秘地笑了笑，不作聲。其中一名打開一度活門，把呂偉良推了入去！呂偉良不虞有此一着，登時一個蹌踉跌倒，他也未爬起來，一條活動走廊已迅速將他帶走！

呂偉良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因為走廊兩壁光滑無比，轉動的膠板走廊也轉得飛快。轉眼之間，呂偉良便被送到一間丁方不足三尺的斗室之內。

這間丁方不足三尺的斗室，有如一副豎直的棺木。

呂偉良驚魂甫定，一幅牆壁已經緩緩扯高，出現眼前的，是一桌豐富異常的食物，有酒有肉。可能是呂偉良一直沒有時間去想，他竟忘記了很久未有進食。現在面對這一桌美味可口的食物，不禁垂涎欲滴！

呂偉良站起來，就想走到餐桌之前，豈料剛走了一步，便是「轟隆」一聲碰得額角上起了疙瘩。

原來那是一塊透明的玻璃，呂偉良對隔壁那一桌美食，實在是可望而不可即。

呂良偉剛轉身，又見另一幅牆壁扯高了。出現在那邊的，是一幕慘無人道的殘殺，一名劊子手把一個活生生的人剝皮拆骨，挖心宰臟，看得呂偉良胃納作悶，心裏作嘔！

呂偉良迫住要閉上眼睛，不敢再看下去！

但是，就在這刹間，陣陣的笑聲自頭頂响起，震耳欲聾。

由於這斗室太過細小，四周又密不透風，回聲幾乎要把呂偉良的耳膜也震破了。

呂偉良迫住又要睜大雙眼！

這一次，出現在他眼前的，幾乎令他不敢置信，他揉了揉眼睛，那女子的確就是章蕙文。

章蕙文是他生命之中唯一的愛人，他當然不可能不認得她。但是她爲什麼會出現在這裏？

呂偉良又驚又喜，驚的是她也死了，要不是死了又怎麼會跑到第二世界來？俗語說得好，「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呂偉良既然眞心眞意愛着章蕙文，無論如何他也不希望她這麼年青就死去！

喜的却是：他們又可以見面了！

呂偉良不顧一切的，衝前就要將她抱在懷裏，可是，又是「轟隆」一聲，左邊額角又撞起了一個疙瘩，與剛才右邊的一個，相映成趣。

呂偉良眞的爲之啼笑皆非。

他摸着額角在雪雪呼痛。他的愛人章蕙文却憐愛地問道：「偉良，你怎麼樣了？」

她說着，也要伸手過來撫摸他撞腫了的額角。可是，那塊玻璃却把他們隔開了，幸好彼此的聲音，還隱約可以聽到。

呂偉良含淚反問：「你怎會跑到這兒來？」

章蕙文無言以對，黯然垂淚！

突然之間，那幅奶白色的活動牆壁又落下了。

呂偉良知道這幅活動牆壁將會立時之間就把他們隔開，轉眼之間他就會見不到自己心愛的人了。因此，呂偉良立刻伸手去阻止那緩緩落下的牆壁！

可是，活動牆壁是在隔隣那邊的，隔住一塊玻璃，令到呂偉良無從制止。等到他企圖呼喚章蕙文動手制止時，那幅活動牆壁已經落下了。

呂偉良拚盡了生平氣力，拳打脚踢，希望可以擊碎那些玻璃，弄毀那些活動牆壁。可是，直到他的手腫脚痛，那些玻璃也無動於中。

又是一陣笑聲過後，最後一幅未曾開動過的牆壁又打開了。

坐在玻璃後面的，是一個中年人。

他問道：「你可就是呂偉良？」

「是的。」呂偉良答。

「你肚子餓了嗎？」

呂偉良想起第一幅扯高的活動牆壁，玻璃牆後面所出現的豐富食物，又覺得腹如雷鳴。

於是他點了點頭：「餓了！」

中年人又問：「你想食人肉嗎？」

呂偉良想起第二幅拉開的活動牆壁，那些恐怖而又殘酷的一幕，幾乎令到他立即就嘔吐起來！

他搖頭道：「請你不要提那一幕好嗎？」

中年人一陣呵呵大笑，說道：「聽說地球人那邊，是個人吃人的社會，你似乎有點例外了。」

呂偉良道：「可以讓我見見我的愛人嗎？」

「就是剛才那位小姐麼？」

「是的。」

「可以的。」中年人答得爽快。

呂偉呂有點喜出望外，道：「你眞的肯讓我見見蕙文？」

「當然可以。不過……」中年人面色一沉，「要看看你的出手是否闊綽！」

呂偉良一怔：「你的意思是要錢麼？」

「當然！沒有錢，任何事情都沒有商量。」

呂偉良又是一陣失望，怎麼「第二世界」裏的官員們也如此貪污腐化？他苦笑道：「獄長，行個方便吧！我回到地球之後，會好好的報答你。」

「你如果有機會回到地球去的話，你就會忘記我了。」

「不會的，我現在身上不名一文，那有錢可以給你孝敬！」

「這層你放心！」中年人突然摸出一幀照片，「當你被押解到這兒來的時候，我們已經迅速展開調查，看看你有沒有親戚在這裏。現在，請你看看，這照片中的人是誰？」

呂偉良隔住玻璃看過去，不由得吃了一驚，那照片中人並非別人，却是他父親呂祖賢！

照片是附貼在一張打孔咭紙上的，根據呂偉良的常識，那是一張電腦專用的咭紙。

中年人也不等呂偉良說話，他已笑道：「他叫呂祖賢，是你的父親，目前，在我們天堂裏撈得風生水起，只要你設法通知他，錢那方面是不成問題的。」

「他在天堂裏？」呂偉良半信半疑。

「是的，你可以寫幾個字，待我派人代你送去！」中年人又說：「這本來是犯例的，但看在錢的份上，我們就可以通融！」

說着，那幅玻璃活牆又扯高了，中年人正擬將紙與筆遞過來，呂偉良以機不可失，立即飛撲過去，雙手緊緊執住了他的衣領！

中年人事前意料不到呂偉良有此一看，登時弄得手忙脚亂！

呂偉良拚盡了生平氣力，扭着他，喝道：「快把我的愛人也放走，否則我殺了你！」

中年人道：「傻瓜，你是非法入境的，即使逃離這裏，也逃不了多遠！結果還是要落網被擒的，我勸你還是冷靜點好！」

「不！你少講廢話！」呂偉良咬牙切齒地用力推了一下，「快！快把章蕙文也放出來！」

那中年人無可奈何，只有輕輕在椅子的扶手上，按了其中一個按鍵一下，一幅活動牆壁連同玻璃屏一齊緩緩上升。

章蕙文由隔壁走了過來，她疑幻疑眞地，瞪住呂偉良。

呂偉良担心驚動其他人等，因此對中年人絲毫未敢放鬆。他說：「蕙文，我們先離開這裏再說，你自己小心！」

然後他又對那中年人道：「帶我離開這裏，切不可用詭計，否則我先殺你！」

中年人無可奈何，與呂偉良等人一齊離開那狹窄的斗室，出到走廊外面。

呂偉良又問：「出路在什麼地方？」

中年人指指東面說：「由那邊可以走出大街上去！」

但是，章蕙文却說道：「不要上他的當，我們可以上天台，那兒有三用汽車。」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怎麼知道？」

「我當然知道。」章蕙文說：「我已經是天堂裏的居民，只是給他們請來見你！」

呂偉良更加吃驚非小，忙問道：「你……你眞的已經死了？」

「在地球上算是死了，在這裏算是新生。」章蕙文又說：「這些事，還是留待以後有時間慢慢向你解釋吧！」

呂偉良也明白到他們的處境非常之危險，因此，扣住中年獄長，由走廊的西面走過去，根據章蕙文說，那是直通天台的電梯所在！

可是，就當他們剛轉了身，那邊忽然有人聲傳來。其中走在最前面的一個人，高聲喝道：「放下獄長，休想逃走！」

但是呂偉良沒有理睬他，推着中年獄長，往電梯門口那邊走過去！

章蕙文也亡命地往前飛奔，後面數名獄吏追逐過來，一步也不肯放鬆，就是彼此距離太遠，章蕙文一馬當先，眼看就要奔至電梯門口了，突然之間，走廊上的地板不知怎的，竟然轉動起來，呂偉良等人身不由主的，往後倒退！

呂偉良猛然想起了，走廊是活動地板，剛才可能是轉動的機器關掉了，現在一定是給人打開，地板上的活動膠帶才會轉動起來。膠帶往後滾動，他們當然不能不往後倒退！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忙着把中年獄長放棄，急急往前奔跑，希望與章蕙文用「逆水行舟」的方式，跟活動的膠帶背道而馳！

但是，膠帶轉得很快，滾滾往後移動，任呂偉良和章蕙文走得多快也無法抵消往後移動的高速！

而那數名獄吏，這時已跑到另一條向西移動的膠帶之上，急急追過來！

章蕙文情急之下，只見她突然伸手往牆邊一個按鍵一按，走廊上兩條向住相反方向移動的膠帶忽然停止了活動！

呂偉良立即三步併作兩步，與章蕙文撲進了一部電梯中去！

呂偉良因爲從來未使用過這種高速電梯，一時之間，竟不敢伸手按動那些按鍵。數名獄吏已衝到電梯門外！

幸而就在這一刹那之間，章蕙文驀地伸手一按，電梯門一經閤攏，隨即往上升高！

要不是那些燈號一閃一閃的，呂偉良實在也不知道電梯已在不斷上升之中。

他閉上了眼睛，鬆了一口氣。

他的背脊剛剛往後一靠，章蕙文已經在催促他說：「快出來！」

說話間，電梯門已經分左右打開了。

外面是天台，天台上有許多流綫型的新欵汽車停在那裏。

章蕙文拖住呂偉良連奔帶跑的，直衝至汽車的行列中去！

天台上的警號突然「嗚嗚」的响了起來，一盞紅色的燈號在轉動。

呂偉良在心驚胆戰中。給章蕙文拖上一輛汽車裏去！

章蕙文一按按鍵，汽車立即升空！

呂偉良由車窗俯視而下，但見數名獄吏已經乘另一部電梯登上了天台，正拔足飛奔，衝上汽車！

呂偉良正想說話，但見章蕙文又伸手按動了另一個按鍵，汽車急劇上升，直達雲霄。

下面幾輛汽車也正加緊追來。

章蕙文說道：「綁上安全帶吧！事到如今，我們只有跟他們鬥過！」

呂偉良不知道她所說的「鬥過」是什麼意思！他一邊綁上安全帶，一邊問道：「他們爲什麼不開槍？」

章蕙文因爲一切用按鈕操縱，不須駕駛，所以雙手有空將安全帶扣上！她對呂偉良說：「這裏沒



有破壞性的武器，你忘記了這是天堂嗎？」

呂偉良好不奇怪，道：「怎麼會沒有武器？我剛才在獄中看見他們劏人！」

章蕙文苦笑道：「那不是真的，他們放影片，目的無非志在虐待你而已。」

「影片？」呂偉良睜大了眼睛，「怎麼會似到好像真的一樣？」

「那有什麼出奇？天堂裏一切都是那麼的進步，因為沒有戰爭，也就沒有破壞，人們都在追求高度的享樂！」

呂偉良真想問：「你怎麼知道？」但是，後面二輛海陸空三用汽車，已經差不多追到了。

章蕙文當然也看見了，因為汽車裏的設備非常新式，望後鏡是一個小型的螢光幕，對於背後的景物，可以一目了然！

只見她把下唇輕輕一咬，玉手已經扳住一根操縱桿，用力一搖，汽車立即往下急降，那有如流星似的急劇下降，把呂偉良幾乎嚇破了胆。

他瞪住螢光幕，發覺那二輛追踪他們的汽車，亦步亦趨，在後緊隨而至！

呂偉良再往窗外一望，不由得嚇到呆了一陣，差點兒就暈了過去！

原來下面就是一些摩天大廈的天台。呂偉良簡直未曾看得清楚，一些景物已經迅速在目前掠過！

再回頭看看章蕙文，她却泰然若無其事，操縱桿再一扳動，汽車又急急上升，直冲雲霄！

章蕙文把錶板上的小小螢光幕較正了畫面，只見奇景就在上面出現了：剛才載了數名獄吏的二輛車子，突然先後撞向那些摩天大廈的旁邊去！然後又墮下街上！

呂偉良吃驚地問：「你這樣做，有沒有罪？」

「罪當然有的，但為了救你，也沒有辦法啊！」章蕙文把車子的速度減慢，同時也保持了平衡。

呂偉良忍不住問：「那些獄吏一定會粉身碎骨的，他們死了，又會到什麼地方？」

「他們不會死的。」

「什麼？不會死？」

「是的，他們已經死去一次，就像我一樣，決不會再死。」

呂偉良吃驚地問：「你……你真的死了？」

「是的，但我想不到這麼快又會見到你，我們果真是有緣！」

「但是，他們為什麼會說我是非法入境？」

「那是因為你沒有死亡證書——地球上的死亡證明文件。所以，這裏的官員就認為你是屬於非法入境那一類！」

「那麼，你呢？」

「我當然有正式的死亡證，早已把地球上的死亡證換取了這裏的合法居留證。」

呂偉良又忍不住問：「為什麼我會沒有死亡證呢？」

「你死期未到啊！」

「你說什麼？」

「我說你死期未到是真的，我已經查過了，你在地球上只是昏迷不醒，並未死去！」

呂偉良又問：「然則，你呢？」

章蕙文黯然道：「我大限難逃，不能夠再留在地球上了。這些生與死的事，一點也不到我們去勉強。」

呂偉良道：「換句話說，我遲早還是要離開你的。是不？」

章蕙文點點頭。

「這是不公平的，為什麼你會死？」

「我也不知道。」章蕙文淒然說道：「不過，像你這種好人，實在應該多留在地球上一些日子，而我突然死去，一方面是為了你，另一方面也是替我父親贖罪。」

「那太不值了！」

章蕙文苦笑一下，道：「我說贖罪，只是說得動聽一些，我死了之後，我父親將會畢生遺憾，因為他只得我一個女兒。」

三用汽車緩緩地在天空中漫遊，這時已遠離市區，到了郊區。呂偉良看見下面景色怡人，高山流水，奇花異草，就像童話中的神仙境界。

呂偉良對於章蕙文剛才所講的一番說話，實在並不明白。至於他的一切遭遇，更是疑幻疑真。他忍不住問道：「我們怎會死？死了之後為什麼會跑到這裏來？我真的以為這是一場夢。」

章蕙文道：「一個人死了，只是肉體的毀滅，每一個人的靈魂將是永恆的。因此，當我們在地球上死了之後，好人上天堂，壞人入地獄，無論你信什麼宗教，道理是一樣的。因為這是宇宙間的自然定律，沒有人可以改變的，就像我們在地球上生活一樣，你要生活得舒適嗎？就必須辛勤工作。同樣的道理：你想上天堂，就必須在地球上多做一點好事！」

呂偉良道：「你像個傳教士！」

「但是，你知道我生前並未信奉任何宗教，我也從來不相信死後上天堂入地獄的事，但是，現在我身歷其境，不能不相信了。」

「你怎麼樣會死的？」

章蕙文嘆了一口氣說：「那天你在火場裏被一條橫樑壓住，一定要我把孩子先救出去，我依了你的話，當我走出火場之後，一個婦人搶天呼地的，要衝進火場來，有人制止她，我從他們的談話中，知道那婦人原來要找她的兒子，所以我立即把手中的嬰孩交給她，同時對其他的人說，你被巨大的屋樑壓住了脚，要求他們與我一齊衝入火場去救援你。可是，却沒有人肯冒生命的危險！唉！這個世界的人，就是那麼樣，要找個像你那樣肯捨己為人的，難乎其難！於是，我只好再衝入火場裏去，希望把你救出來。即使無法將你救出來，我也要跟你一齊死去！」

章蕙文說到這裏，聲音突然變得嘶啞，呂偉良看見她淚水晶瑩，心裏也在替她難過。以後的事，他雖然可以憑想像推想得到，但是，他還是問道：「後來又怎麼樣？」

「後來，火場裏的火勢越來越大，眼前但見火光熊熊，濃烟四佈，我分辨不出方向，於是我高聲呼叫！但是，我聽不到你回答。我耳畔只聽到火燒木塊發出的『劈劈拍拍』聲响！外面傳來的，是母親搶天呼地的尖叫聲！以及消防車和警車的警笛聲！我不知道母親怎麼也會來，我只希望找到你之所在。但是，濃烟把我焗得喘不過來，我，咳，我昏暈，漸漸，什麼也不知道。」

呂偉良道：「你呼喚我的時候，我可能已經暈了過去。」

「奇怪的是，當時我沒有痛苦，也沒有掙扎。迷迷濛濛之間，飄飄然的升上了半空。雲層深處，走出二名老翁，他們把我帶進了第二世界來，告訴我這就是天堂！」

「我明白了，你有人帶路，我却沒有，所以被視作非法入境。」

「是的，我在臨時入境旅客的名單中，發覺了

你的名字，所以我要求他們讓我先見見你。豈料到處楊梅一樣花，想不到天堂裏面的神仙也是講錢的。我沒有辦法，只有等機會。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個獄吏來找我，原來他們已經從電腦資料中查出了我是你的愛人，獄長正千方百計要從你這名新犯人的身上搾取一些外快，所以就把我帶進獄中去！」

「是的，要不是我機警，這一次眞的是老糠也會給他們搾出油來。」呂偉良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在天堂裏，應該是個極樂世界，爲什麼他們還要錢？」

「雖然這裏的貨幣與地球上各國所用的並不相同，但是，這裏還是以錢爲本位的。他們生活在第二世界有許多基本上的享受，例如每個人有一輛飛行汽車，有設備良好的住所，也有一份安定的工作。但是，人心是沒有厭足的，過去他們在地球上的陋習，也帶到第二世界裏來。每個人都在利用他們的職權，希望賺取額外的收入換取更佳的享受！」

「那眞的是正如你所說，到處楊梅一樣花。」呂偉良苦笑着聳聳肩，「不過，他們說，我那死去的父親在這裏，可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得到他！」

「讓我們偷進電腦資料室去吧！那兒存儲了各種有關的資料。」

「有辦法嗎？」

「那當然要冒險，如果給他們抓住，一定會失去自由，在這個地方，自由是最可貴的。」

「剛才你說那些獄吏不會死，是什麼意思？」

章蕙文解釋道：「在技術上來說，他們都已經死過了一次——他們在地球上死去，然後跑到第二世界裏來的。因此，被安置在天堂裏的，只是永恆的靈魂，而不是肉體，因此，即使發生更大的災禍，仍不致死！」

呂偉良心裏恍然大悟，怪不得天堂裏到處盡是高入雲霄的摩天大廈，原來這裏的「居民」都不會「死去」。然則，越來越多，到了飽和之後又怎麼樣？呂偉良以此問章蕙文。

章蕙文因爲本身已經是天堂裏的正式合法居民，所以她對于一切環境非常了解。她說：「人口越來越多不但地球上如此，天堂，地獄，以至其他星球上也是一樣，這是自然現象。於是到了某種情形底下，他們便會向別個星球打主意。但當他們去到別個星球的時候，才發覺那兒的環境並不適宜他們同類居住。因此，本土的戰爭，便往往由此發生。他們爲了生存下去，就必須掙扎和鬥爭。但是，在這裏天堂裏面，這種情形是不會發生的，這裏的人只想着如何可以獲得生活的更多享受，所以貪污情形就時有出現。至於人口擠迫問題，科學家會替他們安排，例如天堂裏的居住單位雖然越來越高，最後向郊區發展，等到仍舊無法容納時，他們才向一些無人居住的星球進軍，由於科學的進展可以改善一切環境，到那時，即使不適宜居住的地方，也變成另外一個天堂。」

呂偉良道：「原來天堂裏也有着這許多傑出的科學家，怪不得一切都表現得這麼超時代了。」

章蕙文道：「地球上面有許多造福人類的科學家，當他們死後都獲准進入天堂裏來，只有那些發明殺人武器的科學家才要到地獄裏去。所以，天堂裏面的一切發展是非常驚人的。因爲科學家在地球上的生命有限，往往未曾實現自己的夢想，便告死去。結果，他們只好把豐富的科學知識帶到這裏來，繼續研究和發展，便造成了天堂裏一切變成超時代化。」

呂偉良覺得這是十分合乎邏輯的說法。看來地球上面的宗教家勸人爲善，確是言之有理。但是，呂偉良眼前急於要見見他那死去多年的父親，另一方面又担心獄吏們會再度興兵追來。因此，他問章蕙文，到底電腦資料室在什麼地方？

章蕙文扳動操縱桿，把三用汽車繞了一個圈，掉頭開返天堂！

三用汽車無論外型和內部設計，都是非常新型的，即如錶板上的按鈕設計和安全帶等等，就是地球上最新欵的車子，亦無此設備。更不要說它的性能，既可上飛天空，下潛入水了。

三用汽車的迅速也快得厲害，轉眼間，已經天堂在望。章蕙文道：「電腦資料室戒備森嚴，你必須小心！」

呂偉良點點頭！

車子在一幢摩天大廈的天台之上緩緩下降。

章蕙文對呂偉良說道：「據我所知，電腦資料室就在這大廈第一百零六層樓之內，電梯照樣按106，等會兒萬一有什麼不測，我們逃走的方向仍是天台，你切不可忘記！」

「我明白了。」呂偉良說。

二人下了車子，走進一部電梯中去，由章蕙文伸手按了錶板上的「106」三個字——這是電腦控制的電梯，錶板上還有「1至9」十個阿拉伯數目字，而並非像一般地球上日常所見的電梯一樣。

那些燈號也在不斷的閃動中，最後現出「106」三個阿拉伯數目字，然後停定下來，自動門亦告打開。

呂偉良和章蕙文併肩走出電梯門外，透過一段短短的走廊，他們發現情形有些不對。一個似曾相識的面孔，突然迎面而來。

章蕙文還未發覺，呂偉良已經一手將她扯過一旁。

呂偉良低聲說道：「那傢伙好像是押解我到牢中去的人。」

轉眼間，那大漢在他們前面走過，他們躲在一處凹入的暗角，悄然舒了一口氣！

章蕙文畧作思索，便說道：「他們可能已經想到我們會到這裏來，看來我們不可能明目張胆地去查你父親的下落。」

呂偉良正想問如何進行時，章蕙文已經拖住他的手，急步走向走廊那邊！

這裏的走廊設計，跟他們以前所見的設計，又有點不同。以前呂偉良見過一種完全自動的，兩條軟膠地板，向着相反的方向轉動，另一種就是由監獄逃出時看見的，在牆邊可以按鈕控制的一種。而眼前這一種，則分作三列並排着。

中央一列是靜止的，左邊一行軟膠地板在不停轉動，右邊一列則向着相反方向轉動。

由於他們的行動必須經過小心設計，所以，他們並不利用左右兩旁那二列轉動的地板，只是走在中央一列靜止的走廊。

二人走到一個門口之前，跨上一塊硬膠跳板，進入那房間裏。硬膠跳板是跨過軟膠轉動着的地板，透到中央一列靜止地板來的。呂偉良覺得這種設計更加實用。

但是，這時他已無心再去欣賞這些設計，只希望在章蕙文的協助下，找出他父親的下落。

一間滿置着各種儀器的大房裏，只有極少數的三數名工作人員。章蕙文向呂偉良暗示，這就是「電腦資料室」。

章蕙文本來想騙過各人的視綫，潛進裏面去。但是，一名工作人員十分機警，他喝問道：「小姐，你要找誰？」

章蕙文一怔，只好硬住頭皮答道：「不！我只想查查一位親友的居處。」

「什麼親友？」

「多年不見的，我知道他現在天堂某處，就是不知道更詳細的住址。」

「告訴我關於他的姓名和籍貫，我也許可以爲你効勞！」

章蕙文回頭問呂偉良：「他叫什麼名字？」

呂偉良道：「呂祖賢，是香市人！」

「香市呂祖賢？」那職員怔了一怔，目光中充滿了疑惑！他又說：「奇怪！剛才又有一位老兄來查這個人的下落。」

呂偉良知道他口中所講的，可能就是他們在走廊上遇見過的大漢。心中也不免暗地吃了一驚！

章蕙文正待解釋，那人已經把一張字條交到了她的手上。他說：「這是我們剛查出來的住址，那位老兄已經抄了一份，這份你們可以拿去，希望不要有第三個人再來查這個人的住址就好了。」

章蕙文接過，說聲「謝謝」，便與呂偉良匆匆離開了那裏！

至情至聖　是愛是恨

呂偉良和章蕙文找到一幢摩天大廈裏去，那一帶是住宅區。呂偉良的父親呂祖賢就住在二百零八層的一個單位之內。

這裏的屋宇，百多二百層高是平常的事，有些甚至高達三百多層。

天堂裏的街道，屋宇以至居住單位等等，全是用號碼編制的，例如第幾街，第幾號，第幾層樓，第幾個單位等等，所以找起來並不十分困難。有個章蕙文在身旁，也就更加方便了。

呂祖賢發覺來訪的人是他的兒子，不由得呆了一陣。

呂偉良非常激動地，擁抱着他的父親，熱淚由臉頰上流下！

是的，他們多年不見了。當呂祖賢逝世那一年，呂偉良仍在求學階段，現在呂偉良已經出來社會上工作，他能够賺錢，能够供奉雙親，可是，父親已經離開了他——在地球上是永遠的離開了他。

正是「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這是爲人子女者內心最感遺憾的事。

當然，在地球上也有着不少逆子，對自己的親生父母視若無睹，未懂得賺錢的，要錢用時便攤大手板，懂得賺錢之後，却把老傢伙忘諸腦後。這一類人，往往在雙親去世後仍未發覺他們到底錯在那裏，及至他們負起父親的責任，輪到他們去養育下一代的時候，才想起父母的偉大，但到了那時候，已經太遲了。

呂偉良並不是那種兒子，他對父母一直非常孝順，故此父子情深，一見之下激動得說不出話來。

呂祖賢猛然想起他的老妻，凛然將呂偉良推開，問道：「你媽呢？你怎可以把她獨個兒留在地球上？」

呂偉良還未答話，身旁的章蕙文已爲他解釋。

章蕙文和呂偉良是青梅竹馬的朋友，所以呂祖賢當然也認得這位理想中的未來媳婦。但是，當他知道她已經離開地球之後，心裏又不免有些難過。幸而他的兒子呂偉良將會返回地球去，否則，他才爲自己的老伴下半生担心不已。

呂祖賢的居所非常舒適寬敞，最引起呂偉良注意的，是牆上的闊銀幕，原來這是每個居住單位裏的娛樂設備之一，就像地球上許多人家的電視機一樣。不過，這裏的闊銀幕却比電視螢光幕闊大得多了，坐在客廳裏欣賞，就好像跑進了電影院一樣。闊銀幕安裝在牆壁間，並不會妨碍，節目是可以利用按鈕加以隨意選擇的。

據呂祖賢說，收看的節目全部是鮮艷七彩的，就像地球上收看七彩電視節目差不多，當然比起電視更進步了。

至於節目內容全是歡樂的故事，沒有打打殺殺的血淋淋鏡頭。

呂祖賢明知呂偉良要留下的時間不多，所以盡量爭取時間跟兒子談談家中的情形。

後來，呂偉良看見這住所內只有他父親一個人住，不禁問道：「怎麼你還是獨個兒？」

呂祖賢苦笑道：「天堂裏美女如雲，本來我也早該找個伴侶，但是我對你媽的愛情始終沒有忘懷。自私一點，我眞希望她早日離開地球到這裏來跟我會合。但是，可惜這些事一點也不能勉强的。」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原來他父親也是個絕不忘情的人。

呂祖賢又說：「靈魂是永恆的，眞正的愛情也是永恆的。因此，無論等到何時何日，我也要等你媽回到我的身旁。」

呂偉良道：「可惜，她一點也不知道你在等着她！」

「知道也沒有用的，生與死這些事，不是任何人所能控制的，所謂冥冥中自有主宰，這是眞的。可惜天機不能洩漏，沒有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即使一些相士宣稱能知過去未來，也不過是自欺欺人的。如果有人要勉强自己死去，即使自殺等等，他將會被送往地獄去。到了那兒之後他們只有受苦。」

呂偉良道：「我爲什麼會離開地球，如果我還未死，怎會跑到這兒來？」

呂祖賢道：「據我所知，只有幾種人有這種情形。第一種是肯捨己爲人的，第二種是慈善爲懷的，第三種是死期未到的，以上這幾種人往往會偶然闖進天堂之後，又再被送回地球去。因爲地球上善良的人越來越少，主宰着人類生死者，往往會千方百計將他們送回地球上去。你有這種榮耀，總算不負我所望。」

「不過，我實在不想再返回地球上去。」

「爲什麼？」

「因爲……」呂偉良瞥了章蕙文一眼，竟然不好意思再說下去！

呂祖賢若有所悟，道：「眞愛雖然是永恆的，但生死這些事，非我們所能控制。凡是誤闖天堂的人，可以留下來的時間不太久。偉良，你有什麼話，就快點跟章小姐談談吧！」

呂偉良正想說話，突然有人按响了門鐘。

章蕙文心裏一凜，說道：「糟糕！他們找到來了！」

呂偉良情急地問道：「誰？」

「一定是追捕你的人，也許他們要把你送回地球上去了。」章蕙文一邊說，一邊把眼睛湊近門眼，回頭又說：「果然是他們，三名大漢！」

呂偉良一想起就要離開他心愛的人，就有點依依不捨，於是問道：「爸爸，這裏有後門嗎？」

呂祖賢也着急起來，他指指後面，說道：「你們由後面窗口爬出去吧！」

章蕙文拉住呂偉良，急步往後衝去。

門鈴在响！呂祖賢過去應門，來者果然是三名大漢。其中一名問：「你可是呂祖賢先生？」

「是的。」呂祖賢反問道：「什麼事？」

「你的兒子可是回來了？」

「我的兒子？」

「就是呂偉良啊！」

「我未見過他，誰說他到了天堂？」

三個大漢交換着眼色，顯然不相信呂祖賢的說話。於是三個人立即分頭搜索。

呂祖賢担心呂偉良和章蕙文來不及逃走，揚聲叫道：「喂！你們到底幹什麼？我說過裏面沒有人的，你們眞的是蠻不講理！」

呂祖賢的目的是要呂偉良他們能够聽到這番說話之後，及時走避！可是，三名大漢非常機警，他們衝到屋後，便發覺窗門已經打開了。

一名大漢探首外望，果然看見兩條黑影正爬向天台上面去！他立即回頭告知其他二名大漢，於是三個人又匆匆衝出屋外，直奔天台！

這時候，呂偉良和章蕙文二人已經登上了他們原來的汽車，一按按鍵，車子立即升空！

三名大漢呼喝一聲，連奔帶跑，分別衝上三輛汽車裏去！

轉眼間，四度白光，直衝雲霄，三名大漢的車子，分頭包抄呂偉良和章蕙文的一輛，只見四車去勢如箭，在天空追逐起來。

呂偉良坐在章蕙文身旁，二人早已綁好了安全帶。汽車是由章蕙文駕駛的。呂偉良在錶板的小型螢光幕，發現追來的汽車竟有三輛之多，不禁又吃了一驚！

章蕙文態度冷靜，她把車子開得飛快！快的程度在呂偉良的記憶中，只有噴射機可以比得上！

呂偉良問：「我們逃往那裏？」

「逃得一時得一時吧！我實在不想離開你！」

「是的！我實在也不想再返回地球去！」

「不！這只是暫時性的，你終歸是要回去！」

「爲什麼？只要我們逃過他們的追捕，我們就可以躲起來！」

章蕙文道：「這裏沒有地方可以收容我們的，除非……逃到地獄那邊去吧！」

「地獄？」呂偉良怔了一怔：「地獄在什麼地方？」

「在另一個星球。」

「很遠嗎？」

「是的。但由天堂乘坐這種車子去，也不必太多時間，問題是那邊不像天堂這邊這麼美麗！」

「只要我們能在一起，任何地方也不必計較！蕙文，去吧！我們就到地獄裏去！」

章蕙文沒有答他，因爲她看見後面三輛車子越追越近，心裏一急，就將車子拐了一個大彎！

三輛車子不虞有此一着，差點兒就與其中一輛撞個正着！

章蕙文掉頭竄去，三輛車子也絕不放鬆，一下子急速掉頭，又緊緊追到！

呂偉良道：「我們很難擺脫他們的。」

「事到如今，我們也可不能束手就擒。」

說話間，車子又作垂直俯衝！

眼看章蕙文就要把車子撞向一幢摩天大廈的天台之上，車子突然又是一個大拐彎，駛進了摩天大廈與摩天大廈之間的夾縫裏去！

三輛追踪他們的車子，似乎學乖了，他們的速度在下降時，非常小心！

等到章蕙文再把車子升高時，他們才加速追到天空上去！

呂偉良道：「你仍無法可以擺脫他們！」

章蕙文其實比呂偉良更爲着急，車子又再度俯衝！這一次，她沒有再讓車子升高，只在街道上面的半空——摩天大厦與摩天大厦之間穿梭的往來！

三輛車子在高空監視，久久未見她再把車子騰空，立刻通知下面的總部。

總部裏沒有人，據說，大部份的人已經去了渡假，因此，那三名大漢只能分工合作，由一人駕車騰空監視，其他二人把車子開到街道上的半空去追逐章蕙文的車子！

但是，摩天大厦林立，街道也多得很，章蕙文憑住靈活的頭腦，把車子左穿右插，竟然由極東開到了極西那邊！

突然之間，章蕙文一扳操縱桿，車子直衝雲霄，等到在天空上監視的一名大漢發現一條白烟直拖向天外之際，他幾乎來不及通知其他二名同伴，車子已經緊急騰空而去！

章蕙文毫不考慮，直將車子開往外太空！

這是特別構造的三用飛行車，當然與地球上面的汽車不同。

轉眼之間，章蕙文和呂偉良所乘坐的車子，已經飛得老遠！

那名大漢在無綫電通話機中，對他的同伴說：

「他們簡直不顧後果！怎麼竟然會向地獄那邊飛去？眞是豈有此理！」

自後趕來的二名大漢，分別自車內的通訊系統中聽到了他的講話，說道：「如果他們不顧一切，眞的跑到地獄去，我們應該立即通知總部！」

「是的，那姓呂的小子應該回地球去的了。」

「如果超過了時限，還不能返回地球去，我們便責任重大！」

「讓我們快些通知總部吧！」

「沒有用的，總部的人都去了渡假！」

三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在通話機中談論着。

結果章蕙文和呂偉良總算鬆了一口氣，車子則仍舊作直綫飛行。

呂偉良道：「後面好像沒有人追來了。」

「是的，相信我們可以獲得片刻的自由吧！」

章蕙文嘆了一口氣，「要是我們給他們抓着，可能立即就要分開。」

「爲什麼？」

「他們追得你這麼緊，可能要你立即返回地球去！」

「但是，我們躲多久呢？」

「如果我們到地獄裏去，大概可以拖多一點時間。不過，那地方也很危險，只是爲了不想立即離開你，我們不能不冒險！」

呂偉良覺得生離死別的確是一件可怕的事。

章蕙文讓車子自動開行。天空上是一望無際的，只要讓速度和方向固定下來，就不須要人手控制。她把一些丸狀的東西，拿了出來，給了一顆給呂偉良，自己吃了一顆。

呂偉良問：「這是什麼東西？」

「多種營養素和維他命。」

「爲什麼要吃這東西？」

「難道你肚子不餓麼？」

呂偉良眞的是給她提起了，肚子的確餓得很，於是他也把那顆丸子拋入口中，和着涎沫，吞了下去！

呂偉良又問：「這是可以充飢的嗎？」

「是的，天堂裏的人，都是以此充飢的。至於

你在獄中所見的美食，只不過是一些立體的幻燈片，目的是引起你的食慾，讓你難過一下。事實上，這裏的人是不會浪費時間，去吃那些渣滓食物的，反正一顆丸子就可以補充體內所需，又何必多此一擧？」

呂偉良得覺天堂裏的一切，就像未來的世界，即如許多科學家所夢想的一樣。

車子好像火箭一樣，越飛越高。

漸漸，天堂在錶板上的螢光幕裏，只留回一個小小的白點，幾乎看不見了！

呂偉良感到呼吸有點困難，於是對章蕙文說道：「天堂與地獄既是二個不同的星球，那麼，大氣層會不會存在？」

「當然存在，星球與星球之間，大氣層必然存在的。」

「怪不得我的呼吸有點窒息的感覺。」

章蕙文恍然道：「對不起，我差一點忘記了，你不同我，你還是個地球人類的化身，抵受不了大氣層的壓力的。」

「那怎麼辦？」

「你放心！這輛車子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我只要把空氣調節系統打開，讓車廂裏充滿了氧氣，便不會有危險！」

只見章蕙文伸出玉手在錶板上輕輕一按，按下了一個按鍵，車子裏立即充滿了氧氣。呂偉良的呼吸也開始覺得暢順了許多。

呂偉良道：「我們到了地獄之後，又會怎麼樣呢？」

「我也不知道！」章蕙文道：「我只知道到了天堂之後，最接近的一個星球，就是人類世界裏所稱的地獄！」

不久，車子衝進了一團烏雲中去。這情形與天堂那邊的風和日麗，完全兩樣。

二人隔住玻璃外望，但見下面是一片烏烟瘴氣。呂偉良心裏正暗叫不妙，一種無名的吸力，突然把他們的車子吸了下去！

車子好像完全失去了控制，一直墮下！

呂偉良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章蕙文道：「快把安全帶解開，背上降落傘。我們要把車子拋棄了！」

「爲什麼？」

「不要多問，快些把這東西背在背上！」

章蕙文說時，已經把安全帶，迅速解開，同時亦把一個小包裹在背脊上面背好了！

呂偉良知道事態危急，否則，章蕙文決不會這樣提出驚惶失措的警告。因此，他也以最迅速的動作，把安全帶解開，把背包背上！

章蕙文又問道：「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呂偉良答道。

章蕙文突然伸手在前面的錶板上一按，但見車頂打開，「蓬」地一聲，二人立即自車頂的缺口中飛彈而出！

呂偉良從來沒有試過這樣害怕，只覺得天旋地轉的，輕飄飄的直往下墮落去！

他的腦海中不知怎的，忽然充滿了悲觀的情緒。這又是他從來未曾試過的感受！

頭一次當他在地球上昏迷時，簡直就在不知不覺中登上了天堂！可是，這一次，他是眞正的感覺得生命的可貴！

也許是他不想葬身於地獄裏，也許是他不想離開他的愛人章蕙文！

他在極度害怕與悲觀的情緒衝擊下，閉上了眼睛，他眞希望這是在發夢——許多人也有過發夢遇險的經歷。但是，當夢醒後一切就歸於平靜。

因此，呂偉良在極度希望他能從惡夢中醒來！

驀地，「克察」一聲，降落傘張開了，呂偉良的身體也在顚簸中變得平衡。這一回，是眞的輕飄飄地下降了。

呂偉良睜大雙眼一看，原來眼前一片灰暗，他的身體正在逐漸接近地面——那兒就是章蕙文口中所說的地獄了。

章蕙文也吊在另一襲降落傘之上，二人正在緩緩下降。

脚下的景色越來越淸楚。

呂偉良總覺得在這種昏天黑地的環境裏，心裏十分不舒服！

章蕙文叫過來，道：「下面好像是郊外，降落之後，我們要迅速把降落傘解掉，然後趕快躲起來。聽說地獄的事物，非常可怕！」

呂偉良道：「我現在已經感到心裏害怕！」

降落傘終於在草原上降落。呂偉良依了章蕙文的說話，把降落傘解脫，匆匆逃向矮林那邊！

章蕙文不知是否由於身體太輕之故，竟未降至地面！

就在這一刹那間，突然一連串槍聲響起，一排子彈在章蕙文的頭頂擦過！

槍聲卜卜之中，降傘穿了孔，直綫加速下降之勢，使到章蕙文更快抵達地面！

但是，一輛吉甫巡邏車上，坐着了一些持槍的人，他們正加速趕過這邊山頭來。呂偉良淸楚看見，剛才的連串槍聲，就是由吉甫車上的人發射出來的。因此，他不難想到章蕙文處境的危險。

他躲在矮林中，窺伺着！

他一邊等待機會動手，一邊却在替章蕙文焦急萬分。

幸好她落下的地方，在矮林之後，那些持槍的大漢明知她在那裏，却不能直接開槍射擊！因爲視綫和環境的關係，已經跳下了吉甫車的人，必須衝上了這一度斜坡，才可以控制局面！

呂偉良計算得準確，他看見車上四個人一齊下了車，沿住斜坡直衝上來，他突然出其不意，把一堆亂石推翻！

一陣陣「隆隆」然之聲響起，斜坡之上已傳來一連串凄厲的慘叫聲！

章蕙文在驚惶中，已經把降傘弄掉，急急走了過來！

呂偉良突然勇氣倍增，對章蕙文說道：「快跟我來！」

二人飛奔下山，剛才那四個持槍的人，正在山腰間輾轉呻吟！

呂偉良帶着章蕙文衝到路旁，搶登他們的吉甫車之上，正待開車之際，突然又是一排密襲的槍聲響了起來！

山坡上一名持槍的人爬了起來，擧槍亂掃！章蕙文立即叫道：「快開車！」

呂偉良一踏油門，車子隨即開走！

子彈並沒有命中目標！

呂偉良以爲車子的速度很快，起碼也比起地球上的快些，可是，竟然慢得厲害！不知是否心理作祟，他甚至覺得走路還快！

突然之間，「嘭」的一聲，不知是子彈射中了，還是車子的輪胎太殘舊，後面一個車輪爆破了！整輛車子低了下來，一時失去了重心，差一點就撞向路邊的亂石去！

章蕙文道：「快些下車步行！」

原來她已經從望後鏡中見到了那四名傷者，自山坡上蹣跚而下，携槍直追過來！

呂偉良也從望後鏡見到了。

這輛車子不但沒有章蕙文在天堂的一輛那麼新型，而且比起地球上的老爺車還要陳舊得多，因此，望後鏡也顯得迷濛和破裂！

二人急急下了車，步向一處路邊，借着亂石的掩護，沿住樹林逃走！

後面四個被亂石擊傷的持槍大漢，一邊破口大罵，一邊鳴槍追過來。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呂偉良一邊拖住章蕙文急急逃走，一邊又問。

章蕙文道：「他們一定是地獄裏的巡邏者。這班都是在地球上面作惡多端的壞蛋，他們死後都被打發到地獄裏來！」

二人正擬竄出樹林，突然又聽到前面有人聲傳過來。

其中一個說道：「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是的，好像是槍聲！」另一個也說。

又有一個道：「管他媽的！來吧！這許多工作還未做妥，快些，否則又被罰啦！」

然後又是一陣「隆隆」的石磨滾動聲。

呂偉良跟章蕙文打了一個眼色，竄進矮林後裏去，往外窺望了一眼。

只見三名大漢，樣子雖然兇神惡煞，却是貼貼服服的，在拖着石磨，繼續把一些谷米輾白。

呂偉良一向住在都市，不曉得鄉下有許多人都是用這種古老方法去將谷米輾白的。

其實，鄉間古老方法輾米是使用牛和馬，也有用水力的。至於利用風車的，已經比較進步了。但是，很少有像現在這樣，利用人力作馬牛的！

呂偉良不禁低聲問：「他們在幹什麼？」

「輾米！」章蕙文低聲道。

章蕙文曾在鄉間住過，見識似乎比呂偉良多了一點。

他們正設法要繞過這地堂，突然三名大漢又停頓下來。

其中一個道：「誰在說話？」

「他媽的！見鬼！」另一個說，「我們已經被打入地獄做了鬼，想不到你還要活見鬼！」

「是的，我們已經做得上氣不接下氣，那裏還有氣力多講話？」

「不！我是眞的聽到有人在說話。」

「眞的？」

「剛才有槍聲，現在又有人在竊竊私議。嘿！這事有些古怪！」

「快過去看看吧！說不定有壞人！」

「他媽的，我們本來就沒有一個是好人，個個都是壞人！」

「算了算了，別吵，我們還是繼續工作，別讓監工見到，否則又要受皮肉之苦！」

話未完，那邊已竄出二名手執皮鞭的彪形大漢，一邊喝罵，一邊衝了過來：「你們又偷懶！眞是非打不可！」

話也沒有說完，皮鞭已經揮舞過來，「劈劈拍拍」的，打得三名大漢叫苦連天！

奇怪的是那三名大漢毫無反抗，馴服得有如羔羊一般。

呂偉良看淸楚，原來每一個人的脚上，都有鐵鍊扣住。他們既然逃不掉，也就只好馴馴服服的工作下去了。

其中一名雖然挨了皮鞭，仍在對那二名監工說：「剛才我們聽到槍聲，也聽到樹林裏好像有人聲傳了出來！」

「眞的？」一名監工半信半疑地問道。

那名苦工强調說：「我不會聽錯的。我過去在地球上做慣了小偷，側耳傾聽，很輕微的聲音，也無法瞞騙得過我這雙耳。」

二名監工交換了一個眼色，手持長皮鞭，竄進了樹林中去。

他們分頭搜索之際，那四名受傷的持槍者，也追到樹林裏來。但是，他們却見不到有任何可疑人物。不過，經過那四名持槍者證實之後，二名監工知道那苦工並未說謊，樹林裏一定有可疑人物躲了起來，只是找不到罷了。

由於天色灰暗，樹林裏光綫不足，二名監工與四名持槍大漢商議之後，決定留下三名看守住樹林，一人跑回鎭內，找人來圍捕那二個可疑人物。

呂偉良與章蕙文這時正躲在一棵大樹之上，剛才搜索的情形他們固然看得一淸二楚。現在看見有人嚷着要召大隊來圍捕，二人爲之担心不已。

呂偉良低聲問章蕙文：「有什麼辦法可以離開這裏？我們可不能束手就擒！」

章蕙文也低聲說道：「這是地獄，人們的生活已經够苦，那些苦工更是苦上加苦。當然我們不能落入他們的手中。」

呂偉良曉得這個時候不能依靠一個女人，他必須想個脫身之計。

但是，當時的呂偉良只不過是個極普通的男子。雖然四肢齊全，却未曾學得渾身武功。因此，若要硬幹一番，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當初他以爲章蕙文會較爲熟悉此地環境，及至回心一想，章蕙文也是初臨此地，她只對天堂的環境較爲熟悉，但這是地獄，不是天堂啊！

其實，如果再往深處想，就什麼心情也沒有了。那輛飛行汽車已經墮毁，他們如何可以離開地獄？不過，他們都不能想得那麼長遠了，眼前最急切的，還是如何逃得出包圍網！

呂偉良心裏明白，目前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躲在樹頂上不動，稍動一下，就會發出聲响，引致持槍者的注意，可能開槍把他們射殺！如果依舊獃在那裏不動，鎭內大隊人馬趕到時，只怕遲早也會找到他們。

在未想到一個妥善辦法之前，他們不敢稍動，以免引致樹木的枝葉發出响聲！

呂偉良俯耳問章蕙文：「你後悔嗎？」

「後悔什麼？」

「如果你不帶我到這裏來，你會快快活活的活在天堂裏！」

「無論是天堂或地獄，只要跟你在一起，我就不會後悔。」章蕙文情深欵欵的，握着呂偉良的手，一股暖流透進了心間，使他幾乎忘記了眼前處境的危險！

呂偉良相信她的說話不會是假的，他們的確是眞誠相愛，可惜環境迫人，往後的情形，他們想也不敢多想。他們只知道眼前能够聚在一起，內心就感到溫暖和幸福。這大概就是愛情的奧妙吧！

呂偉良突然看見一名持槍者單獨在樹下走過，靈機一觸，立即飛身撲下。持槍的大漢不虞有此一着，欲待反抗，槍已被奪，槍柄一揮，那大漢被擊得昏倒地上！

那邊已有人聽到了這邊有掙扎的聲音，另一名持槍大漢趕了過來，見狀立即舉槍就待發射，「砰」然一聲槍响！呂偉良比那大漢的動作更快了一步，因此槍聲响後，倒下來的不是呂偉良，而是那名大漢。

章蕙文一躍而下，奪取了倒地大漢的一支手槍，與呂偉良迅速後退！

但是，剛才的一聲槍响已經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於是其餘三個人也匆匆趕着追了過來！

呂偉良一不做二不休，與章蕙文併肩作戰，槍彈連發，把那二名持槍大漢分別射殺，餘下來的只有一個手持長鞭的監工！

呂偉良本來可以一槍了結他，但是，呂偉良心裏想：這樣未免太不公平了，長鞭怎可以敵得上手槍？只要他咬實牙齦，一扳機擊，那人就會倒下來，像剛才那四名槍手一樣倒下去。

但是，呂偉良不是個喜歡殺生的人，他轉頭就走，他以爲章蕙文也會像他一樣，回頭就走！可是，皮鞭「拍」的一聲响！章蕙文手中的手槍首先被捲去！

呂偉良剛回轉身來，長鞭已經揮到！呂偉良大吃一驚，手槍已被長鞭捲去！

樹林外面，人聲嘈雜，呂偉良與章蕙文都知道大隊救兵已經趕來，於是急忙回頭飛奔！

「拍，拍」連聲，長長的皮鞭三番捲到，要不是有樹木阻擋，章蕙文與呂偉良都難免會被皮鞭捲個正着！

二人一口氣奔出樹林，這一邊正是他們剛才來時的公路，那輛破舊的車子，仍然停在路邊！

二人立即橫越公路，爬上了另一個小山崗之上，躲進了樹林中去。

大隊由鎭裏增援而來的長槍隊，在二名監工的指引下，沿住公路展開搜索。二人居高臨下，自然

看得一淸二楚。

他們知道這樣搜下去，終歸會發現他們的所在！因此，呂偉良又與章蕙文由山崗後面的小路上逃走！

幸而天色已經越來越黑，更僥倖對方沒有帶來獵狗，否則，情形就更加不堪設想。

二人沿住小路逃至天色黑齊，更加無法分辨方向。不過，這也不成問題，反正他們從未到過這地方，即使辨出了方向又有什麼用？

因此，他們見一步行一步，二人就在黑暗中，摸索前進，幸好追踪的人，不知怎的，並未見有人追來！

天上沒有月亮，只有一點星光，他們就憑了這一點星光前進。

突然間，章蕙文指住前面說道：「那兒好像有一處村落！」

呂偉良朝前面望過去，只見不遠的地方，有燈光透射出來，那的確可能就是一處鄉村。於是，他們加緊脚步，奔跑過去！

但是，只走上了幾步，章蕙文又停了下來。

呂偉良出奇地問：「怎麼一回事？」

章蕙文道：「我們還是不要過去，在附近找個地方，挨到天亮吧！」

「爲什麼？」

「我們不是地獄裏的人，他們會看得出的，只怕到頭來又有麻煩！」

「但是，可不知道要挨多久才亮，天氣好像越來越凍！」

章蕙文站住脚，四下裏張望着，終於給她發覺路邊不遠處有個避雨亭，她說：「就到那小亭挨一晚，天亮後再說！」

呂偉良覺得這也是辦法，於是跟在章蕙文背後，走了過去！

豈料走了幾步，章蕙文突然「喳」的一聲，立即蹲了下來。

呂偉良大吃一驚，忙着走過去，彎下腰問道：「你怎麼啦？」

「我扭傷了足踝！」

呂偉良知道在這昏黑的環境底下，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

因此他攔腰把章蕙文抱起，走進那個避雨亭去，然後用手爲她矯正扭傷了的足踝。

天氣越夜越凍！章蕙文倚進了呂偉良的懷抱中，二人擁作一團！

風聲虎虎作响，使人更加感到寒氣迫人！但是，在這對年青人的內心裏，却充滿了愛的火燄！

呂偉良把他的外衣加在章蕙文的背上，他倚在亭內的一條柱子上，亭子四周雖然有矮牆，仍然無法可以阻擋得住來自四方八面的狂風。

章蕙文伏在呂偉良的胸前，百感交集。她嘆氣說道：「你遲了返回地球，你媽一定急壞了。說起來我眞該死，要是沒有我，就不會發生這許多不幸的事。」

「要是沒有你，我的生命就會變得毫無意義。」呂偉良也嘆着氣說，「蕙文，你等着我吧！只要我回到地球之後，設法安置好我媽媽，我就會起來見你。」

「你要趕回天堂見我？」

「是的，難道你不希望再見到我麼？」

「如果我不希望見到你，就不會冒險與你由天堂跑到地獄裏來。」章蕙文又是輕輕地嘆息道：「話雖如此，你回到了地球之後，切不可做出傻事來，否則，你會被遣往地獄，那時你便會無法再見到我了。」

「那麼，我要怎麼樣才可以見到你？」

「本來一個人死後的情形，是沒有人曉得的，正所謂『天機不可洩漏』，但是，數千年前，這個秘密已經漸漸洩露出去。於是，有人勸人多行善，不要作惡，否則死後就會很悲慘。你既然知道自己有資格登上天堂，我亦已經成爲天堂裏的居民，那麼，我們永遠聚在一起只是時間問題。只要你不勉强，只要你一心向善，到了若干年後，你便是天堂裏的居民，那時我們便可以長相廝守，永遠過着無憂無慮的生活。」

「可是，不知要等到什麼時候才有那樣的日子呢？」

「生與死的事，相信只有生命的主宰才可以明白。」

「生命的主宰，在什麼地方？我眞想找他談一談。」

「別傻氣了，生命的主宰可能在另外一個星球，他統治着整個宇宙。沒有人知道他用什麼方法可以控制一切。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除了地球之外，還有這個第二世界，我們所能知道的，就是人類死了之後，他們的靈魂就會分別進入天堂與地獄，任何人也不能例外。」

呂偉良道：「宇宙的確是深不可測，當我們稍爲了解宇宙間的奧秘，相信人類就會覺得自己是那麼的渺小，而那些日夕爲了爭取權利而打得頭崩額裂的人，也就會覺得自己的確是愚不可及！」

「是的，宇宙是大而神秘的，單是一個銀河系已經有千千萬萬的星球，由這一個星球到別一個星球，亦往往要以光年計算，假如人類利用那短短數

十年光景去旅行星際，卽使發明了快如閃電的旅行工具，恐怕也只到了中途，生命就要完結。」

狂風仍在繼續吹，漸漸有些東西落在亭子上面的瓦面，發出了聲响，他們不知道正在下雪，否則心裏上就更加覺得凍。

呂偉良緊緊地擁抱着章蕙文，雖然有些寒意，却不致太過孤獨。

呂偉良忽然想起在樹林中槍殺那些大漢。他心裏想：如果他們是「鬼」，那麼，死後又會怎樣？章蕙文說過，天堂裏的人是不會死的，因爲那些已經不是肉體，而是永恆。那麼，地獄裏的魔鬼，又會不會死？

呂偉良忍不住問章蕙文。

章蕙文道：「地獄不似天堂，因爲被打發到這裏來的，全是罪惡的靈魂，如果他們再在地獄裏死去，靈魂就會無所依歸，永遠飄渺在宇宙之間，永遠找不到歸宿，而變得像流星一樣，東奔西竄，永無休止！所以，被打發到地獄裏來的魔鬼，都要乖乖的受苦。」

「他們要服刑多久？像我們今天在樹林中所見的苦工，他們會不會有自由的一天？」

「那些苦工是地獄裏的新鬼，他們在地球上作惡多端，死後就被遣到地球裏來。每名新鬼得視他們在地球上作惡的程度，而分刑期長短。當他們服刑完畢之後，是會恢復自由的，但永遠無法再離開這地獄半步。除非死了，死了之後會變無主孤魂，永遠在宇宙間飄蕩，而漸漸毁滅，這就是魔鬼的下場。」

呂偉良聽到這裏，就不禁打了一個冷顫！

地獄裏的日間已經是陰陰暗暗，晚上更是寒氣迫人，要他留在這裏多一天，也有一種絕望的感受。如果永遠留在這裏，眞的是不堪設想。可惜地球上的歹徒們毫不知情，如果他們知道作惡的人死後的世界原來是如此悲慘，相信地球上的悲劇勢可減少。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這些事情在日後返回地球時告訴一些人，一定有人罵他鼓吹迷信！

呂偉良正想說什麼，但他發覺他的愛人章蕙文已沉沉睡去，他也實在倦得要命，終於也在不知不覺中睡着了。

當二人醒來時，天色仍然十分昏暗，只是沒有了那一股寒意。

「怎麼還沒有天亮？」呂偉良忍不住問道。

章蕙文說道：「據我所知，在地獄裏，這樣就算是天亮了。」

「什麼？這樣就算是天亮了？」呂偉良又仰首四下裏張望了一遍！

「是的！由於這個星球與太陽相距頗遠，其間又有不少星球阻隔住，所以光綫不足，活在地獄裏，就是這麼昏天黑地的，顯得毫無生氣。」

「那就難怪地球上的人稱環境惡劣的地方爲地獄了。原來地獄裏，果然是陰沉沉的，眞教人透不過氣來。」

「是的，我還記得，在地球上活着的一段日子，如果遇上了黃梅天氣，就會悶得死去活來，眼前這情景，正是一樣。但是，我們挨一兩天那種昏暗的天氣已經叫苦連天，這裏却是長年累月都是這樣，叫他們如何抵受得住？我眞替他們難過。」

呂偉良正想再說一些什麼，突然大路上傳來「拍拍」鞭聲，然後是人聲吆喝，嚇得他匆匆把章蕙文拖過一邊，躲了起來！

不一會，數名手持長鞭，身披獸皮的大漢，正驅逐一羣皮黃骨瘦的男女，沿住大路，直下田野間去。

呂偉良低聲問道：「他們又是什麼人？」

「大概又是來自地球的新鬼吧，看他們的樣子，就知道他們是道友——吸毒的男女，在地球上沒有毒品補充，他們就無法振作起來，但是這裏沒有毒品，他們一樣要每日依時下田工作，如果偷懶，就會吃皮鞭！」

「眞是自作孽！」

「聽說地球上最近來的一批新鬼，都是骨瘦如柴的，他們大部份是吸毒者，吸毒的人當然都是短命鬼，加上毆鬥，搏殺，那有不死之理？」

那批人剛被驅下田野間，後面又出現了另一批，這一批較爲壯健，所以個個都扣上了脚鐐，走起路來，「叮叮噹噹」的，兩旁數名執住皮鞭的大漢，比起他們更高人一等！

這些壯漢拖住一個個大石製成的壓路機，在大路上走過！

呂偉良又問：「這些又是什麼人？」

「他們大部份爲刦匪。由於好氣好力，到了地獄之後，都被遣派去做一些粗重工作，例如我們昨天見到的三個轆米的人以及眼前這一批，都是在地球上犯上暴力行刦的歹徒。」

「你似乎知得很多。」

「都是天堂上面的人告訴我的。」

這時候，那羣壯漢已經走到了他們的跟前附近，其中有人說：「聽說那輛來自天堂的飛行車，撞毁了一大段公路，今天有得你們忙了！」

又有人說：「飛行車墮毁之前，聽說有一男一女跳傘逃生！可不知道抓到了沒有？」

「據我所知，還沒有捉到他們，但是，他們一

定逃不了的。今天一早天堂當局就有電報打過來，要我們把那一男一女找到，否則，他們就派人來。你也知道，我們地獄裏的人是不敢開罪天堂當局的。所以，我看，今天會展開大規模的搜索了！」

說話的是二名手執皮鞭的大漢。他們你一言我一語的，並未提及他們自己是鬼，只當自己也是人，事實上，他們的外形是三分似人，七分似鬼！

呂偉良見他們去遠了，又說：「你聽見了沒有？蕙文，看來我們又要分別了！」

「是的，我們趁他們未找到我們之前，盡情暢遊吧！」章蕙文伸出玉手，將呂偉良的手臂緊緊拖住，一齊由山後的小路，潛入鎭內去！

小鎭之內，出現在眼前的，盡是不人道的現象，例如有人在打鐵，磨刀，製器皿等等，他們都是扣上脚鐐，在皮鞭鞭策之下工作的。

所以，仔細看看，這裏就不像一般商業小市鎭，而十足像個監牢。

呂偉良大有感觸，他又低聲問章蕙文：「天堂裏也有監牢，但跟這班人，這環境比較，眞有天淵之別。爲甚麼天堂裏也要設監牢？」

「天堂裏的監牢是要來囚禁在地球上曾經一度犯過罪的人的。例如有些人因一時衝動，而並非存心作惡，在他們犯過罪之後，曾經決心懺悔。論罪他們既不致被打入地獄，但就讓他們這樣跑進天堂來，又似乎太過便宜了他們，所以，必須要他們服刑一個時期。當然，在天堂裏服刑跟這裏比較，可差得遠了。」

二人又閃閃縮縮，在一些坭磚屋背後竄到了小鎭的另一角。

一棵大樹底下，正有人把一名苦工，綁倒吊在樹枝之上。皮鞭狂揮之中，有人喝道：「他媽的！到這裏還敢偷懶麼？非把你打到皮開肉裂不可。」

那人被倒吊着，極力掙扎，但是，又有什麼用呢？

二人不忍再看下去，正待回轉身來，二名大漢突然在背後出現。呂偉良和章蕙文都可以立刻想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

二名大漢手執皮鞭，身披獸皮，一看就知道他們來意不善！

呂偉良不敢怠慢，立卽就要動手，可是，一條皮鞭凌空抽打一下，瞬卽捲了一下，捲住了呂偉良的腰間，呂偉良迅速將皮鞭一手拉住！

呂偉良剛與那名大漢在作拔河式的掙扎，僵持間，另一名大漢手中的皮鞭又抽打過來。這一鞭，抽打在呂偉良的面頰之上，痛得他幾乎昏迷過去！

章蕙文看得心裏隱隱作痛，衝前幾步，拚力向二名大漢出擊！

二名大漢氣力好大！用力一推，章蕙文立時往後摔跌開去！其中一名回頭就要揮動皮鞭抽打倒在地上的章蕙文！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有人呼喝一聲：「住手！」

那大漢呆了一呆，果然不敢抽打下去！

呂偉良愛莫能助，看見這情形，也替章蕙文揑了一把汗。

「你瘋了嗎？」一名威風八面的人由那邊走了過來，對那手執皮鞭的人說，「你們不知道這是來自天堂裏的人麼？怎可以這樣對待他們？快把他們綁起來，天堂裏就要派人來把他們帶走了！」

呂偉良和章蕙文二人正待反抗，十多二十名壯漢突然出現，分四方八面包抄過來，使到他們無從反抗，也無路可逃！

二人終於被抓住。然後，他們被囚禁在一間屋裏。據說是等待天堂當局派人來接收！

呂偉良心裏奇怪，不禁又問章蕙文道：「天堂裏的人，又用什麼方法到這裏來？」

「天堂與地獄同是屬於第二世界的一部份，這二個星球接近得很，如果乘坐星際火箭船，自然可以隨意來往的。」章蕙文又說，「但是，如果乘坐普通飛行車——卽如我們所乘坐的一樣，就會無法抗拒地心吸力，結果就會撞毁！」

「原來還有一種火箭船的。」

「是的，天堂裏的人往往就是乘坐這種火箭船去周遊各星球的。但那須要很多錢，所以每個來到天堂的人都拚命的去想辦法賺錢，因爲每一個人離開地球時，無論他有百萬家財，或者不名一文，結果除了他的靈魂之外，都是一無所有的。」

呂偉良奇怪章蕙文怎會知得這麼多，因爲在時間上計算一下，他們都是差不多同一時間離開地球的。

後來章蕙文對他解釋說，每一個獲准進入天堂永久居留的人，都會很快很快就了解一切有關他身邊的情形——包括地獄與天堂裏的情形。

呂偉良知道不久之後，當他們被押解返回天堂之後就會跟章蕙文分別，因此，在這陰沉沉的囚室裏，面對着這位如花似玉的愛人，他總希望多說一些什麼，同樣的心情，章蕙文也希望跟他多對片刻，多談幾句。

可是，兩個人竟是默默無言，黯然相對，好久也說不出一句話來。

時間在一分一秒地溜過去，二人縱有千言萬語，這時也不知從何說起！

好一會，章蕙文才嘆氣說道：「我們的緣份已

盡了。本來我們早就應該分離，但我爲了不想離開你，而觸犯了天條，此番回到天堂裏去，難免會遭到懲罰。」

「他們將會怎樣懲罰你？」

「我也不知道。但是，無論他們怎麼樣對待我，你總得記住一句話：回到地球之後，多做一些有意義的好事，只有好人才有資格上天堂。只要你有資格在死後來到天堂，我們總有重逢的一日！偉良！你可明白我的說話！」

「那就好極了！」章蕙文輕輕地嘆息着說道：「我眞希望那日子快些到來。到了那時候，我們將會是宇宙間最快樂的一對！因爲我們會永遠永遠在一起，不會再分離，也不會再有憂愁和痛苦！」

呂偉良的心情非常之矛盾，他一方面不能忘記仍然生存在地球上的母親，另一方面又不忍心離開這梨花帶雨的愛人！

就在這一陣人聲嘈雜聲中，囚室的門被人打開了。

門開處，走進來的除了那些手執長鞭的大漢之外，還有來自天堂的天兵天將，手執長鞭的大漢，只是足踏草鞋，身披獸皮，那些天兵天將却是穿得威風八面，銀光閃閃！

他們分別把呂偉良和章蕙文帶走！

剛走出了村莊，立刻就可以看見村外一處廣場之上，豎立着一支高逾三丈的火箭，四周却有不少人圍觀，但一個也不能接近。

那些「人」，就是地獄中的「魔鬼」，但是呂偉良一直就當是人，忘記了他們原來已經是鬼了！

呂偉良和章蕙文被押進了火箭船內，艙門關上，火箭船立即升空！

呂偉良和章蕙文坐在裏面，就像坐在汽車裏面一樣舒服，只是看不見外間的情景，所以火箭船開得多快，他們全無感覺。

地球上的人類放火箭太空船到別的星球去，中途會於離開大氣層之後，出現失重狀態，太空船裏的太空人，往往會飄飄然的失去了重心，但是，現在却若無其事地，安坐在火箭船之內，甚至連安全帶也不必加上。這就令到呂偉良無法不驚奇了。

呂偉良忍不住去問他身旁的一位天兵。那天兵對他笑道：「人類的世界與我們相比，當然是落後了好幾個世紀了。地球上的科學家，往往在他們研究成功之後死去，於是他們紛紛把生前未完成的願望和計劃，都帶到這裏來繼續發展。這種火箭船就是科學家的心血結晶品，他們要我們坐在這裏，就有如坐在汽車裏一樣平穩，因爲這裏面已有了一切必須的設備。包括了抵消失重狀態的空氣壓力在內。至於速度，却達到了光的速度，所以，我們會很快就回到天堂……」

話猶未完，已經發覺火箭船似乎在慢下來。而且，正在拐彎！

果然，火箭在緩緩下降！

呂偉良和章蕙文有如發了一場夢，要不是親歷其境，他們幾乎不敢相信，那麼遠的距離，也不過僅僅是三兩分鐘的旅程！難怪那天兵說，火箭船最快的速度，是以光年計算的！

在科學理論上，光的速度每秒鐘是十八萬六千哩。那麼，一個光年就相等於五十八萬億哩了。

想到這裏，呂偉良也不知道他究竟是怎麼樣可以向地球上跑到這兒來的。也許，這就是宇宙間無數玄妙事情的一部份吧！

呂偉良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火箭船的門打開了，天兵天將把他們二人帶了下去，一輛飛行汽車，早已候在那裏！

呂偉良以爲章蕙文會一併被押上這輛汽車裏來，可是，他很快就發覺這輛車子只載着他一個人，而章蕙文却留下來！

因此，呂偉良在極力掙扎，他希望可以跳下車子去，再見他愛人一面，但是，車廂雖然是透明的，車門早已自動鎖上了。任他費盡氣力，也無法打開！

他呼叫着！極力掙扎着！

章蕙文也在瘋狂地痛哭流淚，他要衝過來呂偉良這一邊！

但是，數名彪形大漢緊緊將她扣住，將她送上了另外一輛汽車。

呂偉良在這一刹那間，恨不得學會了隱身術，只要脫離了這一輛車子，他就會隱身跑到他愛人的身邊，跟她在一起！

車子開動了，呂偉良再也沒有掙扎，他只倚在透明車廂的背後，爭取多看他愛人一眼的機會，因爲這時刻一溜過了，他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何日才可以再見到她，而掙扎狂叫只有浪費時間。

是的，在天兵天將的控制底下，任何人也沒有反抗的力量！章蕙文也似乎領悟到這一點，她靜止下來，含淚揮手！

呂偉良站在透明車廂背後，也默默地揮手，沒有道別，沒有聲聲呼珍重，因爲車廂是密不透風的，他還是省回一些氣力，讓他心愛的人的影子，長留在記憶中。

章蕙文也有同樣的感覺，她明知無法改變這一切，就只有爭取時間多看她愛人一眼，偏偏淚水不斷冒出眼眶，把她的視綫弄得模糊了，她用衣袖把淚水抹乾，但另一股熱淚又奪眶而出。眼睛有如噴

泉，無盡無止的！

漸漸，載着呂偉良的車子去遠了，然而章蕙文仍然站在那裏不歇地揮手！在模糊的淚影中，她猶依稀看見呂偉良仍在向她搖手。

二名天兵天將左右挾持，將她帶走。其中一名說道：「你實在太多情了，那是沒有用的，因爲那小子回到地球之後，就會把你忘得一乾二淨的。」

「不！他不會忘記我的！」章蕙文怔怔地哽咽着說道：「我知道他是眞心愛着我的，無論何時何地，他也不把我忘記！」

那天兵笑道：「傻瓜，你以爲他此番回到地球去，還會記得起在天堂與地獄所遭遇的一切麼？」

另一名天兵也說道：「即使記起，印象也是極之模糊，在他個人的感受中，以爲那不過是一場夢，至於你在地球上與他戀愛時的印象，也許還會令他記起你的！」

章蕙文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試探地問：「那麼，我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再見到他？」

「天機不可洩漏，我們不會知道，你也不可能會知道。總之，你令到我們麻煩透了，我們就非把你囚禁起來不可。」

「我不反對你們囚禁我，但我有一個要求！」

「什麼要求？」

「可以讓我再見他一面嗎？」

「不可能的。」那天兵說，「其實你們已經相聚了不少時間，有什麼話，總可以說完了。」

「不！我們一直在驚濤駭浪中，要說的還沒有說好呢！」

天兵笑道：「情侶們往往就是這麼樣，未見面時似覺有千言萬語說不盡。等到見面時，却又不知從何說起才好。」

「請你行個方便吧！我會永遠感激你！」

「這些事，我拿不了主意，你可以向我的上司請求一下。」

這時候，章蕙文已被帶至汽車旁邊，一名天將正拉開了車門，等她登車。

這些天將天兵，他穿上了銀光閃閃的鮮明制服，精神抖擻，身裁高大，一看就知道是受過嚴格挑選和訓練的精兵。

章蕙文雖然不大明白天兵天將的編制，但是，從制服上的分辨，也可以輕易看得出這是那二名天兵的上司。

章蕙文把她的要求向那天將重覆了一遍，可是，那天將鐵青着面口，說道：「你給我們的麻煩還不夠嗎？走吧！別浪費時間了！」

天將說着，遞了一個眼色，只見二名天兵立即將章蕙文推進了車廂之內，車門關上，車子立即開走！

車廂的後排座位上，章蕙文被二名天兵夾在中央，無法反抗！她心裏也明白，反抗只是浪費氣力，現在她只有流淚，回憶……以及祝福！

呂偉良被那輛透明的囚車帶走了！囚車是飛行的！

車子最後把他載到一座摩天大厦的天台上。呂偉良被人帶到屋內，屋子是圓頂的玻璃屋。

呂偉良忍不住問他身旁的一名天兵：「這是什麼地方？」

天兵笑笑答道：「這是輸送你返回地球的輸送室！」

呂偉良打量着四周環境，見不到飛機，火箭之類的運輸工具，眞想不通這圓頂的玻璃屋如何可以把他送返地球去！

他正想再問一些什麼，那天兵推了他一把，道：「快些入去！你已經浪費了我們不少時間，地球上的人也等得不耐煩了！」

終於，他被二名天兵推進了那圓頂的透明玻璃屋去，門屛閉上，他立即有一種窒息的感覺！

一陣「嗡嗡」的怪叫聲，震耳欲聾，他閉上眼睛，掩上了耳朵。

突然之間，他好像失去了感覺，又好像已經飄飄然浮蕩在太空中，陣陣的風聲，代替了剛才那種刺耳的怪叫聲！

他睜大眼睛，但什麼也看不見，只見雲層不斷自身邊掠過！

一陣急速的下降，他發覺自己根本就不存在，那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

等到他發覺自己仍然存在的時候，他便感到迷迷濛濛的躺在一張床上！

「醫生醫生，請你快來看看我的兒子，他醒了，他醒了！」這是一個婦人的聲音。

呂偉良在昏迷中，但他仍然認得這是他母親呂老太的慈祥聲音！

呂老太已經整整一晚未曾睡過，她一直守候在這病床的旁邊。

呂偉良輕輕挪動一下身體，立即就感到渾身痛楚。但這種痛楚，只有加速他由半昏迷狀態中，更加清醒過來。他企圖睜開眼睛，但强烈的光綫令到他立刻又把眼縫閤攏！

呂老太興奮得幾乎昏了過去！

醫生在忙，護士也在忙！她却在閉目合十，聲聲「多謝菩薩」！

是的，呂偉良在這老婦人的心目中是唯一的希望，但是，自從消防人員把他從火災之場中救出之

後，他一直就沒有甦醒過！

公立醫院的醫生甚至判斷他已經死亡！

但是，夜間的公立醫院，當値者十九是見習醫生，經驗不足，糊塗事屢見不窮，給呂老太吵吵鬧鬧的，嚷着她的兒子一定還未死！

急救室裏的人拗不過她，只好讓她留下來，陪伴在她兒子的身旁！

她痛哭流淚，嚷着要醫院裏的人爲她兒子進行急救手術，可是，那班整天只懂得要求加薪的公務員，竟會因爲一個糊塗見習生的錯誤判斷，而袖手旁觀！

他們的理由非常之動聽，他們認爲替一個死人施手術急救，是浪費了人力，物力和財力，那就等於浪費了政府的公帑。

當時在急救室的另一邊，大富商章宜貴兩夫婦，也正在陪伴着他們的女兒章蕙文的屍體。她也是被消防人員自火場中救出的，但已經返魂無術了。

章老太哭得死去活來。

章宜貴覺得當値醫生太過馬虎，吵吵鬧鬧的，說他年中不知捐了多少善欵給政府，單是正常的稅項也不計其數，如今女兒有事了，竟得不到適當的救護，聲聲要見院長。

可是，當地的公務員態度是世界馳名的，積習成癖，他們早已不將市民百姓放在眼內。如果有人問他們：「誰養活你？」他們會答：「政府！」如果你再問：「政府給你的薪金是從何處來的？」他們只會摸摸後腦，睜大那雙白鴿眼，把嘴巴張得大大的，說不出半句話！

但是，從來沒有人這樣去質問一位態度不佳的公務員，也就難怪他們一直在作威作福，從不反省一下。

尤其是這一類公立醫院，稍有經驗的小市民，都看過護士小姐的冷面孔。誰叫你沒有錢去看私家醫生，這是免費的，受氣是難免的事了！

不過，富商章宜貴，可看不慣這一切，他怒沖沖地衝進了電話間，查出院長的住宅電話，就用直綫電話打到院長的家裏去！

不一定是因爲章宜貴是大富翁，也不一定每個公務員都是眼角朝天的。院長從夢中驚醒之後，立刻趕到醫院裏來！

由火災災場救出來的人，當然是要送到公立醫院中來的，無論你多有錢，這是手續問題，因此，也難怪章宜貴氣得蹦蹦跳！

院長是個著名的大醫生，他經過親自診斷之後，發覺他的下屬沒有做錯！

章蕙文眞的已經香消玉殞了！

但是，另一方面，呂偉良眞的是命不該絕！院長發覺他並未死！

「他只是腿部受了重傷，昏暈過去，快些準備輸血！」院長命令着。

就是這樣簡單的一句話，竟然變成了一股原動力，急救室裏上下人等，立即由懶洋洋，而變得忙個不了！

這是個權力世界，難怪人們要爭權奪利了！

這也是個金錢的世界，像章宜貴那麼有錢，他又怕什麼公務員？因此，他可以大聲疾呼，甚至把院長自夢中吵醒。

於是，呂偉良命不該絕，他獲救了！

他曾被麻醉，因爲院長要爲他施割腿的大手術，而他的半截小腿，已經遺失在火場之內。

他已經昏睡了十多小時，呂老太一直陪伴在榻前，寸步不離！

慈母心中不是爲了自己的下半生而着急，她的丈夫有一些遺產遺下來，即使不工作不再有收入，這下半生也够她享用！只因爲躺在眼前病榻上的，是她的骨肉——唯一的骨肉。

如果說金錢是萬能的，亦未必盡然，如果擁有大量的金錢，而心靈上一點安慰都沒有，一些寄託都沒有的話，那又有什麼意思呢？

因此在另一個角落裏，章老太就因爲女兒章蕙文之死而昏倒了。

章宜貴心內雖然也痛苦，却又憎恨女兒未免太過痴情，他覺得章蕙文就這樣離開世界是爲不孝！

章老太受刺激過度一病不起！

章宜貴把她由公立醫院移到私立醫院去，請了當地數名大醫生去挽救她的生命，他以爲金錢可以爲一個垂死的人續命的！

在公立醫院裏，呂偉良已經逐漸甦醒過來。他好像發了一場夢，但夢境是那麼的可怕！

他睜大雙眼，看見母親面部那複雜的表情，不知是喜是悲，但見滿臉淚痕，目光中充滿了愛——慈母的愛！

呂偉良心裏感到陣陣溫暖。他還不知道自己已經失去了半條腿，因此，他正在慶幸自己又回到了慈母的身旁，而忘却了「第二世界」那一幕。

他緊握着母親的手，極力回憶着爲什麼會躺進醫院裏來。

他想起了，他曾經和章蕙文在一起，他曾經被人毆打，他曾經陷入火海之中，他曾經……

一時之間，他實在想得太多了。他終於問他母親：「蕙文呢？」

呂老太實在也不知道章蕙文怎麼樣了，昨晚在急救室裏弄得亂糟糟的，她只担心自己的兒子，那

裏還有心情去理會別人？如今倒給呂偉良提醒了她；但她委實答不出話來。

還是身邊一個女護士代她答了：「呂先生，你說的可是章蕙文小姐？」

「是的，她怎麼樣了？」

「昨晚與你一起被送入這裏急救的小姐，她……她已經死了！」

「什麼？死了？」呂偉良彷彿聽到了一下炸彈爆破之聲，「請你再說一遍！」

那位護士小姐給他嚇得呆了一陣。

呂偉良緊張得由床上一躍而起，立即就因爲腿部隱隱作痛而警覺起來！但是，他仍然無暇顧及這些，只是追問下去：「你說啊！她怎麼啦？」

護士小姐在驚呆之餘，又答道：「那位章小姐給火灼得重傷，死了！」

呂偉良突然僵呆片刻，突然又瘋狂似的，一躍下床，他本來要衝出病房去，但是，僅僅到了床緣他就因爲少了半條腿而絆倒地上！

不但護士小姐給他嚇呆，就是他母親也給他嚇得口定目呆！

呂偉良跌倒之際，觸痛了腿部傷口，痛得他殺猪般叫了起來，立即驚動了外面的人，於是更多的男女護士撲了入來，醫生也爲他注射了鎭靜劑。

呂偉良重新被抬上床去！

呂老太不知說些什麼話好，雖然說：能挽救兒子的性命已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兒子少了半條腿就是個殘廢的人。

她看見呂偉良的目光中充滿了疑惑和痛苦。他好像在冷靜中回憶，又好像在想着未來的日子怎麼樣過！

呂老太含淚安慰着她的兒子：「不要難過，一切已經成定局。好好地休息吧，孩子。」

呂偉良想哭，但哭不出來。

呂偉良想問一些什麼，但又不知從何問起。

他痛苦地閉上了眼睛，在藥力的支持下，昏昏睡去！

捨己爲人　死裏逃生

醫院裏的人正在竭力阻止太多的人湧入一間病房去。那間病房是住着呂偉良的，這班人之中，包括了記者和呂家的親友們。

原來那場大火已經把那幢三層高的舊樓燒至通頂，但事前如果沒有呂偉良的及時呼叫，那百多名居民就會被大火在夢中把他們燒死。因此，居民們也派出代表來慰問呂偉良。

可是，他們都被擋駕！

人羣中有一對夫婦，抱着一個幾個月大的嬰孩，也要衝進病房裏去！但是，數名年青力壯的男性護士，却把房門攔住，任何人也難越雷池半步！

那抱着嬰孩的婦人說道：「先生，請你讓我進去見見呂先生。」

「你是他什麼人？」一位在旁站着的女護士問道。

「我……我不認識他。」婦人很坦白地說道。

「那麼，對不起，他現在正須要休息。我們奉命不准陌生人進去騷擾他。」

「小姐，請你行個方便吧，呂先生是我的恩人，我手上抱着這個孩子就是他救回一命的。」

「他在火場裏也要別人救援，如何可以救得了你的孩子？」

「當時有位章小姐由火場裏把孩子抱出來，她說這孩子是由呂先生手中接過的。呂先生雖然在火場中給一根巨樑壓住了腿，仍緊抱我這孩子不放，你想想，要是沒有呂先生捨己爲人的精神，我這孩子又如何活得了？」

這婦人的一番說話，直聽得在旁的記者們無不爲之感動。他們本來就是爲了採訪呂偉良而來的，因爲災民們都說，全靠呂偉良及時把他們喚醒。現在再聽這婦人這麼一說，記者們更加希望一晤這位英雄人物。

但是，一隊警探正在裏面問話，任何人也不得其門而入。

警探是以夏維探長爲首的。他們根據消防局的調查報告，發覺昨夜的一場大火，有被人放火的跡象。所以他們希望從呂偉良的口中得到一些綫索。

呂偉良本來打算和盤托出。但是，他忽然變得極端的沉默。

他心裏想：章宜貴雖然反對他的女兒跟自已結婚，但火未必是他放的。章蕙文既然已經死了，做父親的必然十分痛苦，又何必再給他多些麻煩？況且，萬一章宜貴有麻煩，章老太的日子又如何過？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什麼恩恩怨怨也拋諸於腦後！

他愛章蕙文，那麼，他就應該愛屋及烏，別再讓這兩個老人家心靈再受創傷。雖然，章宜貴曾以極端惡劣的態度對待他，他却不能證明章宜貴就是放火的人，再想深一層，即使章宜貴恨透了呂偉良，他也不該出到如此狠毒的手段！

探長說道：「據我們調查所得，章小姐和你的愛情，曾遭章宜貴極力反對，是不？」

呂偉良道：「是的，我不否認這點。」

「當晚在天台上，你與章小姐會面的時候，曾有人毆打你，是不？」

「嗯……沒有這回事！」

「有的，你不敢承認，是因爲怕有人要對付你，是不？」

「不！請你不要亂猜！」

「我這樣說，當然是有根據的。」探長又說，「你爲人爲己，也應該把事實說了出來，因爲現在這件事情已經發展成公衆的事，而不是你們數人之間的私事了。你明白嗎？」

呂偉良給他迫得喘不過氣來。他閉上了眼睛，章蕙文那可愛的影子就出現在眼前。

他依稀看見章蕙文在飲泣，目光中充滿了哀求，雖然她一句話也沒有說，但他已經明白了她的意思。

是的，死者已矣！又何必令生者添麻煩？

呂偉良終於睜開雙眼，對探長說道：「請你們別再迫我，我要說的，都已經對你們說過了。」

探長還是喋喋不休地說道：「如果你怕有人威脅你的生命，警方可以保護你，我們確信可以保護你的安全，那你可以放心說了。」

「你還要我說一些什麼呢？探長先生，我已經受夠了，請你不要再迫我！」

「我們警方只想明白一點，你是否被人毆打過？甚至事前有人對你提出警告，如果你再與章小姐繼續來往，就要認眞對付你……等等，諸如此類的口頭警告，你假如聽過，也不妨對我們提出來！」

呂偉良非常倔强地閉目搖頭：「沒有！絕對沒有！」

醫生巡房，護士小姐要替呂偉良探熱。夏維探長也覺得一籌莫展，只好率隊離去！

在病房門外的走廊上，仍擠着一大隊記者，他們既然不得其門而入，便只有退而思其次，要求探長發表一些談話。

但是，警方認爲這是須要保密的偵查行動，所以只是以外交口吻發表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談話，便又匆匆離開了醫院！

即使記者無法會見呂偉良，但是，他捨己爲人，死裏逃生的新聞，在當天的報紙上，都佔了極顯著的地位。就是由那時候開始，X市的市民便對這位勇敢的人，留下了印象。

病房裏，醫生護士都已經離去，就只留下呂老太陪伴着她的兒子，病房外面，也由於醫院堅持不讓任何進入病房騷擾病人，而再也沒有人有耐性留在那裏等候。

呂老太趁着沒有人在着，低聲問呂偉良：「如果不是警探對你提出質問，我也不知道有人企圖陷害你。孩子，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呂偉良道：「媽，事情已經過去了，別要再提啦！」

「爲什麼不提？你差一點連性命也丢了，怎可以再爲他辯護？」

「媽，算了吧！無論誰是誰非，反正就沒有證據。況且，蕙文也死了，做父母的心情如何，你也可以想像得到吧！」

呂老太怔了一怔，輕輕嘆一口氣，道：「是的，也許這就是所謂報應吧？」

呂偉良在胡思亂想中，又昏昏然睡去！

他極之希望能在夢中見到他的愛人，所以他要趁住疲倦的時候，多睡一會兒。

但是，夢中一片虛白，他好像什麼也見不到，又好像曾經去過許多地方。可惜印象太過模糊，糊塗得在他稍爲甦醒之後就忘記了一切。

就在他將醒與未醒之間，他耳畔好像聽到二名婦人的聲音。

其中一個說道：「請你立卽離開這裏，不要再騷擾我兒子！」

另一個哀求道：「呂太太，你別這樣好嗎？我是十分誠懇地來看看令公子的，你何必如此仇視我呢？」

「難道還不够嗎？瞧吧！他已經變成了殘廢的人，你還是不要在這裏貓哭老鼠了。」

「可是，我應該比你更加痛苦，因爲，我的女兒永遠離開了我。」

「這是你們自作孽，難道還要我們來負責不成？眞是笑話！」

「我沒有這意思。我這番到醫院裏來，一則是爲了探望令公子的傷勢，因爲他畢竟是我女兒的愛人……」

「不要說了！我兒子沒有這份福氣，也配不起啊！」

章老太並沒有理會她，繼續她未完的說話：「二則，我知道我們之間可能有着極不幸的誤會，我必須代表我丈夫來解釋和道歉！」

呂偉良雖然醒了，却閉上了眼睛，他雖然閉上了眼睛，却也分辨得出這二個婦人的聲音，是分別屬於他母親呂老太和他愛人的母親章老太的。

他本來想繼續閉上眼睛，裝作睡着了，但是，他又不想她們再吵下去。因此，他才把眼睛睜開。

章老太抱歉地望住呂偉良，慈祥地說：「你醒來了？吵醒你，眞不好意思。」

呂偉良一直對這老人家並無成見，因此說道：「請坐吧！章伯母。」

呂老太看見兒子這樣客氣，反而有點看不過眼，跑到露台外面去。

章老太說道：「相信你也知道蕙文已經不幸身亡，是不？」

呂偉良點頭道：「是的，我實在非常難過。」

「我比你更難過！」章老太的聲音在抖顫中顯得有些嘶啞！

「到了這個時候，難過也沒有用，伯母，你還是節哀順變吧！」

「這件事，我必須向你解釋一下。」

「什麼事？」

「有警探去找過我丈夫，他們好像在懷疑他放火。」

「是的，警方的人也來找過我，但是，我並沒有對他們說過任何對你們不利的話。」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人，不過，對於我丈夫的所作所爲，我一直反對。兒女長大了，在這個朝代，他們更不該受到太大的管束。我此來除了向你道歉之外，就是向你保證一件事，我丈夫雖然勢利，但他決不會蠢到放火燒屋。」

「……」呂偉良實在不知道該怎樣答她才好。

「而且，你也可以想得到，放火燒屋，未必一定可以燒死你，他絕對不是那種狂人！」章老太哽咽着，說不下去！

呂偉良安慰着她說：「無論這件事的眞相如何，我也不會怪你們，只因爲你們是蕙文的親生父母。蕙文現在已經不幸死了，我和你們一樣，內心都是非常痛苦的。」呂偉良說到這裏，嘆了一口氣，又說道：「伯母，忘記了這件事吧！讓蕙文獲得安息！」

章老太忍不住流出淚來，但她咬着下唇，强忍着，極力不讓自己的衝激情感失去控制。

他對呂偉良說道：「如果你眞心愛小女蕙文的話，我這裏有件事要求求你！」

「什麼事？伯母，你說吧！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會盡力而爲。」

「我所要求你的，就是設法把眞相揭露，替小女蕙文申寃！」

呂偉良意外地一怔！他實在想不到，章老太竟會對他有這種要求。如果換上了別人，一定會以爲她在故意做作，但呂偉良爲人忠厚，他實在看不出這老婦人的態度是否虛僞。

倒是站在露台外面的呂老太，她依稀聽到了室內二人的談話，覺得章老太在聲東擊西，唯一的目的無非要把人們的視綫拉開。

呂老太忍不住由露台外面走入來，不耐煩地說：「算了算了，別再諸多做作啦，難道你看見我兒子弄成這副樣子還不够麼？你這麼喜歡演戲，應該去做電影明星！嘿！我就看不慣！」

呂老太的一番搶白，把章老太弄得又是一陣尷尬。還是呂偉良從中打完場道：「大家都不要吵了，這是一個悲劇，誰都得不到好處。章伯母，你請回府上休息吧！蕙文什麼時候出殯？」

章老太哽咽道：「後天！」

呂老太還想說什麼，章老太已經轉身走出了病房外面去。呂偉良想說幾句道歉的話，也來不及，只有目送她黯然離去。

呂老太還有點悻悻然，呂偉良勸解着她說：「

媽，別生氣，事情過去就算了。」

呂老太「哼」一聲道：「只有你才這麼大方，這分明是一個謀殺的佈局。」

「謀殺？」

「是的，難道你還看不出麼？爲什麼遲不燒，早也不燒，偏偏在那時候燒起來？這很明顯，是那姓章的詭計，只是他想不到，害人終害己了。」

呂偉良又陷入沉思之中。他本來不會懷疑到章宜貴的身上去，但警方既然來查問過了，難道現場眞的留下什麼綫索嗎？」

呂偉良在胡思亂想，呂老太站在床緣前嚕嚕嚕嚕的，到底說些什麼，他根本就沒有聽到。

× × ×

章蕙文出殯那一天，呂偉良還未獲得醫生的准許，讓他出院。但是，呂偉良一定要趕到殯儀館去見他愛人的最後一面。

醫生對他說：「你的腿傷未好，你還沒有習慣用枴杖走路，我怎可以讓你這麼早出院？」

呂偉良道：「我會小心走路的，你放心吧！醫生。」

「不！對不起，我不能讓你走！」

「但是，我一定要到殯儀館去一次。」

「那對你沒有好處，無論是精神和肉體方面，都不會有好處。」

「我只告假數小時就夠了。醫生，請你行個方便吧！我求求你！」

醫生想了想，道：「好吧！如果你堅持要去的話，我只有向院長請示。」

「這是最後機會，我一定要趕去見見她最後一面！」

醫生剛走出了病房，呂老太就來了。當她知道呂偉良要求出院，要去拜祭章蕙文時，非常不高興。但是，呂偉良却沒有理會她，他覺得這是最後一面，他怎可以讓他的愛人就此長埋黃土？

但是，時間一分一秒的過去，醫生的答覆仍未見回來。呂偉良情急之下，按鈴叫人，一名女護士跑進來問：「你要什麼？」

呂偉良道：「醫生批准我出去嗎？」

「對不起，這個我不知道。」

「請你替我問問吧，我要趕時間。」

「好吧！你等着！」

女護士說完，又退了下去！

呂老太爲了買生魚煲湯給呂偉良飲，又要上街市去。

據說，凡割症的人，喝生魚煲湯都對傷口大有裨益。因此，呂老太每天總會爲此而忙了一陣的！

呂偉良看見病房中無人，把心一橫，拄着枴杖由窗口爬了出去！

當年呂偉良初初學用枴杖，自然有點不大習慣，所以用兩枝分左右摻扶住，尚不致失去重心而絆倒。

到了大街上，他立卽截了一輛街車，直趨殯儀館。

當時殯儀館的靈堂之上，坐滿了章家的親友，章蕙文那一幀盈盈含笑的照片，擺在香案之上，花圈輓聯擺滿了靈堂內外。

呂偉良舉步走向靈前鞠躬，立卽有人喝止，隨後便有一人由人叢中撲出，衝到呂偉良跟前運勁推了他一把！

呂偉良立足不牢，登時跌倒地上！

要知道當年的呂偉良還未學得渾身武功，少了一條腿，也不過是三幾天之間的事，情勢之狼狽，可以想像得到。

章家的親友們看不過眼，紛紛過來制止，其中包括了章蕙文的母親章老太在內。

至於動手推倒呂偉良的，並非別人，正是章蕙文的父親章宜貴。

章宜貴把愛女之死歸咎於呂偉良，所以看見他跑到靈堂上來的時候，便氣得發抖。他要繼續進襲倒在地上的呂偉良，却給親友們制止着。

章老太含淚將呂偉良扶起，抱歉地說道：「你的傷勢還未好，何必跑到這裏來？」

呂偉良在數人扶持之下，站了起來，他似乎並未發覺到傷口又在流血。綁紮住腿部的綳帶和藥棉，又紅了一片。

他只對章老太道：「我只想看看蕙文的遺容，伯母，可以讓我見她最後一面嗎？」

章老太老淚縱橫，哽咽道：「當然可以，我一直就相信你是眞心愛着我女兒蕙文的。過來吧！我陪你到後面去！」

後面用玻璃屏阻住的冷氣間，就是停放着屍體的小房間。

章蕙文安詳地躺在那裏，臉部稍經化粧，但仍無法掩飾那被火灼傷的傷痕。卽使如此，在呂偉良的眼中，她仍然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

呂偉良走近一點，他要看得更仔細，只因爲這只是最後一面。可是，淚水却把他的視綫弄得模糊起來，他極力忍耐住，不讓自己流出眼淚來，他是男人，他要自己堅毅一點，要讓自己的頭腦冷靜下來！但是，那份眞摰的情感，總是令得他情不自禁的！

章蕙文的遺體本來早就應該移到下面大禮堂去了，因爲今天是出殯之期。但是，當地這一類做死

人生意的殯儀館，又在政府的愚蠢擺佈下，變成了壟斷。擠塞着數百萬人口這麼大的一個都市，就只得這三兩間殯儀館，所以出殯也要排除輪候，偏偏人們死了，除非經濟不許可，否則，總是俗例難免，這也難怪做死人生意的，無不撈到盤滿砵滿！

殯儀館的禮堂只有一個，所以章蕙文的出殯儀式仍在輪候中。

這是二十世紀末葉，人類已經登陸月球，但是出殯這儀式仍是俗例難免！因此有人認爲這不一定就是爲了迷信，而是對死者的一種善後，以及讓生者心靈獲得安慰！

可惜的是：當地的政府偏偏喜歡把一些重要的事業制成專利，電車巴士有專利，渡海小輪有專利，做死人生意，竟然也有專利。在民主政制盛行於世界各地的今天，這個政府眞的是混賬得一榻糊塗的！

更可惜的是：那些飯桶議員個個好像被注射了痲醉劑一樣，除了只懂得說一個「是」字之外，永不懂得反對！如果說這就是「民主」，眞是滑天下之大稽！

沒有競爭，何來進步？

沒有民主可言的政制，社會更沒有可能有進步！也難怪「噹噹噹，隆隆隆」的十九世紀怪物——最古老的交通工具：有軌電車，仍然可以把整條馬路佔據，讓擠迫的交通更形擠迫！

諸如此類的混賬措施，眞的是罄竹難書，不說也罷！

且說呂偉良在面對着章蕙文的屍體默默沉思。

突然外面人聲嘈雜，原來醫院方面已經發覺呂偉良逃走了。

呂偉良既然是申請告假跑來看看他愛人的遺體，醫院方面亦不難想到他的去處，因此便立卽通知警方，派人來將他帶走！

呂偉良沒有反抗，因爲他明白到：卽使送到墓穴的邊緣，到頭來還是要與死者分別的！

生離死別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但偏偏這又是無可避免的事。

人類世界就是這麼樣充滿了矛盾的世界，難怪宗教家勸諭世人讓心靈有所寄託，否則，遇上了悲慘的事，往往就無法克制自己的衝激情緒。精神就會陷於崩潰！

無論是那一種宗教，他們的理想世界並不是目前的人類世界，而是讓靈魂獲得永恆安息的世界，那就像「第二世界」一樣的世界——那兒沒有戰爭，自然也沒有死亡！那兒聽不到人們的痛苦呻吟，也沒有生離與死別！

天主教，基督教奉勸世人多行善，因爲只有無罪的人死後才可以上天堂！

佛教警告世人不要作惡，因爲作惡的人會被打入「十八層地獄」——那是一個暗無天日的可怕世界，「落油鍋，睡刀山」，作惡多端的人，必然會得到應得的報應。

每一種宗教只要是勸人爲善的，都是正確的；而並不是屬於迷信！

呂偉良就曾經在昏迷中，依稀上過天堂，也遊過了地獄。

但是，如今他的印象却糢糊得不復記憶！就像發了一場夢，當從夢境醒來的時候，起初還隱約有多少印象，漸漸便連一絲痕跡也沒有！

呂偉良又被安置到醫院的病床上去。

醫生護士在料理他腿部的傷口，他却在閉日沉思！

他想着過去，也想着未來！

他覺得眼前的自己，就有如站在一處十字街頭之上，他必須選擇一條途徑去走！

眼前的世界是一花花世界，到處可以看見不平的事，但是沒人去理會，「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普遍存在每個人的心目中。

人們眼中所能見到的，只是錦上添花的事，那曾見過有人雪中送炭？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類俠義的事蹟，也只能在古代的武俠小說看到，在現實社會裏，甚至連警察也未必是專門爲了對付壞人的。

社會的貧富懸殊現象既是無可避免，有錢做善事的人亦未必是眞心爲善，目的往往是出風頭，買一份殊榮，換來一個虛銜，而讓他們自己獲得更多的便利。

高呼着民主，自由的政客們，往往亦自欺欺人，卽使有些存心竭力爲市民爭取實際利益的，也變成了有心無力。

呂偉良每想到這裏，內心就百感交集。

大概就是由那個時候開始，他的思想上開始孕育着一個奇怪的念頭，他要做自己想做的事，不受任何人左右他的思想，不被環境限制他的做法。

他立下了很大的決心，他要做一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他要成爲現代都市中的大俠盜，他要轟轟烈烈的幹一番有意義的事！

於是，他非常有耐性地，躺在醫院裏養傷。

在躺病床的一段時間裏，他每天看的都是一些關於我國的武術書籍！

他要極力忘記過去的一切，他要淨化自己的思想，也要設法讓自己的武功登峯造極，因此，他必須遍訪名師，苦練武功！

話雖如此，想儘管是這樣想，他始終無法擺脫他愛人的影子。

章蕙文既然還深深地盤桓在他的腦海中，他自然而然地又想起了章老太的一番說話：放火的不是章宜貴，她希望呂偉良能替她愛女找出元兇，替章蕙文報仇！

於是，在離開醫院之後，呂偉良拄住拐杖，到火災災場去視察！

善後工作早由當局辦妥了，現場上只見一片瓦礫。呂偉良怔怔地立那兒站了一會兒，就想離去，突然有人叫住他！

他回過頭來，是一位熟朋友石文滔，他是保險公司裏的職員。

石文滔打量着他，說道：「你怎麼會弄成這樣子的？偉良。」

呂偉良苦笑笑道：「死不掉，已經是上上大吉了。」

「你跑到這兒來幹什麼？」

「憑弔一下幾乎把我葬身火場的遺跡。你呢？你也到這裏來幹什麼？」

「這一場火，令到我們公司損失不少，我正在負責調查事件的眞相。」

呂偉良知道石文滔的工作範圍，說道：「有什麼眉目嗎？」

「沒有，一點也沒有！」石文滔聳聳肩，「眞想不到，原來你是在這場火裏面失掉了一條腿的。對不起，我一直在忙，竟未有到醫院去看你。」

「老朋友，別客氣！」

「你以爲，這場火是人爲的嗎？」

「很難說。」

「我們已經查出是有人放火的，可不知道是否爲了針對你！」

呂偉良道：「你怎麼也會這樣想呢？」

「警方人員曾經調查章宜貴，可惜沒有足够證據，你又不敢作証！」

「………」

呂偉良想不出應該怎麼樣去答他才好。

他們緩步併肩而行，沉默了好一會兒，石文滔才再問道：「不一定就是爲了公司的利益，你應該爲了你的愛人，偉良，幫助我去查查這件事吧！」

呂偉良苦笑道：「你沒有看見嗎？我已經是個殘廢的人，行動極不方便！」

「但是，我知道你這個人非常有頭腦，只要你答應，我們携手合作之下，眞相一定可以大白！」

「好吧！」呂偉良終於站住了脚，「我也不妨坦白說，這件事我一定要查個水落石出。主要不是爲了我變成殘廢的人，而是爲了我的愛人，以及那百多名無家可歸的災民！」

「對了，這才是大丈夫所爲。」石文滔興奮地伸出手來，緊緊握住呂偉良的手，又說：「我們不妨由章宜貴那方面開始着手！」

「你打算怎麼樣？」

「第一件事，你要講實話。我問你：那晚你是不是給人揍了一頓？」

「……」呂偉良又感到爲難，支吾片刻他才反問道：「這與放火又有什麼關係？」

「大有關係。我們只要查出那班打手是誰，就有辦法查出他們曾否放火。」

「好吧！那我同意你的建議，由章宜貴那方面開始着手！」

「我先通知我的伙伴們。」石文滔說着，自懷中摸出一具通話機，打開開關，呼喚他的同伴，道：「黃雄，把車子開過來吧！」不久，一輛汽車開至他們的身旁，車內坐着兩個人，一個是司機黃雄，另一個是身裁高大的大水牛，他們都是一家保險公司的僱員。

石文滔一一介紹他們認識之後，車子便開往西區一條橫街去！

呂偉良問道：「到這裏來幹什麼？」

「我們先走去找幾名著名的職業打手。」石文滔說着已下了汽車。

呂偉良莫名其妙地跟隨着他。問道：「你還要聘請一些打手協助你嗎？」

「不！只是要你認人。只要你認出誰曾毆打過你，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二人邊行邊談，不久便來到一幢舊樓。

石文滔道：「等會兒入到裏面，你不必害怕，認出誰會打過你，你便不怕告訴我。」

呂偉良眞想不通，石文滔不是警探，到底憑什麼這樣大胆？後來他回頭看看大水牛與黃雄也緊隨其後而來，心裏也明白了多少，他們也許是準備以武力對武力。

如果眞的是這樣，他這個殘廢的人就吃虧了。想到這裏，呂偉良也實在有點怕。但當時已經勢成騎虎，怕也要去的。

在那舊樓裏面，出乎意外地，只有一個人在着。石文滔故作內行地問：「刀疤勝他們呢？」

「都出去了，貴姓找他？」那青年人問。

「我們是朋友，我要找他幫個忙。」

「有事可以告訴我，是不是要人用？」

「是的。」石文滔瞅了他一眼，「你怎麼稱呼？兄弟。」

「叫我夭仔吧！你要多少人？」

「十個八個。」

「打什麼主意？」

「只爲了出一口氣。」

「什麼時候要人用？」

「當然越快越好！」石文滔又故意嘆氣說，「難得買中一次外圍馬，十多萬塊錢竟收不到，不氣煞人才是假的！」

「勝哥包收爛賬，你放心好了。」夭仔又說：「你留下姓名地址和電話號碼，我叫勝哥回頭去找你！」

石文滔於是把一個電話號碼留下來。這才帶同呂偉良離去，而大水牛和黃雄，則候在門外，剛才並未進入屋內。

回到汽車裏，石文滔洩氣地說：「我本來要你立即認人，現在迫於無奈，又要改變方法了。」

車子正要開走，突然一輛小貨車開到附近的路邊，停了下來。

小貨車上面跳下了十多個人，個個兇神惡煞，有些手上還拿了一些用報紙包裹的東西，全是一些三角銼，西瓜刀之類的武器。

石文滔立即示意呂偉良，道：「小心辨認那班人，他們都是本市著名的職業打手！」

呂偉良隔住車窗，看見他們魚貫進入那幢舊樓去，走在最後的人，正是刀疤勝。

呂偉良經過一番細心辨認之後，發覺這班人之中，並沒有一個是他認識或見過的，他對石文滔搖搖頭，道：「我看，不是他們！」

石文滔道：「可能是北區那一班人。」回頭他又對黃雄說：「把車子開往北區去！」

「你眞內行！」呂偉良說道。

「沒有辦法的，許多人向我們購下人身意外保險，我們不能不混熟那班職業打手！」

車子開入北區，石文滔帶領各人進入一條橫巷裏去。

這一帶是一些一層高的小石屋，每間屋雖然有門有窗，但看過去眞有點像車房。

石文滔和呂偉良走到其中一幢石屋門外，透過窗口看見有四名大漢在裏面賭樸克牌。呂偉良立即認出他們曾在章宜貴的指揮下，攻擊過自己，因此他向石文滔示意！

石文滔心裏有數，叫呂偉良站過一旁，他與大水牛，黃雄等人入內。

屋內各人怔了一怔，其中有人立即認出石文滔，於是跟他打招呼！

有人問道：「有什麼麻煩嗎？」

石文滔道：「是的。有個人，在敝公司購下了人身意外保險，突然少了一條腿，你們當然知道這件事是怎麼樣發生的吧？」

四名大漢不約而同地一怔，反問道：「你這是什麼意思？」

「我不想大家傷感情，只想知道內容和眞相。」石文滔說道。

一名大漢瞪住他：「老兄，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們這一行的規矩，我們得了人家的錢，就要守口如瓶！」

石文滔把一叠鈔票在面前揚了一揚：「我不須要你們當面作証，只要知道一件最重要的事。」

「什麼事？」八隻眼睛看見那叠花花綠綠的鈔票，都放出了貪婪的光芒！

「受害人是呂偉良，是不？」石文滔問。

「不！他是被火害成殘廢的，並不是我們把他打成這樣子的！」

「但是，我知道你們受僱於章宜貴，章先生是極力反對他女兒跟呂偉良來往的。」

「如果你够道義的話，我們也不妨坦白說，你所講的，都是事實，但是，我們對那姓呂的小子，只是畧施懲誡。」

另一名大漢插嘴道：「我們並未把他打暈，或者打到殘廢！」

又有一個大漢說：「是的，他自作孽，不該留在火場救人！」

「那麼，火頭是你們點起的，是不？」石文滔問道。

那大漢答道：「不！我們不會做出這種事，我們匆匆由梯間撤退時，已經發覺那裏着了火！」

「是的。」另一名大漢說，「放火未必可以燒死他，我們不會笨成這樣子。」

又有另一名大漢道：「要殺他易如反掌，何必放火呢？」

石文滔想想，覺得也是道理，像這班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要殺死呂偉良實在還有許多方法，何必放火殃及他人？

但是，他仍然問道：「憑各位所見，這會不會是章宜貴的毒計？」

四名大漢呆了一呆，答不出話來。好一會兒，其中一個才說：「章先生本來只想懲誡那小子，但人心隔肚皮，他會不會利用我們動手打人，他則暗中另外僱人放火，我們就不得而知。總之，我們四個人不會做出這種事就是了。」

石文滔終於把那數百元鈔票分給他們，一邊又說：「各位還可以幫小弟一個忙麼？」

爲首一名大漢問：「什麼事？」

「我們得了你的錢，替你做點事也應該！」另

一名大漢說。

石文滔道：「我要查出放火的人是誰，獎金不會少，大家不妨多化一些時間。」

說着，他又把一張咭片交給他們，又說：「有消息立即通知我！」

四個亡命之徒，眞的是見錢眼開，連聲答允，回頭就分了那一叠鈔票。

呂偉良一直躱在窗外，但屋內的情形無不看得一清二楚。

他開始明白到金錢的力量，眞的是不可思議。難怪許多人都冒險去賺更多更多的錢。

回到汽車裏，呂偉良忍不住說：「你怎麼可以依靠這班職業打手？」

石文滔笑道：「他們混跡於下層社會，甚至警探也要依靠他們作綫人，等着瞧吧！」

車子開走了。

石文滔邀呂偉良返回他的寓所去吃晚飯，順便談談下一個步驟！

呂偉良道：「看來你比我更有辦法，何必要我在一起呢？」

石文滔道：「多一個好商量，來吧！老朋友，何必左推右推！」

呂偉良無可奈何，只有跟他們一齊返回石文滔的住所去！

剛踏入門口，客廳裏的電話就响了起來。

石文滔還未結婚，這個住宅單位裏，就只住了他一個人。

石文滔剛執起電話聽筒，就聽到對方問：「這裏可是姓石的？」

石文滔道：「是的，閣下是誰？」

「我是刀疤勝，聽說這裏有位右先生找過我，是不？」

「是的，不過暫時無此須要了。」

「怎麼啦？你跟我們開玩笑嗎？」

「不！只是對方剛答允付我們那筆橫財，所以暫時無須勞動你們了。」

刀疤勝好像很生氣，但又無可奈何，只好狠狠地把電話掛斷了。

各人在客廳裏坐下來，石文滔替他們倒了一些酒水，又開始討論今後的行動！

呂偉良覺得石文滔這樣「等消息」的作風，類似某地警探一切依靠綫人一樣，萬一綫人不可靠，或者不盡不實，事情就會弄糟！

因此，他建議直接向章宜貴進行調查。

他說：「既然你們曾經懷疑章宜貴就先向他偵查一下。我以爲：無論如何不能太過相信那班亡命之徒！」

「是的！我也這樣想過，但是，用什麼方式進行？」

「今晚我們就偷進去看看。」

「不太冒險麼？」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石文滔道：「奇怪！怎麼你忽然也會懷疑到他那方面去？」

「是的，當初我也護維着他，那是爲了看在我愛人的份上，但現在，爲了尋求事實眞相，爲了他的爲人太過卑鄙，也爲了你有所交代，我覺得這樣做並不算得過份。」

「那好極了，今晚我們就動手！」

大水牛道：「可是，北區的打手們不是說過，此事與他無關麼？」

石文滔道：「我們不能太過相信那班市井流氓，他們可能在故意維護着章宜貴亦未可料。」

呂偉良道：「本來經過警方的偵查，再經過表面的推敲，章宜貴的確沒有什麼值得懷疑的地方。問題是：除了由那方面下手之外，簡直有如大海撈針，不知由何處着手偵查才好。」

各人一邊討論，一邊喝酒，不經不覺又過了大半小時。電話突然响了起來。

石文滔跑過去接聽，原來是北區一名職業打手打來的。他道：「石先生嗎？我們已經替你打聽到了放火的人是大有來頭的！」

石文滔大爲興奮，問道：「他是誰？」

「對不起！如果閣下要知道得更詳細，請立即到我們的架步來談談代價問題吧！」

「好吧！」石文滔道：「關於代價方面，我不會客嗇，但消息來源一定要準確。」

「你放心好了，我們這一行的範圍不大，有心幫你查，沒有理由查不到結果的。」

「你在那裏等我，我立刻就來。」

電話掛了綫，不用石文滔再解釋，各人也明白到這是怎麼一回事，因爲剛才他們講電話的時候，各人已是全神貫注地傾聽着。

各人又匆匆乘車子趕到北區。石文滔帶同呂偉良到那條橫巷去，只見他們曾經到訪過的那間石屋，門戶緊閉，顯得極端寧靜。

呂偉良拄杖與石文滔走到窗前，順眼望進屋子裏去，奇怪！屋子裏竟然好像沒有人！

「大難才！」石文滔在窗前揚聲叫了進去！

但是，裏面依舊一些聲音也聽不到。

呂偉良道：「看情形，似乎有些不對勁！」

石文滔道：「不可能是我聽錯吧！我認爲那聲音是大難才的。而且他的確是叫我到這裏來的。」

「但是，門好像鎖上了。」呂偉良說着，順手握住門扭推了一把！

門突然「呀」的一聲開啓了！

二人的視綫也不由自主地往裏面看進去，豈料不看猶可，一看之下，登時把二人嚇得口呆目瞪！

「這是怎麼回事？」呂偉良喃喃自語地說道。

石文滔呆在門旁，好一會仍說不出話來！

原來屋內的地板之上，躺了一具血淋淋的屍體，死者正是大難才。

剛才由於視綫問題，在窗外看不到地上的情形，現在二人可以看得一清二楚，那的確是一具男人的屍體。而石文滔對大難才是不會陌生的。

他們走了進去，希望可以及時發現一些綫索，但是，就在這時候，警車聲「嗚嗚」地响個不停！

二人怔了一怔，再傾耳細聽，依稀發覺警車聲就停在街附近！

呂偉良道：「快些走吧！否則就會黑狗得食，白狗當災了。」

石文滔也覺得事不宜遲，否則很容易會被警方誤會，於是立即退出屋外。他們正要由原來的巷口退出，已經看見一股人潮由那邊湧了過來！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正在進退失據之際，石文滔用力一拖，把他拖向一旁，那兒有一處凹入的牆角，一些木箱堆積如山，二人就藏身在那裏！

轉眼間，一陣步聲急急掠過！二人從木箱的夾縫中，可以看見那班人之中，包括有警員和一名坊衆！

石文滔低聲說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可能有人發覺了兇案，跑去報警！」呂偉良說：「在這種情形底下，我們很難解釋的！」

石文滔也說：「是的，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否則，萬一被警方糾纏着，就更加麻煩！」

於是二人匆匆由木箱後面走出，警員已經跑到巷子裏的中部，在一名坊衆的指示下，跑進那間發生命案的石屋裏去。許多坊衆也圍攏過去看熱鬧！

石屋裏那條屍的確是大難才，報案的坊衆說：「我剛經過附近，聽到有人打架的聲音由這屋子裏傳出，不久，就看見約莫四五個人由裏面跑出來，匆匆離去！」

一名警官問：「你怎麼知道出了命案？」

那名坊衆說：「我看見那班手持刀棒的大漢之中，有一人手中的一把刀有血，所以當時他們雖然將門拉上了，我看不見這屋子裏有人倒斃，但總也可以想到有事情發生了。」

警官下令各警員將現場封閉，展開一連串例行的調查。

大難才是在刀棒重擊之下斃命的，但兇手是何方神聖？警方亦大傷腦筋，因爲那位報案的坊衆，根本也看不清兇手們的眞面目！

呂偉良和石文滔等人坐在汽車裏，爲了避免牽進漩渦，黃雄立即就將汽車開走！

呂偉良和石文滔驚魂甫定，但大水牛和黃雄二人因爲一直留在車裏，只聽他們約畧說了一些目睹的情形，却未親眼看見。

石文滔道：「這到底是誰幹的？」

呂偉良道：「最表面的看法，大概是有人知道大難才打電話向你告密，所以要制止這件事。」

「是的，我也這樣想。然則，他們一定就是放火的人了。」

「會不會是他的同伴？」

「據我所知，他們四大天王是結拜兄弟，不可能自相殘殺！」

黃雄插嘴道：「他們都是流氓，未必個個有義氣，到頭來利害發生衝突的時候，什麼事情都可能做出來。」

大水牛也說：「對了，除了自己人之外，還有誰知道大難才要向我們告密？」

石文滔道：「這件事，看來越加難查了。」

呂偉良問道：「你們有沒有想過向那班災民調查？」

「沒有。」石文滔說，「但警方却查過了，一些綫索也沒有！」

呂偉良道：「你有沒有想到，向你的顧客方面偵查一下？」

石文滔道：「你的意思是指業主方面嗎？」

「是的，就是被焚燬的舊樓業主。」呂偉良說，「譬如他們爲了騙取保險費之類！」

石文滔道：「我們一直有人暗中監視他。說起來，我也該與我的同事連絡一下了。」

「那些舊樓的業主是誰？」呂偉良問。

「冼仁！」石文滔答道：「他在本市很有地位的，照理不會如此卑鄙，但世事也很難說的，所以我們派人暗中監視他！」

「有什麼發現嗎？」

「現在我就要去看看！」石文滔又對駕車的黃雄說道：「把車子開往郊區！」

呂偉良問道：「爲什麼要把車子開往郊外？」

「冼仁的行踪，我們非常注意，我們查到他最近一直住在郊區別墅！」

「冼仁很富有嗎？」

「是的。你也知道，在本市有錢的人自然有面，所以我們不能對他展開正面的調查。」

「他爲人如何？」

石文滔聳聳肩說：「天曉得！有錢人表面上都是十分仁慈的，例如有什麼募捐之類，他例不後人，但是背後他是否奸淫邪盜，眞的是天曉得！」

車子抵達郊區，時間已接近黃昏。

公路上的來往車輛逐漸少了，但呂偉良一直發覺有一輛車子跟在背後。起初在市區裏行駛，街上的車子太多，呂偉良雖然在望後鏡中發覺了對方形跡可疑，畢竟也沒有理由去懷疑，但是，現在車子已經駛出了郊外，公路上的車子稀疏，背後那輛車子仍在亦步亦趨的，他就不能不引起疑心了。

他對石文滔說：「這可能就是我們要的人，你看見嗎？背後那輛車子已經跟踪了我們很遠了！」

石文滔、大水牛與黃雄等人，這時才把視綫移到望後鏡去。

由於時近黃昏，光線昏暗，他們無法看見後面那輛車子裏載了一些什麼人。

石文滔道：「他們爲什麼要跟踪我們？」

呂偉良道：「可能有人知道你要查一宗秘密，而他們偏不希望你知道得太多。又說不定死者大難才已經將你到處打聽的事，說了出去，所以，有人要澈底對付你。」

黃雄道：「那麼，我們應該怎樣做？」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前面拐彎處有個避車處，我們就避入去，讓他們先走！如果他們一掠而過，就可能是作賊心虛！」

石文滔也對黃雄說：「我們就在拐彎處避一避吧！」

車子拐了彎，在那塊大岩石背後，果然有個避車處，在公路上凹入了許多。

黃雄把車子開入去，停了下來！

可是，後面一輛車子竟然未見開上來。

一分鐘，兩分鐘，三分鐘都過去了，公路上竟然就只得他們這一輛房車。

車內四個人交換着眼色，目光中充滿了疑惑，最後還是石文滔說道：「我們可能神經過敏！」

呂偉良聳了聳肩，說道：「希望只是神經過敏吧了！」

車子又繼續往前開。

不遠處，是一條分岔路，黃雄在石文滔的指示下，把車子開進了那條小路去，據說，洗仁的別墅就是在那邊的一處小山崗之上。

呂偉良一直留心着望後鏡，發覺那輛神秘房車的影子一直未再出現。心裏稍爲鬆弛下來。

小路旁邊有些矮林，黃雄在石文滔的示意下，把車子開到矮林背後去。

矮林背後有一輛草綠色的小房車停放在草坪之上，草坪上有二名男子，另一個則站在一棵大樹之上，手持望遠鏡，不知在看一些什麼。

石文滔道：「這就是我們派來監視洗仁的。」

回頭又問其中一名大漢道：「他有什麼動靜嗎？」

草坪上一名大漢答道：「洗仁一直未有離開別墅半步，但却有人來找過他。」

「誰？」

「我們不認識那些人，但我們已經用長程望遠鏡攝下了那些人的樣子。」

石文滔從他的同伴手中，接過了一卷菲林。

這時候，樹上一名大漢顯然已經知道了石文滔來了，但他仍然在執行嚴密的監視行動。

他一邊用望遠鏡注視着對面山崗上的別墅內部情形，一邊招呼石文滔，說道：「眞奇怪！洗仁也取出了望遠鏡來，到底他想怎麼樣？」

石文滔怔了一怔，迅速爬上樹上，自他的同事手中接過望遠鏡，望向別墅那邊，果然見到一名中年男子，站在露台之上，用他手上的望遠鏡，四下裏瞭望！

幸而石文滔和他的同伴所站立的大樹，樹枝茂盛，不易被對方發現。

石文滔道：「他到底在搜索一些什麼？」

他身旁的大漢道：「洗仁似乎在聽完一次電話之後，便開始留意四周的情形。會不會有人告訴他，我們躲在這裏監視他的行動？」

「很有可能，但這裏附近並無屋宇，山崗上就只有洗氏的別墅！」

「我們還要繼續下去嗎？」

「當然，他越來越可疑，我們怎可以輕易放過他？」

「其他方面有證據嗎？」

「暫時沒有。」石文滔說，「所以我們一定要對他監視到底！」

這時候，洗仁因爲在望遠鏡底下看不見什麼，又退了入屋內！

石文滔看看時已入黑，令那三名伙伴驅車入市區先進晚餐，現場的監視工作則由他們暫代。

三名大漢走後不久，小路上又傳來一陣汽車馬達聲。

呂偉良道：「你的伙伴怎麼又回來了？」

石文滔道：「他們不可能這麼快便吃完了一頓晚飯的，也許有些意外！」

說着，二人已經併肩走向路旁，兩支強光車頭燈，照射着他們，令到他們一時之間，睜不開眼睛來！

接着，一連串的步履聲，顯示出有人由車上相繼跳下車來。

呂偉良首先感到事情不妙，對石文滔發出警告道：「小心！來者不是你的伙伴！」

說時已拄杖後撤！

石文滔本來也心感不妙，只是經呂偉良這麼一說，他更加深信眼前的處境危險。於是立卽回頭飛奔，但那些複雜的步履聲，却加速追來！

由於對方的來勢洶湧，使到石文滔意味到一些不幸的事卽將發生！

於是，他一邊奔跑一邊發出呼叫道：「大家小心！……」

可是，話聲未完，一名大漢已經吆喝一聲，轉眼搶到跟前，手起棒落，直攻石文滔！其他大漢也紛紛衝到，對呂偉良及大水牛等人，展開攻擊！

石文滔曾習武術，但是，無奈手無寸鐵，登時被毆得遍體鱗傷，高聲呼救不迭！

呂偉良雖然年青力壯，但當年的他，武功還未臻化境，加上戰鬥經驗不足，一時也手忙脚亂，舉起手中枴杖禦敵！

但是，呂偉良少了一條腿，是個殘廢的人，既未裝上義腿，更未習慣以鐵杖作武器，所以枴杖離地後，已經失去重心，更不要說到與人打架了！

故此幌眼之間，呂偉良已倒在地上，任人魚肉，既無招架之功，亦無還擊之力。

四周的環境已經一片漆黑，雖有車頭燈的照射，但這對毫無準備的被襲者來說，更加只有造成他們視線上的混亂！因此，石文滔和呂偉良等四個人，明顯地處於下風。

呂偉良在紛亂中，耳畔只聽到一陣陣斷殺與呻吟，他無法估計對方到底有多少人，只知道在極度危急時，有人要一棒將他迎頭擊斃！

就在千鈞一髮之際，突然其來有一種沉雄的聲音自腦後响起，喝道：「狂徒！休得魯莽！」

隨卽「錚」的一聲！依稀有一根鐵棒將 擊者的武器擋煞！

呂偉良因爲身體受了傷，加上剛才的拚力頑抗虛耗了不少氣力，登時昏迷過去！

石文滔，大水牛與黃雄等三人，因寡不敵衆，非死卽傷。

在衆人混戰中，別墅裏面的洗仁聞訊立卽致電報警。

但是，當警方人員開到現場時，逞兇的歹徒早已逃之夭夭！

洗仁對警方人員作供時說：「今天黃昏時候有個奇怪的電話打到這裏來，那是一個男子的聲音。他對我說，有人在別墅附近監視我，但是，我一向胆正命平，正是『爲人不作虧心事，半夜敲門也不驚』。只是既然有人向我這樣警告，我也想知道對方是誰，於是我用望遠鏡在露台上四下裏窺望，結果也看不見什麼。所以，當時我只以爲那個電話是開玩笑的。及至晚上，我差不多上床就寢了，下人才跑來對我說，附近好像有人打架，我跑出露台看看，果然隱約看見小路矮林那邊有一輛汽車亮了燈，依稀看見人影幢幢，人聲嘈吵，殺聲震天，所以我便立卽打電話報警！」

警方人員經過現場勘察，以及先後盤問過洗氏別墅中下人們的口供之後，相信洗仁的說話是眞實的。

石文滔和司機黃雄都因傷重斃命，只有大水牛體格強壯，雖然傷重，仍在危險階段中，接受警方的問話，奇怪的却是呂偉良不知所踪！

但是，大水牛沒有提及他。大水牛的口供集中在曾被人跟踪，以及他們懷疑洗仁縱火騙取保險費這些事情之上。

因此，警方對洗仁的偵查加強了，反而沒有人去理會呂偉良。

不久，大水牛亦因傷重而斃命。

由於連同大難才在內，總共死了四個人，社會人士無不側目。警方表面上也非常重視這件事，連日偵騎四出，務求緝兇歸案。

可是，這個地方是個法治之區，一切講法律和證據，受嫌最大的洗仁，有足够的證據可以證明他無罪，例如他數月以來一直住在郊區別墅，從未到過市區。據說，這是爲了健康的理由，都市環境嘈雜，空氣不佳，所以他聽了醫生的勸告，在郊區別墅中習慣了早眠早起。他的下人們也證明了這點！同時也證明了他在休養期內，並未會見任何人客！

警方的偵查工作雖然一直仍在進行，但是，他們却找不到證據可以證明這些事與洗仁有關。

在另一方面，洗仁却爲了本身的聲譽與利益計，實行公開向保險公司反擊，認爲他們此舉是有失信用，不顧商業道德。

保險公司無端損失了三個職員的性命，還要在合法的追討下，如數賠償洗仁一筆爲數不小金錢。

但是，保險公司的私家偵探們，仍在暗中展開了一連串的偵查，因爲他們要解開的謎底實在不單止是那場火之謎，還有一個跛子的下落！

原來奉命回市區吃晚餐的三名大漢，曾經見過有個陌生人陪伴石文滔等人在一起，那陌生人是個跛子，他們不知道此人就是呂偉良，大水牛在臨死時的口供中，他沒有提及，所以偵探們都覺得這個陌生人可能對他們有所幫助！

自從這連串事件發生後，人們的視線也逐漸由章宜貴的身上移開。

但是，不幸的是，章老太因爲憶女成病，竟然就在這時候，與世長逝！

另一方面，呂老太却因爲她兒子呂偉良的失踪，而陷於迷惘境界！

就在老人家忐忑不安之際，夏維探長突然踵門拜訪她！

「呂偉良呢？」夏維探長直截了當地問道。

「他出去了。」呂老太心感不妙，但仍然力持鎮定。

夏維又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

「我不知道。」

「可知道他什麼時候回來嗎？」

「也不知道。」

夏維嘆了一口氣，感慨地說：「本來他爲了救人而弄到自己殘廢，我和許多人一樣，都受到了極大的感動，可惜他蘊藏在內心的仇恨太深，也未免太過意氣用事，結果又做錯了！」

呂老太一怔，忙問道：「探長，你這番說話是什麼意思？」

「他殺了人！」

「什麼？殺了人？」

「是的。他殺了一個職業打手！」

「不！不可能的！」

「我們不會寃枉他的，他的指紋在兇案現場的門環上找到。」

呂偉良的指紋是在推石屋大門時留下的，但呂老太並不知道這一點，所以她認爲警方一定又弄錯了。她替自己的兒子辯護說：「你們似乎忘記了我的兒子已經變成殘廢，他有什麼力量把一名職業打手置諸於死地？你們這班偵探，眞糊塗得很！」

夏維苦笑道：「人家可以出錢請職業兇手去毆打他，難道他不可以叫人幫手，將毆打過他的人殺死麼？你也知道，這個地方遊手好閒的人實在也太多了。」

呂老太生氣地說：「你們既然知道我兒子是被人買兇毆打成這副樣子的，爲什麼你們警方又不緝兇歸案？難道要兇徒自己跑去投案麼？」

夏維說道：「呂老太，你似乎忘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你兒子半點口供也不肯透露，只稱這是一次意外事件。當時我也以爲他爲人忠厚，想不到他要親自去找出毆打他的人，私自報仇，可惜，這種方式是屬於非法行爲。」

「對不起，我不懂法律，只懂得人情常理。依照常理，我相信你們警方又一次擺烏龍，我那個殘廢的兒子，不可能殺人的！」

呂老太說得理直氣壯的，令到夏維也覺得無可奈何，只有暗中派人監視，等待呂偉良一返抵家門，就將他拘捕！

闖蕩江湖　亦俠亦盜

呂偉良在半昏迷中甦醒過來的時候，發覺自己躺在一張木板床上！

木板床上鋪滿了稻草，因此當他身體稍爲轉動的時候，便「沙沙」作响！

一條身形一步一拐的，移近了床前：「你醒來啦？」

那是一個另子的聲音，沉雄而有力，使得呂偉良的耳鼓好像加重了壓力，「嗡嗡」地作响！

呂偉良睜開疲憊的眼睛，發覺一個手持枴杖，滿面于思的老漢，含笑盈盈地站在床前。他在腦海中展開搜索，希望可以想起這個老者是誰。但是，無論如何他也想不起！

他終於囁嚅地問道：「你是誰？」

「我自然是救你回來這裏的人。」老者把他扶起，由床頭的木几上捧來一碗熱騰騰的藥湯，說道：「先喝了這一碗藥再說吧！你傷得厲害，非小心治理不可啊！」

呂偉良疑惑地瞪住他，腦海中立卽回憶起黑夜中矮林遇襲的一幕。

老者看見他神情呆滯，忍不住笑道：「你担心這是毒藥嗎？哈哈……」

呂偉良在驚疑中，終於伸手接過了那碗墨汁似的苦藥！

老者在一陣格格笑聲過後，又說：「放心喝吧！要不是我，你早已死在亂棒之下了。」

呂偉良的確相信他是個好人，絕不會懷疑他企圖毒殺自己。但是，對于這老者的身份，却是無法了解。

他感到渾身疼痛，鼻端除了嗅到那一碗藥材氣味外，還隱約嗅到一陣陣跌打藥酒的氣味，再放眼看看這屋子裏，似乎只有老者一人。

屋子是泥磚砌成的，傢具均十分的簡陋，牆上掛了一些乾枯的草藥，屋角燃着了一堆火，用石塊堆砌成的灶基之上，擱着一個瓦煲……這一切就像農村中所見的一樣。

呂偉良一口氣把那碗跌打藥喝進了肚裏去。雖然苦不堪言，他還是喝了。

老者接過那個空碗，說道：「好好的躺一會兒，你可能會感到舒服一些。」

「你爲什麼要救我？」呂偉良在滿腹疑團中，忍不住問道。

「爲什麼？」老者輕輕一笑，「大概是因爲看見你太過可憐吧！」

老者把空碗放回木几上，舉起左邊一條斷了半截的腿，苦笑道：「你跟我同樣的可憐，大家都是個殘廢的人，巧合的是我們同時都少了半截左腿！唯一不同的地方，大概是我比你自量，不會輕易跟人打架，所以才僥倖活到了這把年紀。」

呂偉良道：「不是我惹起事端的。直至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何故受襲！」

「經過了這一次之後，你有什麼感想？」

「生命雖然可貴，但我決不會就此罷手！」

「你活得有點不耐煩，是不？」

「難道你要我在內心裏永遠留下一個問號麼？」呂偉良深深地嘆氣說。

老者笑了笑，站了起來！

呂偉良道：「你不是當事人，難怪你以爲我太多事了。」

老者踱步沉吟道：「不！我雖然不是當事人，但我明白你的遭遇！」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也明白？」

「是的，世人發生磨擦的原因，不外是爲了利與慾，我怎會不明白？」

「但是，我既不是爲了爭奪什麼利益，也不是爲了達到什麼慾望，而只想揭開一個謎，替我死去的愛人報仇，替那百多名無家可歸的災民，出一口氣！」

「本來我不問塵世間的事很久了，想不到那晚經過那裏的時候，却發覺有人打架，要不是看見你跛了足，我才不會救你！」

「是因爲我們同病相憐麼？」

「是的。」老者又說：「我年紀大了，一直以來有個願望無法實現。」

「什麼願望？」

「就是希望找個理想的人選，把我畢生的武功，傳授給他。」

呂偉良的視線立卽又集中到老者的身上，他早就看出這個老人絕不尋常，想不到他呆然是個武功修養極高的人。

雖然說這是核子時代，槍砲可以制敵於刹那之間，但是，希望學習我國國術也正是呂偉良畢生的願望。因此他聽見老者這麼一說，心裏自是喜出望外。老者拄住枴杖，在斗室之內，來回踱步說：「也許你會以爲我神經有毛病，但事實上，歷年來我的確苦練着各家各派的武功。我吸取了其中的優點，把它溶化在一起，自成一格。其實，我國國術雖然說有着各大派系，但萬變不離其宗，各家各派的武技，都是源出一流的。你可知道，我爲什麼要學武功嗎？」

呂偉良惘然搖搖頭。

「最初爲了對付那些欺善怕惡的壞蛋。」老者又說：「我曾在市區生活，因爲我殘廢，找不到工做，時常迫住要去行乞。你一定以爲行乞是最後法門，在人們的同情心支持底下，兩餐絕不成問題了是不？」

「……」呂偉良沒有答他。

他又說下去：「那就錯了！雖然許多人有同情心，但這世界，欺善怕惡的人太多了。那些無恥之徒，竟然欺到了街邊乞丐的身上。你想想，這是不是骯髒得連垃圾也不如？但我所說的，都是事實，有人要控制我們這輩殘廢者，每天把乞得的金錢大部份取去，只留回極小數給我們！」

呂偉良也聽人這樣說過了，這是都市裏的黑幕之一，這老者既能說了出來，自然是他身歷其境的故事了。

呂偉良當時也這樣想。

老者嘆了一口氣，又說道：「我覺得，這世界有時是不可以理喩的。在這都市中行乞是犯法的事，我們被惡勢力壓迫，難道去叫警察替我們出頭不成？那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於是我一口氣之下，跑到這裏來，自耕自種，自食其力。這樣當然舒服得多了。雖然也辛苦了許多，但我總覺得比較攤大手掌去乞更有意思。不過，一個兒在這深山野嶺中，困難的事，眞的是說之不盡，比如你有病，那怎麼辦？」

呂偉良看看那牆上掛住的草藥，搭訕地說：「幸好你是個醫生。」

「不！當初我也懂不這許多。在一次病得半死的時候，突然下起雨來，有個老和尚進來這裏避雨，他不但救了我，還教我如何採摘草藥治病，以及醫治跌打等等。最後，還教曉了我的武功。」

「眞像古代武俠小說中上山學法故事一樣。」

「但我的遭遇却是眞實的。」老者一派認眞地說，「不過，我的大部份武功也不是完全由那位老和尚那兒學來的。他只教我如何健身强體，延年却病的一些簡單武功，後來我學出癮來了，此後每隔若干個月，我便出外遍訪名家，勤習各家各派的武技，回來之後把它溶化，別忘記我是少了一條腿的，所以每學完那一家那一派的武功回來之後，不能不加以改變，以適應我這跛子的蹩脚動作！」

呂偉良插嘴道：「那一定化去了你很久很久的時間吧？」

「當然，我在這裏，實在已經就了不少時日。最近，我忽然覺得有一種需要，就是一個人無論他如何强壯，到頭來也總是要死的。萬一我死了，這

許多時日苦心練來的武功，却不能帶進棺木中去。那豈不是有點可惜麼？所以，我有了一個念頭，就是要找一個人繼承我。」

呂偉良聽到這裏，心裏大喜，因爲不用老者再說下去，他也明白到老者的用意了。不錯，他正是天衣無縫的繼承人！

老者又說：「要學習我這些蹩脚功夫，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所以，這個人選必須有耐性，有恆心，最重要的，還是德性方面。因爲有不少血氣方剛的人，學了一些武功之後，便以爲不可一世，到處惹是生非。其實，這是一個槍砲時代，武功只可以留作健身和防身之用。」

老者頓了頓，又說道：「我不大了解你的爲人，但是看你那晚的出手，便知道你的武功屬於第九流。」

呂偉良臉頰一紅，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不過，不要緊！」老者道：「只要你用心學，我有方法令你很快就學會一些非常實用的武功。只是你一定要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

「當你離開我之後，你一定要遵守我的原則，不得恃勢欺人，要做個有血有肉的男兒漢。」老者嘆氣說：「這世界有許多不平的事，所以你要見義勇爲。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古代俠義行爲，可惜這時代這種人並不多，多數人都抱住『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做人態度。我希望你有一日能把這種古代俠義之風，加以宣揚和傳佈。一個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爲什麼不趁住我們有生之年，多做一些痛痛快快的，有意義的事？」

呂偉良突然由床上倒向地下來，跪倒老者面前，懇切地說：「老伯，你說得對了，我一定依你說話去做，請你收留我吧！」

老者將他扶起：「我不重儀式，重實際，希望我不會看錯了，由現在起，你就是我的徒弟。」

「師父！」呂偉良情不自禁地叫出了一聲。

老者把他扶到床緣，道：「你先養好傷勢，來日方長呢！」

呂偉良在床緣坐下，又問：「師父，請問你貴姓大名？」

「我自己也不大清楚我姓什名誰！」老者苦笑道：「因爲我自小就沒有父母，所以歷年來姓過陳，李，張，王，何……等等各種不同的姓。唉！其實姓什麼也不是一樣麼？有什麼要緊？反正姓名只是一個記號，你就叫我無名氏好了。」

「那可不敢！我不如就叫你師父吧！」呂偉良又問道：「師父，這是什麼地方？」

「X市的郊外。因爲過去這裏是亂葬崗，人們都怕有鬼，所以平時極少有人經過。」老者苦笑搖頭道：「其實，世間那裏有鬼？人死了之後，都要離開這裏，到另外一個世界去的，如果每個人死了仍然留下一個鬼魂在這地球之上，你想想看，千百年來日積月累，我們豈不是要找個地方立足也不可以麼？」

老者這一番理論，就像呂偉良夢遊第二個世界一樣，可惜那疑幻疑眞的景象，已經逐漸在他的腦海中消失了。否則，他一定發覺老者的說法，與他的遭遇不謀而合。

過了好一會，老者又問：「你府上還有一些什麼貴親啊？」

「只有一位母親。」

「那麼，你一定要回去看看她老人家的。是不是？」

「是的！」

「這也應該，不過，我要提醒你一件事，就是我的一切，你不能向任何人提及。」

「這個當然！」

老者又說道：「你在樹林中曾經與人打架，可不知道警方會不會四處找尋你的下落！」

呂偉良反問道：「我在這裏多久了？」

「你躺了兩天兩夜，一直在昏迷中。」

呂偉良幾乎不敢相信這種奇蹟，但是老者言詞懇切，看來也不會欺騙他。況且，他既懂醫術，能够用古法將他從生死邊緣挽救回來，自然也不是一宗奇事！

呂偉良沉思片刻，終於又說：「我要回去看看母親，雖然冒險，也要一試，因爲父親死了之後，我們母子二人一直相依爲命。如果萬一母親以爲我死了，她可能會感到絕望而隨時會發生悲劇。」

老者嘆息道：「這也難怪的，也許我自小就沒有父母，所以看見別人有父母的，總覺得羨慕。但是，家庭的溫暖對我來說，眞的是太陌生了。好吧！你先回家一次，不要我等得你太久！」

「我明白了。師父，我一定會再來的。」

「不過，你要小心點，你傷勢還未好，你也可能是警方要找尋的人之一。」

「我會小心的。」

於是，呂偉良就決定偷偷返回市區一次。唯一的目的，當然就是爲了要看看他的母親呂老太。

所以，當他回到附近街口的時候，他首先撥了一個電話返家。

呂老太驚喜交集，驚的是門外有警探守候，喜的是自己唯一的愛子並未死去，他總算是有了下落了。

她抖聲問道：「偉良，你在那裏？」

呂偉良道：「媽，我就在街口附近，我怕你外出，所以先打個電話回家。」

「孩子，不要那麼大聲，門外有警探呢！」

「警探？」

「是的，他們要找你。」

「爲了打架的事麼？」

「不！夏探長說你殺了人！」

「殺人？」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這話到底從何說起？」

「官字兩個口，你不够他們說的，我勸你暫時不要回來。」

「但是，我希望能够見到你。」

呂老太嘆一口氣說：「我又何嘗不想見見你，但是，如果給他們見到你，正是秀才遇着兵，有理講不清，那時可麻煩啦！」

呂偉良覺得也有道理，但他自問沒有殺過人，警方可能又在大擺烏龍。因此他在電話中說道：「媽，你等着吧，我會很快就會回到你身邊來的！」

呂老太急忙說道：「你不要嘗試，這可不是講玩的，夏探長親自來過，不知道怎會在兇殺現場找到了你的指紋呢！」

呂偉良這才明白了一些，所謂兇案現場，大概就是大難才被殺的地方。當時呂偉良只是剛剛回到市區中來，根本亦未知他的好朋友石文滔等人亦已被害。他以爲那些指紋是可以解釋的，因此決定冒險回去一次！

當他回到街口附近的時候，並未發覺有警探，只有一輛可疑的汽車裏，有着數名彪形大漢的影子。呂偉良眼睛銳利，依稀認得出其中一人，從側面的印象，他好像是大難才的伙伴飛仔貴。

此人髮長過耳，頭髮熨得鬈鬈曲曲的，面無人色，穿得花花綠綠，好容易就可以認得出他那輪廓的。

飛仔貴跟其他三名不知名的彪形大漢一同坐在路旁的一輛汽車裏，似有所待。呂偉良當時的內心想：除了飛仔貴之外，其他三人可能就是要拘捕他的警探。

但是，飛仔貴爲什麼會跟警探在一起？也許是警探要他負責當場認人吧？呂偉良當時就這麼想。

不過無論如何，這班人對他不利却是無可置疑的。這街口是呂偉良通常返家必經之路，所以車子裏的人候在這裏，也十分合邏輯。

呂偉良獃在那兒想了想，立即就回頭走！

他仍然要回家去看看他的母親呂老太，但却要避過這班人的視線。

因此，他繞到後面的後巷裏去。還好，後巷一向就人跡罕見。於是，呂偉良拄杖到了後門，正擬舉手敲門之際，後門突然「呀」的一聲開了！

呂偉良又是平空吃了一驚！他以爲可能是警方的人早已佈下了請君入甕之局，幸而出現在門後的並非警探，而是呂偉良的母親呂老太。

老人家急忙揮手道：「快些進來！別讓他們看見你才好！」

那聲調又低沉，又焦急。呂偉良眞想不明白，她怎會在此接應？

呂偉良急步入內，呂老太小心翼翼地急急把後門關上了。

老人家又問：「有沒有人見到你？」

「我想沒有吧！」呂偉良道：「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前面呢！」

呂氏母子沿住後院的小徑，併肩走去。呂老太一邊走一邊嘆氣道：「這兩天來，你去了那裏？我担心到不得了！」

呂偉良約畧把無名氏救了他的經過說了一遍，老人家認爲那是神蹟，眞的是要劏鷄還神。

呂老太又說：「有個地方避避風頭，當然最好不過了，那你就暫時躲起來吧！」

「不！躲起來也不是長久之計，我要找出元兇來！」

「什麼？你這副樣子，還要去跟人作對？孩子，你別把媽嚇壞了！」

「你放心吧！我當然不會跟他們硬拚，但是，我也決不會就此罷手！」

「好心你別嚇我了，媽就只得你這麼一個兒子，如果你有什麼不測，叫我如何還活得下去呢？」

「媽，我自己會小心的！」呂偉良倒抽了一口氣，「所以，我一定要練好武功，我要做一個殘而不廢的人！」

「唉！練得好身手又如何？你的朋友石文滔不是懂得什麼空手道之類麼，結果還不是一樣死在亂棒之下！」

呂偉良怔了一怔，問道：「你說什麼？石文滔死了？」

呂老太道：「何止他一人？還有他二個助手也死得不明不白，只有你未死，這也眞是奇蹟！」忽然她又反問道：「怎麼你一些也不知道？」

呂偉良道：「這兩天以來，我一直在昏迷中，那兒深山野嶺，連報紙也沒有，我怎會知道市區中的情形呢？」

呂偉良一邊說，一邊在沙發上頹然坐下，他順手在几子上取過這數天以來的早晚各報，仔細檢閱着。呂老太則忙着跑進廚房裏去，爲兒子弄一點飯

菜。

慈母的情懷是很容易想像得到的，她一方面不希望自己的愛子遠離自己；另一方面又担心他被警方捕去要判坐牢。

呂偉良遍閱各報之後，已經稍爲明白過來。他拄杖走到窗前，輕輕揭開窗幃外望，又發覺對面馬路旁邊有一輛汽車停着，車內二名男子，其中一名是呂偉良所認得的警探！

這麼一來，呂偉良更加感到迷惑了。警探已然守候在這裏，那麼，街口那一輛神秘汽車又是什麼人？

呂偉良想深一層，很快就想到一個結論：警探固然要拘捕他，那班職業打手也以爲他是殺死大難才的人，所以要找他算賬！

呂偉良一想到了這裏，就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

毫無疑問，他正在前後受敵。他覺得，要向警方解釋，恐怕他們不輕易會相信！要跟那班職業打手正面拚搏，當然也是十分危險的事。

但是，他總不能坐而待斃，亦不能讓自己含寃莫白！

左思右想，呂偉良終於決定打電話給夏維探長，交代這件事！

夏維探長在電話裏忙着問道：「你現在什麼地方？」

「你不要理，先聽我解釋。」呂偉良說道，「我沒有殺過人，大難才不是我殺死的！」

「但我們在兇案發生的現場，找到你的指紋，你可以當面向我解釋嗎？」

「那指紋是我跟石文滔進去時留下的，大難才用電話約好了石文滔，談判購買火災內幕的消息；但我陪石文滔去到那間石屋時，他已經死在血泊之中。」

「可惜，現在連石文滔和他的伙伴也死了。」

「你的意思是，我根本就沒有解釋的機會，是不？探長先生。」

「那又不然！你先來見見我，我們警方做事，一向尊重事實的！」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好吧！你等着，我希望不會令你失望！」

電話掛斷了！

這時候，呂老太也由裏面走了出來。一桌飯菜已經擺開在飯廳裏；幾個小菜都是由雪櫃取出來再度蒸熱的。時間已經接近黃昏，呂老太就是担心餓壞了她的兒子！所以以最快的方式，把飯菜弄好，先讓呂偉良吃了一個飽再說！

呂老太知道呂偉良曾經打過電話給夏維探長，他問：「你眞的要去警局？」

「不！剛才在電話裏聽探長的口氣，他似乎已經肯定我是個殺人兇手，在這種情形下要向他解釋，只怕令他難以入信！」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

「還是先回到師父那兒去，現在也只有他那兒可以收留我！不過，我可能永遠躲起來的，所以，我短期內一定再回來，希望你保重，媽。」

呂老太淚盈於眶，道：「你要怎麼樣，我再也沒有意見。我只要你平平安安，那我就安樂了。」

黃昏時候，呂宅的電話突然響起來！

呂老太跑過去接聽，是探長打來的，也許他在警局裏等呂偉良等得有點不耐煩了。

他問：「呂偉良呢？」

呂老太答：「他沒有回來！」

「別騙我，我知道他已經回來了。」

呂偉良站在一旁，隱約也可以聽到電話中的聲音，他心裏一凛，知道探長可能已經查出了電話的來源。

呂老太比他更驚，連聲音也變得有些發抖。她回答道：「我不知道你說什麼，我的兒子幾時回來了？」

夏維笑道：「不要騙我，我知道他是個孝順的兒子，一定會回家探望你老人家的。別開玩笑了，快叫他聽電話吧！」

呂老太正感進退維谷，呂偉良就想把電話聽筒接過來之際，突然有人敲門！

那時候，呂家還未養狗，獵犬「多利」也未曾成爲呂家裏的成員，所以門外並沒有狼狗把守，有人到了門前仍未知道！

「格格格，格格格……」

敲門的聲音，一陣急似一陣！

呂偉良跑到門後去，透過門眼窺伺一下，發覺門外是那二名久候在汽車中的警探。他們是剛才在汽車中接到夏探長的無線電話，跑進來找呂偉良的。雖然他們對夏維說呂偉良未見返家，但夏維推測呂偉良早一陣子可能已潛回家中。

呂偉良立卽打手勢示意他母親把電話掛斷；呂老太好像也明白了。

但是，夏維也好像在電話中聽到了那種陣陣敲門的聲浪，他說：「替我安慰你的兒子呂偉良，我不會難爲他的，只要他乖乖的跟我的下屬回來，向我們警方錄下一些口供，他就可以回去……」

呂老太也不等他說完，電話立卽掛斷了。

呂偉良低聲對她說道：「外面的是二名便衣警探！」

呂老太嚇慌了手脚，焦急地問道：「那怎麼辦呢？」

「媽，我不能落入他們的手上，我還是走吧！你自己要小心保重，待事情過去了後，我總會回來的。」

呂偉良說着，已走向了後門那邊！

夏維探長又再打電話到呂宅來，但沒有人接聽；門也仍然有人在用力地拍，只是沒有人去理會他們！

呂老太含淚哽咽道：「孩子！你自己也要保重，不要媽掛念你啊！」

「媽！你放心吧！很快就沒有事了，我回到師父那裏，我就會替自己伸寃。」

母子二人邊走邊談，不經不覺已走到了後門之旁。

前門的敲門聲有如雷動，他們在後院裏也可以清楚聽見。

呂老太一邊打開後門門閂，一邊說道：「孩子，快走吧！聽說這裏的警察最喜歡毆打疑犯迫供的，我也不希望你們落入他們的手中。」

呂偉良側身閃了出去，臨別時猶依依不捨地對他母親說：「媽！我很快就會回到你身邊來的，我要爲自己洗罪，也要替石文滔和蕙文他們找到幕後人報仇！」

呂老太老淚縱橫，哽着咽喉，說不下去！但是，此時此地，她也不知道說些什麼好；呂偉良從她那淚水盈盈的目光中，已經可以領畧到她的意思！

呂偉良握着他母親那發抖的手，實在也不忍離去，但形勢如此，又有什麼辦法？終於他回頭就走，走向後巷的巷口那邊去！

呂老太還沒有把後門閂好，她倚在門旁，瞪住兒子的背影，默默地爲他祝禱！

突然間，淚影模糊中，她好像看見有數名彪形大漢自隱蔽處衝出來，向她的兒子襲擊！她忍不住尖聲狂叫！

是的，那並非呂老太的幻覺，的確有人在那條橫巷裏埋伏。他們正是飛仔貴那班人。由於他們在街口離遠看見警探敲門，呂家久久未有人應門，想到事情有變！

當初他們也不過以爲呂老太可能會由後門遁去，後來竟然意外地發現呂偉良由裏面出來，因此他們便不動聲色，在後巷的黑暗處埋伏起來。

呂偉良正要透出巷口，向住大街走去，突然聽到背後傳來一陣急促步聲，心裏已感到不妙；回轉身來，飛仔貴等四名大漢，已將他團團圍住！

呂偉良這一驚非同小可，無論如何他也不是這幾個人的對手！再加上聽到他母親呂老太的一聲驚叫，登時爲之心慌意亂起來！

就在這時候，四名大漢中有一人說道：「小子，乖乖的跟我們走！否則你就會死在這裏！」

呂偉良正要發問，突然又聽到他母親一聲慘叫，原來呂宅後門附近也埋伏了數名大漢，他們看見呂老太尖聲狂叫，欲加制止；但呂老太似乎有意要令到前門的警探聞聲趕來。因爲她可以看得出這班人一定不是警探，現在只有警探才可以營救她的兒子。雖然落入警探的手中，她的兒子就可能要坐牢，但坐牢也總好過給人活活打死啊！

就是這樣，所以呂老太便不歇地狂叫「救命」！埋伏在隣近的職業打手們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已然無從制止，一時情急，手起刀落，便一刀揮插過去！

只聽得呂老太一聲慘叫，立卽倒斃在血泊之中；這一邊，呂偉良在心慌意亂中，急往後衝，就要過去看看他的母親！

可是，那四名職業打手那裏肯輕輕放過他？一聲呼喝，四人齊上！

呂偉良迫於無奈，唯有揮動手中枴杖反擊！

但是，那時候的呂偉良決不是今天的呂偉良；那時候他的武功固然低劣，戰鬥經驗更是少之又少，所以剛動手，就立卽處於下風！

四名職業打手都是富於戰鬥經驗的，面對的却是一個殘廢者，自然是不費吹灰之力。他們合力把呂偉良挾持出那條後巷，接近巷口的大街路旁，一輛車子早已候在那裏；他們把呂偉良推擁上車，車子立卽開走！

另一股襲擊呂老太的歹徒，看見同伴得手，也紛紛撤出後巷！

可是，就在這剎那間，二名探員已經因爲聞得呂老太的狂叫聲，撞倒前門，衝了入來！

時在黃昏，天色將黑未黑之間，二名探員循聲撲到後院，離遠已經看見後門洞開，地上倒斃血泊中的，正是呂老太，不由得大吃一驚。

探員飛撲到後門之外，看見數條人影正在後巷飛奔，立卽高聲喝道：「站住！不准動！我是警探，你再走我就開槍！」

可是，正往巷口飛奔出去的人，並沒有理會他們的警告！

警員中一人立卽發射了一槍！

「砰」然一聲槍响，子彈射向天空。這是警告性的；但那班亡命之徒仍不加理會，因此，當第二响槍聲過後。便有一人倒了下來！

另一名探員蹲了下去，觀察看呂老太的傷勢；可惜這可憐的老婦人傷在要害，經已氣絕身亡！那



探員只見她雙目朝天，口部張開，好像有什麼要說，又好像死不瞑目！

於是那探員把她輕輕放下，急步衝向街口，協助他的同事去追捕在逃的歹徒！

那班歹徒雖然聽到槍响就雙足發軟，仍然拚命奪上路旁的另一輛汽車。二名探員急急追至巷口，見狀又是連聲喝止！

雖然警探捉歹徒往往習慣了先發警告，無奈亡命之徒都是半痴半聾的；那數名歹徒一湧便擠進了汽車裏去。探員眼看車子就要開走，迫住又接連發射了幾槍！

子彈擊破車窗玻璃，射進了車廂之內，歹徒中已有二人中槍斃命；但是，車子終於匆匆開走了！

由於大街之上車多人衆，二名探員追出巷口時，眼看目標已遠，也不敢再胡亂放槍！

二名探員非常有默契地分工合作，一名去致電報告總部；另一名回頭走回後巷裏去。

走進後巷的一名探員眼看傷倒地上的一名歹徒奄奄一息，他立即蹲下來將他扶起，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劉三。」那歹徒氣如游絲答了探員的問話。

探員又問：「住在那裏？」

「北區。」

探員若有所思，急急問道：「你可是北虎堂那一夥人的打手？」

「……」那傢伙點點頭，却是說不出話來，便軟了下去！也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那叫做劉三的歹徒竟然也流出了眼淚！

探員憑經驗知道他已經死去！把他放下。

不久，大批警方人員聞訊趕到現場，其中當然就有夏維探長在內。

夏維責備二名下屬做事不夠機警，他們既然有兩個人，為什麼不分一前一後？如果當時有一人走到後門這邊來，呂偉良的母親呂老太固然不必死去，就是呂偉良亦未逃得了。

雖然呂老太和那歹徒都沒有在臨死之前說出呂偉良的名字，但是，夏維相信呂偉良一定曾經回到家中來。最後在途人的口供中知道早些時已有人將一名跛子挾持而去，夏維更確信他的判斷不會錯。

於是大隊警員開往北區，所有「北虎堂」黑社會人馬平時可能到達的地方，都被警方人員包圍搜索。

「北虎堂」就是大難才、飛仔貴等人的幕後支持者。被探員槍殺劉三，很快亦被有經驗的反黑探員認出是屬於「北虎堂」的黑社會打手之一！

因此，夏維探長亦以為可以在「北虎堂」的活動地區範圍之內，找到呂偉良和綁架者的下落。可是，搜了大半晚，也毫無所獲！

夏維探長的一名屬下，在北區一條橫街裏截到了一名飛型青年。這位探員自然知道他是「北虎堂」的黑社會份子。因此，探員喝令站住！

那青年毫無反抗，站了下來。探員趨前表露身份，要那青年舉高雙手，面向牆壁，接受搜身。青年也依足他的說話去做了。結果，青年並無武器！

這時那青年才問道：「警探先生，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嫌？」

探員說道：「我懷疑你是不良份子，請你跟我走！」

「我沒有空，我約了女朋友看電影。」

「沒有空也要去，這是公事。我知道你是北虎堂的人，有幾句話要問你。走吧！」

「你有什麼証據？我說我不是壞人，我也有正當的職業！」

探員很生氣，因為他確信這是黑社會份子；剛好迎面又來了一位探員，他們都是同時奉命分頭在北區各街頭兜截可疑人物的。

二名探員招呼一聲，立即合力將那青年扣上手鐐，推入一處梯間去！

青年驚問道：「你們要將我怎樣？」

「你大概多少也知道我們警探對付壞人喜歡怎麼樣做的！」一名警探舉起斗大拳頭，在那青年眼前搖幌着！

「你們沒有理由打人！」青年說道。

「對付壞人有時是無須講理由的。」探員揪住他的衣襟質問：「你們北虎堂除了北區幾個架步之外，還有些什麼地方可以藏人的？」

「我不知道！」

「你也許活得不耐煩了！」話猶未完，「蓬蓬」兩聲，接連有二拳向住青年的腹部痛擊！

青年痛極而叫，引起了過路人的注意，於是有人湊過來看熱鬧！

另一名探員勸開人羣，但人羣中竟閃出了二名大漢直撲過去，自懷中拔出鐵尺，喝一聲便狂毆猛打！二名探員一時來不及防範，當場有一人被擊重傷！另一名手急眼快，立即拔槍！

圍看熱鬧的人見狀大驚失色，紛紛走避！二名手持鐵尺的大漢當然就是「北虎堂」人馬

，他們路經此地，看見同黨被人欺負，難免要替那青年出頭。但是，後來一看見青年手上扣有手鐐，這才明白對方原來是警探！

但那時已經勢如騎虎，唯有一不做二不休，希望可以先發制人！

可是，拔槍的警探由於形勢危急，也無考慮餘地，「砰」然一聲响，其中一名企圖用鐵尺追擊他的大漢，立卽倒了下來！

那大漢腿部中了一槍！

另一名大漢與那名扣上了手鐐的青年阿飛，乘着混亂之際，混入了人羣中逃走！

但是，剛才那一聲槍响，立卽驚動了附近的警探們，紛紛由兩街街口兜截過來！

當時整個北區就是在警探的控制範圍之內，由於夏維一定要找到綁架呂偉良的人，所以當晚出動的人數也特別多。

因爲那飛型青年雙手扣有手鐐，警探一看見他就心裏明白，結果當然逃不掉！

梯間裏，鳴槍的警探也把傷倒地上的歹徒制服！追問之下，才知道他們「北虎堂」還有一個秘密架步隱藏在北郊的農莊裏。

於是，大批警探在夏維探長的率領下，由那名受傷的「北虎堂」人馬帶路，開往北郊。

這受傷的黑份子，當然也是個有經驗的打手。也只有有經驗的打手，才知道不說實話的苦頭。因此，他不必警探費唇舌，也供出了一切。

這世界就是充滿了矛盾的！警探對付壞人要是不够狠辣，可能吃虧的就是警探。所以大多數人絕不反對警探用拳頭對待那班壞人。但是，偏偏有不少警探先生們習慣了惡騰騰的作風，於是在對待一般良善市民也「習慣成自然」，豈不叫人爲之啼笑皆非？

× × ×

呂偉良在驚濤駭浪中，被人用車子載走。

現在他止被人拷打、盤問。中間甚至有一段時間昏暈過去！

呂偉良不知道對方是什麼人，因爲整班人之中，他只認得一個飛仔貴！所以他在猜想面對着的這一班惡人，可能都是「四大天王」那個職業打手組織的人。其實，「四大天王」只是指飛仔貴和大難才等四個結拜兄弟而已；他們同是屬於「北虎堂」的一個分支！

「北虎堂」是雄霸北區的一個黑社會組織，現在他們就要從呂偉良的口供中獲得大難才的眞正死因。因爲這個黑色組織的首腦人物並不同意警方的說法，他們不相信呂偉良可以殺死大難才。

但是，警方既然在兇案現場找到呂偉良的指紋，他們自然想到呂偉良可能會知得較多。故此，他們才會派人設法把這跛子抓來問個明白。

可惜呂偉良什麼也不知道，他只能說實話，那就是他的朋友石文滔準備收購大難才的情報；但當他們去到的時候，大難才已經遇害了。

不過，呂偉良這一番口供，並未能令到「北虎堂」的黑頭子置信！因此，呂偉良就無可避免地，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毒打！

當呂偉良被人又一次用冷水潑醒了之後，又聽到有人問道：「石文滔爲什麼要查究誰人放火這件事？」

「因爲那一場大火，令到他工作的保險公司損失了不少錢。」呂偉良說道：「所以石文滔要查出幕後的眞相。大難才既然說有消息向我們提供，我們又有什麼理由殺死他？」

那黑頭子想了想，似乎也覺得頗有道理。因此說道：「那麼，大難才死前在電話中，有些什麼透露？」

「沒有。」呂偉良又說，「雖然當時聽電話的是我的朋友石文滔，但我在旁邊也可聽到大難才說一定要訂好價錢，才可進一步提供可靠的消息。」

黑頭子禿頭凸眼，只見他怪眼一翻，瞪住飛仔貴問道：「你可知大難才的消息如何得來？」

飛仔貴搖頭道：「我不知道。不過，我們四個人自從在石屋分手之後，大難才好像說過要到西區去找一個人。」

「他有沒有說過要找什麼人？」

「我沒有聽淸楚。」

黑頭子又轉而問其他二名大漢。呂偉良認得那二名大漢是與大難才、飛仔貴，一齊在石屋中出現過的。但是，二名大漢也答稱不知。

黑頭子沉吟道：「對方先殺大難才，再殺石文滔等人，這無疑於告訴我們，他們就是放火燒屋的人。看來他們一定是已經知道了有人澈查整個事件的眞相，所以着慌起來，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個當然可以再殺二個，三個……」

就在這時候，突然有個大漢走入來，對黑頭子報告說：「警方包圍了我們這農莊！」

黑頭子面色立卽變得一片青白。

他正要說些什麼，門外夏維探長已經利用擴音機勸他們投降。

黑頭子道：「我們有多少彈藥？」

人叢中有人道：「三支手槍，十多個手榴彈，百多發子彈，一支鳥槍，其他的都是刀棒而已。」

呂偉良心裏一凜，忙說道：「你們何必反抗？反正逃不了，可不一定要送死！」

「你說什麼？」黑頭子大眼睛一睜，彷彿有如一對小燈籠！

呂偉良道：「可不是嗎？警方的彈藥可以源源供應不絕，你們如何抵擋得了？趁現在罷手，總不會錯的。否則，便只有同歸於盡，對誰都不會有好處！」

說話間，一隊警探首先衝了入來！

黑頭子慌忙叫喊，同時也拔出了用作自衞的一支手槍！

呂偉良看得暗吃一驚，立卽不顧一切，飛身直撲過去！

黑頭子不虞有此一着；因爲當時呂偉良手無寸鐵不特已，甚至用以支持走路的拐杖，也被人拿開了；他只能坐在一張椅子上！

呂偉良一撲到黑頭子的身上，首先把手中的手槍托高！朝向了天花板！

「砰」的一聲槍响！上面的瓦片被擊得「嘩啦」的連聲作响！

呂偉良也不知從何而來的一股神力，緊緊拉住黑頭子的手腕不放，因此，黑頭子的手槍完全失去了效用。

其他屋子裏的「北虎堂」人馬，正擬反抗，但可惜太遲了，警探已經控制了現場。

一干人等全落網，呂偉良自然也不例外，一併被帶返警局！

夏維探長又一次立下了奇功！

毫無疑問，夏維是一個出色的警探首腦。他有勇亦有謀。當時要不是他先行部署妥當，然後佯作利用擴音機招降，他的手下一定遭到反抗！

但是，當屋子裏的歹徒聽到探長的廣播時，穿上了避彈衣的探員已經用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了入來！

「北虎堂」的人馬，就是在這種毫無防備的情形底下，變成了階下之囚！

這班人之中，曾有人用刀插死了呂偉良的母親呂老太，也有人以鐵尺擊傷警探，更有不少積犯。所以，他們的命運，自然是可悲的！

但是，「北虎堂」的人馬被警方一網打盡，並不就表示一切都已經了結。相反，警方却從這班人的口供中，得到了一個新的綫索！

起初警方懷疑呂偉良是殺死大難才的兇手；現在夏維也相信這件事與呂偉良無關。呂偉良只不過是跟石文滔在一起的。如今石文滔和他的伙伴已經死了，那麼，兇手又是誰？

夏維同意「北虎堂」黑頭子的看法，殺死大難才與石文滔的，都是同一幫人做的；那一幫人，極有可能就是縱火者！

事情發展到這裏，所有的綫索似乎漸漸歸結而成爲一條了。

於是，夏維探長在呂偉良的提供下，把大業主冼仁召來問話！

可是，冼仁似乎早知會被牽連，所以在接到警方的通知之後，毫不感到意外，帶同他的律師到警局來見夏維探長！

冼仁被證實一直住在郊區別墅裏，警方自然不會在他那裏得到什麼綫索。尤其是在律師的引導下，每一句說話都想過才說，夏維探長無奈他何！

表面上看來，被燒的樓宇是冼仁的物業，他沒有理由僱人放火燒燬它！

但是，呂偉良懷疑到冼仁的身上去，也不是沒有理由的。他曾經在一些災民那裏獲得證實，就是當那幾幢舊樓被燒焚之前，曾有人自稱是業主的代表，要求他們遷出！

要求居民遷出的理由是：業主準備把接連幾幢舊樓拆掉，趁住地價好景之際，重建二十多層高的高樓大廈。自然業主會補償多少金錢給住客！

可是這次提議並未獲得住客的同意，因爲一方面補償得太少，另一方面就是目前的環境找地方搬遷實在並不容易。

但是，現在是「天災」，業主已不必補償，住客還可以獲得政府的安置，住進政府的廉租大廈裏去，在另一方面，業主已然購下了巨額的火險，自然可以獲得保險公司的賠償！

夏維探長覺得呂偉良這種推斷並非無稽之談，而且十分有道理，那麼，縱火者卽使不是冼仁，也必是冼仁暗中僱用的人！

夏維探長想到這裏，也就難怪保險公司要派出私家偵探石文滔等人明查暗訪，希望找出一些人證物證來。可惜石文滔等人未有頭緒，便死得不明不白，呂偉良雖然大難不死，到頭來也遭遇到了極大的不幸——他的母親呂老太却死了！

呂偉良在悲憤交集中，替他母親辦完了喪事！現在他可以說是無牽無掛了，但是心靈的創傷，却是永遠無法彌補的，卽如他的腿傷一樣，勢將給他留下永誌難忘的印象！

呂偉良雖然答應過夏維，在他母親的喪事完畢之後，便到警局裏去協助他們破案。但是，呂偉良喪事進行中，面對着他母親的屍體，他却突然之間改變了主意。

他覺得這個世界有太多的事都是充滿了矛盾的。例如：大難才是個職業打手，甚至可能殺過了人，是個殺人兇手，但是，當警方發覺他被人殺死時，就爲了緝捕兇手歸案，而鬧翻了半個都市。

雖然至今爲止仍未找到眞兇，但是，與此有關連的幾個好人——即如呂老太和石文滔等等，却又死得不明不白。這到底爲了什麼？

不過是爲了那一把不明來歷的火！

一切證據已經表明這是大業主洗仁的陰謀，偏偏他有錢，有律師爲他辯護，更有所謂「時間證人」，而警方，却因爲找不到他僱請的人，而無奈他何！

好人與壞人往往連三歲小孩子亦可以分辨得出，但是，法律往往却又無力維護好人，而有太多的漏洞給壞人去加以利用。

這個世界就是這麼樣的不公平！

呂偉良就是由那時候開始，對壞人充滿了憎恨，對法律並不放在眼內。

他覺得：這個世界無論那一個國家，那一個地方，都沒有一種完整的法律。

他覺得：越是文明的地方，就越多糊塗事，越是有錢的人，就越懂得利用法律。雖然有錢人未必就是壞蛋，但萬一又有錢又壞蛋，這種人往往就會令到執法者無所施其技！

於是，呂偉良開始對那些爲富不仁的人產生了極大的反感。已然警方和法律都無奈他何，爲什麼他不可以利用他自己的方法去對付此等壞蛋？

呂偉良一想到這裏，他就咬實牙齦，黯然離開了市區，跑回到他師父那裏去！

也許他做錯了，當時如果他不是憤然離去，說不定警方會在他的協助下，把放火的幕後人找出來。但是，他也再三想過了，警方有時並不一定有所偏袒那些有錢人，只因爲他們是個忠實的執法者，有時明明知道對方是個罪犯，但往往面對一些善言巧辯的律師，就會眼巴巴的看着罪犯大搖大擺的由法庭裏走出來，而徒呼奈何！

呂偉良不想再浪費時間，因此就由那個時候開始，他失蹤了一個時期！

在他失蹤的期間內，自然就是他跟隨他師父習技的時候了。

他極力忘記過去的一切悲慘事蹟。雖然，呂老太和章蕙文等人的印象，不時自腦海中出現，他也漸漸學會了「化悲憤爲力量」，全心全力去學好他的拳脚功夫！

當然，這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的事，只因爲他不是一個四肢健全的人，許多地方感到不便！但難得的是他的剛毅苦練的精神。

更難得的，就是他的師父無名氏也是個跛了左腿的人，由他創出來的武功，一招一式全都極端適合了呂偉良學習。

因此，呂偉良的進度極快！加以一心向學，摒棄了雜念，日以繼夜的苦練，眞的是做到了一年等於十年的地步。

無名氏是個怪人，他從不與呂偉良談什麼親情，也許這是由於他本身根本就沒有親人的緣故。他只要呂偉良用心苦練他創出來的「獨脚武功」以及他的「鐵枴絕招」！

一年過去了，呂偉良的武功大有進境！

當初呂偉良在對拆中，連站也站不牢，但是現在，他一個筋斗可以騰空翻起數尺。

無名氏仍然感到他低能。他對呂偉良說道：「我們同是殘廢人，跳躍翻騰的武功是不可少的。否則，在意外事件中，我們的另一條腿就有可能被人弄斷。我記得，我練這項『單足跳躍』的招式時，一年之後可以一躍逾丈，現在你却只有數尺高。你心裏到底在想些什麼？」

呂偉良默然無語！因爲他知道師父的個性，他不能反駁的，否則就會被跌得更厲害！

當然，一年了，還有什麼不了解呢？所以，呂偉良只有站在一旁任他責備！

無名氏又說道：「我已經差不多八十歲了，你以爲我還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下去？等到我死了的時候，只怕你不能把我的武功學上一半。」

呂偉良一直未聽他說出自己的年齡，現在一聽竟是八十歲，不由得怔了一怔！要不是他說了出來，呂偉良還以爲他頂多只有六十左右而已。

無名氏很少有今天這麼健談。他起初是有點生氣，漸漸又變得異常的慈祥。

他對呂偉良說道：「我知道你的內心充滿了仇恨，你的母親，你的愛人，都死得不明不白，你甚至連自己怎麼樣會變成殘廢的，也莫名其妙，是不是？」

「……」呂偉良垂下了頭，不作聲。

無名氏又說：「我一直沒有告訴過你，我是不贊成人家報仇的。即如我，如果我要報仇，仇人正多着，我也不會躲在這裏。但是，『寃寃相報何時了』？這世界的慘事已經够多了，有些地方長年長月的打仗，老百姓一直在砲火底下求生存，有些地方的人則長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有如井底之蛙，根本不知道這世界有多大。所以，像我們這樣，已經算是幸福了。起碼在我們這周圍聽不到連天砲火聲，也還可以自由自在地，呼吸一口新鮮空氣！

「你有沒有想過一個人死了之後，對死者周圍的人有些什麼影響？

「你有沒有聽過一些孤兒寡婦的哭泣聲？只要你再想想他們的一切，你就會覺得報仇是多無聊的事。當然，犯罪的人是要治以應得之罪的。但是，每當我想起一宗悲劇的發生，我就難過！

「我希望你學好武功之後，不要斤斤計較於報仇雪恨，最重要的，應該是爲人除害，替社會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而不要把私仇看得太過重要！

「當然，我不一定要你依照我的意思去做，你有你的想法，我的意見只供你參考，我從來不希望別人跟足我一樣的。我知道你是個有理智的人，希望你在這混糟糟的世界裏，創造出一點奇蹟！

「我也許太嚕嗦了，你繼續練習吧！

「罵完了你，我覺得要讚你幾句了。你實在是有點聰明的，只因爲我的要求太高，你便變成了低能罷了！」

無名氏一口氣說到這裏，呂偉良半句說話也沒有說過！

他當然不會因爲師父這一番教訓，而忘記了母親的殺身大仇。但是，無可否認，這一番說話是十分富有哲理的。

因此，呂偉良在默默無言中，已將無名氏這番教訓牢牢記在心中。

在以後的一段日子裏，無名氏把更多的武功傳授給呂偉良，也對他說出了更多的人生哲理。使到呂偉良大有「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之感。

事實上，呂偉良在以後的待人處世態度方面來說，也有很多是受了他師父無名氏的影響的！

無名氏有一次跟他談到「俠義」的眞義，使呂偉良澈底明白到什麼是「俠」，什麼是「義」！

無名氏說：「眞正的俠義行爲，是最爲世人所敬仰的，不是自鳴不凡，武功高人一等就是『俠』。眞正的俠士，應該是不畏權奸，不怕艱難，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才是大丈夫所爲，講到義氣，自然就是要做到濟人之急，救人於危，而決非市井黑社會中人所說的那一套！」

呂偉良在後來的俠盜生涯中，常常不循正軌，做他要做的，說他要說的，不畏權奸，不怕邪奸，也就是受到了無名氏的思想影響！

是的，無名氏對於呂偉良的影響實在太大了，無論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或多或少的有所影響，當然，有些地方他是不像無名氏的，那是生活習慣與個性養成問題。

例如無名氏過的是退隱的生涯，他與塵世間隔絕，但呂偉良却在往後的日子裏，活躍於大都市的社交場合中。

當然，呂偉良所以活躍於社交場合中，亦有他的目的，那就是要打聽一個爲富不仁的奸商，然後，伺機向他下手。得手後的金錢就拿去救濟貧窮的人。

當初他的刦富濟貧行徑，並不太明顯。被刦者，都是一些奸商，私梟之類，甚至有很多根本不敢報警，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這輩所担心的，當然就是怕他們的不法勾當也被警方揭發！

漸漸，呂偉良的行動越來越大胆。由於他用的是一枝鐵枴杖，所以「鐵枴俠盜」這名字，也就逐漸流行起來！

呂偉良離開他師父無名氏，是在他跟無名氏習技之後的第三年，無名氏在安睡中與世長辭。臨死之前，無名氏半句遺言也沒有。有的，在平常的日子裏也都說過了。

呂偉良於是把他埋葬，然後才返回市區來。

在警方的檔案中，他已經被列爲失踪者，有人說他已遭黑社會的毒手，也有人推測他無胆再留在這個都市，早已偷渡到外國去，以避免被黑社會的人尋仇。

可是，三年之後，他又回到這鬧哄哄的市區來！實在也使人無法不感到意外！

三年以來，沒有人知道他去了那裏。在一切出口旅客的名單中，警方都找不到記錄，在一切身份不明的死者之中，警方也找不到那一具是屬於他的屍體。所以，他只能被列爲「失踪者」！

事實上，這三年以來，也眞的一直有人在找他！除了警方之外，還有人找他。他們就是一幫黑社會人馬，自然就是殺害大難才和石文滔這等人的黑人物。

但是，多時以來的明查暗訪，無結果，人們差不多已經逐漸忘記了這個可憐的跛子！想不到三年後的今天，「鐵枴俠盜」這個綽號竟然不斷的被人提及，報章也不時刊出他的消息，這給許多人敲响

了警鐘！

警方在通緝這個江洋大盜，市民也在談論這個敢作敢爲的大俠！到底他是歹徒？是俠還是盜？人們都在紛紛爭論！

其實，他，是「俠」，亦是「盜」！

最初，由於他神出鬼沒，來去無踪，沒有人知道他是跛足的，等到有過好幾次人家發覺他只得一條腿是完整的，而手中還有一枝鐵枴杖時，市民們就給他改了「鐵枴俠盜」這名堂！

但是，這只是市民們的稱頌，他從來就不曾想到風頭如此之勁！

他甚至把刦得不義之財，交給養老院，孤兒院以及許多貧苦人家，也從不留名。他只覺得這是值得做的，無論怎樣危險也去做！

漸漸，夏維探長受到越來越多的譴責，這些譴責當然都是來自所謂「上流社會」的。因此，他不能不加緊緝捕這個人歸案。

任得夏維怎樣想，他也無法相信這來去如飛的「鐵枴俠盜」竟然就是呂偉良。

不過，這一天他突然接到一個電話。他辨認不出電話中人是誰的聲音。

當時那人說：「你可就是夏探長？」

「是的，你是那一位？」

「暫時不要理我是誰，好嗎？這裏請你先答我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洗仁還活着嗎？」

「洗先生當然活着，他現在是社會上有名譽，有地位的巨商！」

「三年前的事，可不知你還記得否？」

「三年前的事？」夏維怔了一怔，他忽然想起了，於是問道：「你可是呂偉良？」

「不！我不能對你說出我的身份，我只想你答覆我的問題。」

「你有什麼問題？」

「爲什麼你不拘捕洗仁？」

「拘捕他？我們爲什麼要拘捕他？」夏維說道：「他又沒有犯法！」

「他有的，他有犯法，只是你抓不到證據，所以沒奈他何罷了。如果你還有一點正義感的話，請你再聽我說一次，三年前的一場大火，是他用錢去買通黑社會的打手，偷偷放火的。」

「你有什麼證據？」

「當然有的，如果你要找證據的話，今晚請靜靜派人到洗仁的郊外的別墅去！」

「什麼時候？」

「半夜十二點！」

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

到了那晚半夜時份，洗仁的別墅裏，突然出現了怪事！

洗仁睡到半夜，突然被人叫醒，矇矇矓矓中，他似乎聽到：「洗先生，有人找你！」

迷濛燈光中，他似乎看見一個少女自房門口走入來，他立即問：「你是誰？」

那少女道：「我姓章，叫章蕙文！」

那聲音低沉，而又充滿了傷感！

洗仁記得三年前在報章上見過火災犧牲者章蕙文刋在報端的艷容，眼前這少女的輪廓果然就似了九分，難怪吃了一驚！立即坐直了身子！

他的妻子早已死了，這臥室中，就只有他一個人睡在這裏。

燈光是那麼的陰暗，他從夢中醒來的視綫又是那麼的模糊！

那少女好像幽靈似的，一步一步的，迫向他床前！

洗仁要後退，但剛剛把他叫醒的人，却在他背後用刀指住他。他回頭一看，幾乎嚇得昏了過去！原來那人竟是鬼故事中的牛頭馬面，那樣子醜陋不堪，令他渾身毛管倒豎！

少女站在床前，沉聲對他說道：「洗先生，我死得好苦啊！」

洗仁囁嚅着，無言以對。

「是你害苦我的，你記得嗎？」那少女嘆了一口氣，說道：「這三年以來，我的寃魂一直不息，那是因爲我無法獲得歸宿！」

「那……你想怎麼樣？」

「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道的，就是死得不明不白的人，在三年後要找個替身！」

「什麼？你……」洗仁渾身在發抖，「你不要走過來！」

「除非你把實情告訴這位鬼大哥吧！否則，我進不了天堂，又入不了地獄，叫我不找你做替身又怎麼可以呢？」

洗仁在神志模糊中，終於道：「是的，是我叫刀疤勝那班人去放火的，但是，我的目的，只是迫那些房客遷出吧了，並沒有意思要害死你的啊，章小姐。」

「那麼，石文滔和大難才他們呢？」

「爲什麼你要問起他們？」

「因爲他們也快要來了。」

「什麼？他們……他們也來這裏幹什麼？」

「大概，又是要找閣下算算舊賬吧！」

「不！不！那不關我事啊！我早已警告刀疤勝那班人，叫他們不要做得太過份。但是，誰知道他們竟然一不做二不休，竟把事情越鬧越大了……」

洗仁話猶未完，電燈突然大放光明！

站在床前的，只是一個稍經化裝的窮家女，並非章蕙文，當然不可能是鬼魂，她只不過是受了呂偉良的擺佈，演出了這一幕。

那個「牛頭馬面」的鬼大哥，就是呂偉良扮的，他把面具脫下，手中「刀」不過是一張銀光閃閃的紙片而已。

一隊由夏維探長親自率領的警探，已經衝了入來，剛才洗仁的說話，已經透過了擴音儀器，傳播到外面去，所以他們都聽得一清二楚。

擴音設備也附帶錄音的，這些儀器都在床底下。當然，這些也是呂偉良安置的。

他化了不少時間，從各方面的黑社會中偵查，才查出了西區的黑社會和北區的黑社會曾經發生磨擦，但後來經過某方面的調解，已經沒有事了。但是，呂偉良無法證實放火和殺死石文滔等人的兇手是誰，左思右想，只有用這個方法。

他知道每逢周末，洗仁都必在別墅渡宿，所以他事先把迷藥放進了下人們的飲食裏，讓他們熟睡如猪，以方便他安排這一切。

現在，洗仁當然無話可說，而刀疤勝等西區黑人物。亦在不久之後，一一被警探拘捕。這三年前的懸案，想不到今時今日又揭起了另一高潮！

夏維探長獲得上級的大力讚許，認爲他不愧神探，社會人士又在宣揚他的豐功偉績。但是，誰知道幕後的眞正功臣是一個跛子？

呂偉良不喜歡出風，頭他不會忘記他師父無名氏的教訓：要多做一些對社會人類有意義的事，不求名，也不求利！

於是，在往後的日子裏，這位「鐵枴俠盜」雖然不斷在跟夏維探長鬥法，但是，夏維在內心裏是同情他的。

可惜夏維本身是個警探，而警察是個執法者。爲了法律的尊嚴，他就不能不執行他的任務。因此，呂偉良就先後有過許多次落入他的手中，此中雖然有過不少次輕輕溜掉，但畢竟「上得山多終遇虎」，呂偉良到底也無可地避免，成爲有案底的人。

但是，那已經是後話了。

後來，呂偉良一直過着亦俠亦盜的生涯，從來未有停止過！

他雖然入過獄，但漸漸學乖了。他學得避過法律的追究，也做得更加周密。只是一直以來，他都遵守一個原則：就是一毛錢也不能據爲己有！

所以，市民們都在稱頌他，說他是眞眞正正的大俠盜！

他値得人們讚賞的，不但是刦富濟貧，而是對付惡勢力，對付奸商，對付私梟……等等，多方面的協助警方破案！眞眞正正的造福於市民，就是從來未得過什麼好處，有的只是人們的稱讚而已！

（本篇完）

金獅吼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秦紅·文
培新·圖

問鼎金獅爭獻藝

英雄揚威，逐ㄓ中原，請到此地來
恩怨情仇，是非曲直，都在這兒了

這是鏤刻在一座大殿石柱上的一副對聯！

大殿的門庭上，橫懸一塊巨大的匾額，寬三尺，長丈二，上面寫着五個斗大的金字更是醒目，寫的是：**武林競技場**

這五個金字，在陽光照射下，發出令人眩目的光芒！

大殿，金碧輝煌，建造巍峨軒昂，却單獨屹立在重巒叠峰的伏牛山中。

殿前有一塊平坦的廣場，這塊廣場大得令人叫絕，足可容納三千人站立，有如一片演練行軍的教場！場上，備有許多奇奇怪怪的東西。

一堆大小不一的石鎖及石板。

十具排立整齊的稻草人。

幾十支揷在地上，長約三丈的竹桿，排成一個八卦形，與一般梅花樁頗相似。

此外，還有一排一排的木欄環繞全場四面，每隔五丈設下一欄，不知做何用途。

廣場兩邊均是山坡，細草如茵，靠近廣場的山坡下，建有十多間瓦房，沒有門，裏面是一排一排的長板凳……

這是初秋的一天下午——

暑氣剛退，陣陣涼風帶來了一點秋意，秋陽照映在山中一片楓林上，如一團紅火爍爛嬌艷無比。

天上白雲，一簇壓着一簇，一層叠着一層，變化無窮，氣象萬千，原是「聲勢浩大」的一簇雲，不消多久就被另一簇雲「吃」掉了，眞是好一幅「風起雲湧」的景象！

「唉……」

一聲嘆息，突由當中一間瓦房內傳了出來！

發出長嘆的，是一位面貌淸癯，黑鬚拂胸的老者，他年約六十三四歲，身穿一襲單薄的青衫，神情嚴峻而抑鬱，端坐在瓦房中的長板凳上，一對銳利的精眸，正注視着天上變幻莫測的白雲。

在他的身邊，還坐着一個藍衣少年。

這少年劍眉星目，鼻若懸胆，一張紅潤的嘴唇緊抿着，透出一股很自然的堅毅英武之氣。

他穿着一件嶄新的藍緞勁衣，背上斜揷着一柄古色斑爛的寶劍，劍穗已呈暗黃，顯然年代已久。

老人的神情嚴肅中帶着抑鬱，而他則明朗中畧



帶一絲驚異，對眼前的所謂「武林競技場」的一切感到驚異。

「再過七天……」

老人於一聲長嘆之後，接着緩緩道：「第九屆的『武林競技大會』又要開始了，到了那一天，就像天上的白雲一樣，將有許多使人無法逆料的大變化發生，成敗興衰，決於瞬息之間……」

藍衣少年望着他茫然道：「師父，這座『武林競技場』到底是幹甚麼的？」

老人緘默了片刻，才又緩聲道：「爲師今日帶你到此處，就是要告訴你這裏的一切，你注意聽着吧。」

他擧手一指廣場前的那座大殿，開始說道：「那座大殿，一般人稱它爲『武林殿』，乃是二十七年前十大門派合資建造的，殿前這片競技場，也是十大門派各派十名門下合力開墾出來的，爲師亦是當年參與開墾者之一——」

剛說到此處，驀然見一個駝背老人在瓦房外出現！這駝背老人年紀亦在六旬之譜，滿臉的皺紋，右手拿着一隻掃把，左手提着一隻畚箕，走到瓦房外立定脚步後，對瓦房內的一老一少投以詫異的眼光。

老人臉上升起了笑容，抬手打招呼道：「老古，你好麼？」

駝背老人打量着老人，驚訝道：「您是……」

青衫老人突然哈哈大笑，道：「古不全，才幾年沒見面，你就把老夫忘了不成？」

笑聲有若洪鐘，震人耳鼓！

駝背老人似是聽到了熟悉的聲音，眼睛陡亮，驚喜的大聲叫道：「啊，您是『終南一劍仙』白一逸！」

老人頷首笑道：「不錯。」

駝背老人十分高興，立刻放下掃把和畚箕，快步跨入瓦房中，拱手笑道：「快九年沒見面了，貴派自第六屆武林競技大會之後，就未再來參加，老漢差點認不得您老兄啦！」

終南一劍仙打手勢示意他坐下，含笑道：「你和從前一樣，一點都不見老。」

古不全在一旁長板凳坐下，笑呵呵道：「那裏，老多了，這一二年來，視力已大不如前了。」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轉對藍衣少年，一指古不全道：「飛龍，這位是管理武林競技場的古管事，他看守武林競技場已有二十七年了，武林中的人事變遷，喜怒哀樂，他看得最多。」

藍衣少年起身向古不全拱手行了一禮。

古不全把藍衣少年全身上下端詳了一番，才回望終南一劍仙問道：「此子是您老的何人？」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道：「他叫麥飛龍，是老夫門下。」

古不全讚道：「骨格清奇，英華內歛，果是人中之龍，貴派復興，必在此子身上！」

終南一劍仙輕輕嘆了口氣道：「但願如此。」

古不全似有所感，收歛笑容，喟然道：「貴派於第四、五屆武林大會大獲全勝，豈知後來竟發生了那場災變，實屬不幸之極……」

終南一劍仙默然半晌，一抬精眸，問道：「這一屆的武林競技大會，是由武當派主辦的吧？」

古不全點頭道：「是的，大概明後天，武當派的道士們就會到了。」

話聲一落，接着反問道：「貴派是否打算由本屆開始恢復參加競技？」

終南一劍仙頷首道：「是的！」

古不全道：「決定派出幾位？」

終南一劍仙道：「一位。」

古不全一呆道：「一位？」

終南一劍仙一指身旁的愛徒麥飛龍道：「就是他！」

古不全大爲驚愕，道：「這成麼？」

終南一劍仙微微一笑道：「也許不成，但你知道，敝派人才凋零，已經找不到第二個了。」

古不全面上浮現一絲迷惑，說道：「您老接任終南掌門人一位，已有六七年之久，難道……」

終南一劍仙慨然一嘆道：「是的，直到現在，老夫仍未能重振終南一門，這因爲大家認爲敝派已無復興之望，因此就是出身敝派之人，現在也多半不肯承認是敝派的弟子了！」

古不全輕嘆了一聲，話題回到麥飛龍身上，道：「您老悉心造就出來的人，必可一鳴驚人，只是要令高足一人參加七個項目的比賽，只怕……」

終南一劍仙接腔道：「聊勝於無啊！」

古不全頓了頓，又道：「老漢聽說這二三年來各大門派都在全力督導門下苦練絕技，決心不使崆峒派蟬聯三屆盟主，而崆峒派則揚言一定要贏得三次勝利，所以這一屆的武林競技大會，必將較以往歷屆的競技更爲激烈。」

終南一劍仙道：「這個老夫明白，小徒憑一人之力要參加七項競技，確實不易獲勝，但敝派已兩屆未來參加，再不派個人前來應卯，武林朋友就要把我們終南一派忘得乾乾淨淨了。」

輕咳一聲，轉臉望了徒弟麥飛龍一眼，又道：「老夫這個徒弟，到現在還不明白武林競技大會是怎麼回事，所以老夫今天特地先帶他到此見識一番，把一切事情講給他明白……」

古不全一哦道：「二位剛到不久吧？」

終南一劍仙道：「正是，老夫正要開始講的當兒，你正好來了。」

古不全連忙起身道：「既如此，老漢不便打擾，二位請繼續談吧。」

拱拱手，退出瓦房，拿起掃把和畚箕，打掃場地去了。

終南一劍仙目送古不全走遠後，含笑道：「這位古管事，你別看小他雞胸駝背，身手可也十分不弱……」

麥飛龍問道：「這麼大一座競技場，就由他一人負責看顧？」

終南一劍仙點頭道：「是的，他原是長安城中的更夫，武林競技場建成之後，本派前故掌門人把他推薦給大會聘他爲管事，長期看顧武林殿及競技場，每月給他二十兩銀子，他也很喜歡這份工作，一直把武林競技場看顧得很好。」

語聲微頓，繼道：「言歸正傳，方才爲師說到那裏了？」

麥飛龍道：「師父只說到當年曾參加開墾這片武林競技場。」

終南一劍仙輕嗯一聲，笑了笑道：「那時，爲師才不過是三十多歲的人，而如今却已兩鬢皆斑，垂垂老矣！」

麥飛龍未接腔，注目聽取。

他，過去的六七年，都是在深山不見人跡的地方度過的，無形中已經養成了沉默寡言的個性。

終南一劍仙手撫長鬚，開始敍述道：「提議建造這座武林競技場之人，是少林上代掌教慈雲上人，他因見武林門派林立，人人都想領袖武林，時生爭端，不斷發生流血事件，便邀請當時的武當，崑崙，峨嵋，崆峒，終南，青城，長白，華山，丐幫等九大門派掌門人集會少林寺，提議建造一座武林競技場，大家各選門下出賽，彼此分鬪競技，以決定盟主誰屬，九位掌門人欣然同意，大家經過數日的商議策劃之後，做了如下的宣佈：

「一、合資建造一座競技場。

「二、武林競技大會，每三年擧行一次，由十大門派輪流主辦，日期是七月十五日開始，全部賽完爲止。

「三、競技分七個項目，即擧重，掌力，暗器，輕功，騎術，陸地飛行術，兵器對搏。

「四、參加比賽之人，年齡以十八至二十三歲爲限，每一門派參加同一項目之人不得超過二位。

「五、每項競技取前三名給獎，第一名獎金碗一隻，第二名獎銀碗一隻，第三名獎銅碗一隻。

「六、每屆之金碗，銀碗，銅碗及各種應用器具，由主辦門派提供之。

「七、任何一門派獨得五隻金碗以上，該門派掌門人即爲武林盟主，可領袖武林三年，並獲金鑄『武林金獅』一座，該『武林金獅』象徵武林盟主權威，各門派一體服從，不得違抗，違者即爲武林公敵，但三年期限一到，須將『武林金獅』奉還大會，同時取消武林盟主之權位。

「八、得金碗不足五隻，則以分點決定該屆武林盟主，金碗得點三，銀碗得點二，銅碗得點一。

「九、凡一連三屆榮獲武林盟主之門派，可永遠保有『武林金獅』，唯武林盟主之權位，仍以三年爲限。

「十、競技中若有傷亡，一概不得追究。

「這就是『武林競技大會』的大概情形，你聽明白了沒有？」

「聽明白了。」

「有何感想？」

「很有意思。」

「可有不明瞭之處？」

「有的，爲何規定年齡十八歲至二十二歲的人才准參加競技？」

「因爲各門派掌門人怕彼此傷了和氣，說得不好聽是愛惜羽毛，大家各選傑出門人出賽，勝了榮譽歸於該門派，敗了則是個人的名譽損失而已，不致太損及該門派的聲望。」

「除十大門派之外，一般武林人可否參加今屆競技？」

「可以。」

「男女不拘？」

「是的。」

「參加競技之人，要先報名吧？」

「當然，本屆由武當派主辦，他們將在會前三天抵達籌備一切，並接受報名，於競技前一天截止，所以後天這兒就要開始熱鬧起來了。」

「武林競技大會自擧辦以來，武林道上的爭端是否減少了？」

「不錯，這是一種公平的競爭，因此凡是失敗的，只有自嘆技不如人，無話可說。」

「要是武林盟主落入邪派手中，大家是否也要接受該邪派的指揮？」

「是的，不過第一屆至今，武林盟主總是在十大門派之間輪來輪去，尚未曾落入邪派手中。」

「本派得過幾次『武林金獅』獎？」

「兩次！第一屆爲少林所得，第二屆武當險勝，第三屆是峨嵋，第四屆是青城，第五、六屆我們終南派連勝，第七屆的『武林金獅』獎本來還是本

派的囊中之物，那知正準備動身前來參加時，突然發生了災變，一種可怕的怪病襲擊本派，原選定參加競技的二十一個門下亦告染患怪病，相繼死亡，一共死了三百多人，我終南一派頓告一蹶不振，非但無法參加競技，而且幾乎瀕臨滅亡！」

終南一劍仙說到此處，目湧淚光，神情異常激動！

麥飛龍自拜對方為師以來，今天才首次聽到有關終南派的興衰眞相，一聽一場怪病竟死了三百多人，不禁大為震驚，失聲道：「那是一種甚麼怪病呢？」

終南一劍仙抿了抿嘴唇，沉聲道：「上吐下瀉，發冷發熱，據說是一種流行性瘟疫，但也可能是中毒！」

麥飛龍色變道：「中毒？」

終南一劍仙雙眉一揚道：「嗯！當時本派掌門人一看情形不妙，立即下令遷離終南山，怪的是一離開終南山之後，怪病便未再發生，因此說它是瘟疫亦可，說它是中毒也有可能！」

「如是中毒，那是人為的麼？」

「嗯！」

「下毒者的目的，是在阻止本派參加第七屆的武林競技大會？」

「不錯，因為本派只要再在第七屆獲勝，便可永遠保有那座『武林金獅』獎，那是一種無上的光榮，也許有某些人心生嫉妒，不願本派得到那份光榮！」

麥飛龍劍眉微微一皺，道：「果眞如此，那實在太可惡了。」

終南一劍仙臉上肌肉抽搐了幾下，恨恨地道：「那場災難之後，本派欲振乏力，終告星散，掌門人憂憤之下，幷告一病不起，臨終時，將掌門人一位交給為師，遺囑為師重整門戶，並澈底查出那場災難的眞正原因，為師覺得若要重振我終南一派，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再參加武林競技大會，奪回武林金獅獎，於是為師便四出尋求人才，但找了兩年，只找到你一個……」

語至此，目中神光湛湛，凝注麥飛龍一字一頓道：「飛龍，為師很感慚愧，把這個希望寄託在你一人身上，這是一個重擔！」

麥飛龍肅容道：「弟子當盡力而為！」

終南一劍仙道：「規定的七個比賽項目的競爭者通常達四、五十人，可說集合了天下的青年好手，因此競爭之激烈，乃是可想而知的事，而你若想替本派贏得那座武林金獅，唯一的方法只有在七個項目中獲得五項第一，你必須要擊敗三百多個與賽者！」

麥飛龍心頭一懍，雙肩頓感沉重起來。

終南一劍仙伸手搭上他的肩膀，面上突露微笑道：「不過你放心，為師雖然希望你獲勝，但不幸若敗，為師也絕不會怪你，因為過去的八屆競技中，從沒有人獨得三隻金碗以上的。」

麥飛龍點點頭。

終南一劍仙道：「老實說，這次競技大會，你一人代表本派參加，如能把七隻金碗中的三隻奪到手，為師就心滿意足了。」

麥飛龍又點了點頭。

終南一劍仙笑道：「過去六七年，為師對你督導十分嚴厲，現在你明白了吧？」

麥飛龍一笑道：「但願弟子能夠不使師父你失望！」

終南一劍仙的視線又投向遠方天上變化萬端的雲霞，緩緩道：「你天資聰慧，悟力過人，成就令為師十分滿意，如無意外，獲得三隻金碗大概沒有甚麼困難……」

麥飛龍道：「得三隻金碗，並不能得那座『武林金獅』獎啊！」

終南一劍仙道：「是的，得到三項第一，仍然不能得到那座『武林金獅』，但從另一方面的意義來說，那和得到『武林金獅』並無多大分別，因為為師方才說過了，武林競技大會自舉辦八屆以來，還未有一人獨獲四項第一的，如果你能獲得三項第一，那一樣可以轟動武林，使天下武林人士對本派刮目相看。」

麥飛龍問道：「七個項目中，是怎樣進行比賽的？」

終南一劍仙道：「第一項是舉重，你看場上那些石鎖就是比賽舉重用的，石鎖大小輕重不等，最輕的是三百斤，最重的是一千斤，看誰舉的最重，那人便可獲得第一；通常每一門派都派出三人參加同一項目的競技，十個門派就有三十人，再加上無門無派的人，因此每項競爭的人數多達四、五十個，由於人數太多，故必須分批舉行，每十人為一批，以拈鬮決定次序，假定參加人數共有五十人，便分成五批進行初賽，再由獲勝的五人進行決賽，成績優的便是第一，當場可領取金碗一隻。」

麥飛龍甚覺有趣，又問道：「一次比賽，可以舉幾次？」

終南一劍仙道：「只能舉一次，所以賽前每個人都須知道自己能舉多少斤，比方你能夠舉七百斤，那麼到時你就選用那七百斤的石鎖，如舉不起來，便算失敗，不能再舉第二次。」

麥飛龍道：「過去八屆中，有人舉起一千斤重的石鎖麼？」

終南一劍仙道：「有過三次。」

麥飛龍發愁道：「弟子只能舉起七百斤，只怕無獲勝之望吧？」

終南一劍仙微笑道：「這也不一定，神力天生的人畢竟不多，只要沒有大力士出現，以你的力氣估計，進入前三名應無困難。」

「第二項是甚麼？」

「是比賽掌力，競技方式是用掌切石板，你看那些石板有薄有厚，誰能切斷最厚的石板，便是優勝者，和舉重方式一樣，只能切一次，失敗了就得退出。」

「第三項是比賽暗器吧？」

「不錯，競技方式是用飛鏢打那些稻草人的心，每人打一鏢，誰打得最準，誰就是優勝者，如成績相同，拉長距離繼續比賽。」

麥飛龍笑道：「怪不得師父一直督導弟子練打飛鏢，原來是為了要弟子應付比賽的。」

終南一劍仙微一莞爾道：「你的飛鏢，已練到百發百中的地步，如無其他意外，必可在此項中獲勝。」

語聲一落又起，舉手指着場上那片插在地上的竹桿說道：「那些竹桿，是第四項比賽輕功用的，每個與賽者都要跳上去賣弄一番；這一項與前三項稍有不同，規定只要一口氣連翻十個筋斗而不墮地者，即可通過第一關，如有兩人成績相同，再作決賽。」

麥飛龍問道：「所謂一口氣連翻十個筋斗，有無時間規定？」

終南一劍仙頷首答道：「有的，屆時大會將請一位鼓手在場擊鼓，每一聲鼓響，就要翻一個筋斗，趕不上鼓聲的，便算失敗。」

麥飛龍不禁躍躍欲試，道：「弟子先上去試試如何？」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為公平起見，每個參加競技之人，賽前均不准到實地來練習。」

麥飛龍聽了只得打消念頭，道：「第五項又是甚麼？」

終南一劍仙道：「第五項是騎術，場邊這些木欄便是比賽騎術用的，與賽者可以騎自己的馬參加，也是分批進行，一聲鼓響，大家便由同一地點起馳，一路飛越木欄，繞場五圈，以最先跑完五圈及不踢倒木欄為優勝。」

麥飛龍又發愁道：「弟子那匹黑龍一向只是在山中奔馳，如今要牠突然跨越這些木欄，不知成不成？」

終南一劍仙笑道：「這一點可以放心，你那匹黑龍曾參加第八屆的比賽，得到第二名！」

麥飛龍一楞道：「眞的？」

終南一劍仙點了點頭道：「眞的，牠的前主人是個無門無派家學淵源的青年，他參加第八屆競技大會之後，忽然染患重病，潦倒旅棧，因無錢付店帳，便託店小二牽牠去馬場出售，為師恰巧經過那兒，就將牠買了回來，所以對這些木欄，牠可說是『識途老馬』了。」

麥飛龍喜道：「這一二年中，弟子經常騎着牠奔馳於山林之間，山中崎嶇難行，牠却如履平地，如今再叫牠來跨越這些木欄，諒可駕輕就熟，脫穎而出！」

終南一劍仙輕嗯一聲，繼續說道：「第六項是陸地飛行術，也是利用這些木欄進行比賽的，要跑十二圈，這座競技場每一圈是半里，十二圈便是六里路程，誰最先跑完全程，即可獲得金碗。」

麥飛龍赧笑道：「過去五、六年來，師父每天總要拿着鞭子在山中追趕弟子，敢情是為了這個比賽項目啊！」

終南一劍仙笑道：「你吃足了苦頭，不會沒有收穫，你必可在此項再獲一隻金碗。」

麥飛龍問道：「奔跑中，如碰到那些木欄，就算失敗了？」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撞倒它才算失敗；每一項競技，大會都聘請武林公正人士在場判定勝負，名之曰『公證人』，當某一位『公證人』看見某人失敗時，就會叫他退出。比賽那天，假定你拈鬮拈到第一號，便穿上『第一號』短衣，在比賽中聽到『公證人』喊『第一號退出』時，你就得立刻退出，不可違抗。」

麥飛龍道：「要是『公證人』的判決不正確或不公平呢？」

終南一劍仙道：「不會，每項競技，『公證人』共有二十位，每個與賽者都有兩位『公證人』在看着，而且在場外觀看比賽的人很多，『公證人』絕不敢偏袒任何人。」

略停片刻，接着道：「最後一項是兵器對搏，各人可自由選用兵器，拈鬮決定對手，第一號和第二號對打，第三號和第四號對打，獲勝的再與獲勝的比劃，一直淘汰到只剩最後三人，再作決賽決定一二三名，對搏中若有傷亡，概不得追究。」

神色一凝，又道：「七項競技中，以這一項最為凶險，往往會造成死傷，而且先要分成二十五對進行淘汰，再由二十五個獲勝者拈鬮再戰……所以你如想進入前三名，最少要連勝五場。」

麥飛龍道：「一定要把對手殺傷或殺死才算獲

勝麼?」

終南一劍仙搖頭說了一聲「不」，又舉手指着競技場上道：「你看那場上有十個用白灰劃出的大圓圈，兵器對搏，就在那圓圈內進行，任何一方被打倒或被迫踏出圈外一步，便算輸了，另外是你如自覺不敵，可跳出圈外承認失敗，獲勝一方，不得乘勝追擊及訕笑對方，違者取消資格。」

語聲微頓，沉吟道：「這一項兵器對搏，你獲勝的希望不大，最好不要參加……」

麥飛龍訝然道：「爲甚麼?」

終南一劍仙道：「因爲你參加了前六項競技之後，必然會筋疲力盡，再無餘力再與他人一較長短了。」

麥飛龍道：「別人還不是一樣?」

終南一劍仙道：「不，各門派選出參加競技之人，每人大多只參加一項，不像你樣樣都參加，所以你在七項競技中，所將遭遇到的對手，都是生力軍!」

麥飛龍「哦」了一聲，不覺沉默下來。

他並不畏怯，他也有決心替本派爭取榮譽，只是在這尚未參與競技的時刻，未便誇下海口，故覺得「無話可說」而已。

終南一劍仙站了起來，說道：「各項競技的詳細情形，等比賽那天，爲師再告訴你，現在爲師帶你進入武林殿看看，然後也該下山了。」

說着，舉步跨了出去。

天上彤雲密佈，西方天邊，金線萬條，透射雲際，所有的景象，又與先前大不相同了。

×　　×　　×

七月十四日。

日頭剛剛偏西，大批形形色色的武林人物，已像螞蟻一般，成羣結隊的湧到了武林競技場!

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規定在七月十五日辰牌時分才開始舉行的，但這些人這樣早就前來幹甚麼呢?原來，他們都是想預先前來佔據好位置，以便第二天一飽眼福的人。

武林競技大會乃是轟動天下武林的一件大事，乃是能夠滿足衆多喜愛爭強好勝的人的一件大事；身爲武林人，對爭強好勝不發生興趣的能有幾人?

他們需要這種刺激!

至於誰勝誰負，以及誰將成爲今後三年的武林盟主，倒反是次要的事情了。

競技場的兩邊，是斜伸而上的山坡，原有的樹木均已砍除，現在已是兩片廣大的草地，是供人觀看競技的地方，而最靠近場邊之處，自然是最理想的位置，大家想預先佔據的，就是這些位置。

他們爲了想看得眞切，都願早一天趕來，露宿坐等一夜!

此刻，靠近場邊的位置，已坐着一千多人，而正在上山來的，仍然不絕於途，蜿蜒於山徑上，有如一條長蛇陣……

「老魏，你看這一屆的『武林金獅』將歸誰所得?」

「崆峒派!」

「哦?」

「你想想看，上一屆人家崆峒派派出的二十一個門下，三個得金碗，兩個得銀碗，一個得銅碗，而獲得金碗的唐其瑞、施小龍、梁朝興今年都還未滿二十二歲，這一屆仍然可以再來參加，以他們三人的身手，再獲三隻金碗絕非難事，所以我相信崆峒派將再度獲勝!」

「這一屆他們若蟬聯武林盟主，那隻『武林金獅』就永遠歸他們崆峒派所有了。」

「正是!」

「我的天，一百斤重純金的一隻金獅，那折算銀子該是多少呀?」

「那是無價之寶，是武林中的最高榮譽，不能以銀兩來估計它!」

×　　×　　×

「雷大哥，小弟有件事想不通……」

「何事?」

「少林武當，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何以他們自第一、二屆之後，就未再有好的表現?」

「唔，這是一個理所當然的問題!」

「理所當然?」

「嗯，少林和武當，前者是和尚，後者是道士，都是屬於勘破紅塵的出家人，出家人，與世無爭嘛。」

「與世無爭?哼，我看不見得，他們每屆派出的門下，還不是跟人競爭得頭破血流?」

「此外還有一種原因。」

「甚麼原因?」

「名徒難求!」

「他們的門徒不少呀!」

「但並非個個都是練武之材，他們只能在已有的弟子中選出幾個資質較優的予以教導，不能像其他門派可以四出訪求可造之材。」

「唔，這話倒是說得頗有道理……」

×　　×　　×

「喂，告訴你，老子聽到一個消息!」

「甚麼消息?」

「老子聽說這一屆武林競技大會，除九大門派外——」

「不對，是十大門派!」

「終南派已經沒有人了呀。」

「你看那第六間瓦房上不是掛有『終南派』的字樣?」

「第七、八兩屆競技大會，那間瓦房上一樣有『終南派』的字樣，但裏面沒有人!」

「好吧，就算是九大門派，你聽到了甚麼消息呢?」

「老子聽說，除了九大門派及一般無門派的人之外，還有一個以『一個帮』的名義前來報名參加的。」

「叫甚麼帮?」

「美人帮!」

「哈，你睡覺可以，怎麼做起夢來了?」

「是千眞萬確的事，老子是從這一屆的主辦者武當派的道士嘴裏聽來的!」

「哦，眞的叫『美人帮』!」

「眞的。」

「帮主爲誰?」

「這却不知道。」

「美人帮?哈哈，顧名思義，那麼帮中之人都是如花似玉的美人了?」

「當然!」

「這倒很有意思。」

「可不是，要眞有一批嬌滴滴的美人前來參加競技，這一屆的與賽者只怕都將『英雄難過美人關』啦!」

「哈哈哈……」

×　　×　　×

「陶兄。」

「嗯?」

「你對那座『武林金獅』有何觀感?」

「那是一種最高的榮譽，那一門派得到它，那一門派便像那隻『武林金獅』一樣，發出令人眼花撩亂的光芒。」

「但係在下却覺得那隻『武林金獅』是不祥之物!」

「哦?」

「它會帶給人災禍。」

「哦?」

「人人想得到的東西，表面上看來是最珍貴的，但骨子裏却是最可怕的，所謂匹夫無罪，懷璧其罪。」

「武林金獅應該例外，因爲那是經過公平的競技得到的東西，假如有人想不經公平的競技而佔有它，它的價值就只於一百斤黃金而無一點榮譽可言了。」

「區區的意思不是指有人想搶奪它，而是說可能有人不願讓某一門派永遠擁有它。」

「是麼?」

「以十大門派來說，假如有一門派能永遠擁有它，對九大門派豈非是一樁面上無光，極之難堪之事?」

「唔，韓兄此言，莫非認爲當年終南派那場災難，是人爲的?」

「如果不是，那未免太巧了。」

「終南派那場災難，使得他們無法參加第七、八兩屆的競技大會，而崆峒派却在第七、八兩屆中獲得連勝，難道說——」

「陶兄愼言!」

「是不是?」

「不無可疑。」

「若是那樣，那太可怕了。」

議論紛紜中，夕陽西沉了……

×　　×　　×

朝陽升起了。

在東方遠遠的山巒後面探出了半個臉，冲起了強烈的萬道金光!

七月十五日來臨了!

原在場邊打盹的人們，也都醒過來了!

剎那間，人語聲又如蜜蜂「嗡嗡」响起，打破了昨夜的一般沉寂。

一眼望去，擁擠在競技場兩邊山坡上的人，已多達四五千人，黑壓壓一片!

不知甚麼時候起，那十幾間瓦房中，都已坐有了人，第一間瓦房是屬於少林的，裏面坐着一羣袈裟披身的和尚；第二間是武當，裏面坐着一羣道士；第三間是崑崙派，第四間是峨嵋派，依次是崆峒派，終南派，青城派，長白派，華山派，丐帮……都坐有了人!

最引人注意的是終南派和第十一間瓦房!

終南派那間瓦房內，只坐着一老一少，他們正是終南一劍仙白一逸及麥飛龍。

他們之引人注意，是因該派已有兩屆未參加，這一屆雖然來了，却只來了一個人。

「只派一人參與競技，能够獲勝麼?」

大家對此大感興趣，紛紛議論起來。

而另一引人注意的第十一間瓦房，其引人注目的原因，是由於它充滿了神秘!

每間瓦房，本來都是無門無窗，敞開着的，唯獨那間瓦房與衆不同——垂着一面竹簾!

如此設置，房內的人可以看見競技場上的情形，而外面的人却看不見房內的人。

「嘿，坐在第十一間瓦房內的人，究是些甚麼人呀？」

「是一羣新娘子！」

「新娘子？」

「新娘子羞於見人，所以才在門口垂一面竹簾嘛！」

「哈哈哈！」

「咦，快看，掛出字號來了，是美人帮！怪哉，老子可不曾聽說過武林中有這個美人帮的，你們聽說過沒有？」

「沒有！」

「啊，武林金獅抬來了！武林金獅抬來了！」

兩名崆峒派的門徒，用一頂美輪美奐的肩輿，抬着那隻「武林金獅」進場來了！

每一屆武林競技大會開始之前，總有這麼一幕交還「武林金獅」的儀式。

第七屆競技大會之後，它被崆峒派的門徒抬走，第八屆競技大會開始之前，他們將它交還大會，大會競技結束，他們獲得連勝，又將它抬走，今天，他們又將它抬回來交還大會了，但誰將是這一屆「武林金獅」的得主呢？

這正是天下英雄最感興趣的一件事！

那隻「武林金獅」，是用百斤純金塑造成的，只有眞獅的三分之一大，但却塑造得維肖維妙，栩栩如活，張嘴翹尾，作氣吞河嶽之狀！

獅，獸王也！

誰得到它，誰就可以向武林作「獅子吼」！

所以，它是萬方矚目，人人想擁有的一個寶！

現在，那頂美輪美奐的肩輿在武林殿前的石階下放落下來了。

少林，崑崙，峨嵋，終南，青城，華山，長白，丐帮八位掌門人，立即趨近武林殿前，會同主辦者的武當掌教天一眞人進行驗收。

崆峒派掌門八司空瑜親自將「武林金獅」捧出肩輿，向居中而立的武當掌教天一眞人躬身一禮，邁前三步，將「武林金獅」交到天一眞人的手裏，再相對行了一禮，接交儀式便告完成。

天一眞人捧着「武林金獅」轉身入殿，將「武林金獅」輕輕放在一張紅案上。

少林，崑崙，峨嵋，終南，青城，華山，崆峒，長白，丐帮等九位掌門人，亦隨即返身，各回瓦房。

其中的崆峒派掌門八司空瑜回到瓦房不久，忽然領着門下走出瓦房，出場而去。

「咦，競技大會快要開始了，他們崆峒派離開會場欲去何處？」

「是啊，莫非不想參加了？」

「那怎麼會，這一屆他們若再獲勝，即可永遠保有那隻『武林金獅』，那有放棄參加之理！」

「依我看，他們必是要到場外商量『作戰』大計！」

「嗯，必是如此……」

麥飛龍對崆峒派的突然離開競技場，亦深感訝異，別臉向終南一劍仙白一逸問道：「師父，他們怎麼啦？」

終南一劍仙以嚴肅的神情和語氣答道：「不知道。」

麥飛龍道：「是不是有事情要商量，怕人聽見呢？」

終南一劍仙點點頭：「可能是如此……」

麥飛龍道：「哼，鬼鬼祟祟！」

終南一劍仙道：「這一屆他們若再獲勝，『武林金獅』便永遠歸他們所有，所以他們在賽前作周全的準備，也是應該的。」

麥飛龍道：「他們一共來了三十二人。」

終南一劍仙道：「報名參加的只有二十一人，其餘的是隨來料理庶務的。」

麥飛龍說道：「有一句話，弟子不知道該不該問，……」

終南一劍仙側目注視他道：「何事？」

麥飛龍壓低聲音道：「本派在第五、六兩屆獲得連勝，第七屆競技大會舉行之前，突然發生那場災變，而無法參與競技，而他們崆峒派因此在第七、八兩屆獲勝，如果本派那場災變確是人爲的話，那麼——」

終南一劍仙擺手打斷他的話，沉容道：「好了，別再說下去了！」

麥飛龍聲音更低，道：「師父對於他們全無懷疑？」

終南一劍仙凝聲道：「懷疑只能放在心上，不能說出來，因爲沒有證據！」

麥飛龍說道：「師父有沒有試着去發掘他們的證據？」

終南一劍仙白一逸頷首沉聲道：「有，但找不到。」

麥飛龍道：「雞蛋密不透風，日久仍會發臭，假如那場災變正是他們所幹的，一定可以找出證據來！」

終南一劍仙搖搖頭道：「很難！將來你若要追究那場災變的眞正原因，必須採取非常謹愼的態度，切不可在未得證據之前明白表示對他們懷疑，那樣會引起一場大亂，而且，亦會受盡武林朋友的恥笑。」

他似乎不願繼續談論此事，接着轉換話題道：「方才爲師聽古管事說，本屆競技大會多了一個『美人帮』報名參加，她們此刻也已來到競技場，坐在第十一間房中，將要出場參加競技的，是七個美人；這個『美人帮』過去從未聽說過，但要知『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你對她們可要加倍些小心才好。」

麥飛龍笑道：「所謂『美人帮』，想必帮中女子都是絕色美人了，但不知帮主爲誰？」

終南一劍仙一搖頭道：「不知道。」

麥飛龍不將「美人帮」放在心上，視綫投向武林殿上那隻金光閃閃的「武林金獅」，含笑道：「那隻『武林金獅』鑄得眞是維肖維妙！」

終南一劍仙道：「那是『武林鬼才公孫虎』的傑作，公孫虎這個人，你還沒聽說過吧？」

麥飛龍道：「沒有。」

終南一劍仙面露欽佩之色道：「公孫虎這個人，是一代怪才，文學武功，均爲當今之最，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怪傑……」

「他是那一門派之人？」

「他不屬於那一門派。」

「哦。」

「他除了武功文學之外，還有許多本領無人能及，琴棋詩畫樣樣皆精，而最高明的便是雕鑄，他能用一把刀雕刻出許多精美的東西，也能用金鐵鑄造各種物品，凡是他雕鑄的東西，均成爲士林搜購的珍品。」

「哦。」

「此外，他的財產也無人能及，是當今天下頭一號巨富！」

「有多少？」

「無法估計！」

「怎麼有那樣多的財產？」

「據說是他父親留下來的。」

「現在人在何處居住？」

「地下。」

「死了？」

「是的。」

「死時多大年紀？」

「三十九歲。」

「絕頂聰明之人，總不能活得太久，這是所謂天妬英才……」

「不，他的死，是咎由自取。」

「哦？」

「他死在一個『色』字！」

「啊，他好漁色？」

「不錯，他終生未娶，身邊却經常有十多個絕代嬌娃跟着，說得明白一點，他是一個色魔；他常說『人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女』，他用他的財帛搜求絕色美女，古語云：『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有一次他聲言要找『天下第一細腰』的美女，於是當眞有不少美女爲他挨餓而死！」

「如此躭溺女色，難怪要早死了。」

「但他除了好色之外，並無別的劣迹，相反的還經常鋤奸扶弱，周濟窮人，故他在士林及武林兩方面，仍備受讚譽。」

「眞是個怪傑！」

「二十七年前，當十大門派掌門人決議鑄造一隻『武林金獅』時，大家就想到了他，而那時他已病入膏肓，但仍欣然同意爲大家鑄造，誰知『武林金獅』剛完成沒有幾天，他就死了。」

「鑄造那隻『武林金獅』的黃金，是由大家共同拿出來的麼？」

「是的，每一門派各出十斤黃金，你看那隻『武林金獅』那麼大，一定認爲不止百斤，其實牠的腹中是空的，只有四隻脚和尾巴是結實的。」

「假如本屆競技大會崆峒派三度獲勝，牠就永遠歸他們崆峒派所有了，那麼第十屆的競技大會怎麼辦？」

「再鑄造一隻啊！」

鼕！鼕！鼕！鼕！鼕！

驀地，武林殿上，響起了五通震人耳鼓的大鼓聲！

終南一劍面容一肅，說道：「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開始了！」

刹那間，全場「嗡嗡」人聲，突然同時靜止，變得鴉雀無聲！

然後，武林殿上傳出一個宏亮無比的聲音道：「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開始，請所有參加競技者出場！」

聲音雄渾如雷，字字清晰！

麥飛龍聽不懂，轉頭對師父悄聲問道：「幹什麼？」

終南一劍仙悄聲答道：「每屆競技大會舉行之前，主辦競技大會那一門派的掌門人總要向所有參加競技者說幾句話，你下去吧！」

這時，參加競技者已在紛紛出場，麥飛龍於是起身步出瓦房，向場上走去。

俄頃，全體參加競技者，均已齊集武林殿前的廣場上，人數約有三百之衆。

個個英氣畢露，神態軒昂！

於是，這一屆的主辦者，武當掌教天一眞人由武林殿中走出，步下石階，來到了擺設於石階下的

一張紅案前。

這位武當掌教，生得面如滿月，絡腮黑鬚，頭戴魚尾金冠，道袍翡翠按陰陽，腰下雙絲結乾坤，腳登一雙踏雲鞋，背揷一柄銀鬃拂塵，神清氣朗，仙風道骨，令人一望之下，不由得肅然起敬！

他在紅案後面，向兩邊觀衆稽首，再向場上的競技者稽首，然後發出他淸悅的聲音道：「諸位，今天是武林第九屆競技大會之日，貧道有幸輪爲主辦人，謹先在此向光臨大會諸君及參與本屆之競技者深致歡迎之意……」

說着，又深施一禮。

全場觀衆見他謙虛有禮，風度極佳，不禁紛紛鼓掌起來。

天一眞人容得掌聲靜止，才繼續說道：「本屆競技大會，報名參與競技者有少林，崑崙，峨嵋，青城，華山，長白，丐帮，武當以上各出二十一位，另有終南一位，美人帮七位及無門無派一百二十二位，一共是兩百九十八位。」

掌聲又起！

這次，是對競技者表示鼓勵之意。

天一眞人接着高聲道：「另外，崆峒派司空掌門人方才通知貧道說：他們崆峒派因某種緣故，決定退出本屆競技大會——」

「噢！」

「啊！」

全場登時响起了一片驚詫聲，紛紛議論起來。

這的確是「驚人」的意外，崆峒派已在第七、八兩屆獲得連勝，他們只要再在本屆獲勝，便可永遠擁有「武林金獅」，得到各門派夢想已久的最高榮譽，這種難得有的好機會，他們竟突然放棄不要了！

甚麼原因使他們退出本屆競技大會呢？

是自動退出？

抑是被迫退出？

如是自動退出，原因何在？

如是被迫退出，是誰的陰謀？

人聲沸騰不止，有少數觀衆情緒還甚激動，他們雖不見得都是擁護崆峒派之人，但他們興趣的焦點却在崆峒派之能否三度蟬聯武林盟主，獲得「武林金獅」的最高榮譽，現在一聽崆峒派要退出競技，都大感失望，替崆峒派「憤憤不平」起來。

有人因此大叫道：「告訴我們，崆峒派爲何要退出競技大會？」

天一眞人舉起雙手，示請衆人肅靜，然後說道：「貧道也曾詢問司空掌門人退出競技的原因，但司空掌門人不願說明，所以該派因何要放棄參與本屆競技大會，貧道亦不得而知，諸位對此若有興趣，可去問該派之人！」

他停頓片刻，繼道：「諸位都已明白，武林競技大會的精神意義，是重切磋而不重獲勝，是藉以增進友誼，共謀武林的繁榮與和平，所以這裏是公平的，毫無偏私的，任何人都可報名參加，也都有不參加的自由，貧道盼望本屆參與競技諸位，能恪守大會規定，以誠摯的態度參與競技，以正當的手段求勝利，勝不驕，敗不餒……」

說了一番「老生常談」的勸勉之言後——

「現在，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就此開始，貧道預祝諸位光榮獲勝！」

語畢，稽首一禮，退入武林殿中。

司儀者便高聲道：「請參加競技者歸座！」

於是兩百九十八位競技者一鬨而散，各自轉回本派瓦房中。

這時，最引人注意的，是美人帮那七個姑娘！

她們的年齡，均在十八到二十之間，果然美得像七朵鮮花！

一個個烏雲疊鬢，杏臉桃腮，眉如春山，腰似柔柳，眞個是海棠醉日，梨花帶雨，不亞九天仙女下瑤池，月裏嫦娥離玉闕，給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帶來了一片綺麗醉人的氣息！

看到她們，大家都把崆峒派退出競技的事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麥飛龍對那七美女却只淡淡一瞥，便走回瓦房坐下，低頭默默不語。

他心中有一股愧疚。

當他知道了本派當年的一番遭遇，以及知道崆峒派曾在第七、八兩屆競技大會獲勝之後，他立刻就懷疑本派當年那場災變可能是崆峒派幹的，但現在，他對崆峒派不僅毫無懷疑，反而生起一份愧疚，覺得寃枉了好人了。

終南一劍仙似乎了解愛徒的心情，輕輕一嘆道：「這事情的確很奇怪……」

麥飛龍抬頭道：「師父，你猜他們因何突然退出了比賽？」

終南一劍仙搖頭道：「不知道，必是發生了甚麼事情，迫使他們不得不臨時退出。」

麥飛龍道：「他們準備參加競技的人都已到達，現在突然宣佈退出，自然是被迫退出的，只不知迫使他們退出的是什麼人？」

終南一劍仙目中精芒隱透，沒有作聲。

麥飛龍道：「這件事，與本派當年那場災變，可能——」

一語未了，司儀宏亮的聲音，又由武林殿中傳了出來。

「請參加第一項競技者出場！」

終南一劍仙立刻向麥飛龍正容道：「飛龍，現在你要專心參加競技，不要胡思亂想了！」

麥飛龍肅容答道：「是的，師父！」

語畢，起身走了出去。

第九屆武林競技大會正式開始了！

參加第一項競技的人，紛紛出場，來到了一堆排放整齊的石鎖之前。

第一項競技是舉重。

誰舉得最重，誰就可獲得一隻金碗。

麥飛龍跟着大家站在一起，表面鎮靜，心裏却頗緊張。

一位公證人走過來了。

他是個身軀粗壯的紅面老人，手上拿着一份名單，一走到衆競技者之前，立刻開口道：「各位，老夫宗木坤，負責公證舉重這一項，本屆參加此項競技的，有少林，武當，崑崙，峨嵋，青城，華山，長白，丐帮各三位，另有終南一位，美人帮一位及無門無派二十四位，總共剛好是五十位，現在老夫開始點名，喊到哪一位，就請答應一聲……」

他揮起名單，開始喊叫道：「少林普照！」

一個青年和尚合十答道：「小僧在！」

「慧因！」

「在！」

「慈明！」

「在！」

「青城曹信雄！」

「在！」

「鍾時英！」

「在！」

「……」

「……」

公證人宗木坤點過了五十位競技者的姓名，把名單塞入懷中，順手取出一隻黑布小袋，抖了抖黑布小袋，袋中發出「嘩啦」之聲，說道：「這隻袋中共有五十塊竹牌，竹牌上面寫有號碼，由一到五十，各位每人抽出一塊，抽到第一號到第十號者，爲第一批，抽到第十一號到第二十號者，爲第二批，以此順序進行競技，現在請各位抽籤！」

於是，五十位競技者逐一把手伸入黑袋，摸出一塊竹牌，麥飛龍摸到第四十六號，屬於第五批。

公證人宗木坤道：「現在抽到第一號到第十號的請出列！」

十位競技者，向前跨出三步。

這第一批中，少林和尚一個，武當道士一個，青城一個，長白一個，丐帮一個，美人帮一個，峨嵋兩個，華山兩個。

同派之人在同一批中出現，較爲不利，因爲容易「自相殘殺」也。

公證人宗木坤接着道：「由第一號開始，哪位是第一號？」

「是我！」

一個俗家青年，應聲而出。

他是華山派的熊凱平，個子長得矮矮胖胖，兩隻手掌十分粗大，指背生滿黑毛，看樣子是專練力氣的。

公證人宗木坤當即收回他的竹牌，笑道：「請開始！」

熊凱平束束腰帶，邁步走近那堆石鎖之前。

每個石鎖，都寫有它的重量，競技者可隨意選擇，一手舉一個亦可，兩手合舉一個亦可，但只能舉一次，失敗了就被淘汰出場。

熊凱平找出兩個各重三百斤的石鎖，提到腳下，閉目深深吸了一口氣，然後俯身抓住石鎖，猛可吐氣開聲，喝了一聲「起！」提起兩個石鎖，一翻到了胸前，接着慢慢舉了上去。

六百斤，是他最大的能耐。

他舉得很慢，一寸一寸往上昇，一張臉脹得通紅了。

終於，場上掌聲大起！

他成功的舉起了六百斤重的石鎖了！

公證人宗木坤示意他放下，取出紙筆，記下他舉的重量，然後高聲宣布道：「華山熊凱平，舉六百斤，成功！」

掌聲更爲响亮。

一個人，能够舉起六百斤重的東西，畢竟也是相當少有的了。

熊凱平退了下去。

接着，第二號的競技者走了出來。

他是青城派的曹信雄，猿臂熊腰，氣宇非凡！

公證人宗木坤也收了他的竹牌，說道：「請開始！」

曹信雄面上掛着「自信滿滿」的微笑，走上那堆石鎖，毫不考慮的提起了兩個各重四百斤的大石鎖！

同批的九位競技者見他提出八百斤石鎖，神色均爲之一變。

因爲，歷屆競技中，能够舉起這麼重的人實在不多，換句話說，今天曹信雄若能成功的舉起八百斤重，一隻金碗可說穩得的了！

曹信雄一見衆人變了顏色，樣子更是得意，他俯身伸手抓住了那石鎖，眼睛却盯在一個美女的臉上。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長篇連載

流星·蝴蝶·劍

文·古龍
圖·新培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孟星魂頂替着秦中亭的身份，混進孫玉伯的府中，因為他熟知了秦中亭的一切，能夠應對如流，老伯似已對他漸漸信任，這日午後，他和律香川四處巡視後回到花園，園外忽有串鈴聲傳來，老伯突地自花叢走出，要律香川把搖串鈴的人叫進來。當他們進入園中，孟星魂嚇一大跳，原來那搖串鈴的竟是葉翔，孟星魂從葉翔答老伯的話語中，知道了小蝶的身份，也知道了葉翔的苦心，但却料不到葉翔在激怒了老伯，捱了老伯重重的一拳後，會突然發出串鈴的銅片，並手持短劍向老伯疾攻而去——

第二部 蝴蝶

第三章（二）

為愛為友甘赴死

孟星魂當然知道葉翔是個多麼可怕的殺人者，却從未親眼看到過。

現在他看到了。

最近他已漸漸懷疑，幾乎不相信以前會有那麼多人死在葉翔手上。

現在他相信了。

葉翔這一擊不但選擇了最出人意外的時機，也快得令人無法想像。

最出人意外的時機，就是最正確的時機。

只要一出手，就絕不給對方留下任何退路。

狠毒，準確，速度！

這就是殺人最基本的條件，也是最重要的。

這三種條件加在一齊，意思就等於是「死」！

最近看過葉翔的人，絕不會相信他還能發出如此可怕的一擊。

他似已又恢復了昔日顚峯時的狀況，對孟星魂的友情，對小蝶的戀情，使得他發出了最後一分潛力。

這已是最後一擊！

沒有人能避開他這一擊。

沒有別人，只有老伯！

× × ×

短劍冲天飛出，落下來時已斷成兩截。

葉翔的身子騰起，跌下，右腕已被折斷。

老伯還是站在那裏，神像般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裏。他雖然用袖子揮開十餘點寒星，但孟星魂還是

看到有幾點寒星打在他胸膛上。至少有四五點。

孟星魂看得很清楚，確信絕不會看錯。

他也很清楚這種暗器的威力，因爲他準備用來殺老伯也是這種暗器。

無論誰被這種暗器擊中，都立刻要倒下，倒下後立刻就死！

老伯沒有倒下，也沒有死！

暗器打在他身上，就好像打在鐵人身上，甚至還發出「叮」的一响。

老伯也許可以算是個超人，是個巨人，但無論如何，總不是鐵人！

孟星魂終於發現，在老伯身上穿的那件平凡而陳舊的布袍下，一定還有件不平凡的衣服。

他雖然不知道這件衣服是不是用金絲織成的。但却已知道世上絕沒有任何暗器能够射透這件衣服的。

他若以這種暗器來殺老伯，他就死！

這就是孟星魂得到的教訓。

這教訓却不是從他自己的痛苦經驗中得來的，而是用葉翔的命換來的。

葉翔掙扎着，要爬起，又重重跌倒，伏在地上，狗一般喘息，忽然大笑道：「我沒有錯，果然沒有錯！」

他笑聲瘋狂而凄厲，又道：「我果然殺不死你，果然沒有人能殺得死你！」

老伯道：「但却有很多人能殺得死你！」

他忽然說出這句話，忽然轉身而去。

他沒有再看葉翔一眼，却看了看律香川。

律香川懂得他的意思。

老伯要這人死但却不顧殺一個已倒下去的人。

老伯不願做的事，律香川就要做。

律香川冷冷的看着葉翔在地上掙扎，看了很久，目光突然轉向孟星魂，道：「你的刀呢？」

孟星魂道：「我沒有刀。」

律香川道：「你殺人不用刀？」

孟星魂道：「用，用別人的，別人手裏的兵器，我都能用。」

他的確已能說話，已說得出聲來。

但他自己却好像是在聽着別人說話，這聲音聽來陌生而遙遠。

律香川看着他，目中露出滿意之色，忽然自地上，拾起那柄短劍，道：「你用這柄斷劍能不能殺人？」

孟星魂道：「能。」

律香川笑了笑，道：「你還沒有爲老伯殺過人，這就是你的機會。」

他笑得很奇特，慢慢的接着道：「我說過，你不必着急，這種機會隨時都會有的。現在你總該相信了吧。」

孟星魂根本沒有聽見他在說什麼。

劍本來就很短，折斷後就顯得更笨拙醜陋。

孟星魂接過劍，轉向葉翔。

他根本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他耳朵嗡嗡的發响，眼前天旋地轉，根本什麼也聽不到，什麼也看不到。

但他却知道葉翔的意思，就算想裝作不知道都不行。

爲了這一刻，葉翔已準備了很久，等了很久。

他來的時候已沒有想再活着回去。因爲他自己活着也全無意義，全無希望。他只希望孟星魂能替他活下去。

他已將孟星魂看成他的影子，已將自己的生命和愛情全都轉移到孟星魂身上。

孟星魂就是他生命的延續。

這種感情也許很少有人能瞭解，但孟星魂却是很瞭解，他知道葉翔他這樣做，願意死在他手上。

可是他不忍！

他寧死也不忍下手！

× × ×

劍柄上纏着的綢，白綢被他掌心流出的冷汗濕透。

他突然拋下劍，道：「我不能殺這個人的。」

律香川盯着他，過了很久，才淡淡道：「爲什麼？他是你的朋友？」

孟星魂冷冷道：「我可以殺朋友，但却不殺已倒下去的人。」

律香川道：「爲了老伯也不肯破例？」

孟星魂道：「我可以爲老伯殺別的人，可以等下一次機會，這種機會反正隨時都會有。」

律香川看着他，既不憤怒，也不驚異，既不威迫，也不勉強。

他連一句話都不再說，就這樣靜靜的等着孟星魂從他面前走開。

孟星魂也沒有回頭。

他還沒有走遠，就已聽到葉翔發出一聲短促的慘呼。

他還是沒有回頭，甚至沒有流淚。

他眼淚要等到夜半無人時再流。

（三）

雖非夜半，却已無人。

孟星魂伏在地上，眼淚濕透了枕頭。

「小蝶是老伯的女兒！」

「你殺不死老伯！」

葉翔犧牲了自己的生命，爲的就是要告訴他這兩件事。

葉翔要他活下去，要他跟小蝶一起，好好的活下去。

這是葉翔自己做不到的。

「我能做到嗎？」

孟星魂握緊拳頭，對自己發誓，無論如何一定要做到！

這已是他唯一能報答葉翔的法子。

他欠高老大的雖然還很多，但那以後可以用別的法子報答。

這件事他必需放棄，現在他必需離開這裏。

他能走得了嗎？

花園外面很多墳墓，墳墓裏埋葬的都是老伯的「朋友」。

「無論誰只要一進入我們這種組織，就永遠休想脫離，無論死活都休想。」

「你就算要死，也得死在這裏。」

「但是無論是死是活，老伯都會一樣好好照顧你的。」

這是他們經過那些墳墓時，律香川對孟星魂說的話。他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心裏也彷彿很多感慨。

孟星魂當時並不知道律香川這是眞的有感而發，還是在警告他。

他總覺得律香川對他的態度很特別，剛才的態度尤其特別，好像已看出了他和葉翔的關係，看出了他的秘密。

但是他並沒有勉强他做任何事。

「律香川也許會放我走的，但陸漫天呢？」

孟星魂心裏的激動稍爲平靜時，就開始想得更多。

「連葉翔都知道老伯是殺不死的，陸漫天又怎會不知道？」

「陸漫天和老伯的關係比誰都密切，對老伯的瞭解自然也比別人多。」

「他既然知道我沒有殺死老伯的能力，爲什麼要叫我來做這件事？」

孟星魂的眼淚停止，掌心却已出了冷汗。

他忽然發現陸漫天的計劃，遠比他想像中還要可怕得多。

這計劃的重點並不是眞的要他去殺死老伯，而是要他來做梯子。陸漫天先要從這梯子上踩過去，才能達到目的。

孟星魂心中的悲慟已變爲憤怒！

沒有人願意做別人的梯子，讓別人從自己頭上踩過去。

孟星魂擦乾眼淚，坐起來，等着。

等着陸漫天。

他知道陸漫天一定不會讓他走，一定會來找他的！

× × ×

陸漫天來得比孟星魂預料中還要早。

律香川還沒有回來，屋子裏好像沒有別的人，靜得很，所以陸漫天一推門走進來，孟星魂就聽到了他的腳步聲。

他的腳步聲沉着而緩慢，就好像回到自己的家裏來一樣，顯然對一切事都充滿自信。

他的神情更鎭定，無論怎麼看都不像是個心懷叵測的叛徒。

無論誰要出賣老伯這種人，都難免會覺得有點緊張不安，但是他却完全沒有。

他臉上甚至還帶着微笑，一種將別人都當做呆子的微笑。

孟星魂勉強抑制着心中的憤怒，冷冷道：「你來幹什麼？」

陸漫天微笑着，道：「沒有什麼，我只是來看你準備好了沒有，現在時候已快到了。」

孟星魂道：「我沒有準備。」

陸漫天皺皺眉，道：「沒有準備，無論你多有經驗，殺人前還是要準備的。」

孟星魂道：「我沒有準備殺人。」

陸漫天道：「可是你非殺不可。」

孟星魂突然冷笑，道：「假如我一定要殺人，殺的不是老伯，而是你！」

陸漫天好像很吃驚，道：「殺我？爲什麼？」

孟星魂道：「因爲我不喜歡讓人往我頭上踩過去，不喜歡被人當做梯子。」

陸漫天道：「梯子？什麼梯子？」

孟星魂道：「你要我來，並不是眞的要我刺殺老伯，因爲你當然早已知道，我根本沒有成功的機會。」

陸漫天臉上並沒有什麼表情，但瞳孔却已開始收縮，道：「那麼我爲何要你來？」

孟星魂道：「也許你已有了刺殺老伯的計劃，而且確信一定會成功。」

陸漫天道：「那麼我就更不必要你來了。」

孟星魂道：「但你却不敢承當刺殺老伯的罪名，因爲你怕別人會爲老伯復仇，更怕別的人不肯讓你代替老伯的地位，所以，要我來替你承當這個罪名。」

下期預告

孫玉鑫先生繼「天眼」後又一中篇新著

一期完俠義傳奇故事：「龍飛豹子」

是篇故事與一般時下之「俠義」「恩仇」故事保證與衆不同，風格新穎，故事脫俗，主角豪邁瀟洒，快意恩仇，傲嘯江湖，閱後包你感覺胸襟開朗，精神一振，拍案叫絕，故特別推薦。

陸漫天道：「說下去。」

孟星魂道：「你要我在那地洞中等着刺殺老伯，但我也許根本就沒有機會出手，你也許就已先發現了我。」

陸漫天道：「然後呢？」

孟星魂道：「你一開始就表示出不信任我，老伯當然絕不會懷疑這計劃是你安排的，你爲他捉住了刺客，他當然更信任你。」

陸漫天道：「然後呢？」

孟星魂道：「你就會在他最信任你的時候，向他出手。」

陸漫天道：「你認爲我能殺得了他？」

孟星魂冷笑道：「你是他多年的朋友，而且是最好的朋友，當然比別人更知道他的弱點，何況你早已計劃周密，他對你却完全沒有防備。」

陸漫天道：「所以你認爲我的機會很大。」

孟星魂道：「世上假如只有一個人能殺得了老伯，那人就是你。」

陸漫天忽然笑了笑，笑得很特別，道：「謝謝你，你好像把我看得很高。」

孟星魂道：「你殺了他後，就可以對別人宣佈，你已抓住了刺殺老伯的刺客，已經替老伯報了仇，別的人自然更不會懷疑你，你就可順理成章的取代老伯的地位。」

他冷笑着，接着道：「這就是你的計劃，你不但要出賣老伯，也要出賣我。」

陸漫天冷冷道：「但你也有嘴，你也可以說話的。」

孟星魂道：「誰會相信我的話？何況，你也許根本不會給我說話的機會。」

陸漫天看着他，臉上還是全無表情，過了很久，忽然笑了笑，道：「想不到你居然很聰明，做刺客的人本不應如此聰明的。」

他微笑着，好像在爲孟星魂解釋，又道：「因爲自己冒險動手去殺人，已是件很愚蠢的事，爲別人殺人更愚蠢，聰明人絕不會做的。」

孟星魂目中露出痛苦之色，因爲他知道陸漫天這句話並沒有說錯。

這句話實已觸及了他的隱痛。

陸漫天正在欣賞他的痛苦，目中帶着滿意的表情，悠然道：「但聰明人通常都有個毛病，聰明人都怕死。」

孟星魂道：「怕死的人不會做這種事。」

陸漫天道：「那只因你以前還不够聰明，但現在你顯然已懂得能活着是件很好的事，無論如何總比死好些。」

他忽又笑了笑，問道：「你知不知道剛才來的那個人叫葉翔？」

孟星魂咬緊牙。

陸漫天又道：「你當然知道，因爲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但你却看着他在你面前被人殺死，連一點反應都沒有，那又是爲了什麼？」

他微笑着，接着道：「那只因你已變得聰明了，已不願陪他死，就算你還有別的理由，也一定是自己在騙自己。」

孟星魂的心在刺痛。

他的確是看着葉翔死的，他一直在爲自己解釋，這麼樣做，只不過因爲不忍令葉翔的犧牲變得毫無代價，只不過因爲葉翔要他活下去。

但現在，陸漫天的話却像是一根針。

他忽然發覺自己也許並不如自己想像中那麼偉大，他那麼樣做也許眞的只不過是因爲怕死。

他現在的確不願死。

陸漫天緩緩道：「你說的不錯，到現在爲止，還沒有人會懷疑我，我隨時都可以揭破你的身份，隨時都可以要你死。」

他凝視着孟星魂，就像是貓在看着爪下的老鼠，微笑着接道：「所以你若還想活下去，就只要聽我的話去做，因爲你根本已無路可走。」

孟星魂握緊雙拳，哼聲道：「我就算做了，結果豈非還是要死？」

陸漫天道：「你若做得很好，我也許會讓你活着的，我可以找另外一個人來替你死，我可以將那人的臉打得稀爛，要別人認爲他就是你，那樣你就可以遠走高飛，找個沒有人認得你的地方活下去，只要你不來麻煩我，就沒有別人會去麻煩你。」

他微笑着又道：「我甚至還可以給你一筆很大的報酬，讓你活得舒服些，一個人只要能舒舒服服的活着，就算活得並不光榮，也很值得的。」

他的微笑動人，說的話更動人。

孟星魂遲疑着，道：「你說的話，我怎麼能相信？」

陸漫天道：「你非相信不可，因爲這是你唯一的機會，你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

× × ×

陸漫天走了，走的時候還是充滿自信。

「你好好準備吧，最好莫要玩別的花樣，因爲我隨時隨地都在注意你。」

他當然並不信任孟星魂，但却知道孟星魂根本沒有花樣可玩。

孟星魂已是他網中的魚。

「我難道眞的已沒有第二條路走？」

就算眞的已無路可走，也不能走這條路。

「我絕對不能去殺老伯，絕對不能去殺小蝶的父親。」

何況，陸漫天說的話，孟星魂連一個字都不能相信。

他知道陸漫天無論如何都不會讓他活下去的。

「那麼，我難道只有死？」

死，有時的確是種很好的解脫。

很久以前，孟星魂就曾經想到過自己遲早要用這種方法來解脫。

他久已覺得厭倦，死，對他說來非但並不困難，也不痛苦。但現在呢？

秋已深，秋日的黃昏彷彿來得特別早。

菊花雖已漸漸開始凋零，但在暮色中看來，還是那麼美麗。

菊花也和蝴蝶一樣，它的生命總是在最美麗的時候就已開始枯萎凋謝。

這豈非是件很令人悲哀的事？

孟星魂忽然想起小蝶的話！

「蝴蝶的生命雖也如鮮花般脆弱，可是牠活得芬芳，活得美麗，牠的生命已有價值，所以就算死，也沒有什麼值得悲哀的。」

人的生命豈非也一樣！

一個人能活多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看他怎麼樣活着？活得是否有價值？

晚風中已傳來悅耳的鈴聲。

孟星魂的心忽然抽緊。

他站起來，大步走出去。

「我絕不能死。」

他還沒有眞正的活過，所以絕不能死！

可是，要怎麼樣他才能活下去呢？（未完）

碧空如洗萬里晴（大結局）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雲彪與玩鈴子潛入二聖城，尋獲金盾幫兄弟，問了一些城中情況，並由令狐武良畫了一張形勢地圖，在粮倉中放一把火，藉城中衞教軍救火之際混出城外，詎至來時藏放木板發覺玩鈴子沒有跟着逃出，知他有意留在城中，楚雲彪無奈，只好獨自逃生，但剛逃至江邊，便爲「貓女」嚴月嬌所擒，捉回城中，被二聖君打得昏了過去，迨甦醒過來，楚雲彪發現對面牢房中囚着賈禮強、田舍翁等，但呼之不應，知是飲了藥酒，心中方感難過，忽聽野枯佛傳來語聲，說是失手遭擒，同囚地室——

一名衞教軍現身了。

他由另一頭的甬道來到楚雲彪的牢房前，面露詭笑道：「小子，你大概還沒打够，居然還有力氣說話！」

楚雲彪眼睛一瞪道：「你少惹我生氣，我們的人不日就要進攻此城，攻破了此城，我首先拿你出氣，揍死你個王八蛋！」

那衞教軍聳聳肩道：「你還想活到那個時辰麼？告訴你，我們教主已決定把你當作魚餌，放入『化血陣』中，引誘你們的人進入陣中，把你們那幫人通通化爲血水！」

楚雲彪聽得心中暗驚，却面露冷笑道：「那是做夢，飛狐、飛豹、飛虎三關也有甚麼『紅沙陣』、『烈火陣』等名堂，結果還不是被我們破了！」

那衞教軍道：「你不相信那就等着瞧好了！」

說畢，走開去了。

野枯佛道：「楚雲彪，你挨了打麼？」

楚雲彪道：「是的，挨了一百大板。」

野枯佛笑道：「那妖物很喜歡這一套，貧僧也曾挨了一百。」

楚雲彪問道：「這地方是地牢吧？」

野枯佛道：「是的，位在二聖宮後，那妖物每天都要下來察看一次，你下來多久了？」

楚雲彪說道：「不知道，晚輩是剛剛甦醒過來的。」

野枯佛道：「現在大約是天亮時候，那妖物會在午後下來。」

楚雲彪「哦」了一聲，道：「大師，晚輩想調息一番，等下咱們再作長談。」

野枯佛道：「好，你調息吧。」

楚雲彪轉回乾草堆，躺了下去。

他一面吐納調息，希望趕快恢復元氣，一面却想着玩鈴子，他不知道玩鈴子此刻是否仍躲在令狐武良等人的房中，也不知道玩鈴子留在二聖城作何打算，但是他既然尚未被敵人發現，對自己總是一綫希望——他能够援救自己脫險麼？

不，他本領再大，也無法進入這看守嚴密的地牢……

正思忖間，突聞甬道的一頭傳來了一片雜亂的脚步聲，似有許多人進入地牢來了！

楚雲彪躺着不動，只抬頭向甬道上望去。

首先出現在眼前的，是雷神雷一公。

接着，是二十幾張熟悉的面孔，原來是金盾幫的二十五位兄弟，他們被帶入地牢裏來了。

其中居然沒有玩鈴子。

楚雲彪心知二聖教主是怕金盾幫兄弟作怪，故將他們關入地牢，心中暗暗嘆氣，忖道：「這下完了。」

雷一公首先打開楚雲彪的牢房，把令狐武良等八個人推入牢房中，下了鎖後，再把其餘十七人關入另外兩個地牢，然後大聲威脅道：「聽着，你們誰敢蠢動，立刻處死，這是敎主的命令！」

說畢，二話不說，大步走了。

野枯佛大叫道：「老天爺，這下可熱鬧啦！」

令狐武良聽見雷一公已走出地牢，立刻趨近楚雲彪身邊，問道：「老弟怎麼樣了！」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還好，只挨了一百大板，倒是連累諸位受罪，小可心甚不安。」

令狐武良凝容一嘆道：「老弟快不要這麼說，你冒九死之險潛入賊窩，還不是爲了救我們？」

楚雲彪低聲道：「玩鈴子呢？」

令狐武良道：「他躲起來了。」

楚雲彪道：「躲在那裏？」

令狐武良道：「不知道，昨夜老弟越過城牆之後，他忽然折回到我們房中，說要留下來辦些事情，後來老弟被擒的消息傳到，老夫知道二聖教主會派人搜索房間，連忙拿一套衞教軍的衣服給他穿上，他便乘亂溜了出去，這會不知躲到那裏去了。」

楚雲彪道：「現在是不是天亮了？」

令狐武良道：「正是。」

楚雲彪道：「他有地方可躲麼？」

令狐武良道：「城中還有不少空屋，他可能躲入空屋裏去了。」

楚雲彪道：「兩個妖物打算怎樣處置諸位？」

令狐武良道：「他們本來可以處死我們，其所以不動手，想必是利用我們脅迫敝幫兄弟。」

楚雲彪道：「方才看守地牢的衞教軍，告訴小可，那兩個妖物打算利用小可爲餌，將小可置於『化血陣』中，引誘家師等人入陣，此事不知是眞是假？」

令狐武良神情沉重地道：「大概不假，方才我們進入地牢之前，他正在派遣許多衞教軍四出搜索令師等人的踪跡，說找到時，就要派船送他們進入二聖城一決勝負。」

楚雲彪發愁道：「如此看來，他們確打算利用『化血陣』一舉消滅我們的人了！」

令狐武良點頭嘆道：「看來正是如此，那『化血陣』端的厲害無比，令師等人若然進入陣中，必無生理。」

楚雲彪道：「他們若將我們二十多人帶入陣中，家師等人必然會入陣搶救，這可如何是好。」

令狐武良沉默不語顯見內心亦是萬分地焦急。

楚雲彪星目精光漸盛，道：「這地牢的防備情形如何？」

令狐武良道：「由此出去，要經過三道鐵門，每道鐵門都很堅固，不易攻破。」

楚雲彪抿抿嘴唇，以堅毅的語氣道：「咱們非設法逃出不可，否則會全軍覆沒！」

令狐武良起身走近鐵柵前，上下勘察一番，再握住鐵桿運力搖撼，却搖不動分毫，乃回到楚雲彪身邊，搖頭苦笑道：「不成！」

楚雲彪道：「大夥兒一起來試試如何？」

令狐武良點點頭，向其餘七個兄弟一打手勢，九個人乃一齊走近鐵柵，握住鐵桿運力向外推去。

九個人合起來的力氣，是可推動萬斤重的東西，因之一推之下，鐵柵立刻「吱吱」發响，向外彎曲！

方才那名衞教軍聞聲趕到，大聲喝叱道：「你們幹甚麼？」

楚雲彪道：「別理他，再用力推！」

九人又一齊用力推出，鐵柵又「吱吱」作响，頂上的石土紛紛崩落！

那衞教軍怒喝道：「好大胆你們不想活了！」

說着拔出了鋼刀，猛砍九人握着鐵桿的手指。

九人只好縮手後退。

但是，隔壁兩間牢房中的另十七個金盾幫兄弟立刻如法泡製，也開始推衝鐵柵了。

那衞教頭大驚失色，掉頭便往外跑，一邊跑一邊叫道：「大家快來！他們要破牢逃出來啦了！」

楚雲彪叫道：「大家快推！」

九個人十八隻手掌立時又握上鐵柵，各傾全身力氣，向外推去。

「乒乓！」一聲，鐵柵倒下了！

對面牢房中的金盾老人，饕餮大仙，田舍翁，苦行僧，亘無霸五人似乎吃了一驚，一齊跳了起來，個個雙目暴瞪，滿面驚怒，好像一羣受驚猛虎。

楚雲彪九人急急衝出牢房，看見隔壁兩間牢房尚未衝開，連忙過去幫忙。

令狐武良則附上對面牢房的鐵柵，急聲道：「幫主，你們清醒了沒有？」

金盾老人大吼一聲，揮掌向他劈去。

令狐武良嘆息了一聲，只好暫時放棄救他們五人脫困之念，轉去協助那十七位兄弟。

野枯佛聽見他們在衝破鐵柵，又驚又喜的大叫道：「楚雲彪，可別忘了我和尚呀！」

楚雲彪答道：「大師放心，我們破了這兩間牢房，立刻去救您！」

又是「乒乓！」一聲巨响，其中一間牢房的鐵柵也倒下來了。

牢房中的九個金盾幫兄弟，潮水般湧了出來！

這時，困脫而出的已有十八人，楚雲彪便大叫道：「大家快來救野枯佛！」

一個箭步跳到野枯佛的牢房前，雙手握上鐵柵，奮力拉起來。

野枯佛雙脚鑿着脚鐐，連接脚鐐的鐵鍊粗而短，把他鑿在後面壁下，因此無法動彈。

尚大農出列施禮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傳令佈陣！」

尚大農道：「是。」

轉身出宮而去。

二聖君接着道：「白虎先生。」

白虎先生出列答道：「屬下在。」

二聖君道：「你們九人去將牢裏的敵人帶出，將金盾老人等帶到此地，將楚雲彪等二十四人帶入『化血陣』中，不得有誤！」

雪山九魔領命去了。

不一會，野枯佛、金盾幫主、饕餮大仙、田舍翁、苦行僧、巨無霸被帶到了二聖宮中。

野枯佛也被灌了聖酒，迷失了本性。

二聖君運行「攝魂大法」，首先對野枯佛凝視，道：「野枯佛，你現在是本教主的部下，等下有敵人要來，你須聽從本教主命令行事，懂不懂？」

野枯佛合十答道：「屬下遵命。」

二聖君接着又向金盾老人、饕餮大仙、田舍翁、苦行僧、巨無霸逐一「攝魂」指示一番，然後道：「走，到廣場上去！」

一行人步出二聖宮，來到廣場上，只見場上一百八十個衛教軍已佈陣停當，陣形頗似武侯八陣圖，却透着一片昏昏慘慘的殺氣！

每一個衛教軍，全身上下都穿戴着鐵盔鐵甲，手上各握一支長竹筒，一眼望去，黑壓壓的像一羣黑甲虫！

陣中築有一壇，上設一香案，旁置一柄長劍，顯然是指揮用的。

這時，楚雲彪等二十四人，已被安置於陣中，他們均被牛筋索子捆綁着，分成兩排躺在地上。

二聖君入陣巡視一遍，表示滿意的點了點頭，笑道：「很好，除非他們忍心見死不救，否則，一旦進入此陣，管叫他們入得出不得，一個個化為血水！」

白虎先生笑道：「聽說他們來了一百多人，是不是？」

二聖君道：「不錯，但本教主這個『化血陣』不怕人多，愈多愈好！」

大聖君忽然吃驚地道：「咦，怎麼回事？」

二聖君掉頭問道：「有何不對？」

大聖君一指那些佈陣的衛教軍道：「他們身形搖搖晃晃，好像有些站不穩呢！」

二聖君轉身一看，果見少數衛教軍似有支持不住之象，不由眉頭一皺道：「必是這幾天操練過勞之故——尚堂主！」

尚大農應聲趨前躬身道：「教主有何吩咐？」

二聖君道：「叫他們坐下歇息。」

尚大農恭應一聲，走近陣前，高聲喝道：「坐下！」

二聖君轉對雪山九魔說道：「等下他們到達時，各位便隨本教主入陣，等他們攻入陣中時，各位再由後面退出，一切按照原定計劃行動，不得有絲毫的差錯！」

雪山九魔一齊點頭道：「教主放心，屬下等不會出錯的。」

正說着，忽見陣中有一名衛教軍站了起來，呻吟着道：「尚……尚堂主！」

聲音虛弱，好像生了大病。

尚大農上前問道：「甚麼事？」

那衛教軍身形晃了晃，顫聲道：「小的不……不知怎麼攪的，忽然渾身乏力，心跳氣急，同時腹中隱隱作痛……」

尚大農沉聲道：「是不是吃壞了？」

那衛教軍道：「不知道，小的並未亂吃東西呀！」

又有一名衛教軍起立說道：「尚堂主，小的也心跳氣急，全身無力。」

尚大農大怒道：「胡說！無緣無故怎會心跳氣急全身無力？眼下敵人快到了你們怕死是不是？」

那兩名衛教軍不敢再說，坐了下去。

二聖君發現軍心不穩，便上前沉容冷冷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本教主一向對你們不薄，今天是你們立功的好機會，你們不得三心兩意，等下誰敢不聽指揮，立刻凌遲處死！」

一百八十個衛教軍噤若寒蟬，沒人敢吭氣。

貓女嚴月嬌把狐婆拉到一旁，低聲道：「潘姊，妳覺得怎樣？」

狐婆潘秋霞怔了怔道：「何事？」

貓女似怕二聖君聽見，盡量壓低聲音：「小妹也有些心跳，全身感到陣陣虛弱，不知怎攪的？」

狐婆道：「是不是月信要來了？」

貓女羞笑道：「潘姊莫說笑話，那東西早在十多年前就已停了！」

狐婆道：「不然，是心怯？」

貓女搖頭道：「不是，刀癡百里發那些人，小妹才不放在心上呢！」

狐婆道：「那麼，是怎麼回事？」

貓女顰眉沉吟道：「小妹也弄不明白……」

狐婆道：「妳最好去向教主報告一下。」

貓女忙道：「不行，要緊關頭，若向他告病，他一定會罵人的。」

兩人正低聲交談間，只見雷一公匆匆奔入場中，向二聖君跪稟道：「啓稟教主，他們到了！」

那十七位脫困的金盾幫兄弟看見第三間地牢的鐵柵也被衝倒了，便分出十個去協助楚雲彪搶救野枯佛。就在這時，甬道那邊傳來了二聖君冷峻的聲音，道：「你們在幹甚麼？想逃出去是不是？」

衆人轉頭一望，只見二聖教主站在甬道上的一扇鐵門之前，他們身後還站着雪山九魔！

正面而立的是二聖君，他手上握着一支長竹筒，其形狀很像小孩子玩耍用的水槍！

大家見他態度鎭靜沉着，一副有恃無恐之狀，不覺停止衝擊鐵柵，紛紛錯掌準備拚鬥。

二聖君面上罩着一片陰沉冷笑，緩緩道：「誰要出去，就衝過來吧！」

令狐武良大叫道：「兄弟們，橫豎逃不了一死，大家跟他拚命吧！」

響聲中，雙掌齊揚，十指曲張如爪，猛撲上去。在他身後的十六個兄弟，也吶喊一聲，紛紛攻撲而上，決心拚死一戰。

二聖君怪笑一聲，突然一舉長竹筒，立見由長竹筒中噴出一股七彩水霧！

一股令人作嘔的難聞氣味，隨着那股七彩水霧在甬道上散開。

首當其衝的令狐武良大叫一聲，身形搖晃幾下，倒下去了！

隨後撲到的十多人在聞到那股氣味後，也紛紛倒下，昏迷不省人事。

就連牢房中的金盾老人、饕餮大仙、田舍翁、苦行僧、巨無霸五人，也像吸入瞌睡虫，一個個的倒地不起。

二聖君再噴出一股七彩水霧，立即退出，關上鐵門，道：「行了，等下再進去捆人！」

第三間牢房中的八個金盾幫兄弟也在這時嗅到了七彩水霧的氣味，登時像喝醉了酒，搖搖晃晃的倒下去，很快就失去了知覺。

野枯佛已發覺情況不對，驚問道：「楚雲彪，發生了甚麼事啊？」

楚雲彪沒有回答，雙手由鐵柵上鬆落，人跟着慢慢倒下，歪倒在鐵柵下。

野枯佛睜大了眼睛，道：「喂，你怎麼啦？」

一語甫畢，面色陡變，仰頭向天，抽動鼻子嗅了嗅，嘴巴張了張，似欲喊叫，但是沒有叫出聲音，腦袋一歪，睡着了。

整個地牢中，剎那之間，已無一個清醒者，都在聞到一股古怪氣味後，立刻昏厥過去。

約莫一刻時後，瀰漫在空中的七彩水霧才消散乾淨。

又過了一刻時後，甬道上的鐵門「砰！」的一聲被推開，二聖教主和雪山九魔等人進來。

二聖君向前走，大聖君往後退，一行人踏過倒在甬道上的十幾個金盾幫兄弟的身體，來到最後關禁野枯佛的牢房前，看見野枯佛他已昏迷不省，二聖君這才面露得意之色，桀桀一笑道：「諸位看本教主製造的這種『勾魂水槍』威力如何？」

白虎先生笑道：「威力之大，簡直到了不可思議的地步，教主早該使用這東西對付刀癡百里發那些人。」

二聖君搖頭道：「不行，這種『勾魂水槍』只能在房屋內發射，若在外面發射，被風一吹，威力便要大減，而且容易傷着自己人。」

金豹居士接口問道：「教主這東西和『化血陣』中使用的不同麼？」

二聖君道：「不同，這種『勾魂水槍』只能使中者昏迷不醒，而『化血陣』使用的那一種却能溶化人的骨肉。」

金豹居士一指東倒西歪的那些金盾幫兄弟，又問道：「這些人何時才能甦醒？」

二聖君道：「再過半個時辰即可甦醒過來。」

語至此，環望衆人又道：「這裏面尚有四間牢房完好無損，諸位動手把他們拖進去吧！」

大聖君道：「留下四個不要拖進去。」

二聖君一怔道：「幹麼？」

大聖君笑道：「你要把他們關入四間牢房，我建議你在每間牢房外懸掛一顆人頭，讓他們明白逃走的結果就是死！」

二聖君道：「好主意，來人哪！」

幾名衛教軍應聲而至，躬身聽候差遣。

二聖君道：「拖出四個，砍下首級帶進來！」

這幾名衛教軍齊聲應是，將其中四個金盾幫兄弟拖了出去。

雪山九魔則動手把其餘十四人關入四間牢房。

不久，四顆血淋淋的首級帶到了。

二聖君指示他們把首級懸掛在牢房外，接着向大象王樂泰山吩咐道：「老樂，你在這裏看守，誰敢再衝破牢房，格殺勿論！」

× × ×

兩天之後——

一名衛教軍匆匆進入二聖宮，向二聖君稟報道：「啓稟教主，他們已接受挑戰，乘船來了！」

二聖君問道：「距本島尚有多遠？」

衛教軍答道：「大約在半個時辰之後，即可抵達。」

二聖君道：「好，退下去！」

衛教軍行禮退下。

二聖君道：「尚堂主！」

二聖君面容一獰，笑問道：「他們已經下船了麼？」

雷一公道：「還沒有，正在靠岸。」

二聖君道：「來了多少人？」

雷一公道：「主要人物有百里發、申屠傑、白鶴眞人、少林掌敎大善禪師、武當掌敎玉淸子，還有賈谷蘭、田舍郞、小淘氣、葛大寶、悟明和尙以及金盾幫七十多個兄弟，少林武當四十多個門下，共一百多人。」

二聖君點點頭，轉對白虎先生笑道：「白虎先生，你去領他們到這裏來！」

白虎先生點首應諾，即往島邊快步走去。

他由唯一的一條石級走到島邊碼頭上，只見刀癡百里發等百多人仍站在船上，當即喝令衞敎軍放下跳板，然後抱拳道：「諸位就請下船！」

刀癡百里發當先下船，目光炯炯的注視着白虎先生，神情冷峻地道：「你是白虎先生？」

白虎先生微笑道：「不錯！」

刀癡舉目四下打量，看不出有埋伏跡象，乃又問道：「你們敎主呢？」

白虎先生道：「在廣場上恭候。」

刀癡冷笑道：「這回你們敎主按江湖規律下戰書，我們也按江湖規律而來，希望在正式交戰之前，沒有甚麼鬼蜮伎倆！」

白虎先生道：「絕對沒有！」

刀癡道：「你們雪山九魔是成名露臉的人物，老夫就信任你們這一句話，請帶路吧！」

白虎先生道：「請隨老夫來！」

說畢，轉身拾級而上。

刀癡等一百多人緊隨其後跟上，一路眼觀四面耳聽八方，提防敵人突施奇擊。

由碼頭到島上的這條石級，筆直的向上伸去，共有一百多級，白虎先生起先步履快捷，走上六七十級時，步履漸慢，竟有乏力之象！

刀癡看了甚爲詫異，以爲他要施展某種詭計，開口冷笑道：「白虎先生，你沒有甚麼不舒服？」

白虎先生道：「沒有。」

話剛說完，忽然身形搖幌了兩下，險些栽倒於石級上！

刀癡面色一變，立時刹住腳步，同時張開雙臂，約定身後衆人，冷冷道：「白虎先生，老夫久聞你們雪山九魔的大名，很希望正式領敎高招，如果你們想玩甚麼花樣，那就太令老夫失望了！」

白虎先生好像突然生了疾病，停步不前，手按心口喘了幾口氣，才道：「你別多疑，跟隨老夫上去就是了！」

語畢，復舉步走上去。

但是腳步踉蹌不穩，搖搖欲墜，好像一個風燭殘年體弱多病的老人！

跟在刀癡身後的抓癢老人驚疑不置，傳音問道：「百里兄，他怎麼啦？」

刀癡搖搖頭，表示不知道。

抓癢老人傳音笑道：「他好像生了大病！」

刀癡又搖搖頭，傳音答道：「可能是一種詭計，大家小心一些！」

白虎先生勉強走上二十幾級，又停下來喘息了一陣，然後繼續往上爬，但只是走了二三級，就頽然跌坐下來，手撫心房，氣喘吁吁道：「老夫不行了！」

刀癡冷笑道：「白虎先生，別開玩笑了！」

白虎先生雙眉緊皺，一臉痛苦的答道：「眞的，老夫像……好像中了毒！」

刀癡見他的樣子確是中毒之象，不禁訝然道：「誰會向你下毒？」

白虎先生搖搖頭，又喘息了好一陣，突地站起道：「走吧！」

他奮起餘力向上疾走，一口氣爬上石級頂端，才無力的跪倒地上，叫道：「來人！來人！」

兩名衞敎軍奔了過來，吃驚的問道：「白虎先生，您怎麼啦？」

白虎先生面色泛現一片紫黑，有氣無力地道：「快……快扶老夫到……到廣場上去！」

那兩名衞敎軍連忙將他扶起，一人架住他一隻手臂，向廣場上走去。

刀癡一百多人仍在後面跟着，大家對於白虎先生的「病情」均感驚異不置，簡直不敢相信那是眞的。

白鶴眞人越前到了刀癡身邊，低聲問道：「百里兄令徒在偸上此島之前，身上是否帶有毒藥？」

刀癡搖頭道：「沒有，你徒弟玩鈴子呢？」

白鶴眞人道：「也沒有。」

刀癡道：「奇怪，莫非那兩個妖物反向他們雪山九魔下了毒？」

白鶴眞人搖頭道：「應該沒有這種道理？」

刀癡道：「不然，他怎會突然中毒？」

白鶴眞人嘖嘖稱奇道：「是，這眞是怪事。」

說話間，廣場出現了。

白虎先生停步道：「好了，你們退下去！」

那兩名衞敎軍放開他的手，退到一旁。

白虎先生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舉步向廣場走去。

這時，廣場上的情形已有改變，雪山八魔和野枯佛、金盾老人、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亘無霸等人均已站到「化血陣」中，而二聖敎主則高

高站在陣中壇上，二聖君披頭散髮，手握長劍，那模樣就像一個準備施行邪術的妖道！

組成「化血陣」的一百八十名衞敎軍這時均已起立，正慢慢的游走着，有如幾條蚯蚓在地上蠕蠕而動！

白虎先生勉強走到陣前，高聲道：「啓稟敎主，人到了！」

二聖君一揮長劍道：「快入陣來！」

白虎先生神情慘然，道：「不，屬下中了毒，無力殺敵了！」

一句話剛說完，人便向前仆倒！

二聖君大吃一驚，叫道：「白虎先生，你怎麼了？」

白虎先生已不能回答。

二聖君又驚又怒，舉劍一指刀癡，厲聲道：「百里發，本敎主按照江湖規律，約你們到此決戰，你們竟敢向白虎先生下毒，難道你不要你徒弟的命了？」

刀癡冷冷道：「我們沒有向他下毒，他自家中毒的！」

二聖君怒吼道：「胡說，他無緣無故怎會自家中毒？」

刀癡道：「這個老夫就不知道了。」

二聖君冷哼一聲，掉頭向站在壇後的金豹居士道：「金豹居士，你出陣去看看！」

金豹居士應了一聲，舉步向陣外走去。

他的步履，也是踉踉蹌蹌！

二聖君面色一變，驚問道：「你又怎麼了？」

金豹居士又緊按着腹部，愁眉苦臉地道：「屬下有些不舒服……」

貓女呻吟一聲道：「不好，咱們都中了人家的暗算了！」

二聖君神情大變，厲聲道：「胡說！」

貓女垂下頭，不敢再說。

二聖君道：「大象王，你代替金豹居士出陣看看白虎先生！」

大象王應聲而出，走到陣前，蹲身察看白虎先生的中毒情形，然後將白虎先生抱起，轉身走入陣中，面露悲色道：「敎主，我們老大死了！」

二聖君雙眉一聳，面呈嚴厲問道：「眞是中毒死的？」

大象王點點頭道：「是的！」

二聖君憤怒萬分，抬目瞪視陣前的刀癡等人，一字一頓道：「百里發，你看看本敎主壇下這些人，這二十二人中，有一個是你徒弟楚雲彪！」

刀癡早就看見徒弟和金盾幫二十一個兄弟被捆綁倒在陣中，當下答道：「老夫看見了。」

二聖君道：「你想救他麼？」

刀癡道：「這是我們此行的目的。」

二聖君冷冷一笑，道：「那麼，你們可以進來了！」

刀癡道：「我們當然要進去。」

答畢，轉身對身邊的武當掌敎玉淸子低聲道：「玉淸掌敎，老夫聽說掌敎對各種陣圖頗有研究，他們現在擺出的這個陣，叫甚麼名堂？」

玉淸子神情嚴肅的答道：「此陣十分古怪，貧道也看不懂，不過値得注意的倒是他們手上拿着的竹筒，那長竹筒裏面必然藏得有厲害武器，咱們在未弄淸楚之前，最好不要進去。」

白鶴眞人忽然大聲道：「那妖物聽着，你把貧道的徒弟怎麼處置了？」

二聖君面色微變，道：「你說甚麼？」

白鶴眞人怒道：「我說我徒弟那裏去了！」

二聖君再也掩不住心中的驚駭，失聲道：「你徒弟玩鈴子跟楚雲彪一起來的麼？」

白鶴眞人道：「不錯！」

二聖君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他本來也懷疑前日偸上島來的不止楚雲彪一人，但因楚雲彪解釋「兩塊木板是用來鋪地通過地心鬼雷的地帶用的」，使他信以爲眞，未再嚴令搜索另一敵人，現在聽了白鶴眞人的質問，才知還有一個玩鈴子沒有抓到。

讓一個敵人躲在島上兩天之久，那眞是一件極危險可怕之事！

他立即兼想到白虎先生的中毒暴斃，以及陣中衞敎軍的「心跳氣急，渾身乏力」，心頭爲之大大一震。

白鶴眞人見他遲遲不答，怒喝道：「說啊！你是不是把他殺害了？」

二聖君眼珠一轉，點頭答道：「不錯，他太狡猾，所以本敎主就先宰了他，現在他的屍體大概還沉在湖底！」

白鶴眞人一聽徒弟已死，登時雙目發赤，一揮拂塵，抬腳便要衝入陣中。

「師父，弟子在此！」

玩鈴子的聲音，忽由對面二聖君的殿脊上遙傳過來！

衆人循聲一望，只見一條人影由殿脊上冲起，飄上右邊的飛簷之上，就在飛簷上站着。

他，身上穿着衞敎軍的服裝，但大家一眼就看出他果然是玩鈴子！

白鶴眞人又驚又喜，叫道：「玩鈴子，你怎麼變成了衞敎軍？」

玩鈴子笑道：「弟子變成衞教軍，才有機會把毒藥投入水井裏呀！」

白鶴眞人一怔道：「你說甚麼？」

玩鈴子道：「昨天夜裏，弟子將一包毒藥投入井中，那口水井是他們食用的，今早他們吃了飯喝了茶，都中毒了！」

一語方畢，陣中一百八十個衞教軍紛紛倒下，就像突然被戳破了皮球，一下就洩了氣！

原來，他們早就感渾身不對勁，只因懼怕二聖教主，不敢不勉強支持下去，現在一聽是中了毒，心中大驚之下，再也支持不住一個個的倒了下去。

白虎先生功力非凡何以會頭一個毒發而死呢？原因是他身體「活動」得比人多，他奉命去接引刀癡等人，走下一百多個石級，再走上一百多個石級，腹中的毒性發作便快了。

貓女首先跳了起來，尖叫道：「果然是中了毒，我的天哪！」

身形如電縱起，一掠數丈，逃去了。

其餘的金豹居士、獅頭人、大象王、獨角牛、鹿仙、猴精、狐婆也已發覺體內有異，都覺解毒要緊，哪敢呆下去，跟着貓女紛紛縱起，急急的奔逃而去！

尙大農一看大勢已去，也想開溜，刀癡眼尖，電撲而出，大喝道：「孽徒，你給我站住！」

尙大農面如土色，一連幾個倒縱，退出廣場，遁入二聖宮，隱沒不見。

刀癡疾追而入。

二聖教主呆呆的站在壇上。

他們本以爲這一仗十拿九穩，可以將敵人一舉殲滅，卻不料由於一時疏忽，竟使全教之人中了毒，致使局面急轉直下，眼看賴以取勝的「化血陣」化爲烏有，心中又急又恨，不覺呆住了。

白鶴眞人一見刀癡追殺尙大農入二聖宮，立即一揮拂塵，高聲道：「大家入陣救人啊！」

一百多人應聲撲入，一齊衝入業已瓦解的化血陣中，搶救楚雲彪等二十二人。

野枯佛、金盾老人、田舍翁、饕餮大仙、苦行僧、巨無霸六人呆若木鷄的站着。

賈谷蘭、田舍郎、小淘氣、悟明和尙、葛大寶等人乘機撲上，各運指點了父親和師父的穴道，使他們失去活動能力，然後將他們抱離現場。

原來，野枯佛及楚雲彪等人因被禁在地牢中，二聖教主打算在今天下手殺死他們，故未派人送食物入牢，也因此使他們僥倖的逃過了中毒的厄運。

楚雲彪等二十二人身上牛筋索子一解，立刻就恢復了活動能力，但他們已英雄無用武之地，因爲島上的衞教軍均已毒性發作，全都倒在地上奄奄待斃。

只有二聖教主沒有中毒之象，他們仍站在壇上發呆，對於眼前發生的一切變化，好像仍不敢相信似的。

抓癢老人仰頭大叫道：「你們兩個妖物，下來跟我老人家鬥一鬥啊！」

大聖君大叫道：「老二，咱們拚了吧！」

二聖君道：「下去！」

兩人橫着飄落壇下，頓時一齊揮動長劍，亂殺亂砍起來。

他們由於準備指揮化血陣殺敵，故未帶着飛龍爪，但他們在劍法上的造詣也有過人之處，劍芒閃動間，就有一名少林弟子和一名武當弟子在慘叫聲中倒了下去。

抓癢老人急叫道：「讓開！讓開！由我老人家來對付他們！」

衆人連忙紛紛閃避退開。

抓癢老人立即揮動「不求人」，欺身攻上大聖君，笑道：「我老人家總算有機會給你們搔癢！」

大聖君笑一聲道：「西方乙！」

右足橫跨一步，長劍反向抓癢老人的腰部截擊過去，發招之快，如電光一閃！

抓癢老人縱身躍起五尺，手中「不求人」再出，抓向對方頭上百會穴。

大聖君喝道：「北方丁！」

不退反進，身形一挫向前，長劍由下而上，飛挑抓癢老人左腿！

抓癢老人迫得只好斜身掠開，大叫道：「白鶴眞人，來幫幫忙啊！」

白鶴眞人搶步欺出，一抖拂塵，向二聖君胸口點去。

二聖君冷笑一聲道：「南方甲！」

身形一側，左足前跨，一劍反向白鶴眞人右胸刺出，出招亦是奇快無比！

抓癢老人乘機進招，竹爬子一翻，揣向大聖君腰部，大聖君橫劍一格，同時一抬右脚，猛踢對方胯下……

四人各出奇招，搏鬥了數十招竟然難分高下。

這時，刀癡百里發由二聖宮出來了。

楚雲彪急迎上前問道：「師父，他怎麼樣？」

刀癡道：「死了！」

楚雲彪嘆道：「他是該死的，只可憐夏美鳳母子兩人……」

刀癡道：「他是毒發而死的。」

楚雲彪黯然道：「弟子實在想不通他爲何自甘墮落加入二聖教。」

刀癡道：「爲了錢！方才他臨死的時候向爲師吐露實情，他在金陵的武館曾因賭博輸掉了，後來二聖教主送他五千兩銀子贖回產地，從那時候開始，他就離不開二聖教，也捨不得離開二聖教！」

他說到這裏，長嘆一聲道：「他不該在金陵開設武館，繁華之地，容易使人沉迷墮落……」

楚雲彪點了點頭，轉向場上望去，說道：「如今只剩下那個妖物了，他們一死，就天下太平。」

刀癡看了看抓癢老人和白鶴眞人合鬥二聖教主的情形，道：「抓癢老人和白鶴眞人快要落敗！」

楚雲彪一怔道：「不會吧？」

刀癡道：「你看下去就知道。」

忽見二聖教主身形飛轉，劍芒勢如水花般飛濺而出。

抓癢老人和白鶴眞人同時怪叫一聲，頓足暴退，兩人右臂上均現鮮血，掛了彩。

二聖教主狂笑一聲，縱身撲入金盾帮兄弟羣中，又揮劍亂砍起來。

賈谷蘭連忙又把父親交給帮中一位兄弟照顧，接着由另一位兄弟手中要過兩柄刀，跳到楚雲彪面前，把其中一柄寶刀遞給他，道：「這是你的刀，咱們要不要照計劃試一下？」

楚雲彪接過寶刀，道：「好，咱們上去！」

於是，兩人仗刀衝入，賈谷蘭大叫道：「兄弟們退下，讓我和楚雲彪來收拾他們！」

金盾帮兄弟聞言立即縱退，他們已知道她和楚雲彪練了一套擊殺二聖教主的戰略，正想看看成不成。

二聖教主本已豁出性命，打算亂殺一陣，與敵同歸於盡，這時一見楚雲彪和賈谷蘭居然要聯手跟自己兄弟一拚，不禁都覺好笑，二聖君桀桀一笑道：「小子，你們來是送死，還是叫你師父來吧！」

楚雲彪冷冷道：「殺鷄焉用牛刀，只我們兩個就够打發你們回老家了！」

二聖君大笑道：「好，你小子也是本教主要殺的一個，本教主先成全你也好！」

賈谷蘭轉到大聖君對面，準備出手。

這是一場好戲，因此衆人便在場上圍成一個大圈子，要看楚雲彪和賈谷蘭施展。

大聖君感到不尋常，低聲道：「老二，這兩個小的可能有些名堂，不可輕敵！」

二聖君冷笑道：「放心，兩個乳臭未乾的東西，不必放在心上！」

楚雲彪正對二聖君站定，然後一打手勢，與賈谷蘭同時移動脚步，慢慢向前迫去。

兩人步伐一致，每一步的尺寸均相同。

欺近到距離對方面前五步之處，兩人一齊停下來，神情均甚冷峻而沉着。

二聖君掂掂手中長劍，怪笑道：「進招啊！」

楚雲彪慢慢抬起左手，擺出準備出擊的姿態。

賈谷蘭的眼睛，緊緊注視着楚雲彪的左手，只等楚雲彪打出手勢，便要出手。

二聖君面上升起一抹不屑之色，桀桀怪笑道：「不要虛張聲勢了，快進招吧！」

楚雲彪左手猛然下揮大喝一聲道：「接招！」

寶刀勢如海浪般「飄」了出去！

正是「五絕刀」的第一招——一場春夢！

賈谷蘭如斯響應，同時出招，刀法與楚雲彪完全相同，速度也分毫不差！

二聖君一見楚雲彪攻出的一刀來勢詭譎，捉摸不出他要攻擊自己那一部位，心中暗暗一懍，脫口叫道：「北方丙！」

「北方丙！」

大聖君也同時叫了一聲。

二聖君右足向右橫跨出去。

大聖君的右足也同時向右橫跨出去。

兩人都想向右方避開，於是互相一扯之下，便都停在原地不動！

刹那間，楚雲彪和賈谷蘭的刀尖，已攻到他們胸前。大聖君大吃一驚，急叫道：「東方甲！」

左足向左前方跨去。

二聖君也同時叫出：「東方甲！」左足也時向左前方跨出去。

仍是背道而馳，仍然不能動彈！

兩人面色大變，慌忙沉劍下擊，欲將攻到的刀打開，但已慢了一步，只聽「噗！」的一聲，楚雲彪和賈谷蘭的刀同時劈入他們的胸口！

楚雲彪道：「退！」

頓足向後倒縱，抽出來的刀已沾滿鮮紅的血！

賈谷蘭也在同一時間抽刀縱退三丈。

二聖君低頭看着業已洞開的胸口，一顆頭再也抬不起來了。

大聖君也一樣！

兩人靜靜站了片刻，四隻脚才慢慢彎曲，萎靡倒地，不聲不響的死了！

滑稽！

是的，簡直滑稽透了。

他們原都有一身出神入化的功夫，被認爲是舉世無敵的一對連體怪物，可是今天竟在楚雲彪和賈谷蘭的一刀之下結束了性命！

圍觀衆人，心上彷彿搬開了一顆石頭，均不禁長長透出了一口氣，然後才情不自禁的喝采起來。

（以下轉入第84頁）

正宗技擊武俠連載小說

鏢旗

卧龍生・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幫主黃一飛偕藍小月往一破廟，會晤病諸葛宇文鏡，向他請教破解紫天君之策，宇文鏡約於兩個時辰後爲他決策，屆時，黃一飛、藍小月兩次前往，依宇文鏡的意見，除鏢旗傳人或少林羅漢陣可與紫天君抗衡外，餘子均非其敵。藍小月對宇文鏡似有所疑，俟黃一飛往佈署一切，立返督帥府與劉婉蓉商討，並向關中岳探查對宇文鏡的爲人，關中岳亦不什了了，唯有加强帥府防衞，預料對方當於最近期內來襲。夜晚，風砂四起，深沉夜色中，帥府外忽有數條黑影沖起，撲向帥府——

魂飛鬼逝寇喪胆

但，這帥府內，在高大的圍牆的環繞之下，風砂減弱了甚多。

分頭衝入帥府中的人，共有一十六人，每隊八個。

左面一隊由葛玉郎領隊，從人是燕山五鬼，火神萬昭，鬼手搜魂荀不全。

右隊一隊由陰陽書生桑小乾領隊，加上追魂神鞭童世元，和另外六個身佩兵刃的黑衣大漢。

帥府中一片黑暗，黑的難見一丈外的景物。

葛玉郎和桑小乾互相打手一個招呼，二隊人馬突然分開，擺成了一個陣勢。

桑小乾輕輕咳了一聲，道：「葛兄，給他們挑明吧！」

葛玉郎點點頭，一揚手中的摺扇，高聲說道：「在下葛玉郎奉天君之命，來此拜會徐督帥。」

火光一閃，暗影中突然挑出了兩盞明燈，關中岳帶着李玉龍，于俊緩步由一條甬道中轉了出來。

關中岳懷抱金背大環刀，神情肅然，威風凜凜，左手一揮，道：「葛兄才來麼？」

葛玉郎呵呵一笑，道：「關兄可是早已料到了兄弟非來不可麼？」

關中岳道：「不錯，而且，來的也不止你葛兄一個人？」

葛玉郎道：「說的也是，兄弟是笨鳥先飛，打旗的先上，天君和四位天王，隨後就到——」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想不到啊！關兄竟然

眞的榮任帥府侍衞。」

關中岳心中暗忖今宵之戰，可能是一場慘烈的火併，心中反而平靜的很，淡淡一笑，道：「葛玉郎，不論你的爲人如何？但你總還是知道是非的人，我只問你一句話，徐督帥的官聲如何？」

葛玉郎怔一怔，道：「是一位好官。」

關中岳道：「這就是了，咱們江湖上人，敬的是忠臣義士，徐督帥官居極品，人稱靑天，關某人替他賣命，只爲了敬重他的爲人。」

葛玉郎道：「人各有志，勉强不得，是非之見，也因看法各異，兄弟不想和你關兄講理。」

關中岳道：「兄弟也不感驚奇，如是葛公子肯講理，也不會到帥府來了。」

葛玉郎道：「關兄有一件，兄弟想說明白！」

關中岳道：「關某人洗耳恭聽。」

葛玉郎道：「兄弟和你關兄，在這番爭鬥之境，彼此處境，都卑下的很，我們都不過是個搖旗吶喊的人。」

關中岳哈哈一笑，道：「可惜的是，兄弟我並無此感覺。」

葛玉郎冷笑一聲，道：「關兄不覺着把自己看的太高麼？」

關中岳淡淡一笑，道：「我關中岳至少自己覺着還是人，極受人敬重的人。」

葛玉郎大怒，喝道：「關中岳，你這等大言不慚……」

關中岳淡然一笑，接道：「你葛公子雖然聰明絕世，但這方面，你却是不懂，咱們雖然都是拚命，但心情却是大不相同。」

葛玉郎道：「你關中岳有九條命，殺不死，是麼？」

關中岳哂然一笑，道：「你錯了，關某人也是一條命……」

葛玉郎接道：「那有什麼不同？」

關中岳道：「在下等拚命，出於自願，所以心胸坦蕩，死而無憾，縱不能名標靑史，但也可留段佳話，至於諸位，却是受迫而來，至少你們並非是全部出於自願。」

他似乎是有意讓所有的人，都聽到這幾句話，故而說的聲音很高。

葛玉郎冷笑一聲，說道：「關兄口氣，托大的很，實叫人聽來有些不太服氣！」

關中岳臉色一變，神情肅然的說道：「葛玉郎，你也在江湖上走了不少時間，應該瞧的出來，帥府中早已經有着很森嚴的戒備。」

葛玉郎道：「那不足爲奇，此事早已在我們預料之中了。」

關中岳說道：「那很好，諸位現在可以逃出去了。」

葛玉郎道：「如是咱們肯退出去，那就不會來了。」

關中岳道：「諸位不肯自己走，關某人只好下令動手了。」

葛玉郎冷笑一聲，道：「正點子都還未到，我們不過是打旗的，但如關兄一定要動手，在下只好奉陪。」

關中岳一揮手中大環刀，冷冷說道：「那一位先和我關某玩玩。」

葛玉郎道：「行，閒着也是閒着，大家走幾招解解悶。」

摺扇一張，大步迎了上來。

關中岳刀平胸前，高聲說道：「諸位如是不想引起羣毆，最好就別亂動。」

葛玉郎道：「關兄放心，沒有兄弟之命，他們還不會擅自出手。」

關中岳大刀擺出一個很奇怪的門戶道：「葛公子請出手吧！」

葛玉郎看他擺出的門戶，十分奇怪，不禁一呆，停下腳步。

鬼手搜魂苟不全，突然一側身子，越過了葛玉郎，道：「在下領教一下關總鏢頭的刀法。」

右手一揮，一片烏芒，閃電而出，攻向關中岳的前胸。

李玉龍突然踏前一步，雁翎刀一揮，噹的一聲震開了苟不全手中的鐵鬼手。

兩般兵刃一擊之後，李玉龍被人震的向後退了一步。

內力相交之下，顯然是李玉龍棋差一着。

但李玉龍刀勢很快，一擊互拚之後，不容苟不全第二次出手，立時揮刀攻出。

這一刀去勢奇幻，苟不全竟然拏不準刀勢劈落何方。心中略一猶豫，李玉龍刀勢已掠過前胸。

寒芒如電，劃開了苟不全前胸的衣服。

苟不全吃了一驚，疾快向後退去。

李玉龍刀勢如影隨形，跟踪而至，正是鐵夢秋傳授的刀法。

苟不全大爲震駭，想舉起鐵鬼手封擋刀勢，已自不及。

但見寒芒一閃，鮮血迸流，苟不全竟被攔腰斬作兩段。

這一刀，不但使苟不全血染黃沙，一命歸西，也使得在場之人，全部看的驚訝不已。

因爲，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到李玉龍這一刀明

明是直劈過去。

但不知他如何一轉，刀光近身時，竟然變成了橫斬之勢。

其實，李玉龍心中亦在暗自驚震，想不到這一刀，竟有如此的威勢。

于俊眼看李玉龍刀劈强敵，威風八面，不禁技癢，大步而出，刀平前胸，喝道：「在下于俊討教，那一位願意指點。」

李玉龍刀震全場，使得羣寇鴉雀無聲，一時間，竟無人敢挺身應敵。

于俊鋼刀一指葛玉郎，道：「花花公子，我要試試你手中的摺扇。」

這等指名挑戰的事，葛玉郎就算想裝作不聞，也裝不下去。

但李玉龍刀斬苟不全的氣勢尤存，使得葛玉郎對這位年輕人，也存了戒心。

但他究竟是久走江湖的人物，略一沉吟，回頭對燕山五鬼說道：「你們去試試看。」

五鬼雖然心中害怕，但葛玉郎之命，又不能不聽，苗一堂只好招呼一下，酒，色，財，氣，四位鬼兄鬼弟，呼嘯一聲，圍了上去。

苗一堂揮揮手中的鬼頭刀，道：「燕山五鬼，對付一個，也是一擁而上，對付千軍萬馬，也是我們兄弟五人。」

于俊冷冷說道：「你就一齊上吧！」

突然欺身而上，劈出一刀。

這一刀快如電光石火，氣鬼趙山只覺眼睛一花，人還未看淸楚，已經被于俊劈成兩半。

于俊的刀法，迅快的轉變，接連着一刀，又劈了色鬼李胆。

五鬼出手，未及三招，已有兩個人死於刀下，故然使餘下的三鬼，又驚又怕，就連葛玉郎，桑小乾，也瞧的心胆俱裂，莫名所以的呆呆出神。

燕山五鬼中的老大，苗一堂突然大喝一聲，撲向于俊。

幾乎是在他發出的同時，酒鬼張虎，色鬼王平，也分成兩路，撲向于俊。

三把鬼頭刀，由三個不同方向，挾着一片疾勁的刀風，劈向于俊。

三鬼這一發之勢，都是在極度悲痛之下出手，大有情急拚命之勢。

但于俊却是毫無畏懼之色，手中雁翎刀疾快的劃出一圈光芒。

一陣兵刃相觸的金鐵交鳴之聲，傳入了耳際。

于俊這巧妙的一刀，竟然在一發之下，擋開了三人由三個方向，不同的攻勢。

他封擋開三人的聯手之勢，立時還擊，雁翎刀疾快的劈向張虎。

張虎刀勢被對方封開之後，立時全神戒備。

于俊連劈兩鬼的奇異刀法，使得餘下三鬼，都有了極高的警覺之心，一面攻敵，一面仍然留心着戒備。

張虎疾快舉刀一封，準備擋住于俊的刀勢，以使色鬼王平有偸襲的機會。

那于俊突然一轉，向後斬去。

張虎一刀封空，耳際已響起了王平的慘叫之聲，生生被于俊劈去了大半個腦袋。

刀鋒上血珠子還未落下，于俊的刀勢又轉向張虎。

張虎舉起的刀，還未及放下，于俊的刀已攔腰劃過。

燕山五鬼，在動手不及十招中，已然死了四個，只餘下一個老大苗一堂。

苗一堂大喝一聲，向于俊撲去。

葛玉郎大聲喝道：「回來。」

苗一堂心中雖然氣怒，但他有着更多的畏懼，聽得葛玉郎呼叫之聲，立時應聲而退。

葛玉郎望望地上四具屍體，道：「你上去，也是白白送死，他刀劈你四個兄弟，看上去，似乎是因爲他的刀法很快，其實不是，那是一招連貫的刀法——」

苗一堂接道：「什麼？連貫的刀法……這……這……」

葛玉郎道：「你要相信，事實上，不信也不行，那是一招變化很深奧的刀法，它分解使用，却具有了合成的威力，那似是陷阱，只要你跌進去，就被他刀勢誘迫着隨着它變化，而死於刀下。」

李玉龍，于俊，兩人出手幾刀的威勢，頓使得全場震驚。

葛玉郎分析過于俊的刀法之後，連桑小乾也不禁爲之震駭不已。

一時間，再也無人敢挺身而出。

葛玉郎輕輕咳了一聲，揮手說道：「關兄，這兩位都是關兄的門下弟子？」

關中岳道：「不錯。」

葛玉郎道：「士別三日，刮目相視，關兄這兩位門下弟子，在短短數月工夫中，有着如此的成就，實是叫人敬佩的很。」

關中岳道：「葛公子誇獎了。」

葛玉郎道：「關兄兩位弟子的刀法，都很高明，關兄個人的成就，想必是更上一層樓了。」

關中岳道：「葛公子，你可是想試試關某的大刀麼？」

葛玉郎搖搖頭，道：「見微知著，只看關兄兩位弟子的高明，還不難想到關兄的成就，葛某人不願冒這個險。」

關中岳冷笑一聲，道：「葛公子當眞是大丈夫，能屈能伸。」

葛玉郎淡淡一笑，道：「千金之軀，坐不垂堂，何況是生死攸關的大事。」

關中岳道：「那也好！如是葛兄不願和兄弟動手也成，那就請諸位立刻退出帥府。」

葛玉郎輕輕咳了一聲，道：「關兄，兄弟來時已經說的明白，此番來此，並非是以我們爲主，請關兄稍候片刻，等天君來到此之後，再決勝負。」

關中岳緩緩向前行去，一面說道：「這帥府中的防衛，已由我關某人負責，任何踏入帥府寸土之地，是關某肩上都有責任，諸位如若不肯退出帥府，只好試試關某的大刀了。」

葛玉郎緩緩向後退了兩步，臉上神色，一片冷肅。

顯然，他已被關中岳逼的心頭動了怒火。

桑小乾輕輕咳了一聲，道：「關中岳不要欺人過甚。」

關中岳大刀平胸而舉，冷冷說道：「關某不願再和諸位鬥口，我數出十字，如是諸位還不肯離開，在下只好下令出手了，那時，不要說我關某人不講義氣了。」

桑小乾冷冷說道：「葛兄，咱們聯手而上。」

李玉龍，于俊分由兩面搶出，高聲說道：「殺雞焉用牛刀，有事弟子服其勞，師父請退到一側休息。」

葛玉郎舉手一揮，人影閃動，餘下的黑衣人，立時排成了一個陣式。

李玉龍沉聲說道：「家師已然再三的告誡諸位，諸位不肯聽從，那就別怪我們兄弟刀下無情。」

他一刀殺死了苟不全，這番話，自具有一番氣勢。

葛玉郎道：「咱們並無和諸位動手之心，但是諸位苦苦相逼，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了。」

李玉龍道：「諸位夜入官府，本就該嚴予究辦，家師顧念江湖情面，才放諸位離開此地，諸位不肯走，自然不能責怪我們了。」

于俊高聲接道：「家師已仁盡義至，諸位如是要走，此刻還來得及。」

葛玉郎冷笑一聲，道：「關中岳，你未免逼人過甚，葛某已再三說明，你竟是一直不肯諒解。」

關中岳道：「我已經勸說過了，諸位不肯走，那就無法怪我關某人了。」

李玉龍單刀一揮，道：「師弟，咱們分由兩面殺上去。」

于俊應了一聲，揮刀由右面攻上。

李玉龍卻由左面攻上。

葛玉郎摺扇一揮，高聲說道：「相打無好手，諸位如不拚命保命，那只有任人屠戮了。」

說話中摺扇一揚，兩道銀綫，疾向李玉龍射了過去。

羣寇在葛玉郎招呼之下，紛紛舉起兵刃，分向兩人迎去。

李玉龍大喝一聲，刀勢一揮擊落了兩枚毒針。

就這一段的工夫，兩把鬼頭刀，一條鍊子槍，分由三個不同的方位，攻了上來。

李玉龍運氣揮刀，一舉間，震開了襲來的三件兵刃。

但這般江湖亡命之徒，都已知曉身處絕險之境，只有捨命相拚一途。

個個全力出手，全都是拚命的打法。

這一來，李玉龍和于俊，頓然陷入苦戰之境。

兩人雖然得鐵夢秋指點了不少的奇異招術，但基礎未貧，功力不够，在對方緊緊進逼之下，也就無法施展。

關中岳大聲喝道：「諸位羣攻」人，算得什麼英雄，關某出手了。」

喝聲中一揚腕，兩枚金鈴鏢電射而出。

夜暗中，響起了一聲慘叫，似是兩個人中鏢而倒。

關中岳發出了兩枚金鈴鏢後，立時揮刀攻入。

大環刀閃動，帶起了一片寒芒冷風。

刀光過處，一個黑衣大漢被斬兩斷，血洒一地，屍分兩側。

葛玉郎右手一揮，幻起了一片扇影，攻向關中岳。

關中岳刀勢一轉，斜着斬去，不但制住了葛玉郎的攻勢，而且含有着極强的反擊之力，迫的葛玉郎連退兩步。

葛玉郎急揮摺扇，攻出了兩招，擋住了關中岳的攻勢，道：「關兄，不但你那兩個徒弟大有進境，就是你關兄，也似乎是有了很大成就……」

關中岳冷冷接道：「你現在仍有機會退出去，需知兵刃無情，在下可能失手傷了你葛公子。」

葛玉郎冷哼一聲道：「不錯，你確然有些能力？不過……」

關中岳道：「不過什麼？」

葛玉郎道：「在下心中有幾點疑惑不解之處，希望你關兄能够解說一下。」

關中岳道：「解說什麼？」

葛玉郎道：「月前咱們動手相搏，武功在伯、仲之間，何以相隔不久之後，你們師徒，竟有了如此驚人的成就。」

關中岳道：「他們是另有高人指點，至於在下麼……」

但聞兩聲慘叫，打斷了關中岳未完之言，又有兩個黑衣人，死於李玉龍和于俊的刀下。

葛玉郎眼看自己帶來的屬下，已然傷亡大半，立時大聲喝道：「住手。」

李玉龍和于俊，似是亦無趕盡殺絕之心，依言收刀而退。

葛玉郎輕輕歎息一聲，道：「桑兄，我瞧咱們撐不出局面，還是依言撤離此地吧！」

場中之人，大都已見識過三人的厲害，聽他之言，立時快步向葛玉郎身後行去。

這時，暗影中突然傳過來一個威重的聲音，道：「葛玉郎，你想退走麼？」

葛玉郎聽得那聲音之後，立時抱拳說道：「關中岳扎手的很，看來要天王出馬了。」

來人也穿着一套墨色衣服，似乎是這衣服專以用來作夜行衣裝之用。

只聽一聲冷笑，一個身着青衫的半百老者，由暗影中緩步而出，擋在葛玉郎的前面。

關中岳打量那老者一陣，道：「閣下是四天王中的什麼王？」

青衫老者冷冷說道：「百劍王冷綸。」

關中岳仔細看去，只見那青衫老者的身上，佩帶着四支寶劍，心中一動，暗道：他號稱百劍王，帶了四支長劍，定然還有不少短劍了。

李玉龍和于俊與敵人一戰之後，感覺到自己的武功，已然大有進境，鐵夢秋指點的方法，簡直是有着莫可思議的威力，似乎揮刀之間，就可以取人之命。

兩人有着同一的心意，希望鬥鬥百劍王。同時由兩側搶出，擋住了百劍王。

李玉龍雁翎刀一揮，道：「師父，弟子願先行出手。」

于俊道：「師兄請爲小弟押陣，我如是不敵，你再出手不遲。」

關中岳道：「你們兩人聯手，也未必是那人之敵……」

百劍王冷綸臉上泛動着淡淡的笑容，突然間一抬手腕，兩柄長劍，同時出鞘。

李玉龍、于俊，話還沒有說完，兩道寒芒，已然分別指向前胸。

動作快速，有如電光石火。兩人同時揮刀封劍，響起了一聲金鐵交鳴。（未完待續）

過關刀

【大結局】

·本文承自第78頁·

二聖教主死了！

全島的二聖教徒也死了！

預料免不了一場慘烈搏鬥，到此烟消雲散，完全結束了。

玩鈴子檢了一支水槍，走到二聖教主的身邊，笑嘻嘻過：「這東西據說威力無窮，且讓小道試它一試！」

說着，朝二聖教主的屍身噴上一股白濛濛的水霧！

楚雲彪見那股水霧有些古怪，忙道：「玩鈴子，快退下！」

玩鈴子拋下水槍，跳到他身邊，笑道：「楚兄，咱們這一仗大獲全勝你和賈姑娘應居第一功！」

楚雲彪淡淡一笑道：「應該是你的功勞最大，不過我可不贊成你用的手段……」

玩鈴子道：「你是說小道不該下毒？」

楚雲彪道：「是的。」

玩鈴子道：「如果小道不來這一手，今天全軍覆沒的，只怕不是二聖教，而是我們！」

楚雲彪道：「我總覺得太過殘酷了，是誰給你的毒藥？」

玩鈴子看了賈谷蘭一眼，聳聳肩道：「毒藥是小道自己帶來的！」

楚雲彪頓有所悟，但也無意再去埋怨賈谷蘭，因爲他覺得玩鈴子說的也不錯，如非下毒瓦解了敵人的「化血陣」，後果確實不堪設想。

事實證明，化血陣中一百八十個衞教軍所用的水槍，的確是極之厲害的武器。

二聖教主的屍身開始在溶化了！

他們身上的衣服，很快便被水霧溶爛，接着皮肉一塊一塊掉下，化爲血水。

只不過頓飯工夫全身上下已只剩下兩副骷髏！

× × ×

碧空如洗。

陽光在湖上生輝。

一百多人分乘兩艘船，離開了龍宮湖中的小島，向東方航進……

小島上，濃烟嬝嬝的升空，飄散在空上，這表示二聖教最後的一個據點被徹底摧毀了，不須多久，它將像飄散於空中的黑烟一樣，無迹可尋！

——全書完——

長篇武俠奇情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平靜了多時的江湖，突然出現了一位天殺星，攪得武林中人無不心驚胆顫，首有四君子擬予偵緝以安武林，詎尤在計劃如何着手，便已慘遭天殺星殺害，繼四君子後又有太原神醫、金陵公子等先後遇害，終於驚動了劍王宮，劍王薛立中派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率十二名錦衣劍手出動緝拿，並懸賞黃金萬両，但奔波屢月依然人踪不見。這日長沙來了對酒客，半酣中年青一位自稱天殺星申無害，雖揭破對方勝箭要藉酒圖灌醉他的企圖，但却不殺勝箭而僅輕予薄懲後而去，數日後，艾一飛聞訊趕至——

行踪飄忽賽神龍

勝箭的傷勢，尚未完全康復。

所以，當無情金劍領着十二劍士到達之後，他只能在客棧後院那個充滿藥味的小房間內，勉強支起虛弱的身子，來接受這大總管的訪問。

交談的結果，令人非常失望。

因爲無情金劍一心一意想知道的，可說只有一件：就是那位天殺星如今去了哪裏？而這位笑裏藏刀所能說出來的則僅僅是兩人那天對飲的經過了！

兩人那一天對飲的經過，萬福樓的幾名伙計，全都瞧得清清楚楚，這段經過如今已是無人不知，說了還不等於白說？

可憐這位無情金劍，幾個月來東奔西走，每次趕抵出事地點，最後能看到的，都是一具死屍，這一次好不容易才找到了一個活見証，沒想到結果竟然又是空喜一場！

經過一陣長久的緘默之後，一名劍士忽然插口問道：「聽勝俠剛才說，你們最後反臉的原因，是因爲勝俠以指代筆，在桌面上寫下了兩行字，勝俠的意思，是逼於當時的環境，不得不爲之備箸代籌，替他想出了一個會見如意嫂那女人的主意，不料那小子竟認爲這是個陷阱，因而傷了勝俠一掌，是嗎？」

勝箭道：「是的。」

那劍士道：「勝俠那是寫的兩行什麼字？」

勝箭道：「勝某人那兩行字大意是說：由於這兒城外的那件血案，劍王宮的人，早晚一定會到，所以勸他最好先找個地方，在城裏躲起來，暫時不

要露面，等貴宮的人來了，由勝某人設法支開，然後便可以安心住在這裏，專等那女人出現，沒想到小子竟然變臉，認爲勝某人是有意想他上當，好藉此機會報訊與貴宮來人，以便領取貴宮那一萬兩黃金的賞格……」

那劍士皺了皺眉頭，沒有再問下去。

其餘的那些劍士也全都暗暗搖頭嘆息，覺得這位笑裏藏刀勝大仁兄，實在並不如外傳的那樣足智多謀，是個心計過人的角色。這時這些劍士都忍不住在心底下想想，你這位勝大仁兄，也未免太天眞了。這種連三歲小孩都哄不了的餿主意，居然想叫天殺星那樣的人上當？今天還有你勝某人一條命在，已算你姓勝的夠便宜的了！

無情金劍像是想起什麼似的，忽然抬頭注目問道：「小子出手之際，勝兄有沒有留意到小子出手的路數，相近於當今哪一門派之招式？」

勝箭苦笑笑道：「總管您也未免過於抬舉我勝某人了，憑我盛某人這點火候，當時就算沒給這突如其來的變故嚇昏了頭……」

無情金劍想想也覺得對這位笑裏藏刀來說，這一問題的確不無陳義過高之嫌，於是改口接着道：「那麼，小子在反臉之前，有沒有於無意中露出口風，說起他這次前來長沙的目的？」

勝箭搖頭道：「沒有。」

無情金劍輕輕嘆了一口氣，顯已想不出還有什麼話好問。既然找不出話來說，自然就只有告辭一途。

他回過頭去，望望身後的那些劍士，似乎想在臨走之前，看看那些劍士，還有沒有什麼意見提出來。

那些劍士，你望望我，我望望你，誰也沒有開口。

勝箭擁被思索了好一會兒，忽然抬頭遲疑地說道：「小子雖然始終說有出此行之目的，不過，依勝某人之觀察，小子這次前來長沙，很像只是偶爾路過……」

無情金劍一哦道：「何以見得？」

勝箭得意地笑了笑道：「當小子在城中各處閒蕩，勝某人尚未上前與之兜搭之前，曾在小子身後悄悄跟踪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小子是從北門方面過來的，沿街經過好幾家客棧，我發覺小子連看都沒看一眼，由此可見這小子本來就沒有在城中落腳之意……」

無情金劍不禁點頭道：「唔，這樣看來，倒是不無可能。」

勝箭得意地接下去道：「當然這只是勝某人個人的猜想，不過如果勝某人猜想的不錯，我們便不難從小子前此行經之路綫，約略推測出小子底下可能要去的地方！」

無情金劍眼中一亮道：「依勝兄看來，小子可能要去的地方有哪幾處？」

勝箭沉吟道：「小子是從岳陽來的，當然不會再回到岳陽去，這一點應該沒有什麼疑問。」

無情金劍道：「當然。」

勝箭接着道：「由此類推，當知小子繼續南下的可能性，無疑要比回頭北上的可能性爲大。」

無情金劍思索着道：「南下？」

勝箭接下去道：「從這裏往南走——」

無情金劍突然跳了起來道：「是了！『衡山二老』！」

勝箭茫然抬頭道：「『衡山二老』？」

無情金劍道：「是的，衡山那一對與世無爭的老兄弟，準是這小子下一步要想加害的目標，我們一定得立即設法前往加以制止，再遲就恐怕來不及了！」

說着，雙拳一抱，迫不及待的匆匆又接道：「多承勝兄指點迷津，艾某人就此別過。衡山二老這次若能僥倖逃過那小魔王的毒手，可說全拜勝兄之恩賜，艾某人來日定當親偕那對老兄弟，另行登門道謝！」

× × ×

天色漸漸的黑了下來。

房中又回復一片寧靜。

勝箭扶病送走了客人，也送走了自己臉上的笑容。

這時的無情金劍和那一十二錦衣劍士，應該走得很遠了；而這位笑裏藏刀自客人離去之後，就閉緊了門窗，獨對孤燈，默默出神，身子始終沒有移動過一下。

他彷彿從那跳動的燈光中，正看到這樣一幅活生生的景象！

衡山二老的茅廬前，無情金劍和十二劍士滿頭大汗的跳下馬背，結果却發現二老正在屋中悠然對奕……

× × ×

「督」

「督」

就在這時候，外面房門上，忽然響起一陣輕微的叩門之聲。

勝箭如自夢中驚醒，定了定神，抬頭沉聲問道：「誰？」

門外低低接口道：「勝爺還沒有安歇麼？」

勝箭一聽是店小二的聲音，這才放下了一顆心，當下沒好氣的道：「我剛才送客回房的時候，不是已經交代過你們，叫你們今晚上沒有事就不要再過來的嗎？」

店小二道：「回稟勝爺，是這樣的，西跨院裏剛剛來了一位白相公，他聽說勝爺也住在這裏，高興的不得了……」

勝箭一怔道：「白相公？」

店小二道：「是的，他說你們已多年沒有見面，今天難得又在這裏遇上了，所以他已着人備了酒菜，特地來請勝爺過去敘敘……」

勝箭道：「這位白相公是那裏的人？」

店小二道：「小的不大清楚。」

勝箭道：「看上去約莫多大年紀？」

店小二道：「大約二十來歲。」

勝箭聽了，不由得又是一怔！

白相公？只有二十來歲？這可將他難住了！他自信記性不差，但一時就是想不起來，曾在什麼地方結識過這樣一個朋友！

這小子會不會是認錯了人呢？

那店小二見他久久沒有回應，忽然輕輕咳了一聲，像是有話要說，又不敢開口的樣子。

勝箭忙問道：「是不是這位白相公另外還吩咐了你一些什麼話，你不方便直接對我講出來？」

店小二道：「是的，他說勝爺您交遊廣濶，說不定已經忘記了他這樣一個朋友。」

勝箭道：「不錯，一時之間，我的確有點不大記得起來了。」

店小二道：「所以，他猜想勝爺很可能不肯賞光。」

勝箭道：「你可以告訴他，我身子不舒服，這幾天正在吃藥。」

店小二道：「勝爺身子不舒服，小的已跟他提過了。」

勝箭道：「他怎麼說？」

店小二道：「他說他知道。」

勝箭道：「哦！」

店小二道：「他說……咳咳……勝爺您，最好多攷慮，如果您不去，他可要走了，因爲他的時間很寶貴。」

勝箭聽呆了！

這是什麼話？

世上請客還有這種請法的？

他本無意赴約，這樣一來，却不禁引起他的好奇之心，他倒要看看這小子究竟是何來路。

× × ×

西跨院中共有兩排廂房，但這時只有其中一個房間點了燈。

店小二手一指道：「那就是白相公的房間，他爲了清靜，這座跨院他已經全包下了。」

勝箭點頭道：「好的，你去吧，我知道了！」

這一邊那店小二剛剛轉身離去，那邊廂房前面的台階上，已然含笑出現一名紫衣青年。

勝箭走上前去，眼望着那紫衣青年，抱拳遲疑地道：「這位老弟，我們以前——」

紫衣青年微笑道：「以前怎樣？」

勝箭兩眼突然一下瞪得大大的，脫口失聲道：「呵呵！原來……是……是妳大嫂！」

這的確太意外了。他做夢也沒有想到，曾一度使他疑神疑鬼的白相公原來就是他日夕盼望着的如意嫂！

若在平時，這種事本來不會發生。不是嗎？試問在目前這種處境之下，除了這女人，還有誰會包下一座跨院，特地着人請他過來喝酒？

他的朋友之中，像這樣豪爽的，能有幾人？

何況店小二傳話之際，語氣中已經暗示得明明白白：如果您不去，他可要走了，因爲他的時間很實貴——

除了這女人，別人怎會有資格這樣向他說話？

今晚所以如此，全因爲他剛剛做了一件虧心事，思緒一時無法集中，以致聽了店小二的邀請，結果反將第一個就該想到的人給忘去一邊。

不過，事情已成過去，不想也罷，如今這女人一出現，一切就都好辦了。

台階上那位易釵而弁的如意嫂這時見笑裏藏刀勝箭就像發了呆一樣只管盯着她瞧，忍不住噗哧一聲，笑道：「怎麼啦？是不是我臉上長了花兒？」

勝箭眨了一下眼皮道：「嗯？」

如意嫂笑道：「不然你那一雙眼睛，爲什麼老是這樣直勾勾的盯着我不放？」

勝箭這才回過神來，深深噓了口氣道：「我的好大嫂，你可眞想死我了！」

說着四下望了一眼，輕聲又說道：「來來來，快，快，你先進去，我來關門——」

如意嫂狠狠擰了他一把，低低笑罵道：「看你猴急成一副什麼樣子！」

勝箭一楞，跟着輕輕一跺腳道：「唉唉，我的好祖奶奶，人家說的是正經，你却偏偏要往那些地方想，眞要命！」

如意嫂側目一哦道：「正經？」

勝箭伸手一推，告饒似的道：「好啦，好啦，隨你高興，怎麼想都可以，到裏面說罷！」

房中一張桌子上，酒菜已經擺好。

勝箭坐下之後，滿屋張望着又道：「你那幾個

丫頭，這一次一個都沒有帶出來？」

如意嫂笑道：「你怎麼忽然想起那些丫頭來了，是不是你臂傷未癒，用起筷子來有點不方便？」

勝箭忙說道：「不是——」

如意嫂笑道：「那麼你問那些丫頭跟來沒有，又是什麼意思？」

勝箭的眼角窗外溜了一瞥，壓低聲音道：「我只是想知道我們在這裏說話，是不是方便而已。你剛才進來的時候，有沒有遇見熟人？」

如意嫂笑道：「有什麼話，你儘管說，這座跨院，就只我們兩人，那些伙計，我也交代過了，决不會有人無緣無故的闖進來，所以今晚在這裏，不僅是說話方便，什麼事都很方便……」

勝箭苦笑道：「我的好大嫂，你別儘說笑話好不好，人家都急死了，你却裝作沒事人一樣……」

如意嫂笑意一斂，緩緩道：「既然你覺得這些話都不中聽，那麼我就先問你一件事。」

她頓了頓，注目接着道：「有人說你這次挨了天煞星那魔王一掌，是因爲那魔王知道我會喝酒，要你替他想個主意，以便有機會與我鬥鬥酒力，結果，你的主意想是想出來了，但却被那魔王誤會你是在動他的歪念頭，才爲此反臉，將你打傷。現在，你老實說，究竟有沒有這回事？」

勝箭點頭道：「不錯，是有這回事。萬福樓的伙計，那天全都瞧得清清楚楚，我就是想賴也賴不掉！」

如意嫂道：「關於這一點，我並不想責怪你，因爲不論誰遇上了那魔王，如果還想活命，就不能不聽他的，你爲他出主意，我知道你是出於迫不得已。」

勝箭喝了一口酒，緩緩接道：「恰恰相反！」

如意嫂一楞道：「恰恰相反？」

勝箭笑了笑道：「因爲這件事可說自始至終都是我勝某人一個人的主意！」

如意嫂露出迷惑之色道：「你是說——」

勝箭又笑了一下道：「你應該先問我那天在桌上寫的是兩行什麼字？爲什麼它會惹惱了那魔王？因爲只有這兩行字，才是整個事件的重要關鍵。」

如意嫂道：「那位艾大總管問了沒有？」

勝箭道：「他屬下一名劍士問過了。」

如意嫂道：「你有沒有告訴他們？」

勝箭道：「告訴過了。」

如意嫂道：「你怎麼說？」

勝箭道：「我說那兩行字的大意是：我要那魔王先找個地方躲起來，暫時不要露面，等劍王宮的人來了，由我設法支開之後，然後我們便可以定定心心的住在這裏，專門等待你如意嫂……」

如意嫂道：「你是這樣寫的嗎？」

勝箭笑道：「大致如此，只少說了一個小小的註脚。」

如意嫂道：「什麼註脚？」

勝箭笑道：「我要那魔王在臨走之前，向我虛發一掌，使事情看起來更自然一點！」

如意嫂一呆道：「什麼？原來你宣稱受傷，只是一場騙局？」

勝箭笑道：「說得中聽一點好不好？」

如意嫂出了好一會兒神，才又抬臉問道：「這樣說來，你跟那魔王是眞心眞意的在這裏等着我出現了？」

勝箭笑道：「難道還會是假的不成？」

如意嫂目光閃動，又隔了片刻，注目道：「那魔王是有名的殺人不眨眼，你這樣忠心耿耿的爲他籌謀，對你來說，到底有什麼好處？」

勝箭微微一笑道：「你說呢？」

如意嫂道：「你——」

勝箭微笑道：「你不是也來了嗎？你又爲什麼來？你來見這殺人不眨眼的魔王又有什麼好處？」

如意嫂忽然輕輕嘆了口氣，自語似的喃喃道：「一個人爲了一萬兩定金，眞是什麼事情都能做得出來，我實在不得不佩服你勝大哥這份勇氣……」

她慢慢的抬起面孔，盈盈側目道：「那麼到時候我們如何分成？」

× × ×

第二天晌午時分，長沙北門城外的官道上，忽然出現兩名長相怪異的破衣漢子。

這兩名漢子，一個生得又高又壯，另一個則生得又矮又瘦。

遠遠的望上去，就像是一個小孩子跟在一個大人後面走，待過近看清，才知道兩人的年紀，其實不相上下，都在三十歲左右。

這兩名破衣漢子的身材雖然相差甚遠，但兩人的面貌，却十分相像，有如兄弟。

兩人是不是一對兄弟呢？

一點不錯，兩人正是一對兄弟。兩人不僅是一對兄弟，而且還是當今江湖上相當有名氣的一對兄弟！

雲夢雙寶。

這對兄弟之所以有名氣，除了兩人奇特的長相之外，便是兩兄弟與衆不同的怪僻行徑。

兩兄弟儘管一個大字不識，對於數目也只能以十百計，但却都有着一身不俗的武功。不過，兩人雖有武功在身，除非受到侵犯，平時很少仗以欺人。平時裏四處浪蕩，多半以短工渡日，只要有吃有

喝，兩兄弟什麼活兒都幹，而且幹得相當賣力，只是有一個毛病，不喜歡長住一個地方，活兒幹完，說走就走，誰也挽留不住！

這兩兄弟最有趣的是，兩人除非不開口，一開了口，經常總是一唱一和，如演雙簧。

兩句話出諸兩人之口，儘管字眼兒不一樣，意義則永遠相同；等於一個人說的話，再由另一個重複一遍。兩兄弟從不知道什麼叫積蓄，有了銀子，馬上化光，餓了再找活兒幹。

找不到活兒幹，便向人伸手。死纏活纏，軟硬兼施，不達目的不休，多了不要，一頓酒錢，錢拿到了連謝字兒也沒有一個。

兩兄弟現在走在官道上，看樣子大概是肚皮又餓了。

這時走在前面的大寶忽然放慢脚步，等後面的二寶趕來身邊，一面揉着肚子，一面轉過臉去道：「二寶你餓了沒有？」

二寶道：「餓了！」

大寶道：「餓了怎麼辦？」

二寶道：「麻煩。」

大寶道：「早上那頓，我們實該多吃幾碗。」

二寶道：「誰說不是。」

大寶道：「那你當時爲什麼不多吃？」

二寶道：「吃不下呀！」

大寶道：「我也一樣。」

二寶忽然手一指道：「前面有座亭子。」

大寶道：「不錯，我也看到了，前面果然有座亭子。」

二寶道：「亭子裏有人。」

大寶道：「有三個人。」

二寶道：「我們最好快點趕過去。」

大寶道：「越快越好！」

兩兄弟脚下還眞不含糊，一眨眼間便來到路旁的那座凉亭之前。

凉亭裏這時果然歇着三個人。

三人之中，有兩個是莊稼漢子，另一個則是一名在身邊擱着行李捲兒的青年人。

兩個莊稼漢子在那裏抽着旱烟聊天，那青年人則躺在石板櫈上睡覺，覆着一頂舊草帽。

大寶走過去用腿膝蓋頂了頂那青年人道：「起來！伙計！」

二寶道：「快！」

那青年人移開草帽，愕然睜大雙惺忪睡眼道：「什麼事？」

大家轉向二寶道：「你來還是我來？」

二寶道：「隨便。」

大寶道：「還是老法子？」

二寶道：「當然。」

於是大寶又轉向那青年人道：「喂，伙計，你剛才爲什麼罵人？」

二寶接口道：「無緣無故罵人最要不得了！」

那青年人大感驚奇道：「罵人？什麼時候？」

大寶又轉向二寶道：「你有沒有聽到他是罵我們？」

二寶道：「當然聽到了。」

大寶道：「他罵什麼？」

二寶道：「難聽極了，我說不出口。」

大寶回頭來道：「伙計，你聽到沒有？你不但罵人，而且罵得相當難聽，連我這個兄弟都說不出口。」

二寶道：「我說不出口的話一定十分難聽。」

那青年人翻着眼皮道：「怪了，我在這裏睡覺，你們也是剛來，你們來的時候，我根本就不知道，你們這豈非成了有心訛詐？」

大寶又向二寶道：「二寶，你瞧，竟給他一下猜對了！」

二寶道：「是啊，我一看就知道遇上了一個聰明人。」

那青年人眼珠子轉了轉，臉上忽然露出一絲笑意，他抬頭又將兩兄弟週身上下打量了幾眼，笑着向兩兄弟問道：「兩位貴姓？」

大寶道：「我姓大叫大寶，他姓二叫二寶。」

二寶道：「他是我哥哥，我是他弟弟。」

那青年笑道：「久仰，久仰。」

大寶問二寶道：「他說久仰久仰是什麼意思？這句話我以前怎麼沒有聽人說過？」

大寶想了想道：「他說：九兩——九兩，大概是說他身上只剩下九兩銀子的意思，我看我們用不了這許多。」

二寶道：「是啊！我看我們有個二，三兩也就儘夠了。」

那青年人欣然往起一說，笑着揮手道：「小意思，小意思，走，走。咱們喝酒去，無論喝多少，全由我作客，兄弟身上銀子有的是！」

× × ×

日頭已經偏西，但奇怪的是，那位天殺星竟仍然未見出現。

如意嫂已漸漸有點等待不耐煩起來。

勝箭不時跑去門口向院外張望，但每次都是蹙着眉頭回來，他顯然也想不出那位天殺星遲遲不見出現的原因。

如意嫂忽然抬頭道：「你看那小魔王當天會不會只是酒後一時之戲言，事後已經忘得乾乾淨淨；

又去了別的地方？」

勝箭搖頭道：「我看不會。」

如意嫂道：「既然不會，那爲什麼到現在還不來？」

勝箭沉吟道：「依我猜想，小魔王這兩天很可能臨時因事離開城中，還沒有聽到無情金劍已經帶人來過我這裏的消息。因爲我們當天的默契是，無情金劍一天不來，他就一天潛伏不出，如果他還不知道無情金劍已經來過，他當然不會冒昧露面。」

如意嫂點點頭，沒有開口，彷彿正在思索着另外一件什麼事。

勝箭背着雙手，在房中來回踱了幾步，自語似的又說道：「其實，我覺得像這樣等等也好，這樣至少可以證明我們昨晚正在這裏說的那番話沒被這小魔王聽去，黃金固然可愛，性命一樣要緊，這小魔王實在不好招惹，只要不出毛病，我倒寧願多等幾天……」

如意嫂仍然沒有開口，隔了一會兒，才緩緩抬起面孔道：「有一件事，我至今還想不透。」

勝箭停下腳步道：「什麼事？」

如意嫂道：「我奇怪這小魔王爲何要如此胡亂殺人，而且殺的又都是一些好人，他殺人的目的，到底是爲了什麼？」

勝箭苦笑道：「他如果殺的不是一些好人，又怎會被人喊作天殺星？這種事我看還是別去想的好，想了只會叫人直起雞皮疙瘩！」

如意嫂皺了皺眉頭，又道：「還有，這小魔王的師門和出身，也是一個令人費解的謎，從這小魔王用以殺人的一身武功看來，當今各大門派之中，除了一座劍王宮，顯然那一派也出不了這等人材，而這魔王跟劍王宮又無任何淵源，眞叫人想不透這魔王的一身武功，究竟是從哪裏來的？」

勝箭眼珠子轉動了一陣，突然說道：「別忙，我想起一個人來了！」

如意嫂露出注意的神情道：「誰？」

勝箭道：「刀聖！」

如意嫂道：「刀聖葛維義？」

勝箭道：「是的，你這一說正好提醒了我，除了已故之刀聖，我相信絕沒有第二個人能夠調教出一個具有這樣一身武功的弟子，同時我猜想這也許正是劍王宮不惜重賞捉這小魔王主要原因之一！」

如意嫂道：「爲什麼？」

勝箭道：「因爲大家都知道『刀聖』與『劍王』，當年曾有過八拜之交，如今刀聖葛維義已作古人，身爲盟弟的劍王，自然不能坐視盟兄傳人如此胡作非爲！」

如意嫂道：「那麼，你對死在這小魔王手底下的那些遇害者，人人身上不見一處刀傷，又有什麼解釋？」

勝箭搔搔耳根子道：「我就是這一點還沒有想通，因爲這些遇害者之中，如四君子，葛氏弟兄，金陵公子，追魂一劍等人……」

如意嫂搖搖頭，思索着說道：「我認爲這魔王用以殺人的武功，以及是否爲刀聖傳人一節，都是次要的問題。主要的問題是：這魔王究竟爲什麼要這樣到處殺人！他這樣到處殺人的結果，對他自己而言，又有什麼好處？」

這當然不是勝箭可能回答的問題。

如意嫂輕輕嘆了口氣，又道：「所以我斷定這魔王十之八九必然是個心智失常的瘋子，他也許根本就不知道這兩年來，他做過了一些什麼事！」

勝箭也嘆了口氣，苦笑道：「這話也只有你大嫂能說。」

如意嫂楞了一下道：「難道我說錯了不成？爲什麼這話只有我能說？」

勝箭道：「因爲你大嫂還沒有跟這魔王見過面，有這種想法，並不足爲怪，一旦等你大嫂見過了這魔王，恐怕你大嫂就不會再有這種想法了。」

如意嫂道：「哦？這一點我倒沒有想到。如果見過了那魔王，你以爲我會有什麼想法？我會覺得他殺人殺得好，甚至會覺得他殺的人還不够多，是嗎？」

勝箭又嘆了一口氣：「我並不想跟你大嫂抬槓，我只希望你大嫂爲了那一萬兩黃金着想，千萬別掉以輕心，低估了這小魔王！如果你大嫂以爲這魔王只是一個嗜殺成性的狂人，或者只是一名有着上乘武功的酒色之徒，那你大嫂就大錯而特錯了！」

如意嫂嫣然一笑道：「是嗎？那我的想法與你的想法恰巧相反。這魔王不管他是一個什麼樣子的人，只要他是一個男人，在我如意嫂看來，就沒有什麼分別。」

× × ×

雲夢雙寶這一回可說是眞正的找着一個好主兒了。

三人走進北門附近的一家小酒店，先後不到一個時辰，便像風捲殘雲似的，將小店中準備供應一個下午的酒菜吃了個一乾二淨。

當申無害走去櫃上結帳的時候，大寶伸出頸子，用手遮着半邊面孔，向二寶悄悄說道：「這小子付起帳來非常爽快，身上帶的銀子好像也不少，你看咱們要不要接下去再敲他一頓？」

二寶點頭道：「能再敲一頓，當然更好。趁現在有得吃不多吃一點，等會兒餓了怎辦？」

兩人擺明了是在咬耳朵，但聲音卻大得十步之外都能聽得到。

申無害聽了，暗暗好笑。

別人遇上他這位天殺星，胆都會嚇破，這一對活寶，如今竟拿他當瘟生看待，眞是妙不可言。

不過，這對兄弟也實在渾得可愛，像這種小小的花費，他當然不會放在心上。

所以，他一走回來，不等兩兄弟開口，便搶在前頭說道：「走，我的酒癮還沒有過足，這裏已沒有什麼可吃的了，咱們另外換一家，好好的再喝一個痛快！」

來到第二家酒店，申無害又叫了滿滿一桌子的酒菜，任由兩兄弟儘情大吃大喝！

兩兄弟自然高興非常。

申無害也覺得很開心。

這是他入關兩年以來，第一次在喝酒的時候，用不着防範別人在酒菜中耍花樣。

同時，這也是他第一次與別人喝酒，高興怎樣喝就怎樣喝，高興喝多少就喝多少，而不必爲了保持喝酒的氣氛，故意裝作不知對方之居心，說一些無聊的廢話，與對方作無謂的週旋！

所以，儘管他知道在萬福樓對面的集賢客棧中，此刻有人正備好了酒菜，在眼巴巴的等着他去，但他一點也不以爲意。

他深知道一萬兩黃金足够使人產生很好的耐心，他早一天去與遲一天去，絕不會有何差別。

滿桌子的酒菜，轉眼之間，又消去一大半。

大寶一邊忙着狼吞虎嚥，一邊向二寶不斷使着眼色，意思叫二寶能吃多少就吃多少，用不着太客氣。

二寶在大寶的暗示之下，雖然又拚命的猛吃了一陣，但最後大概因爲實在吃得太多，怎麼也吃不下去了，只好苦着臉孔，抬頭說道：「大寶，我不行了，我的肚子好像越來越小，你看這怎麼辦？」

大寶也揉着肚皮道：「是呀，眞是怪事，肚子餓了難過，想不到吃多一點，也會這樣難過。」

申無害深恐兩兄弟不知節制，吃傷了身體，連忙笑着道：「菜不要吃了，咱們慢慢喝酒吧，等你肚餓了，我再請你們，一下子吃得太多也不好。」

大寶打着飽呃說道：「是的，酒我還能多喝幾杯。」

二寶道：「只要你答應餓了就請我們再吃，我們就聽你的話。」

大寶道：「我們不但聽你的話，還可以幫你做事，只要你能天天請我們吃上這樣一頓。」



二寶接着問道：「你有沒有事情要我們幫你做呢？」

申無害道：「有。」

大寶忙道：「什麼事？」

申無害道：「這件事情很不容易辦，我得慢慢的告訴你們。」

二寶道：「最好快說。」

大寶道：「是的，我不管多難辦的事，只要我們兄弟答應了你，就一定能替你辦到。」

申無害點頭道：「我知道。」

二寶道：「那你就快點說出來，這件事如果能够馬上辦，我們可以連酒都不喝，馬上就去替你辦好。」

大寶道：「辦完事回來，你再請我們喝酒！」

申無害本想告訴兩兄弟這件事情並不需要馬上辦，可是，這對寶兄寶弟根本就不讓他有插口的機會。二寶緊接着道：「如果我們替你辦了事，你不請我們喝酒，你就得小心我們兄弟的兩雙拳頭！」

大寶道：「二寶的話一點不假，我們兄弟的這兩雙手，會幹活兒，也會揍人，用處多得很。」

二寶道：「不相信你可以去打聽，凡是被我們兄弟揍過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我們兄弟這兩雙拳頭的厲害！」

大寶跟着揚起拳頭道：「怎麼樣？你伙計要不要先試試我們兄弟的拳頭究竟厲害到什麼程度？」

申無害往後縮縮身子，笑道：「用不着試了，我看得出來；如果不是爲了你們的拳頭厲害，我也不會請你們喝酒了。」

大寶轉向二寶道：「二寶，你看這小子多容易對付，我還沒有打他，就已經怕成這樣子！」

（以下轉入第98頁）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關外玉鳳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假扮「金笛先生」易從哲，偕何瑤卿返回逍遙莊，詎為何沛宇發現破綻，揭破他的偽裝，南宮逸奇只好直認不諱，但何沛宇舉動間也有令南宮逸奇生疑之處，乃故縱之而後與何瑤卿跟蹤追隨至一山嶺，果然發現了他原來是天威老魔義子康文吉偽扮，南宮逸奇斥穿了他偽裝何沛宇的身份後，正欲把他擒下之際，「鐵胆義豪客」尉遲大業忽地趕來，康文吉欺尉遲大業未明底蘊，先發制人指南宮逸奇偽冒易從哲，南宮逸奇只得向尉遲大業直認是玉書生——

無常難躲書生厄

尉遲大業道：「江湖傳說『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面如冠玉，俊逸不羣，閣下能一示眞面目麼？」

南宮逸奇道：「在下遵命。」

說話間，抬手撕下了在羅剎寺中以現成的人皮面具改製成「金笛先生」易從哲的容貌的人皮面具，現出了他本來面目。

尉遲大業一見，不由立時脫口喝采道：「江湖傳言不虛，果然是當代美男人物！」

南宮逸奇謙虛地道：「堡主誇獎了。」

尉遲大業目光倏又一凝，問道：「閣下冒充易大俠？」

南宮逸奇道：「為了進入莊中便於探查老魔的出身來歷。」

康文吉接口說道：「尉遲叔父，他心懷不軌，圖謀對本莊不到，您休要聽信他的花言巧語！」

尉遲大業抬手一擺，道：「賢侄且勿開口，老夫自有道理。」

語聲一頓，又望着南宮逸奇問道：「閣下把易大俠怎樣了？」

南宮逸奇道：「沒有怎樣，易大俠他很好，也絲毫未受傷害。」

尉遲大業道：「他現在何處？」

南宮逸奇道：「現住涼州羅剎寺內，和令媛如蘭姑娘閨人解語姑娘等人一起。」

尉遲大業因為不明內情，一聽說愛女如蘭和易從哲等人一起，也住在涼州羅剎寺內，以為愛女也

已被南宮逸奇所擄，心頭不由猛地往下一沉，虎目暴瞪，寒電灼灼地逼視着南宮逸奇，沉聲道：「南宮逸奇，你可是想用小女威脅老夫！」

南宮逸奇一聽他這語氣，知道他誤會了，連忙搖頭正容說道：「堡主誤會了。」

尉遲大業道：「那麼閣下的用心何在？」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在下的用心如何，請堡主問問何姑娘就明白一切了。」

「哦！……」

尉遲大業方自「哦」了一聲，目光轉向何瑤卿姑娘，尚未開口發問，何瑤卿姑娘已美目眨動地嬌聲道：「尉遲叔叔，您相信侄女的話麼？」

尉遲大業含笑點頭道：「賢侄女在這關外數百里之內，乃是家喻戶曉的蓋代俠女，巾幗丈夫，愚叔怎會不相信妳的話。」

康文吉在旁，知道何瑤卿一開口勢必對他不利，因此，尉遲大業話音一落，他竟又想先發制人地大聲說道：「尉遲叔父，您別聽信她的，她根本不是我妹妹！」

這話，倒是實情話，何瑤卿姓何，而他則姓康，當然不是他的妹妹。」

尉遲大業不明其中曲折，闊言不由大感意外地愕然一怔！目露詫異之色望着康文吉問道：「你說什麼？她不是你妹妹？」

何瑤卿本要接着開口說明眞相的，但是心念電轉之間，竟然忍住沒有開口，她要看看康文吉如何解釋，使尉遲大業深信不疑。

因爲她深知尉遲大業對這個冒牌何沛宇的爲人，作爲向來就頗不滿，對其所言也是大半不信的。

只見康文吉神色做作鄭重地點頭說道：「她和南宮逸奇一樣，也是易容化裝冒充的。」

「哦！……」尉遲大業目光深望了何瑤卿姑娘一眼，隨又望着康文吉，問道：「賢侄知道她是誰麼？」

康文吉搖頭道：「小侄只知道她是南宮逸奇的同路人。」

尉遲大業目光倏然凝視着何瑤卿姑娘，問道：「姑娘，他的話是麼？」

何瑤卿甜美地一笑反問道：「叔叔認爲呢？」

尉遲大業道：「老夫認爲他的話大概不會是完全無中生有。」

何瑤卿美目一陣眨動地道：「如果是無中生有呢？」

尉遲大業道：「老夫認爲似乎不可能。」

何瑤卿甜美地笑了笑，神色突然一肅，道：「他的話只有一句實在可信。」

尉遲大業道：「那一句話？」

何瑤卿道：「侄女根本不是他的妹妹。」

尉遲大業雙目一睜，說道：「如此，姑娘果然是……」

何瑤卿飛快地接口道：「叔叔，您誤會了。」

尉遲大業道：「老夫怎樣誤會了？」

何瑤卿道：「冒充的是他不是侄女，他名叫康文吉，乃是……」

康文吉突然一聲大喝，截斷了何瑤卿的話聲，道：「尉遲叔父，您休要聽她胡說八道，顚倒黑白是非！」

語聲一頓，目射寒煞地轉向何瑤卿姑娘沉聲喝道：「丫頭，妳竟敢如此顚倒黑白是非，胡言亂語誣陷我是冒充的，實在容妳不得！」

話聲中，突然抬手一掌，勁力威猛無比的直朝何瑤卿姑娘當胸擊去！

南宮逸奇一見，立時劍眉一挑，道：「康文吉，你想殺人滅口麼！」

口裏說着，脚下已横跨一步地擋在何瑤卿姑娘的身前，抬手拍出一掌，迎上康文吉擊到的掌力。

「砰！」地一聲巨响大震動氣流激盪中，康文吉又被震得身形穩立不住地後退了一大步。

尉遲大業對於康文吉和何瑤卿二人的互指「冒充」之語，究竟誰是誰非，心中正感眞僞兩難辨別取決之間，康文吉的這一掌突擊，立刻擊出了尉遲大業的一個「悟」字出來。

他心裏在暗想：這一掌突擊，顯然是俗語所謂「作賊心虛」的舉動，於此可見，何瑤卿是眞，何沛宇是假無疑……

康文吉一擊未能得手，他自然不肯就此甘心罷休，同時，他心中也很清楚明白，今晚如果不將南宮逸奇搏殺此地，他就得血濺當場！

是以，他身形一退之後，立卽朝尉遲大業大聲說道：「尉遲叔父，請和小侄聯手，先收拾下他們兩個，然後再趕去羅刹寺內救出如蘭姊姊和易叔他們……」

話未說完，身形已奇快無比地猛朝南宮逸奇撲去，同時倏然揚手朝空中發出兩顆求援藍燄信號。

南宮逸奇一見，已知這藍燄訊號必是求援之用，少時之間，定是大批高手趕來。

爲了免得被康文吉利用機會外逃逸去，南宮逸奇心中立時下了速戰速決，在其應援高手尙未趕到之前，擒下康文吉的心念。

因此，當康文吉身形奇快無比地猛朝南宮逸奇撲到之際，南宮逸奇頓卽哂然一聲冷笑，身形微閃，避過康文吉的撲勢，右掌倏探，快逾電閃般地抓向康文吉的右肩，左掌橫拍康文吉腰肋。

尉遲大業心中雖然已被康文吉突然擊向何瑤卿姑娘的那一掌，擊出了個「悟」字，對於康文吉雖已心生懷疑，但是，康文吉那最後的一句「同去羅刹寺內救出如蘭姊姊和易叔他們」之語，却非常有力的打動了尉遲大業的心！

實情這也難怪，俗語有謂「骨肉情深」，又謂「天下父母心」，做父母者沒有一個不痛愛掛心自己的兒女的，尉遲大業在不明內情之下，以爲愛女尉遲如蘭也被南宮逸奇所擄刼，和「金笛先生」易從哲等人一起被囚禁在羅刹寺內。

何況在尉遲大業的二子二女中，武功才智不但以尉遲如蘭姑娘爲最，而且性情溫婉嫻淑，也最得尉遲大業之愛！

不過，他到底是位領袖江北武林，令人欽佩，自重聲譽身份的蓋代豪雄，康文吉之言，雖然非常有力的打動了他的心，但是，當康文吉身形撲向南宮逸奇時，他却並未聽從康文吉之言，和康文吉聯手攻向南宮逸奇，仍然站立原地未動地，目射灼灼精光，威稜懾人地望着何瑤卿姑娘沉聲說道：「姑娘，老夫希望妳遵守江湖規矩作壁上觀，切勿出手助戰，如此，老夫也絕不向姑娘出手！」

何瑤卿姑娘聞言，已知尉遲大業的心意，知他是重聲譽，已不願和康文吉聯手戰南宮逸奇，也不願和她動手。

因此，尉遲大業話音一落，何瑤卿立卽朝他甜美地一笑，點着螓首說道：「叔叔但請放心，侄女絕對不會違背江湖的規矩！」

尉遲大業威稜稍斂地點頭道：「那就最好。」

何瑤卿含笑地眨眨美目，話題突地一改，道：「叔叔，關於南宮大俠此次前來關外的原因目的，您願意聽侄女說說麼？」

尉遲大業心念暗暗一動，道：「妳說說看。」

何瑤卿甜笑了笑，嬌靨神色倏然一肅，說道：「南宮大俠此來關外的原因目的共計有四，第一是要營救兩位姑娘和一位當代大俠。」

尉遲大業問道：「兩位姑娘是什麼人？」

何瑤卿道：「是南宮大俠的兩位紅粉知己。」

尉遲大業道：「她們叫什麼名字？」

何瑤卿故賣關子的微微一笑道：「叔叔原諒，她們兩位的芳名，侄女要暫時保密。」

尉遲大業眉鋒微蹙了蹙，目光凝注地道：「那位當代大俠的姓名，姑娘可要保密麼？」

何瑤卿螓首輕搖地道：「是『鐵筆鬼見愁』許伯堯大俠。」

尉遲大業虎目突然一睜，道：「許大俠也被擄刼來了關外麼？」

何瑤卿螓首一點道：「適才叔叔未到之前，康文吉已經承認了。」

尉遲大業疑信參半地目光瞥視了正和南宮逸奇拚戰激烈，已被迫處下風，敗在頃刻的康文吉一眼，接問道：「他可曾說出許大俠現被囚禁在什麼地方沒有？」

何瑤卿道：「說了，他說許大俠和侄女的爹爹現都囚禁在『古關牧場』中。」

尉遲大業道：「姑娘，令尊又是那一位武林高人？」

何瑤卿神情正肅地道：「叔叔難道還在聽信那小賊的話，懷疑侄女是冒充的麼？」

尉遲大業雙目精光電射灼灼地注視了何瑤卿姑娘剎那，道：「妳眞是卿侄女？」

何瑤卿螓首點點，說道：「侄女爹爹早在五年以前，卽已遭了老魔的暗算，被囚禁起來了。」

尉遲大業臉露驚詫之色，說道：「那麼，現在的……」

何瑤卿接口道：「那是『天威魔君』老魔易容化裝的，小賊康文吉卽是老魔的魔徒兼義子。」

尉遲大業目光倏又迫注地問道：「賢侄女已然明知令尊早已遭了老魔的暗算，身被囚禁，爲何還要認賊作父，不將眞相暗暗告訴愚叔呢？」

何瑤卿悽然苦笑地道：「事情的眞相，侄女也是三天前才由易叔口中聽知一切。」

尉遲大業道：「如此說來，易從哲他早就知道眞相一切了！」

何瑤卿道：「是的，易叔他老人家雖然早就知道眞相一切，但是並不知道老魔是誰，他老人家爲了保全家父和全莊人衆的性命，只好受制於老魔，儘量忍耐委屈自己，接受老魔的令諭驅使，待機營救家父！」

「哦！原來如此……」

尉遲大業一句「如來如此」方自出口，突聞那激戰中的南宮逸奇朗聲一笑道：「康文吉，你還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在我手下想拚命也是無用！」

尉遲大業和何瑤卿姑娘聞言，二人不約而同地轉目齊朝康文吉望去，只見康文吉此刻已一改先前那種凝神運氣寓守寓攻的打法，竟然變成了「拚命三郞」般地全是拚命進攻的招式！

那氣勢，大有要與南宮逸奇同歸於盡之概！

俗語有謂「一人搏命，萬人難敵」，這乃是武林中人所謂「死中求生」，也是不到萬不得已絕不肯採用的「不要命」的打法。

採用這種不顧生死的拚命打法，雖然足使敵手感受到極大的威脅壓力，迫使敵人於心存顧忌退讓閃避中落處下風，反勝爲敗！

不過，可惜得很，康文吉眼前的敵手是稱奇稱最武林，所學功力兩皆高絕蓋代的南宮逸奇，因此，他這種不顧生死的拚命打法便失了效。

康文吉一展開不要命的招式，竟狀如瘋虎般地一口氣連連攻出了八招之多。

這八招，不但全是兩敗俱傷的招式，並且由於康文吉一身功力極是不弱，是以每招均有驚人凜心的威力！

南宮逸奇雖然功力高絕蓋代，但他仍是血肉之軀，不是鐵打的金剛，只要挨上一掌或是一腳，縱不喪命當場，也必身受重傷不可！

這情形，只看得尉遲大業和何瑤卿姑娘二人眉鋒雙蹙，暗暗替南宮逸奇担心不已。

自然，南宮逸奇不會得捱上一掌或是一拳的，否則，他又怎配那稱奇稱最武林，傲誇當世第一的美譽！

在康文吉那狀如瘋虎般「不要命」的攻招中，只見南宮逸奇身形有若「魅影」般飄閃間，康文吉雖是一口氣攻出了八招之多，却連南宮逸奇的一片衣角也未沾上。

康文吉八招攻罷，眞氣便已不濟，攻勢也就自然地微微一緩，必須重提眞氣，才能再度展開威猛凌厲拚命的招式。

然而，南宮逸奇他奇才蓋代，是何等高明之人，豈容康文吉稍有喘息之機，讓他重提眞氣拚命！

就在康文吉攻勢微微一緩，時間快如電光石火一閃的刹那，南宮逸奇已然閃電般地施展了「無影指力」。

一指點出，康文吉驀感「丹田」穴猛地一痛，口中不由發出一聲悶哼，眞氣立洩，身形一幌，雙腿一軟，渾身頓像虛脫了般的一屁股跌坐在地上，暫時顯然是無力站得起來了。

世間事，說來就有那麼的湊巧，康文吉這裏剛被「無影指力」點中「丹田」穴，眞氣盡洩，軟弱無力地跌坐地上，山腳下已現出一黑一白兩條人影，身形疾逾電射地掠了上來。

兩人一個身着白袍，一個身着黑袍，全都年約五十開外，肩後斜插長劍，身材瘦長，瘦削臉，細眉，吊眼，眼眶深陷，鷹鼻，顎下無鬚，臉色白裏泛青，那長像，那模樣，活像一對「喪門吊客」，「黑白無常」。

對了，說他們是「黑白無常」，確實一點不錯，他兩個正是「天威魔君」屬下九大高手中的「黑無常」鮑勇，「白無常」沈海山。

「黑白無常」鮑沈二人身形落地，目光電閃地瞥視了跌坐在地上的康文吉一眼，「黑無常」鮑勇雙目突射煞芒的逼視着南宮逸奇冷冷地問道：「朋友何人？」

南宮逸奇語氣平靜地道：「浪跡天涯，專管天下不平事的江湖人。」

「黑無常」鮑勇雙眉一挑，沉聲道：「朋友尊姓大名？」

南宮逸奇尚未開口接話，坐在地上的康文吉已大聲說道：「老鮑，他便是……」

「他便是」以下應該是「魅影拘魂玉書生」七個字，可是，南宮逸奇他沒有讓文吉說下去，倏然抬手一指，飛快的點封了康文吉的啞穴，截斷了康文吉的話聲。

「黑無常」鮑勇雙目猛地一瞪，道：「你爲何不讓他說下去？」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在下的姓名少時自會告訴二位，不需要他代勞說出。」

「黑無常」鮑勇嘿嘿一笑，道：「如此，你就快報出你的姓名吧！」

南宮逸奇微一搖頭道：「在下經已說過『少時』，當然不在現在。」

「黑無常」鮑勇道：「爲什麼不在現在？」

南宮逸奇道：「這問題閣下少時自會明白。」

「黑無常」鮑勇道：「你這『少時』是什麼時候？」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地道：「當你們二位躺倒地上的時候。」

「黑無常」鮑勇突然揚聲格格大笑，道：「你自信有那份功力能耐？」

南宮逸奇神色淡漠地道：「動下手閣下就明白了。」

「白無常」沈海山突然接口道：「老黑，別和他嚕嗦牙了，甘脆讓他躺在地上凉快凉快好了。」

話落，便自抬起腿步朝康文吉身旁走了過去。

南宮逸奇連忙跨前一步，抬手一攔，道：「閣下站住！」

「白無常」沈海山細眉陡地一軒，雙目兇光暴射地沉喝道：「讓開！」

倏然抬手一掌，猛朝南宮逸奇的右肩拍去！

這一掌，看似隨手拍出，但勁勢沉猛，力道足以開碑碎石！

南宮逸奇淡然一聲冷哂，道：「我先接閣下這一掌試試。」

話聲中，右手疾抬，翻腕挺掌迎了上去！

兩掌接實，「拍！」的一聲震響，「白無常」沈海山竟然立感心頭一窒，腳下馬步浮動，立足不穩地後退了一大步。

一掌硬接，雖然只是略受小挫，但是「白無常

」沈海山臉上已突然變了色，「黑無常」鮑勇也同樣地變了色。

他們似乎有點意想不到，對方功力掌勁竟然如此深厚，竟然比他們略高半籌。

其實，以南宮逸奇的所學神功而言，何止比他們略高半籌，適才那一掌硬接，南宮逸奇只不過使用了七成功力，如是再加一成，「白無常」沈海山此刻只怕已經重傷吐血倒在地上了。

「白無常」沈海山一掌受挫，臉上雖然變了色，但是，他名列「天威魔君」屬下九大高手，素性驕狂自負，自譽爲當今武林絕頂高手之流，雖面對「少林、娥眉」兩派當代掌教，他兩個也會毫無所懼！自然，他兩個又怎知道眼前的敵手，竟是那稱奇稱最當代武林，一身所學高過兩派掌教，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呢？

因此，「白無常」沈海山一掌受挫臉色一變之後，立時嘿嘿一笑道：「難怪你口氣狂妄，手下果然不弱，你再接老夫一掌試試！」

話音未落，倏又閃電出手，一掌直朝南宮逸奇當胸拍去！

因爲適才那一掌受了挫，爲了挽回顏面，是以，這次他已提聚了一身功力，掌力比前一掌沉雄，威勢也比前一掌剛猛！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道：「閣下這一掌比起前一掌來雖然雄猛了許多，可惜你碰上了我！」

他口說手不閒，再度挺掌迎了上去！

又是「拍！」的一聲震響，「白無常」沈海山這回不僅仍然受了挫，而且是受了大挫，竟被震得連連後退了三步，胸頭一陣窒悶，喉頭一甜，忍不住口噴出了一大口鮮血！

在「白無常」沈海山心中原以爲這提聚全身功力的一掌，縱不能立將敵人重傷掌下，也必佔取優勢，挽回適才受挫的顏面。

豈料，出於意外地，這一掌交接的結果，非但沒有佔到絲毫的優勢，反而挫敗得更慘，被震得吐了血！

（未完待續）

天殺星

·本文承自第92頁·

二寶想了想，忽然搖頭道：「不行，我覺得這樣還不够牢靠。」

大寶道：「那你說要怎麼辦？」

二寶道：「我看光是嘴說沒有用，最好還是先讓他結結實實的挨上幾拳，等他知道了我們兄弟的拳頭得罪不起，他就不敢說了不算了。」

大寶點頭道：「這話也對。」

說着，站起身來，衣袖一擄，竟眞的擺出了準備動手的架勢。

申無害曉得這對寶貝兄弟頭腦簡單，說得到就會做得到，當下急忙擺手攔着道：「慢來，慢來，你們先聽我說……」

二寶搶着按住他的肩頭道：「沒有什麼好害怕的，你只要坐着別動，大寶就不會打錯地方，只要大寶不打錯地方，就保你不會喪命……」

申無害好氣又好笑，一時竟不知怎生應付是好，正感左右爲難之際，忽然間靈機一動，趕緊大聲說道：「喂喂！你們若是打傷了我，將來誰請你們喝酒？」

這句話眞比張天師的鎭魔符咒還要來得靈驗。

大寶像個洩了氣的球，手臂一軟，木然發呆道：「這我倒沒有想到。」

二寶也吃了一驚道：「一點不錯，打傷了他，我們就沒有酒喝，我們如果沒有酒喝，日子怎麼過？是的，使不得，使不得，大寶快住手。」

大寶似乎覺得很掃興，懶懶然坐回原處道：「好了，我們決定不打你了，你要我們辦什麼事，快點說出來吧！」

申無害道：「你們認不認識一個外號笑裏藏刀，名叫勝箭的人？」

大寶道：「不認識。」

二寶道：「我們只認識一個蔡員外。」

大寶道：「是的，這個蔡員外，二寶認識，我也認識，我們曾經在他莊上打過三個月的短工，他待得我們好極了，天天請我們吃肉喝酒。」

二寶道：「酒都是一大碗一大碗的喝。」

大寶道：「肉是紅燒肉，大塊大塊的，又肥又香。」

申無害耐着性子又問道：「那麼，你們知不知道，這兒城裏的那家集賢客棧開在什麼地方？」

大寶道：「不知道。」

二寶道：「我們從來沒有住過客棧。」

大寶道：「住客棧要錢，我們沒有錢，我們只住沒有人住的空屋和古廟。」

二寶道：「住在沒有人住的空屋和古廟裏，要睡到什麼時候，就睡到什麼時候，自由自在，怪舒服的……」申無害忍不住輕輕嘆了一口氣。

他看出要跟這對寶貝兄弟談一件正經事，無疑得費很多唇舌，急也沒有用。

於是，他只好站起身來道：「來，我們走！我知道離這兒不遠有座古廟，我已經在那邊住了好幾夜，我們買點酒菜帶過去，等到了那邊，慢慢再說罷。」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冷瑤光往唔孟雙虹，因對她成見太深，致二人發生爭執，孟雙虹一時爲怒火所蔽，把冷瑤光傷於孟家毒彈之下，事後雖悔，但惜身無解藥，冷瑤光只好憑內功把毒迫住，天明，雲裳找來，驚聞冷瑤光中毒，怒撻孟雙虹，偕冷瑤光趕往少林與冷夫人等會合，旋由雲裳建議，聯合各門派與水韞玉召開的武林大會一搏，由瘋大師等親往華山派等說項。冷瑤光服下瘋大師所予療毒丹後運功調息，並參習瘋大師所留武功秘笈，三日後方得端倪，蒙驚突來要冷往牡丹堡，遂稟准冷夫人而往——

新派長篇武俠小說

高臬·文
培新·圖

天殘劍侶

翠雲峯雨過天青



幾個時辰之後，冷瑤光終於瞧出了一點眉目，這一下可糟了，一連三天，他卜晝卜夜，廢寢忘食，那些圈圈點點，幾乎使他變做一個呆子。

三天之後，他終於吁出了一口長氣，回顧侍立身旁的索嬙道：「嬙兒，我餓了，快去給我找點吃的。」

索嬙念了一聲佛號：「菩薩保佑，你終於知道餓了。」

一頓飽餐，使得冷瑤光精神煥發，他瞧瞧天色，才不過午初時分，他正想與索嬙出去觀賞一下嵩山景色，血刀門的蒙驚忽地匆匆奔來道：「冷兄弟，我正要找你。」

冷瑤光一怔道：「二師兄不是去到牡丹堡的麽？可曾見到雲姑娘她們？」

蒙驚道：「見到了，憑雲姑娘的機智，已找出兩個殷天鑑的臥底之人，可惜他們至死不悟，枉送了兩條性命。」

冷瑤光道：「只要找出奸細就好，惜花帝君可曾答允與咱們合作？」

蒙驚道：「他已答允了，但要你去與他較量較量。」

冷瑤光道：「那是爲了什麽？」

蒙驚道：「還不是你闖的禍，他說你破壞牡丹堡的聲譽，故始終心有不釋。」

冷瑤光一嘆道：「估不到惜花帝君的度量竟是如此狹仄，好吧，二師兄歇一會兒，我去稟告我娘一聲。」

冷夫人答允了，並囑他如果日期迫近武林大會，就叫他逕到洛陽白馬寺集合，瘋駝兩位大師，到時也會到白馬寺取齊的。冷瑤光應了一聲，遂借同蒙鶩向牡丹堡馳去。

牡丹堡在郭店，距嵩山十分之近，他們放步急走，至夜色迷矇之際，已經趕到了牡丹堡。

舊地重遊，冷瑤光依然感到有點陌生，何況牡丹堡中與他交過手的不在少數，他的行動，就不得不謹愼一些。

好在血刀門下及雲裳，都是牡丹堡的貴賓，禿子跟着月亮走，他只好借借光了。

離莊門還有一箭之地，左右花相首先迎了上來，這兩位在牡丹堡頗有權勢的人物，對冷瑤光似乎已另眼相看，他們雙雙抱拳爲禮，簇擁着他走進莊去。

雲裳，黃瑜，由海棠花后宛屋屋伴着在莊門相迎，三宮六院十二軒，以及八駿八傑旗下的弟子，由莊門擺到內廳，形成一片人牆。

這是什麼原因，迎賓麼，太過隆重了一點，示威麼，實在大可不必，不管怎樣，既然來了就只好隨遇而安，他含着淡淡的笑意，昂首闊步，逕向內廳闖去。

由莊門至內廳有一段不算太短的距離，左右花相與冷瑤光閒聊着，似乎怕冷落了這位貴賓似的。

廳門之前立着三人，除了崔六三，石琪，另一個身材修長，儀表不俗的紫衫中年，八成就是惜花帝君石三絕了。

崔六三趨前了兩步，雙拳一抱道：「辛苦了，冷兄弟，這位就是惜花帝君，你們兩位，多親近親近。」

冷瑤光抱拳一拱道：「在下冷瑤光，見過石大俠。」

惜花帝君哈哈一笑道：「冷少俠龍姿鳳表，果然名不虛傳，請。」

主人側身讓客，冷瑤光也就不作客套，道了一聲「有僭」，便舉步跨入內廳。

廳內陳設豪華，不亞帝王之家，中間擺着兩桌酒席，八名青衣丫環，在一旁侍候着。

石三絕兄妹分任兩桌的主人，左男右女，分別肅客入座。

酒過三巡，崔六三咳了一聲道：「漢族子孫披髮左袵，淪爲奴隸已經數十年了，元人更變本加厲，想一網打盡民間潛力，此等險惡的居心，實在令人難以忍耐。」

蒙鶩道：「九嶷山主水韞玉更是死有餘辜，他爲了個人私慾，竟不惜出賣同胞，殘害同道。」

黃瑜道：「兩位師兄說的是，好在帝君已答允仗義相助，咱們的前途還大有可爲。」

惜花帝君哈哈一陣豪笑，說道：「賢兄妹如此一唱一和，這挽救武林噩運的責任，我說甚麼也擺它不脫了。咱們武林中人，一言重於九鼎，我既然已允諾，自然要與殷氏父子，及水韞玉週旋到底，不過……」

崔六三道：「帝君還有什麼指示？」

惜花帝君道：「冷少俠曾兩度前來敝堡作客，咱們却緣慳一面……」

冷瑤光道：「在下也久欲對龍虎雙英傳言之誤，向帝君有所解釋。」

惜花帝君面色一整道：「一個人活在世間，除了生命，最重要的應該是名聲了，當初冷少俠對龍虎雙英含糊其詞，可曾爲牡丹堡的名聲着想？」

石琪咳了一聲道：「大哥，冷少俠並非有意，而且你答允我不再追究的。」

惜花帝君面色一霽道：「好，好，大哥說了話自然算數，不追究就是了。聽說冷少俠身兼三派之長，大哥向冷少俠討教討教總該可以吧？」

冷瑤光遜謝道：「在下只是一個武林末學，怎敢與帝君動手過招。」

惜花帝君道：「石三絕好武成癖，少俠千萬不要客氣。」

他說話之際，已立起身來，道：「咱們點到爲止，少俠請。」

冷瑤光見惜花帝君比武之意甚堅，崔六三也向他頷首示意，心知這場比試決難避免，只好雙拳一拱道：「帝君既如此吩咐，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他跟隨惜花帝君來到練武場上，再度抱拳一禮道：「請帝君手下留情，在下獻醜了。」

惜花帝君道：「少俠請。」

他們雙方是徒手過招，並未使用兵刃。不過，一個功力已臻絕頂之人，舉手投足之間，均可致人於死地，不用兵刃同樣可以招招殺着，式式凶險。

何況冷瑤光自出道以來，雖然見過不少驚心動魄的場面，但與惜花帝君這般高人過招，他還是破題兒第一次。

他知道惜花帝君不會先出招的，遂提足全身功力，平胸一掌拍出，掌式十分緩慢，但勁力疾湧，隱泛風雷之聲，出手一招，他便使出登龍掌力。

瘋魔二僧以畢生精力所創的掌法，堪稱武林絕響，他只是使出了一招，而這一招掌力，却已充塞於天地之間，令人有無所不在的感覺。

惜花帝君面色一變，他心中已連用幾種身法都無法避過這一記威力無邊的掌力。於是他一聲長嘯，揮掌疾吐，一股重如山岳的暗勁，隨着掌式向冷瑤光撞了過去。

既然避無可避，惜花帝君不得不採用硬碰硬的打法，以他數十年的精湛修爲，與登龍掌力別別苗頭。

轟的一聲巨响，如同天崩地塌一般，兩股掌力所逼出的氣勁，不僅使觀戰者立身不住，連附近的房屋也像遭到地震似的在簌簌顫抖着。

以風流、武功，及土木之學號稱三絕的惜花帝君，這一掌硬拚的結果，微微佔了一點上風。原因是冷瑤光雖然使出奇絕千古的掌法，但在修爲上他却較石三絕相差頗遠，結果對方退了兩步，他却連退三步之多。

一個後生末學，能够一掌將惜花帝君震退兩步，這實在是一件駭人聽聞之事，因此，這位威震武林的一代霸主，興起了爭名好勝之心，他身形一晃，雙掌疾拍而出。

這兩掌連施，可當得奇詭無比，掌緣所帶起的罡風，更如天河倒瀉，向冷瑤光壓頂而來。

他這威力驚人一招變式，依然無收到克敵致勝的希望，冷瑤光足踏靈胎九影身法，藍衫飄飄，從容不迫的閃避開去。

一聲淸嘯，第二招登龍掌再度使出，依樣葫蘆，他們又硬拚了一掌。

他們的打法似乎萬變不離其宗，冷瑤光必須以靈胎九影身法閃避惜花帝君的攻勢，惜花帝君也必然要硬碰硬才能接下冷瑤光的登龍掌力。

五十招過去了，惜花帝君略佔上風，但他知道縱然再打一百招，還是對冷瑤光無可奈何，而這一代宗師的額頭已然暴出了豆大的汗珠。

然而羞刀難入鞘，他無法就此罷手。掌力在逐漸的加重，他要以一身所學作孤注一擲。

他的面色在變，由鐵青變爲漆黑。

他的雙掌也黑氣隱隱，全身三萬六千根毛孔，都射出一股駭人的殺機。

這是惜花帝君壓箱底的看家本領，也是他一生之中第四次使這一威懾羣倫的「黑煬」掌力。

他第三次使用黑煬掌，毀掉了三個馳譽武林的絕頂高手，爲牡丹堡奠定了令人聞名喪胆的不朽霸業。

現在他第四次運起了他從不輕用的獨門絕藝，而對手却只是一個年青青的武林末學。

在他來說這是情非得已，但觀戰者却認爲他大爲不該。

第一個發出尖叫的是黃瑜，夫婦一體，她不能見死不救。

其次是石琪，這位媚態撩人的姑娘，對冷瑤光似乎情有獨鍾，而且她是說愛就愛，在言行上毫無保留，已往是如此，現在更表現得淋漓盡緻。

另外一個自然是雲裳了，她沒有發出半聲輕哼，而一雙秀目却射出了無邊殺機，如果冷瑤光當眞傷在惜花帝君的黑煬掌下，牡丹堡也就結下了一個生死強敵。

她們不分先後的搶了出去，黃瑜寶刀連閃，以疾風暴雨之勢，向惜花帝君一連劈出三刀，每一刀都是血刀門的不傳之秘，每一刀她都盡了全力。

石琪並未攻擊乃兄，她是奔向冷瑤光，在她縱身而起之際，纖掌一揚，發出兩粒彈丸，那是極爲強烈的烈火炸彈，它在空中爆炸，用以阻擋惜花帝君的黑煬掌力。

身法最快的還是雲裳，她搶向冷瑤光，想將他帶出黑煬掌的掌力範圍，同時揚掌疾揮，向惜花帝君擊出一股迦葉神罡絕世功力。

她們雖然是三名女人，但一身功力，都足與當代一流高手一爭長短。現在三人一起發動，任是何等功力之人，也無法悍然相抗。

然而，她們全都遲了一步，沒有一個人能阻止那毒絕天下的黑煬掌力。

那一團狂飆似的黑霧，快得如同電光石火一般，以難以捉摸的速度，直奔冷瑤光的前胸。

黃瑜、石琪、雲裳，全都如中巨雷，她們身形一震，呆呆的發起怔來。

在如此情形之下，冷瑤光必然難以倖免。這是不必等待瞧看結果，就可以確切肯定的。

因此，黃瑜橫下心腸，寶刀再舉，煞氣橫生，她不想活了，要與惜花帝君同歸於盡。

陡地……

「瑜妹妹，妳怎麼啦？切磋武功是一件平常之事，妳緊張些什麼？」

黃瑜猛一旋身，雙目之中還含着兩包淚水，粉頰之上却已綻出了笑意。

呼叫她的正是冷瑤光，惜花帝君的絕世掌力，竟未能使他受到半點傷害。

這是奇蹟，除了冷瑤光，沒有人能予以答解。

最震駭的要算惜花帝君了，當他擊出掌力之後，他本來是感到十分後悔的，因爲傷了冷瑤光將是一個難了之局。第一個他那位任性的胞妹，就不會與他善罷干休。

但當那團黑霧在冷瑤光的身側繞體而過之時，他幾乎目瞪口呆，認爲這是絕無可能之事，甚至他幾乎不想承認這一親目所覩的事實。

「大哥，俗說，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你總該服了吧。」

石琪容光煥發，以興奮愉快的口吻，來責備她的兄長，不過她是善意的，語氣之中還顯得十分親切。

惜花帝君慨然一嘆道：「小妹慧眼識英雄，大哥早該服了。」

舉世無雙的黑煞掌力，沾不到冷瑤光的一絲衣角，而且憑他惜花帝君的蓋代英名，竟瞧不出對方使用的是什麼武功，他不僅服了，還有一股落寞的感覺。

冷瑤光倒有點過意不去，亟趨前數步，向惜花帝君抱拳一揖道：「帝君功力通玄，堪稱當代罕見，如果不是家師逼着在下限期習會小乘玄玄心法，在下早已敗在帝君的神功之下了。」

惜花帝君道：「好說，令師是那位高人？」

冷瑤光道：「家師是少林長老，上嘉下祥。」

惜花帝君愕然道：「是瘋大師？」

冷瑤光道：「是的。」

惜花帝君道：「瘋大師佛法高深，是百年來武林中的第一人，冷少俠既是一代聖僧的傳人，勿怪能有如此驚人的成就。」

冷瑤光長長一嘆，說道：「神州蒙塵，局勢日非，在下縱然習得一點武功，也難以挽回既倒的狂瀾！」

惜花帝君豪放的一陣大笑道：「不要灰心，少俠，牡丹堡這點力量雖然微不足道，倒願意襄助少俠與魔崽子們週旋週旋。」

冷瑤光見惜花帝君能够放棄爭名之心，爲挽救武林浩刧盡上一份心力，不由大喜道：「那麼在下代表武林千萬同道，先謝謝帝君的德意。」

惜花帝君握着冷瑤光的手腕一陣搖撼道：「不要客氣，兄弟，你願不願認我這個大哥？」

冷瑤光一揖到地道：「小弟拜見大哥。」

直率、豪放、守信義、重言諾，這就是江湖兒女的本色。自然，惜花帝君的雍容氣度，也是促成他們握手言歡，義結金蘭的重要因素。

牡丹堡洋溢着歡樂的笑聲，人們陶醉於暫短的現實。

歡樂是可愛的，然而歡樂却時常變爲悲哀，帶給人們難以磨滅的無邊遺恨。

以這一羣歡樂者來說吧，他們之間，就有幾張異於常人的面頰。

海棠花后宛星星，寵擅專房，深受惜花帝君的喜愛，按說她是應該符合惜花帝君的意旨，打從心眼裏歡樂才對。

不錯，她也在笑，而且舉杯祝賀，談笑風生。

但，她的面色却陰晴不定，還偶爾之間，露出一股凌厲的眼神。

其次是雲裳了，她的歡樂決無虛假，只是顯得心事重重，有點心意無法專注似的。

歡樂的時間最易消逝，在夜色深沉之中，牡丹堡終於靜了下來。

約莫三更時分，全堡之人都已進入了睡鄉，只有更鼓在噹噹噹的響着。

也許適才的歡樂，未能洗滌雲裳內心的陰影，人們全都歇息了，她還在後園中獨自徘徊。

倏地，一條人影，捷如鷹隼，由內廳向後園匆匆奔來，看她那惶急之狀，像是遭到了什麼危難之事一般。

雲裳彈身橫躍，攔住來人的去路，及舉目一瞥，她竟是海棠花后宛星星。

令人訝異的，是她全身勁裝，手提長劍，劍鋒之上，還沾有觸目驚心的血漬。

雲裳心頭一震道：「宛星星，妳殺了誰？」

宛星星退後一步，長劍一橫道：「我殺了誰關妳什麼事？」

雲裳冷哼一聲道：「有我在此，就不能容許妳撒野！」

宛星星撇撇嘴道：「可是我已經撒過野了，妳又能怎樣？」

雲裳面色一沉道：「妳最好說實話，否則妳就別想離開！」

宛星星冷冷道：「妳敢麼？」

雲裳道：「我爲甚麼不敢？」

宛星星道：「因爲妳跟我一樣，咱們都是元人，叫開了咱們誰都別想討得好去。」

雲裳道：「妳忘了我爹是漢人了？宛星星，妳最好識相一點！」

宛星星面色一變，道：「妳當眞要背叛咱們皇上？」

雲裳道：「少廢話，妳倒說是不說？」

宛星星道：「告訴妳也沒有什麼要緊，我殺了石三絕。」

雲裳怒叱一聲道：「憑妳……」

宛星星淡淡道：「信不信由妳，我沒有一定要妳相信的必要。」

雲裳道：「好，妳跟我進去瞧瞧。」

宛星星怒叱道：「姓雲的，妳是當眞要吃裏扒外了，哼，咱們大元帝國能够統一宋室萬里河山，還會在乎江湖中的一些跳樑小丑不成？妳如果爲了那姓冷的就甘心反叛，那是太過不知死活了！」

雲裳道：「妳應該知道我雲裳的個性，多說廢

話對妳並沒有半點利益。」

宛星星銀牙一咬，身形倏地飛了起來。她並不是想逃，因爲她知道雲裳旣然不讓她逃，她就不會有逃脫的可能。現在她是狗急跳牆，想用她的獨門暗器爲她打開一條生路。

她縱起一丈餘高，宛如仙子乘風，姿態曼妙已極，跟着她纖掌一揚，撒出一片藍紅兼雜的細沙，方圓三丈範圍，都在這中人立死的毒沙籠罩之下，這一手眞個歹毒至極。

雲裳冷叱一聲道：「妳找死！」翠袖一拂，罡風怒捲，宛星星連同那片毒沙像狂風中的落葉，一起向三丈外摔了出去。

這位海棠花后，原是一位風姿綽約，艷麗明媚的可人兒。待她由空中跌下之時，她却變成了一個令人瞧了一眼就不敢再看的醜八怪。

她的臉色是紅藍相兼，比舞台上的大花臉還要難看，而且凹凸不平，雙目全盲，通粉臂玉腿也變得同樣難看。

自食其果，是居心叵測者的下場，但她並沒有死，錐心蝕骨的痛苦，使她忍不住發出哀嚎。

「姓雲的，妳殺了我吧！記着，反抗大元帝國，就是滅門之罪，冷家莊，牡丹堡，及妳娘的絕情谷，咱們都不會放過的。」

她的哀嚎驚動了牡丹堡，在夢鄉的人們全都醒了過來。當雲裳瞧到冷瑤光與黃瑜聯袂奔來，她暗吁出了一口長氣，目光一抬，向隨後奔來的石琪道：「宛星星說她殺了令兄，妳快進去瞧瞧。」

石琪嬌軀一顫道：「此話當眞？」

宛星星忽然停止哀嚎，嘿嘿一陣狂笑道：「有什麼眞不眞的，我叫他順服殷王爺，他不聽我自然要殺死他了。告訴妳，只要意圖反抗大元帝國之人都得死，妳們這般叛徒……」

她沒有機會說完她想說的話，毒沙的劇毒已攫去了她的生命，她死了，却留給牡丹堡的人們無比的悲痛與震駭。

所謂興盡悲來，盈虛有數，只不過片刻之間，牡丹堡已由極度的歡樂跌入痛苦的深淵去了。

石琪以悲痛的心情辦完了惜花帝君的喪事，她代替乃兄作了牡丹堡的主人。石三絕一生風流，牡丹堡中陰盛陽衰，她這位新堡主必須有一個合理的安排。

石琪忙於整頓內部，對武林大會她隻字不提。但時間是無情的，八月十五日眨眼就到。

在一個華燈初上的夜晚，冷瑤光，黃瑜，雲裳，及崔蒙師兄弟等在一處相互研究。因爲限期迫近，對去留應該作一決定了。

冷瑤光環顧衆人一眼，道：「牡丹堡新遭大變，我看石姑娘很難參與武林大會了。」

黃瑜道：「那怎麼行，咱們勢單力孤，靠的就是牡丹堡這一股人力，何況惜花帝君是被元人陰謀所害，同仇敵愾，牡丹堡也必須參加。」

冷瑤光道：「我知道，但石姑娘她……」

崔六三微微一笑道：「這就要看冷兄弟了，只要你去與石姑娘談一下，我想不會有大問題。」

雲裳冷冷道：「我可不是如此想法……」

冷瑤光肅容道：「雲姊胸羅玄機，小弟正要請教。」

雲裳道：「石琪初任堡主，對部屬尙無絕對統御之能，她縱然願意，部屬不見得就會遵從，而且惜花帝君新喪，牡丹堡人心渙散，這批人能不能替咱們賣命，實在大有問題。」

冷瑤光一呆道：「那怎麼辦？」

雲裳道：「爲今之計，只有請我爹出山了。有他老人家和瘋師伯，魔師叔，咱們再盡起絕情宮的精銳，縱然蕩平武林大會，我想，不會有什麼困難的。」

冷瑤光道：「好是好的，只是會期迫在眉睫，時間只怕來不及了。」

雲裳道：「絕情谷在中條山，就是唐代司空圖隱居的王官谷，咱們由孟津渡河，兼旬可達，我想會期前必可趕回邙山。」

蒙驚道：「我有一點拙見，不知雲姑娘願不願意採納。」

雲裳道：「不妨事的，你說吧。」

蒙驚道：「八月十五日的武林大會，咱們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對人力的運用自然多多益善。」

語音一頓，接道：「在下認爲，請雲老前輩出山，自是絕對重要，但牡丹堡的龐大人力咱們也不可放棄，不如由師妹陪同黃姑娘前往絕情宮，瑤兄弟及我等留此相勸石姑娘，不管結果如何，咱們準於八月十五日前趕到邙山，雲姑娘妳看如何？」

雲裳沉吟半晌道：「好的，不過我有幾句話要與瑤兄弟單獨談談。」

冷瑤光道：「那麼瑜妹妹馬上準備行囊馬匹，待我與雲姊姊談一談後，妳們就可連夜起程了。」

崔六三師兄妹三人退出房去了，剩下的只有冷瑤光雲裳二人。要說什麼該說了，這位一向豪放的雲姑娘，偏偏面紅過耳，無端端的害起羞來。

冷瑤光對雲裳的性格，實在有點莫測高深。她日常對人總是冷若冰霜，有的時候也會媚態撩人表現出兩種極端相反的個性，但像現在這麼羞答答的，却是前所未見。

他微微一楞，道：「雲姊！妳有什麼指示？」

雲裳猛一抬頭，道：「兄弟，古人說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對麼？」

冷瑤光不知道雲裳何以會有此一問，仍正容答道：「古人確有此一說法，雲姊問這個作什麼？」

雲裳道：「咱們相交已有不少時日了，你知道我的心麼？」

冷瑤光一呆道：「這個……咳，雲姊柔腸俠骨，深明大義，是武林中……」

雲裳哼了一聲道：「誰要你說這些了？我知道，你從來就沒有將我放在心上！」

現在冷瑤光總算明白雲裳的心意了，但却驚愕得目瞪口呆，半晌說不出話來。

不說話，豈不證實了雲裳之言！因此，她一聲怒哼，道：「想想看，冷瑤光！雲裳那一點對你不起？那一樣配你不上？你跟索嫱黃瑜的事我不管，想撇下我再跟姓石的丫頭鬼混？哼，只要我還有三寸氣在，你就死了這條心吧！」

估不到這位一向自視極高的雲姑娘，竟會說出如此不倫不類的話來，但却說明了雲裳對冷瑤光愛慕已久，所謂冰凍三尺，並非一日之寒。

那麼，冷瑤光如果留在牡丹堡，如果石琪當眞向他提出婚嫁的要求，他又該怎麼辦？

拒絕石琪？牡丹堡可能變爲仇人。

答允石琪？眼前的這位絕情魔女，他實在開罪不起！

顯然，留在牡丹堡，是一個絕對錯誤的決定！

因此，他咳了一聲道：「雲姊千萬不要誤會，要不，我同妳到絕情宮去就是。」

不提情，不說愛，只答允與雲裳同赴絕情宮，這是冷瑤光的拖延辦法。

對雲裳，他是存有傾慕之心的，所謂傾慕，只是認爲她綽約多姿，武功高絕而已。

何況，未來的武林大會，是正義與邪惡，平民與官府的鬥爭，對方是當朝王爺，武林盟主，他們可以動員傾國之兵，也能夠徵集整個武林的人力，而他們不過是一介武夫，江湖草莽，前途的凶險，自然不言而喻。

八月十五，也許是他生命的終點，翠雲峯頭，八成就是他埋骨的所在。

一個明知死期將至，絕無前途可言之人，他還能有心情去談情說愛麼？

可是，這位有着一半元人血統的姑娘，却一點也不願放鬆，她哼了一聲道：「跟我去可是你說的！他們來了，你向他們交待吧。」

果然，黃瑜師兄妹來了，還帶着拾奪好了的包裹。

不待黃瑜開口，冷瑤光搓搓手道：「適才雲姊跟我研究，才知道要請雲老前輩出山，必須我親身前往不可……」

黃瑜道：「爲什麼？」

冷瑤光道：「因爲雲老前輩曾經說過，他今生今世絕不再入江湖……」

黃瑜道：「他老人家既如此說法，你去還不是白廢？」

冷瑤光道：「不，雲老前輩能夠重享天倫之樂，那是由於我發現了他老人家的修眞之處，而所促成的——」

黃瑜道：「你就想要挾他老人家了！」

冷瑤光道：「我怎敢如此無禮，是他老人家許的心願，自願答允我任何一項要求。」

黃瑜道：「既然如此，確實非你不成，那你就跟雲姊姊走一趟吧，石姑娘之事，由我與兩位師兄去辦好啦。」

雲裳道：「事不宜遲，兄弟，咱們走吧。」

他們立卽起程，沿關洛大道直趨中條。

這一路之上，冷瑤光享盡了人間的艷福，也受夠了難以出口的活罪。

雲裳變了，她不再冷傲，變得熱情如火，她像一個賢淑的妻子，對冷瑤光呵護備至，百般體貼。

可是，冷瑤光成了一具傀儡，除了聽她的，他不能自作半點主張。

除了軟骨頭，這是任何男人所無法容忍的，但他爲了大局着想，又不得不忍耐下去。

終於，絕情谷到了，冷瑤光暗暗吁出一口氣。

× × ×

羣山拱抱，淸溪屈流，茂密的檜柏之中，滲雜着絢麗的柿林，爲絕情谷繪畫出一幅美麗的圖案。

但谷口巉巖處處，險峻天成，論形勢與景物，較天殘谷還要勝過幾分。

在一個堂皇瑰麗的廳堂之內，冷瑤光見到了魔僧嘉盧，他身着輕裘，滿面紅光，再也找不出當年古洞潛修的淸苦景象。

魔僧身旁，是一個身着宮裝，年約五旬的婦人，年華雖已老去，她那輪廓之上，仍能看出當年確是一個令人心動的絕代美人。

冷瑤光隨着雲裳參拜了她的父母，她並介紹他與乃母相識。自然，將愛女引上門的男友，做父母的，當然別有會心，因而冷瑤光就成了絕情谷的貴客。

魔僧嘉盧對冷瑤光確是十分感激，當他聽到冷瑤光的要求之後，便毫不考慮的一口應允，可是在一個時辰之後，魔僧的承諾，又有了意外的變化。

當魔僧向絕情宮主提出冷瑤光的要求之時，她

微微一笑道：「公度！你就這麼貿然答允了，可曾想到咱們的困難？」

雲公度是魔僧的俗名，他神色一怔道：「咱們有什麼困難？」

絕情宮主道：「武林大會是殷天鑑主持的，殷天鑑是我的胞兄，你說咱們就沒有半點困難麼？」

雲公度一哼道：「爲武林正義，咱們只好大義滅親了。」

絕情宮主道：「大義滅親我不反對，但咱們總得爲自己打算打算。」

雲公度道：「怎樣爲自己打算？」

絕情宮主道：「各人自掃門前雪，是咱們先賢古訓，要管閒事可以，總得與咱們切身有關——」

雲公度道：「咱們也是武林中人，邙山武林大會，自然與咱們有關了。」

絕情宮主道：「這只能說稍有牽連，不能說切身有關。」

雲公度道：「我不懂，妳不妨說明白一點。」

絕情宮主道：「咱們裳丫頭不小了，你不爲她打算打算？如果冷少俠做了裳丫頭的丈夫，咱們再管閒事，不就與切身有關了麼？」

雲公度哈哈一陣大笑道：「這再好不過了，妳何不早說？冷少俠，你同意麼？」

冷瑤光道：「裳姊姊瑤池仙品，晚輩只怕高攀不上。」

雲公度道：「你是答允了？」

冷瑤光道：「不過晚輩已有兩房妻室了……」

雲公度一怔道：「這就難辦了，珏玲，妳說怎樣？」

絕情宮主道：「我問過裳兒，她說嫁給無情之人作妻，不如嫁給有情之人作妾，看情形，她對少俠相愛已深。」

雲公度道：「兒孫自有兒孫福，她既如此決定，就由她去吧。」

絕情宮主道：「冷少俠！你呢？還有什麼問題麼？」

冷瑤光道：「這樣太委屈裳姊姊了，晚輩實在難以心安。」

雲公度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她自願如此，你就不必推辭了。」

冷瑤光道：「晚輩遵命，但婚期請在武林大會之後舉行。」

絕情宮主道：「爲什麼？現在不行麼？」

冷瑤光道：「一則武林大會生死難卜，再則時間匆迫，晚輩無法稟告家母。」

雲公度道：「這樣也好，裳兒，妳出來，打鐵趁熱，咱們先定個名份。」

雲裳螓首低垂，由屏風之後姍姍走出，往日縱橫湖海的英朗氣概不復再見，換上了一副動人心弦的兒女嬌羞。

絕情宮主道：「裳兒……」

雲裳嘿了一聲道：「爹娘有什麼吩咐？」

絕情宮主道：「妳與瑤光的婚事，咱們已經說定了，待武林大會之後，便跟你們舉行，妳爹要你們先定個名份，才呼妳出來見過瑤光。」

雲裳螓首微抬，向冷瑤光投下羞赧的一瞥，隨卽檢衽一禮，輕輕喚了一聲「相公」，便嬌軀一旋，像風一般的逃了進去。

名震江湖的絕情魔女，應該是一個心狠手辣，難以親近的人物，現在她變了，變得如此的嬌媚，如此的可人。

接着，冷瑤光以大禮參拜了岳父母，並以限期將屆，請求立卽起程。

絕情宮有一名總管，九名巡山，及六十餘名男女弟子，身手均極不凡，他們傾巢而出，間道趕往邙山。

在八月十四日的夜晚，他們趕到了翠雲峯下的上淸宮，這個邙山名勝之區，此時已是羣雄畢集。

華山長風道長，泰山一瓢老人，這兩派人數不多，但全是各派的重要人物。

冷夫人，索嫱，耿橘，冷楓，及曉風、遏雲二婢也已到達。天殘派的長老索紹，荔夫人，及護送冷家莊的子弟前往天殘谷的高手冷彥士，冷彥傑，冷彥開，荀巨卿，溫訓等五人，也趕來助陣。

最令人興奮的是使魔道聞名喪胆的瘋魔駝三僧的聚齊，世態多變，歲月不居，這三位絕世高人，也有着不勝滄桑之感。

遺憾的是牡丹堡尚未趕到，黃瑜師兄妹也音訊杳然，冷瑤光不由担憂起來。

因爲他們的對手，是一羣強大無比的敵人，天山派，百葉幫，鐵衫幫，南海派，九疑門下，以及一些名震武林的魔頭，已在翠雲峯上集中，相形之下，冷瑤光這一股俠義道力量，實在太過單薄了。

現在一切已成定論，不管是禍是福，只好付之天命了。冷瑤光拋開一切煩惱，爲冷夫人介紹雲公度夫婦，並將會見孟雙虹，以及牡丹堡與絕情谷之事，對乃母一一說明。

冷夫人沒有反對他與雲裳的婚事，只是對冷彥開被收買一事大爲困惑，她命遏雲呼來冷彥開，要對他問個明白。

房中只有冷瑤光，索嫱，雲裳，及兩名丫嬛在伺候着，家門不幸，冷夫人不願張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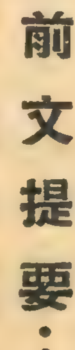
（欲知故事如何發展，請看下期大結局。）



俠怒風塵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姜文宏憑藉先師賣水翁生前曾拯救過飛天九怪一次的恩惠，暫解武當派押解人犯的赤眉山之厄，同時接獲呂柏年命小黑携來簡扎，說因事未能趕來會合，橫山進士解九如回了封短柬，約事後往少林會晤後，便與一衆離開赤眉山。呂柏年與楊雲峯離開南陽城後，一路向着黑衣仙姑發出求救訊號之處急趕，途聞上空小黑鳴聲嘶急，呂柏年救人心切，把功力提至極限，楊雲峯追隨不及，索性在一株大樹下坐息下來，忽遇三怪老頭，說要帶他回去獻與師姑，楊雲峯大怒，與其中之一李千里激鬥——

魔王鞭斷魂出竅

激戰中，忽聞一聲冷哼，暴喝，兩條交錯盤旋，疾轉如輪的人影，倏然分了開來。

就在他們兩人一分之際，站在一旁的盛年悶聲不响的偸身而上，閃到楊雲峯背後一指點了下去。

楊雲峯原是年輕一輩之中的突出好手，只因剛才與呂柏年暗比脚力，損耗了不少眞力，未得調息，偏又遇上的這位李千里，又是一個手法怪異，陰損的東西，不好對付得很。

剛才兩人一合而分之際，楊雲峯雖然打了李千里一掌，但自己也捱了李千里一指，而事實上李千里那一掌乃是送給他打的，目的就是要點他那一指，不用說，自然吃虧的還是楊雲峯。

兩人一分之後，楊雲峯藉機喘息都來不及，更沒想到還會有人下流得在這時前來暗算他。

待等發現一縷指風襲來的，已是措手不及，只罵了半聲：「好無恥……。」盛年指力已落，點得楊雲峯神智一迷糊，什麼都不知道了。

楊雲峯神智一失，人便向一旁倒了下去。

李千里吁了一口長氣，搖頭一聲苦笑道：「眞沒想到這小子這樣棘手，只不知他是什麼來路。」

黃大鍾道：「你那一掌挨得不輕吧！」

李千里道：「還好，不大嚴重。」

黃大鍾說道：「老七，你帶着人，我們走吧！」

盛年伸手攔腰抱起神智不知的楊雲峯，三人也向呂柏年所行方向，疾掠而去。

却說呂柏年隨着小黑，一路急趕，疾奔了個多時辰，突見有一座小小的岡巒橫在前面，隱約的喝罵之聲，隨風送入了耳畔，心腹也一陣跳動，蠱毒躍躍欲動。

頭上小黑，「啞！啞！」二聲，振翅疾掠，向那山巒之上俯衝而下。呂柏年深深吸了一口氣，颼！颼！颼！接連幾個勁射，刹那之間，搶進了數百丈距離。

呂柏年縱目一望，只見岡巒上有一竹竿高挑而起，竿尾上吊倒着一個人，在半空之中蕩來蕩去。

那人長髮如絲，倒垂而下，蓋住了自已面孔，但從她服飾上一眼就認得出她就是那個黑衣仙姑。

但，那竹竿四週却是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

呂柏年當年就這樣被人倒吊過，一股無名之火，不由直冒腦門，恨恨的罵了一聲：「可惡！」

足下連點，幾個飛踪疾撲之後，一式「一鶴沖天」，逕朝山上撲去。

呂柏年一躍七八丈，片刻之間，離開黑衣仙姑不過七八丈了，身軀尚未着地，忽見小黑一聲急叫：「啞！啞！啞！」伸長着鐵嘴，勢如强弓疾箭，猛向呂柏年腦門射來。

呂柏年前撲的身子，被小黑這一來，不得不收勢刹住身形，飄身落到地上，同時口中喝道：「小黑，你這是什麼意思？」

小黑阻住了呂柏年之後，在呂柏年頭上盤旋一週，落在呂柏年肩頭上，口中啞啞叫着：「危險！危險！」一面用鐵嘴鋼甲在呂柏年肩頭上輕輕的啄了幾下。

小黑雖是靈禽，深通人性，到底還不是人，無法像人一樣暢所欲言，與呂柏年相處以來，另有一套補助辦法，就是用牠的嘴甲，以代言語。

只是當前的情況，爲小黑生平所未見，在呂柏年肩頭上啄了幾下，却無法將所見所聞表達出來，牠心中甚是着急，呂柏年又一皺眉頭問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小黑更急了，啞啞的叫了一聲，道：「不能再前進一步了。」

接着跳落地上，向前行了丈多遠，用嘴甲翻動泥土，現出一個一個的黑色物體，牠又掠地低飛，圍繞着黑仙姑打了個圓圈，最後飛回呂柏年肩頭。

呂柏年恍然「啊！」了一聲，道：「他們在四週埋滿了地雷火藥！」

小黑「啞！啞！啞！」在呂柏年肩頭上一陣跳躍，說不出的高興。

呂柏年道：「你找不找得出發火引綫？」

小黑興頭一落，連連搖頭不已，覺得非常不光采。

呂柏年沉吟了一下，發聲吐勁，向黑衣仙姑叫道：「何姑娘！何姑娘！……。」

呂柏年後來從辣手夫人口中知道了黑衣仙姑原本姓何，他覺得仙姑兩字，稱呼起來非常蹩扭，所以乾脆呼她姓氏了。

但，那何姑娘却一語不發，似是沒有聽到他呼喚。

小黑却在他肩頭上用嘴甲啄着他肩頭，告訴他，何姑娘已被點了穴道。

呂柏年本想問她被點的是什麼穴道，繼之一想，小黑那裏查得出來，臉上掠過一道苦笑，愁眉不展。

小黑眼睛可利，馬上啄着呂柏年肩頭，問道：「你在想什麼？」

呂柏年一嘆道：「說來也沒用。」

小黑以啄代話道：「說說又何妨。」

呂柏年道：「我要是能够去檢查她的穴道就好了。」

小黑啄肩道：「他們點她穴道的部位，我都看淸了。」

呂柏年「唉！」的一聲，道：「你爲什麼不早說！」

小黑「啞！啞！……」笑了幾聲，它說不出穴道名稱，把呂柏年的身子作示範，飛起來在他身上「尾閭」穴，輕輕啄了一下，接着，又向「白海」「太溪」二穴，多啄了一下。

呂柏年劍眉一蹙道：「你沒記錯吧？」

小黑肯定的點頭不已，表示絕不會有錯。

要知普通點穴手法，都只點一處穴道，而何秀瓊竟被點了三處之多，這種複雜的點穴手法，一個解穴不當，就有置人於死的危險，所以呂柏年不敢粗心大意。

呂柏年俯身拾了三塊石子，瞄準何秀瓊被制穴道部位，抬臂用適當的力道，分向何秀瓊打去。

呂柏年手法力道，都拿得極準，先後擊中何秀瓊被制穴道，何秀瓊穴道立解，吁出一口長氣之後，抬起螓首，看到了呂柏年，驚叫一聲，道：「呂公子，你千萬過來不得。」

其實，她是多此一舉，呂柏年要出事，早就出事了，但話又說回來，她要不是心繫呂柏年安危，也就不會想不到這一點。

呂柏年點頭道：「在下已經知道他們埋了地雷火藥，不知姑娘知不知道他們的發火引信安裝在那裏？」

何秀瓊道：「他們告訴過我，就安裝在竹竿下面，只要你一碰竹竿，便會轟然爆炸。」

呂柏年暗駡一聲道：「好惡毒的手段！」皺着眉頭，深思起來。

何秀瓊忽然幽幽的一嘆道：「公子，我起先並不知道他們要用這種毒辣手段對付你，我要知道就不會催動蠱神向你求救了。」

呂柏年正在動腦筋，想法子替何秀瓊解危，心神專注，想得入神，耳中雖然聽不到何秀瓊的話聲，心理上却沒有回話的反應，竟未接口答話。

何秀瓊難中之人，敏感不過，以爲呂柏年不相信她的話，甚至暗中在怪她，幾乎使他粉身碎骨，心中一陣難過，暗暗一交銀牙道：「你不要管我，你快請回去吧！我保證蠱神再不會危害你的了。」

呂柏年只顧籌思救人之法，還是一言不答，何秀瓊可有點掛不住了，星目之中，淚水一湧而出。

這時呂柏年一拍大腿道：「有辦法了！」

呂柏年這一拍大腿，顯得既激動又高興，是全心全意的心底呼聲，何秀瓊把這些都看到了眼裏，同時也想穿了他剛才何以不答理她的原因，敢情是爲籌思救她脫困之法，想得出了神，暗叫一聲道：「我眞是錯怪他了。」心頭暗慰，也不覺高吊竹竿上爲苦了。

何秀瓊寬心地，默默地望着呂柏年的舉動。

只見呂柏年從懷中取出一捲細綫，將一頭交給他身邊的小烏鴉，向那小烏鴉說了幾句話，那小烏鴉便銜着那綫頭飛了過去，圍着竹竿梢端繞了幾個圈，最後從綫圈之中一穿而過，扣牢在竹竿梢端之上。

小黑扣牢綫頭之後，呂柏年一扯手中細綫，慢慢的，輕輕的扯得竹竿彎了下來，把竹竿彎到最大限度，隨手折了一枒樹枝綁在細綫的另一端，然後把樹枝插在地上，其插地的深度，正好足以吃住竹竿反彈之力，也不太深太牢。

這時的竹竿彎得像滿了的弓弦，何秀瓊便等於待發的箭。

呂柏年繫好何秀瓊，又叫小黑啣着另一根綫頭，同樣的綁在竹竿之上，呂柏年牽着那另一綫頭的另一端，繞相對方向的另一邊，又拾了一塊石子握在手中。

何秀瓊正看得莫明其妙的時候，只聽呂柏年傳話道：「姑娘請氣納丹田，守住心神，在下要發動了。」

何秀瓊應了一聲：「是！」當卽吸一口長氣，依言施爲。

接着只聽呂柏年喝了一聲：「起！」

只見他抖腕一帶，帶動扣住竹竿的樹枝，那樹枝一輕，竹竿反彈之力立發，竿梢一起向呂柏年所站的一邊甩了過來。

當竿梢甩到力道最强之際，只見呂柏年揚手發聲，叫了一聲：「着！」手中石塊一飛而出，擊在竹梢端之下。

他這一石塊打得又準又是時候，竹竿梢端迎石而斷，反彈之力，正好把竿梢和何秀瓊甩了出去。

那反彈之力，本不足以把何秀瓊甩出七八丈遠，但這時呂柏年一抖手中細綫，接替了將竭的反彈之力將何秀瓊凌空帶得向外激射，遠出危險地帶。

接着，呂柏年也長身而起迎空接住何秀瓊，替她解開被綁繩索，道了一聲：「姑娘受驚了！」將她輕輕放落地上。

何秀瓊平日也是眼高於頂，自命不凡的人，初次敗在呂柏年手中，自以爲是敗在輕敵大意，被呂柏年檢了便宜，心中並不十分服氣，但爲誓言所約束，只好照規矩默許終身。

呂柏年的人品長像，雖能使何秀瓊稍以自慰，但她聽來呂柏年與辣手夫人的關係，又令她憂心不已，忡忡難安。

她之對呂柏年，可說是迫不得已，心不甘情不願。

呂柏年隻身來援，她芳心稍慰，但看過呂柏年這種身手與機智之後，驚佩之餘，不禁反憂爲喜，不但把他視作天人，也對他什麼都不計較了，唯一的希望，就是他不要拋棄她。

何秀瓊這時的心情複雜得很，說話的聲音都大不起來，臉也不自然的紅了起來，輕輕的道：「多謝公子打救，……。」言未盡意，就沒有了下文。

呂柏年對何秀瓊的心理，完全出自一片爲人義氣，何秀瓊救了他，而反身受其害，他對她的安全有不可規避的責任，其他別的問題，他都沒有想到，事實上也想不到辣手夫人辦的這件事大有文章。

呂柏年只以爲何秀瓊少女心情，爲自己的狼狽不堪，羞愧不安，心中正想設詞安慰她幾句，忽覺一陣輕微的衣袂飄風之聲傳入耳際。

呂柏年也顧不得安慰何秀瓊了，先警告何秀瓊道：「姑娘，有人來了，你且站在一旁，待在下應付他們之後，要想法送姑娘回山。」

何秀瓊凝神張耳聽去，什麼聲音都沒聽到，方以爲呂柏年聽錯了，忽見人影幌動，遠遠已有四個手執兵刄的男子從四方包圍過來。

這時她雖看見了來人，惟猶未聽到來人接近的聲音，來人輕身功夫的高妙，可想而知，而呂柏年仍能在事先發現他們，呂柏年的一身功力，簡直令人難測高深了。

何秀瓊在這種情形之下，才發現自己的微不足道，莫說她眞要好好調息一番，就在平時狀況之下，她也稱不起强來。

何秀瓊乖乖的站在一棵大樹之下，背樹而立，用樹身掩護身後，以免被人暗襲。

眨眼之間，那四人已奔到了近前，分站四方，把呂柏年圍住。

要知，他們把何秀瓊用竹竿吊起，目的在叫呂柏年上當，可是他們自己也怕波及，所以都躲在安全地方。

呂柏年後來的一舉一動，都在他們監視之中，呂柏年所行所爲成敗未知，他們也就按兵不動，靜觀其變。

想不到呂柏年眞有一手，竟安然救出了何秀瓊，他們自然不能任由呂柏年與何秀瓊安然離去，而現身來阻了。

呂柏年目射寒芒，向四人橫掃一眼，道：「咱們也不用多說廢話，四位放手上來吧！」

那四人似乎只是來圍住呂柏年，而不打算與呂柏年馬上動手，是以既不答話也不動手。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各位倒會打如意算盤，等你們的人手到齊之後，再向我動手是不是，哈！哈！你們看錯了人，在下不會自高身份留下你們給自己找麻煩，你們不動手，我可要先功你們。」

那四人也久聞呂柏年是一個不好惹的人物，却想不到他的警覺高到不給人家一點機會，心方一震，呂柏年已說做就做，單掌一揮，直向西方角上一人劈了過去。

那人手持一把又寬又大的厚背砍山刀，見呂柏年掌力向自己劈來，不覺又惱又怒，大喝一聲，舉刀向呂柏年來掌劈了過去。

他出手一刀，刀風如雷，隆隆之聲，震人心弦，顯見刀上功夫，出類拔萃，不是普通身手。

呂柏年冷笑一聲，道：「朋友，可惜的是你今天不該遇見在下。」

未見他變招換式，只是五指一張，化掌爲抓，向來刀迎去，旋見他五指一合，已將那勢如風雷的大刀握住。

那劈刀漢子原想在呂柏年五指抓來時，旋刀一拖，順勢將呂柏年五指先行斬落。

詎料，呂柏年手法高妙已極，五指一落，抓的却是刀背，同時但感手腕一震，刀身紋風不動。

那漢子震駭之下，雙腿一坐馬步暴喝一聲，竭盡全力，猛地將刀向懷中一奪……。

同時間，另外三個漢子見呂柏年出手發難，自是不容他出手一個一個次第來攻，大喝一聲，三個人三件兵器，齊向呂柏年身後擊到。

呂柏年怒目含威，冷笑一聲，飄身而起，倏地橫出三尺藉着移形換位之勢，讓開攻來三件兵刃。

接着，健腕陡地一折，一擰，但聽「嗆」的一聲脆響，那柄又大又厚的大刀，竟被他硬生生的捏斷。

那握刀漢子見呂柏年如此神功絕藝，心胆俱寒，一怔之下，忘記了自己的處境，呂柏年左脚一起，把那人踢出二丈開外。

呂柏年一脚踢出那人，身形藉勢一矮，雙手一錯，穿入那正變式換招，進步追擊的三人之中。

那三人招式還沒變過來，但覺眼前人影一閃，呂柏年已乘虛而入，這時他們攻人之式，正成了自己敞開的大門。

那三人霍地一驚，欲待幌身而退，已是不及，只見眼前手影一幌，不是胸口中了一拳，就是下腹中了一脚，三人都被打得橫飛了出去。

呂柏年以勢如破竹的閃電動作，舉手之間，將四人像秋風掃落葉似的打發過去，方待直起身來，忽聽一個清朗的口聲，讚口道：「不錯，這幾下乾淨俐落，不愧是三白先生的絕藝傳人。」

呂柏年雖是力敵四人，但暗中一直未鬆解戒備，此發話之人，到了身邊，自己竟一點未發覺到，其功力之高絕，可想而見，心頭不由微微一驚，轉目望去。

只見來人年約花甲左右，一身粗布大褂，方面大耳，一臉凛然之色，道貌岸然，令人肅然起敬。

呂柏年不由得一斂心神，也是肅然改容相向！

這時，只見又有不少之人，從四方八面包圍而來，那些人到得附近，見了那道貌岸然的老人後，也都威勢頓歛，一個個悄不出聲的靜了下來。

呂柏年暗暗忖道：「這老者是什麽人，連羣邪見了都爽然失色。」

念中只見那老人擧目向奔來的那批人身上一掃而過，突然沉聲道：「你們是誰在負責這件事？」

人羣中應聲走出一個鳩形鵠面，瘦骨嶙峋的漢子，向那滿面正氣的老人躬身道：「是……我唐青在此負責！」他言語含糊，是字後停了一下，又改稱我，其中分明別有文章。

那滿面正氣的老人，忽然用鼻子冷哼一聲，沉聲道：「見笑大方，爾等還不滾開，莫非當眞要找死！」

那枯瘦漢子又是躬身一禮，應了一聲：「是！」一聲輕嘯，帶領所有之人，狼奔鼠竄而去，頓時走得一個不見。

呂柏年楞了一楞，向那老者抱拳道：「請恕晚輩眼拙，不知老前輩是那位高人？」

那老人「嗯！」了一聲，反問呂柏年道：「少俠可是近來江湖上盛傳的後起之秀的申少俠麽？」

呂柏年見他不將自己姓名見告，反問起自己來，心中雖覺得不是味道，但因他一臉道貌岸然，心中微一不快，也就坦然撇開，以禮相對道：「後起之秀不敢當，晚輩正是申公昌。」

那老人忽然一轉臉又向何秀瓊道：「這位姑娘是……」

何秀瓊也被那老人氣勢所懾，盈盈一福道：「小女子何秀瓊，見過老前輩。」

那老人的目光在何秀瓊臉上凝視了一下道：「七步仙子是你什麽人？」

他只望一眼，就看出了何秀瓊的身份來歷，何秀瓊更是肅然道：「她老人家就是晚輩先師。」

那老人問過何秀瓊，又回過頭來向呂柏年說道：「聽說你一身絕藝，來自三白先生遺笈，可是眞的？」

呂柏年面對這道貌岸然的老人，心中一片誠敬，坦然說道：「晚輩叨天之幸，確是巧得了三白先生遺笈，只是閉門造車，領悟有限，實是不值識者一笑。」

那老人點了點頭道：「我看你也很不錯了。」

呂柏年謙遜的道：「多謝老前輩鼓勵。」

那老人道：「老夫久聞三白先生一身奇學傲視天下，深以未逢其時，不能一覩三白先生絕學爲憾，今日有幸得遇少俠，不知少俠可願與老夫走上三招二式，藉償宿願。」

呂柏年見他一臉正氣，無以爲拒，只好點頭道：「老前輩有命，晚輩敢不遵命。」

那老人又道：「三白先生劍術冠古今，欲見三白先生至藝，自以他的劍術爲主，少俠，你請用劍吧！」

呂柏年見人家說得有理，無法不拔劍，但他還是問了那老人一聲：「老前輩，您呢？」

那老人道：「老夫擋不住你劍勢時，自有隨身兵器可以應用，少俠儘可放手過來！」

呂柏年見他這樣說來，也就恭敬不如從命了，抱拳一禮道：「晚輩放肆了！」

反手拔劍出鞘，向那老人遞出一式「江頭賣水」，以示末學求教之意。

那老人道了聲：「少俠，你太多禮了。」

說罷，驀地他身形似箭一射而上，雙掌遮雲掩月，帶起漫天勁氣，朝呂柏年當頭壓來。

呂柏年見他來勢，凌厲懾人，大有逼着自己非全力以赴不可之勢，他微微一笑，劍式一變，電閃星旋，帶起無數劍芒，點入那老人掌影之中。

那老人道了聲：「來得好！」掌式一緊，舞得密不透風，擋住了呂柏年攻勢，掌影劍氣，交織成了一團。

兩人這一接手，片刻之間，就是三四十招。

這三四十招下來，呂柏年已測出這老人功力高得出奇，爲自己平生所僅見，掌下也毫不留情，逼得呂柏年非掏出眞功夫不可。

一貶眼又是三四十招，呂柏年已被他的掌力激起一腔爭強好勝之心，劍式一變，盡展所能。

忽然，「嗤」的一聲輕响，寒芒一閃，那老人的一片衣襟被呂柏年長劍掃了下來。

呂柏年一劍掃落人家一片衣襟，心中大是後悔，覺得自己大是不該，正待收劍道歉，忽見一片耀眼精芒，輪轉如電一閃到了自己腰部。

就在呂柏年心生愧念，劍勢稍緩之際，那老人手中忽然多了一條三尺多長的軟鞭，乘機捲到。

看他鞭勢，竟似已經惱羞成怒，大有一鞭放倒呂柏年之意。

高手相搏，絲毫大意不得，尤其兩人實力相當，更是不能分神，稍一不愼，便是幇了對方大忙。

呂柏年這一緩手，可幾乎把自己送進鬼門關。

那老人的鞭勢卻毫不留情，勢夾雷霆萬鈞之力而到，這一鞭如被打實，呂柏年縱有一百條命，也非一齊完蛋不可。

呂柏年不由一陣羞忿泛起心頭，竭盡了平生之力，猛然扭腰旋身，假那旋身扭力，甩臂橫劍，向來鞭之上格去。

呂柏年這時的處境，乃是必死絕地，要讓開那老人一招，逃生求命，已是不易。

呂柏年現在不但要逃生求命，而且還要爭先攻敵，那更是難上加難，難如登天。

因爲，這是武術上所謂的「死點」，誰要不幸陷在這絕境裏，那只有一條路可走，那就是閉目等「死」。

那老人心中暗中一喜，笑容已咧嘴而出，只是還沒發出聲來……。

驀地，那老人臉色一僵，代之而起的是說不出的驚愕之色。

敢情，呂柏年偏有那種本事，起死回生，在必死之地，創造奇跡，他扭腰間，不但已讓開那老人的要命一擊，那手中寶劍也從不可能從的角度，反切而到，削向那老人短鞭之上。

呂柏年這把寶劍，看起來光華不顯，其實卻是天下奇兵之一，其利無比，斬金截玉，不費吹灰之力。

那老人先被呂柏年不可能做到的身法手法，驚得一怔，接着，只聽鏘的一聲，他那根硬逾精鋼，軟如柔腸的心愛至寶，竟被呂柏年一劍，斬落了二寸多長。

呂柏年一招得手，如果要趁機傷那老人，那是易如反掌折枝，但呂柏年這時忽然又平下了心氣，身軀一連折轉，旋出七八尺之外，有禮的一抱拳，道：「晚輩一時失手，不愼傷了老前輩……」

那知一語未了，那老人忽然將手中短鞭向地上一擲，眼中充滿了厲芒怒火，雙臂一抖，從衣袖之內滑下兩把其黑如墨的短劍，握在手中。

這老人剛才用的軟鞭，在鞭類中就出奇的短，

這時抖出的一對短劍，短得只比七首長一點點。

那老人短劍在手，凶光熠熠，完全失去了那令人起敬的風範，呂柏年看得內心一凜，方皺了一下眉頭，那老人已是大喝一聲：「小狗該死！」猛地縱身而起，雙臂張起，如大鵬展翅，頭下足上，劍光直指呂柏年心坎，飛壓而下。

他劍勢未到，呂柏年已覺察到，兩股寒悚悚的冷燄，逼體生寒。

呂柏年心神一凜，在不知他短劍妙用之前，呂柏年不敢硬接來劍，猛一提丹田眞氣，斜飄而出，身形飄出之後，折腰而起，震腕一劍，直指那老人背心。

那老人身軀尚未落地，突然感到身後疾風震動，一股銳利無倫的劍炁，刺得「脊心」痲辣生痛，危急中，身子凌空一陣翻滾，陡然騰開四五尺外，飄落地上。

呂柏年一劍化解了那老人攻勢，心中對這種印證武功，已是索然無味，沒有興趣和他週旋了，當下還劍回鞘，抱拳含笑道：「老前輩功力通神，晚輩末學後進，遠非老前輩敵手，我們的過手，就此打住吧！」

那老人這時已完全變了一個人，瞪目橫眼，殺氣騰騰，冷哼一聲，道：「不打了，除非你讓老夫戳你三劍，否則，由不得你不打。」

呂柏年氣得一背雙手道：「好，我就讓你戳三劍！」

那老人獰笑一聲道：「你道老夫下不了手麼？」手起劍落，劍勢疾奔呂柏年心窩刺來。

劍炁如鋒，一點不含糊，他是說得到做得到，硬要呂柏年的命。

呂柏年驀然一驚，心頭火起，怒笑一聲，道：「你眞要動手，在下難道會怕了你。」

旋身轉體中，長劍又已出鞘，挺劍相迎。

二人這一動上手，情勢便完全不同了，剛才呂柏年手底下還多少未盡全力，這時卻盡情發揮了。

那老人展開一對短劍，也威勢驚人，更厲害的是，那對短劍發出陣陣冷燄，奇寒砭骨，令人還得分心對抗他的冷燄。

只見他們人影縱橫，劍光繞繞，奇招百出，危機重重，打得慘烈異常。

激戰中，那老人忽然身形電閃，欺入呂柏年劍光之中，短劍伸縮，招招要命。

呂柏年也展開絕世輕功，運劍如飛，招招連綿，劍劍如擦身而過，只看得站在一旁的何秀瓊，目眩神馳，震駭不已。

此時場中劍氣瀰空，劍掌呼嘯之聲，震天撼地，二人惡戰，已近五百多合，兀自勝負難分。

實在說來，那老人一身功力確比呂柏年深厚，呂柏年之能維持不敗，完全是因爲輕功高妙，和劍法凌厲，因此截長補短，拉平了雙方實力，打得秋色平分。

呂柏年這才體會到，三白先生的絕世劍法，如沒有深厚的內功爲基礎，遇上眞正高手，就有難以發揮之苦了。

那老人心中的震駭，自是更不用說了，他自視之高，簡直不作第二人想，剛才失手於過於輕敵，現在已收起輕敵之念，全力以赴，竟仍收拾不下這年輕人，心中的震駭可想而知。

那老人越打越氣，也越打越是心驚，同時更越打恨意越深，暗自打定主意，不惜把準備對付某一武林奇人的奇功，先向呂柏年下毒手。

陡然，那老人走星換斗，斜走兩步，右手短劍縮回袖內，運功提掌，向呂柏年一陣揮動。

他這一掌擊出的力道，出奇的古怪，沒有絲毫風聲，卻有一股扭旋的力道，但見呂柏年就像喝了酒一樣，身不由己的東倒西斜，定不住身子。

這時，那老人身形一矮，搶身而上，舉手一掌向呂柏年背心之上落去。

驀地，呂柏年手中長劍使出一招「神龍擺尾」，向那老人斜肩而來……

那老人掌力已吐，招式已老……

呂柏年則更是被那種怪力所困，欲讓無能……

那反手一劍，完全是同歸於盡的併骨煞手……

那老人陡然驚變，縮手已是不及，身形一側，連人滾了開去，但他還是沒讓開呂柏年那一劍，劍光過去，他的右臂已被連衣帶肉削去一大片，他手臂上要不是藏着那把烏黑的短劍，擋住了呂柏年劍鋒，怕不要被呂柏年這一劍分作二個人。

呂柏年雖然出劍傷了那老人，但自己也被那老人已發的掌力，打得一個人向前衝了出去。

也把呂柏年打得突出了那怪力。

此等變化，發生於眨眼之間，兩人也同時發出一聲悶哼，一分而開。

呂柏年受了那一掌重擊之下，竟出奇的衝出數步之後，穩住了身形，不但未當場倒斃，而且，一個旋轉，反過身來，長劍一舉，大喝一聲，作勢撲來。

那老人原是抱臂忍痛，想看着呂柏年一命歸西，這時見呂柏年回身撲來，不由又驚又怕，那還敢和呂柏年動手，口中發出一聲厲嘯，長身頓足，激射而逃。

呂柏年前衝的身子，也收勢不住，跌了個狗吃屎，便伏地不動了。

何秀瓊驚悸欲絕，哭叫一聲，抱起呂柏年，只呂柏年嘴角紫血沁沁而出，昏死過去了。

何秀瓊只感到腦中轟然一响，抱着呂柏年嗚嗚的哀哭起來。

要知，這時的何秀瓊對呂柏年，已是由敬佩而轉爲眞誠的相愛，切身之痛，她那還忍受得住。

何秀瓊哭着，忽覺懷中的呂柏年動了一下。

何秀瓊原是哭得淚眼婆娑，昏天黑地，呂柏年這一動，嚇得她幾乎失手將呂柏年跌落地上。

她到底是江湖兒女，微一失驚，又恢復了鎭定，伸手一摸呂柏年心口，不由歡呼一聲：「我的年哥哥！」把呂柏年抱得緊緊的。

原來，她剛才以爲呂柏年死了，未及細察，就傷心得哭了半天，這時仔細一檢查，才知呂柏年並未斷氣，心口還在跳動。

這叫她如何不喜極忘形，而洩出了心底愛意。

其實以常理而言，呂柏年有一百個非死於那老人掌力之下的理由，而沒有萬分之一倖免的機會。

呂柏年卻在絕無機會之中，死裏逃生了。

但話又說回來，呂柏年的不死，一點也不意外，第一是他發現避無可避，先運功護住了心脈，第二是姜文宏和趙凱共同送給他的那件小背心，發揮了奇妙的功能，護住了呂柏年。

因此，呂柏年雖被那老人無與倫比的掌力擊中，該粉身碎骨變爲肉泥的，卻只不過被震傷而已。

當時，呂柏年還恃仗着胸中最後一口眞氣，向那老人撲去，那老人因呂柏年的不死，已大是驚震，自是不敢再和他拚，逃之夭夭了。

何秀瓊喜極忘形的抱着呂柏年慰藉了一陣自己心田，然後盤膝一坐，抱住呂柏年，掌力一吐，一股眞元內力，便渡入呂柏年體內。

呂柏年本身功力極厚，一經何秀瓊眞元內力相助，立時又甦醒回來，星目一睜，只見自己躺在何秀瓊懷中，當下一挺腰射了起來，又把何秀瓊嚇了一跳。

呂柏年帶傷之體，强行使勁，人雖彈了起來，但落地時卻雙膝乏力，支承不住衝力，又踉蹌跌了一交。

何秀瓊驚叫一聲，扶起呂柏年道：「年哥哥，你……」

呂柏年望了她一眼，她只覺一陣情怯，下面的話就說不下去了。

呂柏年怔了一怔，也用行動掩住了自己心中不安，緩緩地向地上坐了下去，同時道：「我沒有什麼，調息一下，就好了，那……」

他本想問一問那老人去向，繼之一轉念，覺得何必多此一念，於是雙目一閉，運功自療起來。

三白先生行道江湖，獨來獨往，表面上是所向無敵，其實，他又何嘗沒有受過傷，只是傷他的人，也同時被他取去了性命。

同時，三白先生又有一套自療的內功心法，受傷之後極易痊癒，所以世人更是摸不清他底細。

呂柏年這時運起三白先生自療心法，片刻之間，全身冒起一層霧氣，傷勢迅快的在痊癒中。

何秀瓊功力比呂柏年差得遠，但大小也是一個小小門派的掌門人，見識並不太差，知道呂柏年這時最是受不得驚擾，立時心神一斂，站在呂柏年身前，爲他護起法來。

呂柏年全身的霧氣越來越重，行功更是到了緊要關頭。

忽然，陣陣厲嘯，從四方八面傳來，接着人影閃動，颼！颼！颼！一連瀉落八個人，又把何秀瓊和呂柏年團在當中。

何秀瓊可吃過這批人的苦頭，知道他們的厲害，眞動起手來，她除了白搭之外，簡直毫無希望。

但現在呂柏年的生死責任，都由她一人肩担，自己可以認命，呂柏年豈能死在這批惡魔手中。

她心中一急，瞥眼間，忽然看到了那老人棄去的那條短鞭，正在身前不遠，想起那老人現身喝退那些人時，分明那些人極爲害怕那老人，心中一動，打定了一個主意。

這時，她聲色不動，理也不理那些人，就像沒有看見他們那些人一樣。

那些人來勢洶洶，原以爲何秀瓊必會大驚失色，震駭無比，何秀瓊這種態度激起了他們無比的憤怒。

其中一個漢子冷笑一聲，大步向何秀瓊走來。

何秀瓊忽然目光一凝，向那短鞭望去，同時也冷哼一聲道：「你們睜開眼睛看淸楚了沒有？」

那漢子隨着何秀瓊看到了地上短鞭，呸的吐了一口口水：「什麼了不起，一條斷鞭……」

一語未了，只聽原先被那老人叫出過來的唐青厲喝一聲道：「該死的東西，你竟敢……」猛的一抬手，一道烏光飛向那漢子，那漢子明見那烏光飛來，卻不避不讓，任那烏光打中，大叫一聲，當場倒斃。

其他漢子也都神色一肅，不敢再現輕蔑之色。

那唐青舉手殺死那冒失漢子，何秀瓊這才暗暗吁了一口長氣，知道今天是吃定這批小魔了。

何秀瓊心神篤定，但卻不動聲色，就像沒事人一樣。

那唐青不見何秀瓊答話，訕訕的一笑，向何秀瓊一抱拳道：「何姑娘……」

（未完待續）

一月完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蕭逸·文
培新·圖

劍氣如虹霜滿天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游兆寧藏身冷魂谷，結識歸雲堡主愛女沈墨玉，招堡主夫人內姪盧昆之妒，幾欲置之死地，幸得堡中總管金濤解圍，盧昆毒計不逞，又函知蓋無雙，派章新持信來謁堡主沈君儒，又爲金濤所拒，盧昆心有不甘，夜引章新往游兆寧藏身處，沿途殺斃三名歸雲堡哨守，章新撲至洞穴，正欲把負傷未癒的游兆寧殺斃之際，沈墨玉忽地來到，拯游兆寧於千鈞一髮中，未幾，金濤趕到，指章新殺死三名守哨弟子，金濤自覺有虧責守，乃點了章新穴道，把他擒回歸雲堡，予以查詢——

山雨欲來風滿樓

沈墨玉回過身來，瞅着游兆寧道：「剛才眞害怕，要是我晚來一步，你可就危險了，爲什麼這些人的心會這麼狠？」

游兆寧冷冷一笑，道：「因爲我一天不死，對于長英門的威脅，就存在一天，他們如芒刺在背，自然非殺我不可了！」

沈墨玉輕輕走過去，扶着他一隻膊胳，關心的道：「你……還好麼？」

游兆寧點點頭道：「這是妳第二次救我……我眞不知應該對妳說什麼才好！」

沈墨玉道：「你呀！少氣了我就好了……來，我扶着你回去！」

二人踏雪而去！

一切平靜之後，高嶺上陡地墮落下一條白影，落定後現出「玉麒麟」盧昆的身形。

他悵恨的向着二人去處頻頻冷笑，再頓足，如海燕掠空般的一路起落如飛而逝！

× × ×

「歸雲堡」內由於三名弟子的死亡，頓時顯得緊張起來！

三名弟子的屍體，經鑑定的結果，證明是死在章新的劍下無疑！

章新看來是脫不掉這項罪嫌了，對他最爲不利的一點，那就是在第一具弟子屍體附近，發現了章新本人所穿着的大氅，而章新現在身上所穿着的那件白色披風，經查證的結果，亦證明出，正是那弟子所有！

三名弟子，第一位是死在掌力之下，其他二人是死在劍下，在死者的身上，都留下有鮮明的劍痕，經與章新所持有寶劍對照之下，完全脗合。

而且在雪嶺上，留下的足印，僅僅只有一道，經證明亦是章新所留下的。

這件案子，雖然內情波譎雲詭，但是根據以上諸點推論，章新百口莫辯，由堡主「紫衣侯」沈君儒親下口諭，暫時收押在石獄之內，聽候發落！

「穿雲手」章新極口呼寃，可是他却並沒有把同件招供出來……

由這一點看來，他是相當聰明的人，他很清楚，以目前的情形看來，即使是說了實話，也難取信于人，而且平白地得罪了盧昆，更增加自己的「速死」！

反之，自己始終把持着這份隱秘，却可使盧昆知情感報，或者還有活命之機會！而且他另有隱情，足可使盧昆就範！

只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單純的三人命案，却使得歸雲堡堡主夫婦以及「鐵剪」金濤等三人，不禁緊張起來，他們所以並沒有立時把章新下手殺害，自然是有原因的！

×　×　×

「采石軒」四照堂內，此刻燈光煊染得如同白晝一般。

八名持械的沈家堡白衣弟子，分守着四面門戶，禁止任何人出入，而大廳之內，僅僅却只有三個人——

他們是，堡主沈君儒及其夫人「冷魂仙子」盧曉英，和負責本堡總管職務的「鐵剪」金濤。

沈氏夫婦安詳的分坐在一張披有「金絲猴」皮褥的太師椅上，「鐵剪」金濤則在下首！

「紫衣侯」沈君儒此人看來不過四旬上下的年歲，名如其人，看上去丰神韶秀，風度翩翩，一襲紫衣長衫，英俊而瀟洒，簡直是一個名符其實的讀書仕子，那裏像是江湖上傳爲神明而身具非常身手的一個武林領袖人物？

他隔座的妻子「冷魂仙子」盧曉英，看上去不過三旬左右，貌若芙蓉，柳如眉，正是女子一生極艷之時，欵欵輕衣，舉止若仙，白皙的玉腕上，各戴翠環一隻，令人興出了些「翠袖單寒」的感覺。

夫婦二人，郎才女貌，神仙美眷……盱衡當今武林，無異是鶴立鷄羣，難以找出相提並論的一對美滿眷屬了！

以沈氏夫婦之文采斐然，俊彥淸麗，比之眼前「鐵剪」金濤之豪邁粗獷，似乎別具一番意味。

三個人煞有介事的低聲談論着什麼！

但聽堡主沈君儒和諸而畧有磁性的聲音道：「金大哥，你不要自責過深，你我之交，如人之兩臂，是片刻也分不開的！」

他白細的一隻手，五指輪流敲打着椅柄，莞爾一笑，又接下去道：「……三弟子之死，固足痛惜，可是由此而使得歸雲堡中上下生出一些警惕之心，却也是死得有價値，你已盡力，又何必自責如此呢？」

金濤苦笑道：「堡主這麼說，更增愚兄惶恐之心……堡主伉儷開創這番基業，誠爲不易……使得一干義民，得有所安……不意多年相安無事，一夕風雨却帶來了全堡的驚惶，愚兄職掌所在，萬難辭咎……」

才說到此，一旁的沈夫人盧曉英啓唇一笑，挿口道：「得了……你就不要再說了，歸雲堡能有今天的安寧局面，你的功勞實篤于我們夫婦之上……大風大浪都經過了，現在一點小事，大哥你何必這麼想不開呢！」

「鐵剪」金濤嘆了一聲道：「弟妹既然這麼說，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

沈君儒道：「對了！你要再說什麼引疚自責的話就是辜負了我們多年深交之情！」

金濤道：「對于這件事，堡主莫非以爲有什麼弦外之意？」

「紫衣侯」沈君儒道：「正是如此！」

冷笑一聲，又道：「居安思危……我是担心，二十年前的寃家對頭，又找上門來了！」

「鐵剪」金濤一怔道：「堡主說的是南洋的那一幫子綢緞商人——」

「冷魂仙子」盧曉英插口笑道：「可不是嗎！他這個人，你還不知道，最是杞人憂天！」

沈君儒淡淡的一笑道：「凡事事先準備一下總是好的！這件事也許只是我的多疑，可是不要忘了二十年他們對于我們的威脅……」

冷哼了一聲，又接道：「從今天起，全堡上下一心，要嚴防任何來路不明的人，須知敵人覬覦我們這爿基業，已非一日，一旦他們要是動了手，必將有恃無恐……」

盧曉英道：「你不要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我看他們也沒有這個胆子！」

「鐵剪」金濤道：「這也難說，南海商團，這幾年來專門作些非法生意，販毒走私也無所不爲，聽說近期捉拿得很緊，他們要是能奪取到歸雲堡這個地方，以爲根據地，自然是最理想不過……」

盧曉英道：「既然這樣，早也就該來了！何必還會等到今天？」

金濤道：「蘇半瓢這個老狐狸行事一向乖張，

防不勝防！」

「紫衣侯」點點頭道：「此人與我父故是仇深如海，就是和我本人也有斷指之仇，誓在必報，時間愈拖得長，愈顯得其來勢不凡！」

盧曉英輕嘆一聲，道：「說的是……這多少年來，我們所担心的，也正是這個姓蘇的……」

眼睛裏散出一些氣餒，冷冷一笑，她又道：「……以我看，當今武林足以與我歸雲堡一決雌雄的，大概就只有這個姓蘇的了！」

金濤道：「除了蘇半瓢這個老兒，他那結難的三個兄弟，也沒有一個好惹的！」

沈君儒道：「你是指的『南海三鷗』？」

金濤道：「不錯，自從這三個人會合加入到蘇半瓢的『南洋商團』裏面以後，蘇老兒如虎添翼，越發的肆無忌憚！」

「冷魂仙子」盧曉英一怔道：「這三個人叫什麼名字？我倒是不知道這回事！」

「鐵剪」金濤道：「弟妹整日在堡，不涉江湖事，自然不知了，其實當今武林，不知這幾個人姓名的，大有人在……因爲他們行踪一向謹愼，鮮爲人知！」

頓了一下，他才接下去道：「南海三鷗，本是出沒天南的三個巨盜，說來本是蘇半瓢這老兒的死對頭，因爲許多年來，這三個人一直是靠搶刼蘇半瓢由海外走私的大量商品爲生的！

「正因爲如此，蘇半瓢才不得不吸收他們，雙方臭味相投，一經洽談，立時化敵爲友！

「……這三個人會合了蘇半瓢之後，江湖上人稱他們『一鳳三鷗』，勢力之大，比之昔日，更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冷魂仙子」盧曉英說道：「什麼叫『一鳳三鷗』？」

金濤道：「蘇半瓢外號不是人稱『丹鳳老人』嗎？」

盧曉英一笑道：「原來這樣！」

金濤道：「據說這三個人，武功之高，幾乎與蘇半瓢那老兒相伯仲，就是畧差，也相去不多，但是財力却遠遜于蘇，是以甘心相從！」

盧曉英道：「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說出他們的名字！」

「紫衣侯」沈君儒冷冷的道：「看來這二十年，妳的確是孤陋寡聞了！」

盧曉英妙目一瞟道：「這麼說，你難道知道他們？」

沈君儒漠漠的道：「武林中還有什麼我不知道的？你以爲金大哥每月下山，只爲單純的採購商品嗎？」

盧曉英笑道：「好呀！你們兄弟之間，還有什麼隱秘一直瞞着我不成？」

「鐵剪」金濤道：「愚兄豈敢！」

盧曉英道：「我是說着玩的！金大哥，你就不要再賣關子了，快說吧！」

金濤道：「是！這三個人，老大人稱『滿天雲』任柱，老二叫『蒼海萍』胡海，老三叫『多指和尚』海大空，三個人都有一身眞功夫！」

「冷魂仙子」盧曉英皺了一下眉道：「怎麼和尚也下水了？」

金濤道：「這個和尚，本是仙霞嶺紫雲寺的方丈，被任柱，胡海兩個人看上他的武功，設計陷害，埋伏在他的廟裏，事發後被官人查剿，封了他的廟……海和尚一怒之下，這才落水爲寇！」

盧曉英搖搖頭道：「眞是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了！」

「紫衣侯」沈君儒道：「……只是，章新那個小輩，如何會與這一類人拉扯到一塊？誠是令人費解的。」

「冷魂仙子」盧曉英冷笑一聲，道：「依我看起來，就是那個寄住在冷魂谷的姓游的小輩，也不大簡單，很可能與這件事也有牽連！」

「紫衣侯」沈君儒道：「這妳就多心了，這個人我看是一個很單純的人！」

「單純？」盧曉英「哼！」了一聲道：「我看一點也不單純！」

沈君儒一怔道：「爲什麼？」

「冷魂仙子」盧曉英道：「昆兒跟我說過好幾次了，這個人鬼鬼祟祟的……」

沈君儒插口道：「盧昆的話實在靠不住，不可盡信！」

一提她娘家人靠不住，盧曉英立時顯出不悅，冷笑道：「怎麼靠不住？你連自己未來女婿的話都不信，你還信得過誰？」

「鐵剪」金濤不便再持相反的意見，其實他最不滿「玉麒麟」盧昆爲人，但是沈夫人護親成性，這一類的話，是極難進言！

他輕咳了一聲，道：「堡主是否淸楚那個姓游的爲人？」

「紫衣侯」沈君儒點點頭道：「我如果不淸楚，焉能隨便就讓他住在冷魂谷？」

盧曉英道：「啊？我倒要聽聽了！」

沈君儒正色道：「此人是長英門的棄徒，但是行爲方正，意志堅毅……」

盧曉英插口道：「既然行爲方正，又怎會爲長英門所驅逐門外！甚至于還要制其于死地？」

沈君儒道：「妳是相信了那章新一面之詞……其實是非黑白，雖然我們局外人不得而知，只是沈某人這雙瞳子，閱人何止萬千，尙能一辨忠奸！」

此言一出，「鐵剪」金濤不禁暗自點頭，深深欽佩堡主之明察秋毫！

只是那位堡主夫人，却發出一串嬌笑之聲。

她反唇譏諷道：「金大哥你聽聽……你這位兄弟活了快五十年了，還相信面相宿命之說，人不可貌相，海水豈可斗量？」

沈君儒嘆道：「夫人妳少挖苦我，姓游的絕非是章新所說的那種人！」

「起碼！他也絕不是如你所說的那麼單純！」

「當然！」沈君儒點點頭道：「他的來意我知道，就是金大哥又何嘗不知……其實他是白費心機了！」

轉向一旁的「鐵剪」金濤道：「是不是？」

「鐵剪」金濤卽答道：「是的！」

沈夫人道：「大哥你倒是說句公道話聽聽。」

金濤道：「以愚兄所見，游兆寧此人正如堡主所說，不是一個壞人，但是却存有深心！」

沈夫人冷冷的道：「什麼深心？」

金濤目注向堡主沈君儒道：「他是想學沈家的不世武功！」

此言一出，沈夫人怦然一驚！而沈君儒却含笑點頭，一副「與我心有戚戚焉！」的表情！

沈夫人轉向丈夫道：「這是眞的？」

沈君儒點頭道：「自然是眞的！」

沈夫人凌笑道：「好個小子！我沈家武功，豈是隨便可以傳人的！這等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何必還要他任在這裏？我今天打發他回去！」

「紫衣侯」沈君儒道：「這又何苦？這只是他一廂情願的事，他此刻在傷痛之中，不如待及傷癒之後，讓他自己知難而退的好！」

「鐵剪」金濤道：「堡主所見極是，此子煢煢孤露，背井離鄉，確實是可憐的！再說他武功不弱，借居冷魂谷一隅，也未嘗對我們不無好處！」

沈君儒點頭道：「我也正是這個意思！」

盧曉英冷冷一笑道：「不是我容不得人，我總以爲這個人，不如你們所說的忠厚罷了！」

說到此，面色微凝，轉向金濤道：「……金大哥，你可知道，這姓游的已在動玉兒的念頭了？」

金濤怔了一下，佯作不知的道：「有這種事情嗎？」

沈君儒皺了一下眉道：「啊！誰說的！」

盧曉英冷笑道：「是昆兒告訴我的，料必不是假話！」

沈君儒道：「又是昆兒……唉！這個孩子，何以這麼多的是非——」

盧曉英嗔道：「什麼是非不是非，他是爲我們好，他愛玉兒的心，你不是不知道，這種事豈能撒謊？」

沈君儒皺了一下眉道：「莫非會是眞的？他看見了？」

盧曉英冷笑道：「自然是看見的了！」

「鐵剪」金濤道：「這件事卽或是有，弟妹也用不着担心……」

他本想替游兆寧開脫幾句，可是無奈這位女主人實在太難說話。

這時才說一半，盧曉英已冷笑道：「金大哥不必再多說了，這件事很容易知道——」

轉過頭來看着沈君儒道：「如果我有確切的證明，證明這個姓游的在動玉兒的念頭，你將又如何呢？」

「這個——」沈君儒道：「如果屬眞，那自然容他不得！」

盧曉英道：「這是你說的！好！」

說到此，手持鑼錘，在面前一面金色銅鑼上「嘡！」地敲了一下。

門外立時步入兩名白衣弟子。

二弟子入門之後，抱拳請示。

盧曉英道：「去找盧少爺來！」

二弟子領命而去。盧曉英冷冷一笑道：「玉兒雖未正式許配昆兒，可是這件事已經認定不容更改，事關我沈氏家風，却容不得他們年輕人胡來！」

沈君儒嘆道：「玉兒還小，就是再等兩年也不爲晚！」

盧曉英道：「可是我們沈家的武功，需要有個繼承的人，却是不可再拖下去了！」

沈君儒道：「這件事更是草率不得，須要慢慢的找，總要那人品根骨皆是上品之人才好！」

盧曉英道：「已經找着了，還找什麼？昆兒人品武功那樣不好？再說他與玉兒的婚事，既經認定，何能更改？」

沈君儒嘆息一聲，搖頭不語！

「鐵剪」金濤在側，聽他夫妻如此說，却也不好插口，只是內心却不禁爲着游兆寧的去留問題，暗自担憂！

門外足步聲近，「玉麒麟」盧昆推門而入。

他恭恭敬敬的向着沈氏夫婦抱拳行禮，道：「小姪參見二位大人——」

轉向「鐵剪」金濤一拜道：「參見金前輩！」

沈君儒皺眉道：「我不是早告訴過你，金大哥與我義結金蘭，兄弟相稱，你要改口稱他大伯才是哩！」

盧昆臉上一紅，才改口道：「參見金伯父！」

金濤一笑道：「不敢當！」

「冷魂仙子」盧曉英展顏一笑道：「昆兒，你剛才那去了！」

盧昆道：「在後院讀書！」

「冷魂仙子」盧曉英杏目一瞟盧昆，微微一笑，道：「讀書是好事，但是也不要太用功了，平常也不要把功夫放下！我傳授你的三元吐納入門功夫，你習了沒有？」

盧昆道：「小姪知道！入門功夫，已開始練習了！」

沈君儒一怔道：「什麼？」

他轉向妻子道：「你已經……開始傳授他沈家的功夫了？」

盧曉英笑道：「反正早晚都要傳他的！還不是一樣！」

沈君儒勃然作色，只是在盧曉英的目光逼視之下，他發作不得，長吁了一聲，不再吭氣！

暗地裏，「鐵剪」金濤也發出了一聲嘆息，他自信老眼不花，而眼前這「玉麒麟」盧昆，狼顧鷹視，終非是大器之材，他不禁爲沈家罕世不傳的武技，感到悲哀了。

「冷魂仙子」盧曉英無視于此二人的表情，含着慈愛的微笑，看着他這個英俊挺秀的內姪，道：「今天找你來，是想問問你，你與玉兒之間相處得如何？」

「玉麒麟」盧昆冷冷的道：「表妹好像有什麼心事，我找了她幾次，她都不理我！」

「啊？」盧曉英皺了一下眉道：「有這種事？你知道爲什麼嗎？」

盧昆看了沈君儒與金濤一眼道：「我不敢……說！」

「冷魂仙子」盧曉英道：「不要緊，你只管說就是！」

盧昆恭謹的道：「是……」

沈君儒道：「實話實說！」

盧昆又應了聲：「是！」

這才吶吶的道：「表妹這幾天晚上時常獨自到雪嶺去！」

「去幹什麼？」盧曉英顯然也吃了一驚！

盧昆吞吐道：「我也不知道，反正是跟那個姓游的在一塊，看樣子怪親熱的！」

話才出口，沈君儒霍的站起來道：「有這種事嗎？」

盧曉英冷笑道：「眞……是……這些話你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盧昆垂首道：「我不敢說！」

「鐵剪」金濤冷聲道：「墨玉素知自愛，姓游的又在傷中，他二人絕不會作出什麼壞事，堡主大可放心！」

「紫衣侯」沈君儒慢慢坐下來，徐徐道：「我想也是的……玉兒不會作什麼壞事的……不過！這件事要是眞的，却不能再容許他們再發展下去！」

盧曉英忿忿道：「我自有主張！」

說罷恨聲道：「看起來，那姓游的小子，的確對玉兒沒安着好心……」

「玉麒麟」盧昆道：「據章新說，此人在師門中，也是因爲調戲師妹，作出喪風敗俗之事，才致被逐！現在又故態復萌！」

盧曉英冷冷一笑道：「這種人，你姑父和金大伯却還把他當成安份的好人呢！」

「鐵剪」金濤道：「弟妹且慢責備，我看那游兆寧爲人拘謹，還不致于，此事應該經雙方求證爲是！」

沈君儒怒聲道：「叫玉兒來！」

盧昆苦笑道：「這……」

盧曉英一笑道：「你放心，這件事，我們自然不會說是你說的，你只去傳她來就是了！」

盧昆心裏這才好像一塊石頭放落下地，躬身道：「是！」轉身而出！

「冷魂仙子」盧曉英忿忿的道：「如果這件事是眞的，你以爲如何？」

她看着丈夫，沈君儒想了想道：「……如果眞有此事，自然打發姓游的一走了事。」

金濤點頭附和，盧曉英看在眼中，冷冷一笑，暗中咬了咬牙，道：「那豈不是太便宜他了！」

這句話沒說出口，可是看在金濤的眼中，由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其實說起來，他和游兆寧之間，不過數面之交，可是不知怎麼，對於那個年輕人，却給他的印像那麼深，他總認爲自己不會看錯人，游兆寧絕非是那種人！

只是眼前情形發展至此，却是無可奈何，如果他再爲游兆寧說話，顯然變成別有用心了。

× × ×

沈墨玉推門進來，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在三人面上一掃，立時覺出情形有異。

她輕輕的叫道：「爸——是你叫我？」

沈君儒道：「妳過來！」

沈墨玉姍姍移近，發現父母的臉色都不大好看，她芳心一轉，頓時明白過來。

偷偷地向金濤看了一眼，金濤略略頷首，這就

證實了她沒有猜錯！

當時心裏吃了一驚，坐下來，不發一語！

沈君儒道：「妳金伯伯不是外人，用不着廻避，爸爸有幾句話問問妳！」

沈墨玉把心一橫，放得大大方方的道：「什麼事？」

盧曉英道：「這幾天晚上，妳上那去了？」

沈墨玉一怔，遂道：「到冷魂谷……」

「冷魂谷！」盧曉英面色陰沉的道：「幹什麼去了？」

沈墨玉低下頭，咬了一下嘴唇，心裏却想道：「是了，一定是表哥把我與游兆寧之間的事說出來了，怪不得他作賊心虛，有意避開了！」

想到這裏，心裏不禁有氣，一張粉臉氣得紅通通的。

盧曉英道：「說呀！」

沈墨玉抬起頭，吶吶道：「游大哥……身上有傷……我去照顧他一下！」

三人臉色都變了一下，沈氏夫婦吃驚的是這件事的本身，而金濤却驚詥這位姪女居然胆敢直言無諱！

盧曉英面色氣得蒼白，佯作不知的道：「游大哥？那裏又跑出個游大哥來了？」

「是游……兆寧……」

「游兆寧？」盧曉英臉色更白了，「誰是游兆寧呀？」

沈君儒冷冷一笑道：「好丫頭，妳好大的胆呀！閨門之女，妳難道不避一避嫌疑麼？」

沈墨玉臉一紅，她看着父母，冷冷一笑道：「我們也沒作什麼壞事……他被表哥打成重傷，難道我去照顧他一下也不行？」

沈氏夫婦又是一楞！

盧曉英道：「你表哥打傷了他？」

「怎麼沒有！」沈墨玉道：「我不過只跟游兆寧路上碰見，說了幾句話，他就氣不過，晚上找上門去，把游大哥打成重傷……」

看了一旁的金濤一眼，直言無諱的道：「如果不是金師傅恰好趕到，游大哥已經死在表哥的手裏了！」

「有這種事？」沈君儒轉看向金濤！

「鐵剪」金濤老臉一紅，點點頭道：「不錯！當時盧賢侄是太衝動一點了！」

沈君儒不悅道：「這件事，昆兒怎麼沒有說；這孩子！」

沈墨玉立時道：「他當然不說：反正他說的都是好事：這些事他瞞還來不及呢：怎麼會說？」

盧曉英一聲叱道：「住口！」

沈墨玉含着幾分委屈的看着母親，後者怒形于色的道：「妳自己行爲失檢，却要怪妳表哥？這種事怨不得他生氣，誰也受不了呀！」

「這是什麼話？」沈君儒道：「玉兒也沒嫁給他，莫非跟生人說句話也不行嗎！」

他憤憤的又道：「昆兒這麼隨便打人，甚至于想下毒手殺人的作風要不得！我女兒不能許配給這種人——」

沈墨玉雙目裏，立時現出感激之色，立時抓住機會道：「爸爸……我根本就不喜歡他，我……」

盧曉英呆了一下，想不到女兒居然公然的說出這種話來，一時臉色發青。

看着女兒她冷冷笑道：「太晚了……這件事已成定局，妳是嫁定了他了！」

沈墨玉道：「我絕不……」

她的目光接觸到母親的臉，終于把下面的話臨時忍住，無限辛酸，一腔怨恨，禁不住淚如泉湧，嬌軀一歪，可就扒在椅子上嗚咽哭泣起來！

沈君儒心疼愛女，見狀嘆了一聲，道：「你這孩子……禁不住一點委屈！回房去吧！」

沈墨玉忙止住了哭聲，匆匆站起來。

盧曉英道：「慢着！」

沈墨玉最怕母親說話，聞言低下頭嗔道：「還有什麼事嘛？」

盧曉英道：「妳以爲哭哭就算完事了？可沒這麼便宜！告訴妳，從今天起，妳不許出歸雲堡一步，如敢違命，再與那個姓游的見面，我就……」

說到此，臉色蒼白着，揮揮手道：「去！」

沈墨玉看了父親一眼，沈君儒嘆息一聲道：「妳媽說的對！孩子，我相信你們之間沒有什麼，可是要知道人言可畏！」

眼淚像斷了綫的珍珠似的落下來，她緩緩轉看着一旁的「鐵剪」金濤，抽搐道：「金師傅……」

金濤明白她的意思，當下點點頭道：「姑娘，我知道妳的意思，快聽話走吧！」

沈墨玉這才擦了一下淚，十分委屈的轉身步出去了！

目送着女兒步出之後，沈君儒長嘆一聲，道：「這孩子……女孩子大了，可眞不好管教！」

盧曉英却坐在一邊，一言不發，艷麗的面頰上，籠罩着一層陰霾。

終于她怒聲道：「姓游的這是什麼東西！他也配！」

「鐵剪」金濤苦笑道：「弟妹不必爲此事生氣，我想我會妥善的處置他的！」

「哼！」盧曉英看着他道：「我看你也被那個

丫頭收買了，不行，這件事非要由我親自來處置才放心！」

說罷悻悻的站起來，步出。

大銷元陽聽令死

游兆寧在雪地裏走了一週，意態肅然的返回到石洞裏。

今夜他的思潮特別多，起伏翻湧着如怒濤澎湃一刻也不得安寧，他想到了已死的蓋燕玲，又想到了眼前的沈墨玉，心中是兩種迥然不同的情意，却是一般的令人繫心牽腸。

說良心話，他本來的意思，來到冷魂谷，正如沈堡主所說，乃是意在沈家的不傳之秘，可是今日事態的演變，却有些出乎意料。

他更沒有想到的是，沈墨玉竟然會是如此一個多情重義，體貼入微的姑娘。

人非聖賢，孰能無情？也就因爲有了這份情，游兆寧才會有此刻的不安與內疚，他下意識的感覺自己有些對不起死了的蓋燕玲！

昨夜，「穿雲手」章新偶然的出現，使他警惕到「白鶴」蓋無雙的辣手無情，也更燃燒了他壓置在內心復仇的意志和怒火！

他攷慮到，這冷魂谷也未見得就是安全的所在了，因爲「白鶴」蓋無雙既然發現到自己藏在這裏，以後的日子，可就必見得再能太平了。

他想：我算是怎麼一回事呢？

說來可笑，自己雖然住進了冷魂谷，却並不是冷魂谷的客人，而且在另方面來說，尙爲冷魂谷所不容。却又要借助於冷魂谷的勢力保護。

如果說暫忍一時之辱，爲求來日之昌，也還罷了，可是眼前的情形却非如此……

沈墨玉越是可愛，對他越多情，而越使得他萌生去志。

他寧可假意的娶沈家小姐，而能學到沈家不傳的絕技，而却不願眞心眞意的去愛沈墨玉，名正言順的繼承沈氏的武功眞學！

這道理很簡單——因爲他始終難以忘懷心裏的蓋燕玲，他覺得在蓋姑娘的屍骨未寒的今天，就對另一個女人動情，那是一種極度的罪惡！

「沈氏武功不學也罷！」

長長嘆了一口氣，他面上現出了苦澀的笑容。

對於墨玉固然已有了難以割捨的感情。可是他明白，此刻如果不能運用慧劍，快斬情絲的話，以後也就越加的難了。

緊緊的握住了蓋燕玲所贈送的那塊紫玉珮，他的心也就越加的緊張。

近處山峯上，又傳出了餓狼的長吠聲。在此寒冷的冬日夜裏，聽在耳朶裏，令人毛髮悚然！

他在石穴裏來回走了幾轉，試着提動丹田氣機，運行了一回，覺得「督」脈處，那處血栓，仍未打通。

因爲這一點原因，他不得不捺下性子來，再在這裏多躭幾天。

山風很大——

空谷傳音，聲如雷鳴，聽來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游兆寧由洞口雪地裏，挖出埋藏的幾個首烏擦乾淨了就咬吃着……那是一種苦澀無味，凍齒冰唇的感覺。……

就在這時候，他看見了兩條人影，如同流星飛墜般的，由對面峯頭上落身而下。

在輕功身法來說，游兆寧確認乃是武林中極爲罕見的一流身手！

這一突然的發現，不禁使得他大大吃了一驚。

他匆匆丟下了吃剩的半個首烏，站起身來——可不是，兩條人影，如同跳躍的一雙飛猿般的，已向自己這邊疾馳過來。

游兆寧彷彿覺出那前行之人，頗似「玉麒麟」盧昆的模樣，而後行的那個人，身似狂風飛絮，看來輕功大具火候，雖然緊循着前行那人一路縱馳，只是起落不着地面，宛似凌空而行，分明乃輕功中極高一流身手，武林中萬難一見的人物。

這一驚，使得他頓時呆住了。

他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出來者何人。

好在，這團疑念，馬上就解開了，因爲來者二人身法太快，不過轉瞬之間，雙雙已到了面前。

像是驟風裏的兩片枯葉落地，兩個人帶着大股的寒風，疾行乍止，待定足時一左一右，已站在游兆寧身側兩邊。

游兆寧驚魂乍定，才開始打量着來者二人。

倒是沒有猜錯，站在自己左面的那個人，正是「玉麒麟」盧昆。

他披着一領雪白的披風，背紮長劍，風采翩翩，不失「俊美」二字，只是那股含有高傲，陰狡的氣質，永遠蘊藏在他瞳光深處，使你一望之下，即生出「格格不入」的感覺！

這個人，游兆寧一望即知，却不顧在他身上多費思索，倒是隨行而來的那個人，却是一個十分出色的閨門婦人。

婦人身着灰鼠皮裏銀色緞面的披風。看來年歲約在三十五六，宮樣娥眉，鬱鬱秋水，唇紅齒白，

端的是一個絕色婦人！

初初一看，那模樣兒和沈墨玉簡直十分酷似，仔細再看，髮式，年歲，衣着，也就有了區別。

他只是站立在那裏，不曾開口說過一句話，却自有一種高貴女子的風範，即當今朝廷一品命婦，也不能望其背項。

游兆寧立時就猜到了來人身份。

他心中驚愕了一下，立時抱拳深深一揖道：「不知沈夫人駕到，有失遠迎，請夫人恕罪！」

中年美婦人唇角微微挑動了一下，露出細白的一排玉齒，冷冷的道：「罷了！」

黑長的睫毛眨動了一下，星星雙眸上下打量了他兩眼，偏過頭來，望向盧昆，冷冰冰的道：「就是他麼？」

盧昆冷笑道：「就是他！」

沈夫人娥眉微軒，冷冷笑道：「眞是人不可以貌相！」

盧昆躬身道：「姑母，妳要當機立斷！」

沈夫人莞然一笑道：「你這孩子，好吧！你先下去！」

盧昆眉角一挑，帶有三分油滑的笑道：「姑母！萬一要是姑丈……」

沈夫人冷冷的道：「所以你先要到上面去看着一點兒，知道不？」

盧昆彎腰抱拳笑道：「遵命！」

話出人起，宛似無羽之箭，「颼！」一聲，又撲上了峭壁，緊接着施展出揉昇的功夫，只見人影隱約，如同一隻大人猿般地，三數個起落，已不見踪影。

沈夫人盧曉英仰臉看着他直到背影完全消失爲止。她唇角帶出微微的一片淺笑，把一對明亮的眸子，這才轉向游兆寧。

游兆寧耳聞目睹這姑姪二人的一番對話，心裏不禁已有幾分明白。不過，他甚是難以相信，以沈夫人之身份名望，何以會如此作爲？

心裏想着，表面絲毫也不帶出。

沈夫人注視了他一刻，才道：「你的傷勢，看來已經不碍事了！」

游兆寧道：「多謝夫人關懷！」

沈夫人道：「我看你兩眉集結處，青氣未去，大半是心經督脈未能打開，氣機不能暢通之故，可是？」

一針見血，游兆寧甚是心折。

他怔了一下，點點頭道：「正是！」

沈夫人目光向洞裏一瞟，道：「你是否就住在這裏？」

游兆寧點點頭，輕輕的道：「不錯！」

話聲才出，沈夫人身軀微幌，像是一片羽毛似的，飛掠入洞內。

游兆寧自然疾跟而入。

沈夫人打量着四壁，道：「看起來，你一個人在這裏很苦。」

「還好！」

「不嫌太孤獨了些？」

「不——」游兆寧尷尬的搖了一下頭。

沈夫人點點頭道：「你坐下來！」

游兆寧雖不知她言中何意，但仍然依言坐好。

沈夫人緩緩走到了他面前，伸出其白如霜的一隻玉手，向着他頂門上探去。

游兆寧本能的向後一縮，可是沈夫人那看來緩緩的一隻玉手，其實却其快如電。

隨着她的一聲淺笑，一隻柔荑溫潤的玉手，已然搭在他頂門之上。

游兆寧遞上了一個驚惶詢問的眼皮！

沈夫人道：「我爲你打開督脈可好？」

游兆寧先是一喜，可是立時也就並不樂觀。

他冷冷的道：「只怕夫人居心不測。」

「什麼意思？」

「唉——」游兆寧長嘆一聲，道：「夫人來意小可也許已經猜到！」

「哦！」沈夫人甜甜一笑，道：「我倒要聽聽看！」

游兆寧道：「夫人大概聽信了令姪的挑撥，前來取小可的性命，可是？」

「挑撥？」沈夫人搖搖頭道：「我是這樣的一個人麼？」

游兆寧說道：「只是夫人今晚的來臨，殺氣甚濃！」

沈夫人聽到此，發出了甜脆的一陣笑聲。笑聲一歛，她打量着他，道：「你爲什麼會這麼想？」

游兆寧道：「很簡單，臥榻旁豈容人鼾睡？」

沈夫人冷冷一笑，道：「你很聰明，只是你以爲你會對我歸雲堡構成威脅？」

游兆寧搖頭道：「小可豈能有此威力！」

「那你的話又是什麼意思？」

「夫人！」游兆寧目光明亮的看着她，道：「小可有一句話，雖是不該說，但是却非說不可，如有冒瀆，尚請海涵。」

「你說！」

游兆寧頓了一下，冷笑道：「令姪外忠內奸，狼顧鷹視，只怕——」

話出一半，果然觸及沈夫人不快。

她輕叱道：「住口！」

游兆寧一嘆道：「夫人絕世智慧之人，豈能有不自知之理？」

沈夫人道：「你想挑撥我們之間的感情麼？」

「小可不敢。」

「你以爲我會信你的話？」

「小可不敢！」

「不敢？」沈夫人冷冷一笑道：「諒你也是不敢！」

她忿忿的道：「游小子，你來這裏究竟有什麼居心？快快說出來！」

「夫人妳不知道？」

「你不說我如何知道？」

「好吧！」游兆寧一笑道：「小可來此，是想要學你們沈氏門中的不傳絕技！」

沈夫人頓時一怔，固然，這是早已料定的事，可是她簡直難以相信游兆寧，居然有這麼大的胆子，竟敢在生死一言間，而毫無所掩飾的直道而出。

她皺了一下眉，面冷如霜的說道：「這話是眞的？」

游兆寧道：「在夫人面前，豈敢撒謊？」

沈夫人冷冷的道：「你知道我沈氏門中武功，不傳外人之說麼？」

游兆寧道：「我知道。」

「很好！」沈夫人冷笑道：「那麼你應該知道，意圖偷學我沈門武功的罪名和處分了？」

游兆寧道：「不錯！」

「是什麼？」

「點封大穴，坐令而亡！」

「好——」沈夫人掌心一抖，一股熱流，直貫向游兆寧腦門。

游兆寧身形大大搖動了一下，却大聲道：「且慢！」

沈夫人冷笑道：「你已然認罪，還有什麼好說的？」

游兆寧道：「沈氏門中秘功，固不容外人偷學，却不禁於入選的女婿！」

沈夫人怔了一下，冷笑道：「我沈家女婿，早已內定有人了！」

游兆寧冷笑道：「只怕令嫒未必中意！」

沈夫人娥眉一挑，叱道：「大胆！」

一股熱泉貫頂而下，氣分雙股，側走兩處氣海穴門，游兆寧只覺得全身一麻，頓時動彈不得。

沈夫人收手退後，面向着呆坐的游兆寧，冷冷笑道：「我本有心饒你不死，助你打通督脈心經後，逐出冷魂谷也就算了，未曾想到，你竟然大言不慚無狀，看來死由自取，却是怨我不得！」

游兆寧目光如火，憤憤不平的注視她，絲毫沒有胆怯之意。

沈夫人原已轉身，却又回過頭來。

二人目光對視了一刻。沈夫人冷笑道：「由你目光看來，你却未曾有絲毫懺悔畏懼之意……」

她猶豫了一下，吶吶道：「爲什麼？莫非你不怕死？」

點點頭，她自語道：「我明白了，這堡裏，必有同情結交你的朋友，我走之後，也許有人會來此爲你解開穴道，救助於你！」

想了想，她由手腕上，摘下了一枚寒光奪目的翠環，抖手打出。只聽錚然一聲脆响，那枚翠環已深深嵌入石壁之內。

那嵌入之處，正在游兆寧頭頂上方一尺的距離，光華燦爛，一目了然。

沈夫人微微一笑，道：「有我翠環在此，我倒要看看，什麼人有胆子解救於你！」

默默的閉上眸子，她輕輕一嘆，道：「年紀輕輕的，就此而亡，我爲你可惜，不過，孩子，我也不得已！」

身形一掠，已飄出門外。

空中人影一閃，「玉麒麟」盧昆直墜而下。

他看見沈夫人，道：「姑母，事情怎麼樣？」

沈夫人上下打量着他，徐徐的道：「他已被我點封大穴，聽令坐死！」

盧昆一喜，却又搖搖頭道：「只怕還會有人來救助於他，姑母妳不可不防！」

他所指的人，當然不會是什麼外人，而是指的「鐵剪」金濤。

因爲只有金濤這個人，有此功力，能够解開沈夫人的穴道。

沈夫人道：「你說的是金師父？」

盧昆遲豫了一下，道：「是。」

沈夫人哼了一聲，道：「金師父雖是與你姑父親如手足，可是堡中的規矩，他不能不知道！」

盧昆道：「姑母妳莫非？……」

沈夫人道：「翠環金箭，此兩物的權威，你是知道的。有我的翠環令在，誰敢冒然出手救他？即使金師父，也不便出手，是不是？」

盧昆這才放心來，他又轉入洞內看了一下，確見姑母腕上那枚玉環，懸嵌在游兆寧頭頂之上。

歸雲堡雖然沈君儒是正牌的堡主，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這位堡主夫人有時候，權力還要大過堡主本人，而她的「翠環」所代表的威信，絲毫不遜於沈堡主的金牌，這是衆所週知的事。

是以，「玉麒麟」盧昆目睹及此，也就寬心大

放，毫不疑心的出來同着沈夫人去了。

× × ×

漫漫長夜……

對於一個孤獨的異鄉子弟來說，在此荒山雪嶺的石洞裏已經够寂寞了，更何况像眼前的「他」？

在全身兩處氣海大穴被封鎖之後，他如同是一具石人木偶一般的，休想再能轉動分毫。

「歸雲堡」中對於窺伺本堡，或是擅自偷學沈氏門中秘功者的處分是「點封大穴，坐令而亡。」

不幸，游兆寧眼前，正是落得了如此的下場。

他呆呆的坐在那裏，堅忍着一般人所不能忍受的那種痛苦，血流不暢，穴脈不通，那絲絲的寒氣，透體而入，剎時之間，彷彿整個身子，都爲之凍結了。

像這樣的支撑下去，只怕過不了兩天，就得一命歸陰，對於游兆寧如此遭遇來說，實在是太可悲了。

在勉强的捱過一個更次之後，游兆寧已支持不住了。

他面色由原來的蒼白，轉爲一片鐵青，唇色亦變爲灰白，那木偶的坐姿，開始簌簌不停的顫抖不已。

雖然他曾試着由丹田之內，提貫眞力，用以打通穴脈，可是「冷魂仙子」盧曉英的這種點穴手法，實在非比等閑，誠然是手法格別，也休想化解得開！

如果是一般人，此刻怕不早就癱軟下來的了！

可是游兆寧那强力的自持着，他知道如果一旦倒下來，眞氣一岔開，分走五臟，到了那時候，即使有人爲自己解開穴道，勢必也將成爲一個廢人！

所以，他是那麼痛苦的忍受着！

隨着一陣淸風，洞前出現了一條人影。

由他的身材，衣飾，以及虬鬚散髮上看去，一望即知來人正是冷魂谷歸雲堡的那位大管事「鐵剪」金濤。

他落地之後，向着洞內看了一眼，立時吃了一驚，身形略閃，已來到了游兆寧面前！

游兆寧含有憤怒，痛苦的眼睛，直直的注視着他，却並沒有求助之意！

「鐵剪」金濤長嘆一聲道：「我來晚一步，害得你受此大險……」

說時，探出雙手，輕輕的按在他的雙肩之上！

游兆寧似覺出由他雙掌之內吐出兩股眞力，但却非用以打通穴脈，只是在他各處經脈上試行了一下，即行收回止住！

隨後金濤即苦笑道：「堡主夫人對你，可謂之恨惡深絕——」

言下不勝感慨的嘆息一聲！

游兆寧目光一轉，代表了他不能出聲的嘴，像是在問：「爲什麼？」

金濤道：「你的兩處『氣海愈穴』，已被堡主夫人用『大鎖元陽』的內功手法鎖封，普天之下，能够解開這種手法的人，寥若晨星！」

游兆寧大吃了一驚！

他本人武功，雖不見得如何高强，可是見識却極深，這種「大鎖元陽」的內功閉穴手法，他曾經聽說過，施功之人，如非是「精」「氣」「神」三通境界的高手，萬難施展運用！

反之，一旦被這種功夫鎖壓住的人，設非有比施功人更高的武功內力的人，才能解開，否則，亦只有聽令死亡之一途了！

游兆寧乍聞之下，心胆皆寒，只是目光中的恨意，也隨之增加！

「鐵剪」金濤苦笑道：「我實在不明白，堡主夫人何以會對你下此毒手？」

說到這裏，他忽然有些明白過來。

當下冷冷笑道：「如果我沒猜錯，必定是盧昆那個小子，在她面前曉舌施壞了！」

游兆寧用目光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復。

金濤冷冷的道：「你是說，他們兩個人一齊來的？」

游兆寧眨目，似說：「是的！」

金濤目光中立時蘊出了憤怒之色，恨恨的道：「這個小子鬼鬼祟祟，爲人不正……」

說到此，强忍憤怒，嘆息一聲道：「……冷魂谷歸雲堡一片大好基業，何能落入此子手中？……眞乃不幸之至！」

頓了一下，才又嘆道：「也罷！老夫雖不便明抗翠環之令，與堡主夫人失和，却可暗中助你一臂之力！」

探手入懷，取出了一個長形玉盒，打開來，其內置有半盒扁圓的紅色藥粒。

金濤由其內取出了一片，注目游兆寧道：「此爲南海百草老人的『聚陽神丹』，有此一粒，足可續你十日活命不死！」

言罷，將那顆紅色藥片，塞入游兆寧口中。

游兆寧立時就覺出有一股溫熱氣機，順喉而下，頓時失却了一半的寒意！

對於金濤這種的恩情關注，他是由衷的感激，只是口不能言，亦無可奈何！

「鐵剪」金濤道：「你聽着，此丹可延你十日活命！如無此丹，任何人難逃三日，三日之內必死無疑……」

語氣未盡，金濤頓了一下才又道：「……因此，你必須注意，三日之內，堡主夫人或是那個盧昆，必將來此查看你的屍身，你必將要做作出一副死亡的樣子！你可知道？」

游兆寧眨動了一下眸子，表示知道！

「鐵剪」金濤嘆息一聲道：「……我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何以對你如此垂青？……希望我老眼不花，沒有看錯你這個人才好……」

他定了一下，又道：「至時，我必前來救你一命……不過，無論如何，這歸雲堡已非你今後再可藏身之處……關於這一點，我自有安置，就此別過，再見！」

雙肩微幌，鬼影子一般的，已掠身而出，瞬息間已自無踪！

游兆寧以感愧的目光，追送着他的消失！

他再轉過目光，注視着牆角的那盞羊角松脂油燈，在靜極的寒夜，他思索着未來的一切……

不久，風把燈吹熄，眼前是一片漆黑……

× × ×

「歸雲堡」後院的一片低矮石室前，出現了一條人影，這人身法奇快，一路輕登巧縱着，像是疾風下的一縷白烟，瞬息之間，已到了矮室左側。

待他在牆角立定之後，寒月斜射着他的半邊臉，才看出來，他原來是「玉麒麟」盧昆！

這個人，却是個心懷叵測，難以捉摸的人物！

就在他身子自站定的時候，一道白光閃閃的孔明燈光，匹鍊般的掃過來。

盧昆把身子向牆角倚靠了一些，那道白光平平的掃過去，毫無所見。

燈光方過，盧昆即施展出輕功絕技，身體平盪而起，像是盪秋千般的，已撲上了對面的一間平頂矮屋之上！

他用一隻手吊着身子，另一隻手，却伸入矮屋用以通風的一扇小窗。

漸漸的一隻手，半面肩頭，進而整個的頭，身……像是一隻大貓般地，全身潛入。

室內——

平躺在木床上的「穿雲手」章新，顯然大吃了一驚！

他一咕嚕的坐了起來，直直地看着這個人，施展着他生平僅見的「收肌縮骨」之術，由大僅容頭的通氣窗內，慢慢的潛了進來！

當他認淸了來人是「玉麒麟」盧昆之後，臉上才帶出略爲安心的表情！

像是一隻貓也似的，由牆上躍下來，遂見他雙臂一伸，骨節一陣密响，突然間大了一倍有餘，回復到他原來的模樣！

章新一副驚喜的道：「這不是盧少俠麼？」

盧昆以指按唇，「噓！」了一聲，道：「小聲點！」

然後他靠過去，上下打量着章新，道：「這兩天，委屈你了！」

章新低笑道：「那裏……那裏……我料定盧兄你不會不來看看我的！」

盧昆冷冷一笑，道：「爲什麼？」

章新道：「因爲……」

他嘻嘻一笑，吶吶道：「……因爲，我手裏握有一點小小的隱秘！」

「什麼隱秘？」盧昆怔了一下。

章新一笑，道：「是關於『南海商團』那方面的！」

一提到「南海商團」這四個字，盧昆頓時臉色一變，後退一步。

「穿雲手」章新嘻嘻一笑道：「盧兄……你沒有想到吧！」

「玉麒麟」盧昆定了一定，黯然笑道：「這麼說，更不是外人了。」

章新道：「蘇老前輩對盧兄你很是推崇……」

盧昆揮了一下手道：「禁聲——」

他目光深邃，在章新臉上轉着，冷冷的道：「既然如此，你我初見之時，何以不即行吐露？」

章新笑道：「相交不深，你能以眞言相告？」

盧昆道：「這麼說，你……」

身形一閃，已攀向窗口，向外窺探了一眼，遂即飄身而下，才又接道：「……你也是南海方面的人了！」

章新點點頭道：「不錯！」

「令師呢？」

「當然也是！」

盧昆倒是出乎意外，想想，不由微微一笑，道：「這倒是沒想到的事，我是奇怪，你何以沒有把我供出……原來其中還有這麼關係！」

章新聳動眉尖，笑道：「盧兄好一手借刀殺人的高招，在下差一點爲此送命，足見盧兄你智力過人，實在高明，佩服，佩服！」

盧昆不禁臉上一紅，道：「……你應該知道我此刻的任務，是絲毫不能引起了堡中人懷疑的，所以不得已，才只好委屈你老兄……罪過，罪過！」

章新道：「那裏，那裏，蘇半瓢老前輩畢竟眼力過人，這一件事，既然委托盧兄，自然是不會錯了！」

「玉麒麟」盧昆冷冷一笑道：「你口口聲聲說是南海方面的人，我却還有點信你不過——」

目光一轉，道：「南來一鳳？」

章新一笑道：「海上三鷗！」

盧昆點點頭，又道：「鳳鳴九天——」

章新道：「鷗游四海——」

二人相視一笑，盧昆連道：「罪過，罪過！」

章新道：「這一次盧兄應該信得過了吧？」

盧昆道：「非是我信不過你，實在事關機密，既然如此，我立刻設法救你出去就是！」

章新道：「我來此之前，蘇老前輩，有密函一封，要我相機面陳！」

盧昆一驚，道：「信在那裏？可已落在他們手裏？」

章新一笑，道：「豈能落入人手？」

說罷脫下鞋襪，却把一隻左足翹起，就在其掌心地方，平貼着一方肉色人皮。

盧昆伸手揭開，却見落下一塊扁蠟，他彎腰拾起，將蠟揑碎，得一紙團，匆匆看過，遂即撕碎，連同地上的碎蠟一併揀起，藏好身上。

章新對於此人的仔細，不禁深深的折服！

他微微一笑，道：「我看沈家小姐，很有點看上了我那位師弟……這一點，希望盧兄，你不可不防！」

盧昆面色一沉，不悅道：「沒有的事！」

章新咳了一聲道：「……姓游的非但是我師門的大仇人，看起來，對於未來的大舉，也是碍手碍脚的，盧兄，你不可不先防一防！」

盧昆冷冷一笑道：「你大可放心！」

章新道：「盧兄的意思是——？」

盧昆道：「你可以回去禀告令師，姓游的已經死了！」

「啊！」章新驚異不置的道：「死了？」

盧昆道：「堡主夫人親自出手，用『大鎖元陽』的手法，已經點了那厮兩處氣海大穴，聽令其坐亡石洞，你大可放心！」

章新皺了一下眉道：「話雖如此，可是那位金師父……也許會救他也不一定！」

盧昆冷冷一笑道：「金濤武功雖高，可是他還不至於和堡主夫人爲敵！有我姑母的翠環令在，諒他不敢不聽！」

「穿雲手」章新點點頭，就不再說話！

遠處傳來梆子聲，四更四點！

盧昆一驚道：「時間不早，你該動身走了！」

章新站起來道：「我怎麼走？再說我走之後，會不會牽累了你？」

盧昆一笑道：「這些我都想過了！」

說時他掏出了一支鎖匙，笑道：「那個管房的人，已死在我手！」

章新道：「你怎麼殺的？」

盧昆比了一下雙手，作了一個扼殺的姿式！

章新立時明白過來，不用說，還是老法子，自已這個黑鍋是揹定了，不過，也只有如此，因爲盧昆在歸雲堡的地位不容一點動搖！

「玉麒麟」盧昆道：「你我出門之後，那管門的屍體，就在門口，爲了愼重起見，你要故意顯露身形，要站在刁斗上的人看見，然後你直奔左面馳出！——」

章新一驚，道：「這——不太危險了？」

盧昆道：「我自然會接應你，你出了左面，松林裏，我已爲你備有一騎快馬，你逕自騎馬逃走就是！」

章新喜道：「此計甚好！我們事不宜遲，這就走吧！」

於是，盧昆反手探出鐵栅門外，把一隻重有十斤的大鐵鎖打了開來。

二人悄悄步出，果見那掌管牢房的禁卒，坐死在地。

盧昆把那禁卒的一口鋼刀拾起來，遞與章新道：「快！」

章新把禁卒屍體抬起來，一隻手反勒其頸項，僞裝着由牢房內張慌步出！

是時，盧昆早已隱身不見！

章新有意把鐵門碰出了些响聲，果見刁斗上匹鍊般的射來了一道燈光！

燈光裏只見章新動手緊扼那禁卒頸項，二人掙扎不已！

那位負責守着的弟子，頓時大聲喝叱着，同時鳴起了三角雲鑼，一時之間羣聲大噪！

「穿雲手」章新早已丟下了屍體，騰身而起，一路向着左面方向倏起倏落疾奔而去！

歸雲堡內防守嚴謹，已如前文所述！

是以那章新要想從容退身，却也不是一件十分容易的事，他身子方向撲出十數丈以外，眼看着「星樓」在望。

驀然間，喝叱聲中，燈光合集，直向章新身上集中過來。

同時，兩名白衣弟子，由星樓左右，同時疾穿而出，倏起倏落的猛撲過來！

章新一不作，二不休，掌中刀向外一翻，向着左方這人身上就扎！

這人身子向下一沉，一口劍順着對方的刀式，反而向着章新臉上撩去！

一出手，就是証明身手高明！

章新暗吃一驚，打了個「旋風腿」飄出兩丈以

外，長嘯一聲，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颼！一聲，躍上了星樓一角！

猛可裏，他背後一股勁風襲到。

另一名白衣弟子由星樓內撲出，用「雙撞掌」的重手法，直擊向他後背脊樑。

這名白衣弟子雙掌方自擊出一半，却驀然呆了一下，緊接着雙目發直的在樓角上一個倒觔斗，直栽了下去！

「穿雲手」章新怔了一下，立時明白，必是「玉麒麟」盧昆暗中接應，正是「此時不走，更待何時？」身子一閃，又闖入閣樓！

他身子方一入內，立時有一隻手緊拉着他向前一帶，道：「快，後面的人，交給我了！」

章新聞聲即知，正是盧昆本人。

只是此刻，他却帶了一副面罩，像是不願示以眞面，章新再看，星樓之內，已有兩名白衣弟子倒斃在側，由此推想，盧昆出手之快，武功之精堪，確實高出自己，不止數倍！

他內心深深的折服，目下自不便多言。

眼看着盧昆雙手向外推出，他施展的是「劈空掌」力，一連把撲上閣樓的三名弟子打下樓台！

這時章新雙手轉動「星」狀石桌，立刻現出了出口門路，章新拔身而出，一逕的向着左方松林奔入！

「玉麒麟」盧昆匆匆收起了面罩一閃身至樓簷一角！

他身子方自掩好，却見人影閃爍，如電光火石般地，現出了一人。

這人虬髯散髮，目光如電，手中抱持着一桿黑光淨亮的「虎頭鋼剪」，正是風雲堡的總管，最傑出的高手——「鐵剪」金濤！

此老顯然是在極怒之中，竟然連向不輕易施展的兵刃也撤在了手中。

只見他目光如炬，略一打量之下，向着左方樹林奔去，作勢即要撲去！

「玉麒麟」盧昆轉念一想，暗道：「不好，若被此人追上，那章新雖有快馬，亦難逃一死！」

當下，他靈機一動，雙手一振，用「一鶴冲天」的輕功拔身而起，驟然現身而出！

金濤正待撲出，見狀怔了一下，冷冷的道：「盧少俠來得正好，可曾看見有人逃出堡外？」

盧昆道：「小侄正爲此追趕而來，似見人影向山道那邊疾奔過去，好像不止一人！」

金濤一怔道：「啊——！」

當下不容再多攷慮，遂自展開身法，向着盧昆所指之處，快似狂風般的撲了過去！

「玉麒麟」盧昆望其背影，現出一片陰鷙狡笑暗忖道：「老兒，這一次你的筋斗可栽大了！」

× × ×

松林內漆黑一片。

「穿雲手」章新鬼祟的前奔着，足下踐踏着腐朽的針葉，一腳軟一腳硬的前奔着。

跑了一程，他停下脚步，回頭望了一下，不見任何動靜，他忖思着這條命是保定了，心中甚是欣慰！

回過頭來，面前一看——

一片月光，穿林直下，在一棵古松之下，他看見了拴着的那匹駿馬！

章新大喜過望，足下加勁，三兩個起落，撲到了那匹駿馬前。

他方自扳鞍上馬，正待策騎而去的當兒，猛可裏，暗影中忽然探出一隻手來，正好抓住了馬口的鑣轡！

那馬兒乍受驚嚇，希聿聿的長嘶一聲。「穿雲手」章新差一點馬鞍上倒折了下來！

定神看時，這才見一個四十左右，風度翩翩的英俊文士，不知何時，站在馬前。

這人一襲紫鼠皮裘，月光之下，面如冠玉，雙目神光灼灼，儒雅之中，別具威嚴。

來人正是「歸雲堡」的堡主「紫衣侯」沈君儒，只是「穿雲手」章新却不認得！

急切間，他喝叱一聲道：「什麼人，閃開！」

跟着掌中刀霍地劈風直下，直向這人面門上砍去！

疾勁的刀風，嘯然而至，看着迫近對方頭頂之上，那人冷笑聲中，只探手間，把單刀奪了過來，手勁之大，使得章新頓時虎口破裂，差一點墮下馬來。

那人冷哼一聲，雙手一合，一折，只聽得「叭！」地一聲脆响，那口鋼刀，竟然一折爲二。

章新借着月光，一打量對方，陡然地想起了來人身份，這一驚，只嚇出一身冷汗，那裏還能與對方交手，雙腿一夾馬腹，催馬便走！

「紫衣侯」沈君儒一聲笑道：「鼠子敢爾！」

隨着這聲喝叱，右手五指凌空往外一探，雙方距離，只有兩丈以外！

可是，跟着沈君儒這種凌空的一抓之勢裏，「穿雲手」章新就像是背後着了一鋼鈎般的，胯下坐騎箭也似的竄了出去，而他本人，却由馬背上，倒翻下來，「噗通！」墮落在地！

章新慘叫一聲，就地一滾，這才知道後背上連衣帶肉，竟被抓下了一大片來！

他霍地翻身躍起來，立覺勁風襲面，再看時「

「紫衣侯」沈君儒已站在眼前！

「穿雲手」章新人急拚命的怪叫了一聲，猝然施展出他最拿手的功夫——「穿雲手」。

當下五指叉開，其快如電般地向着沈君儒面門之上力揷進去！

看來沈君儒毫無所知，既不防，又不躲！

章新的五指眼看着已將接觸到對方面門前刹那之間，忽然他才感覺出來，似有一層無形的潛力籠罩在對方面門之上！

這種護身潛力，武林具有此功的人寥寥可數，章新也只是聽說過，

他陡然間識得這種功力，當下用力的向後一挫大臂，可是此時，畧嫌太晚，只聽得「克！」的一聲脆响，五指骨節，倒有三指去了筋骨，只痛得他「啊唷！」的叫了一聲，一連後退了三四步，轉身就跑！

「紫衣侯」沈君儒冷叱道：「站住！」

二指一探，「哧」地一股尖風直射而出，章新身子本能撲出丈許以外，陡然間打了個寒顫，頓時狀若木偶般地，一動也不動了。

松林內人影閃爍不已，「冷魂仙子」盧曉英，「玉麒麟」盧昆先後現身而出！

沈夫人目光向着章新一轉，冷冷的道：「倒是差一點叫這斯跑了！」

沈君儒道：「昆兒，快些把他擒下來，回去再說！」

盧昆應了聲：「是！」

他目光一轉，步向章新，章新一雙死魚般的眸子，注視着他，大有求助之意！

處此情況之下，盧昆實在是愛莫能助，當下延臂把他夾了起來。

「冷魂仙子」盧曉英冷笑道：「何必這麼費事，不如就地解決了好嗎！」

「玉麒麟」盧昆頓時應道：「遵命！」

手起一掌，「穿雲手」章新連半聲也未曾吭出來，頓時腦漿迸裂，死于非命。

沈氏夫婦見狀大都吃了一驚！

沈君儒眉頭一皺道：「你——這個孩子……」

盧昆冷笑着道：「這廝連傷堡中多人，早就該死！」

隨手把章新屍體，拋落在地！

「冷魂仙子」盧曉英，搖頭微笑道：「你這孩子，我不過是句玩笑話，你怎麼認眞起前來了！」

話聲才住，人影閃動，「鐵剪」金濤現身而出，一照面就道：「那斯可曾捉住了？」

沈夫人一指地上，道：「這！這不是麼？」

金濤卽上前翻看一下，道：「死了……誰下的手？」

盧昆理直氣壯的道：「是我！」

金濤嘆息了一聲，漠漠不語。

沈君儒道：「這孩子一時性急，其實應該留下他的活口，要好好的問他一下才是！」

金濤目光深邃的向着盧昆一轉，道：「少俠方才怎麼說這斯是向那一方逃跑？」

盧昆道：「這……我是看錯！」

金濤冷冷一笑，目光轉向沈君儒道：「堡主，這斯一人，武功平常，何能連闖數道暗卡！傷人無數？……這其中只怕大有蹊蹺！」

沈君儒道：「大哥的意思是？」

金濤道：「我看這歸雲堡內，必有內奸！」

說到「內奸」二字，眼光有意無意向着盧昆拋了一下，後者臉上立時怔了一下，可是他爲人機智，擅于作僞，當下反而若無其事的笑了笑！

「冷魂仙子」盧曉英却會意的點頭道：「這件事，是值得查上一查！」

沈堡主沉思了一下，道：「好！明天一大早，你就宣告各處職司到采石軒來，我們好好把他們盤問一下！」

「鐵剪」金濤嘆息一聲，道：「只怕這麼查，是查問不出的……」

「玉麒麟」盧昆一笑道：「金伯父，必然已有所見，何妨說出聽聽，以免姑父懸心！」

金濤苦笑道：「這人！我遲早會發現出來的，倒也不必急于一時！」

「玉麒麟」盧昆道：「歸雲堡防務，一向由金伯父你負責，多年相安無事，何以目下一個小小章新弄得如此——」

話聲未完，沈堡主一聲叱道：「住口——」

盧昆抱拳垂首，沈君儒道：「……豈可對你金伯父如此失禮？還不下去！」

盧昆臉一紅，躬身道：「是——」

轉身悻悻而去。金濤望其背影欲言又止，看了「冷魂仙子」一眼，總覺不便出口，當下長長的嘆息一聲。

「冷魂仙子」盧曉英一笑道：「金大哥不必和他一個小孩子計較……這孩子有時候說話，就是這個樣，沒大沒小的！」

「鐵剪」金濤苦笑道：「少俠倒也沒說錯，這幾日堡內連生事端，死傷多人，看來倒是我有虧職守——」

沈君儒不悅道：「大哥何必爲他一句無足輕重的話，就當了眞？」

金濤目光注視着這位生平第一摯友，頗覺得雖是手足之交，有些話，却亦是難以出口，誠然是不可言喩的一種悲哀！

沈君儒見狀，上前拍拍他的肩，道：「大哥，這歸雲堡是你的礎業，也是我夫婦的礎業，我早已說過，我們不分彼此，禍福與共……今後請大哥再不輕言退志，否則可就太見外了！」

「冷魂仙子」盧曉英冷眼旁觀，看着丈夫說話時眸子裏所發出的眞摯情意，誠然連自己也是難以見到，一時間，內心不禁引起了莫明的一陣漠漠之感覺來。

昔日，她和丈夫同樣的對這位大哥情愛……可是，不知如何，此一刹那心裏居然有了一些妒意！

心裏的感覺，常常不知不覺間反映在臉上！

「鐵剪」金濤一抬頭，頓時有所警惕，他呆了一下，開始發覺出，這位弟妹的表情有異！當下更不禁把到口的話吞忍下去！

他後退了幾步，道：「天不早了，明天再談吧，我還要四處再查看一下！」

沈君儒執其一手道：「大哥你也歇息吧！」

金濤不禁爲沈君儒這種眞情，感激得一時呆住了，六十來歲的人了，刀山劍樹，什麼大陣大勢沒見過？這一刹那，却像是有點要哭的樣子。

眼淚在眶子裏打了個轉兒，却沒有掉下來。

他點點頭道了聲：「好——」轉身自去了！

沈氏夫婦一直目送着他離開，沈君儒發現妻子的表情，嘆了一聲道：「這些年，也眞難爲金大哥了！」

盧曉英哼了一聲，冷笑道：「我們也沒有錯待他吧！」

沈君儒一怔，偏頭看向她，道：「咦——妳這是怎麼回事？」

盧曉英撇了一下嘴，道：「怎麼回事？自己也沒瞧瞧先前那股子肉痲的勁兒……」

沈君儒一呆，吶吶道：「妳是說我和金大……哥？」

盧曉英剛落的氣又往上撞，道：「不是金大哥還是銀大哥？以後這麼親熱……好像我們這歸雲堡，沒有他金濤，就挺不住了似的！」

沈君儒長眉一挑，正要發作，可是目視着夫人那張堅持，預備隨時奉陪大吵特吵的臉，他可就失去了這份勇氣，多少年以來，對于這位嬌妻來說，他早已養成了逆來順受的習慣……當下嘆息了一聲，不再多說！憤憤的拂袖而去。

一粒小小的石子，泛出了無限的波紋，自此這位歸雲堡的女主人「冷魂仙子」盧曉英，心中竟然對于「忠心不義」；勞苦功高的歸雲堡第一能人「鐵剪」心中存下了介蒂，自此而有了杯葛之意！

× × ×

「玉麒麟」盧昆踏着輕鬆的步子，來到了雪嶺石洞！今天，已經是第三天。

他是奉了姑母「冷魂仙子」盧曉英的慈命，來察看一下游兆寧的動靜來的！

這時，天色剛亮，晨霧濃濃的密積着，天色很昏黯！

游兆寧倒靠在壁角，如同槁木死灰般地，一動也不動，那樣子只一看，也就知道他是死了。

盧昆臉上帶出了一絲冷笑！

他身子輕輕的向前一飄，已掠到了游兆寧面前，仔細的看看他的臉。

游兆寧的臉，這時呈現出一片灰白色，那是一種白中透黑的顏色，他的唇，緊緊的閉着，其色紫黑，他牙關緊咬着，臉上表情是極度的痛苦！

盧昆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脈搏，不再跳動了。

摸摸他蜷曲的四肢——冰冷而僵硬。

再翻開他的眼皮看看——「瞳孔放大」！

這些已經足以証明，這個人是死了！

盧昆臉上帶出了一種得意的冷笑，站起身子來，流目四望，他在打算着，如何處理這具屍體？

回過身來，他注目着雪嶺上，那厚厚的雪堆，那裏埋上一個人，應該不算是個問題。

「對！就這麼辦！」

挾起了游兆寧僵硬的身子，又取下了嵌入壁中的那枚翠環，他縱身出外，繞了一彎，就到了一個山窩子裏！

這裏白雪堆積着，最少有一丈多厚。

「玉麒麟」盧昆由背後取下了一柄小鋼鏟子，雙手一掄施着，刹時之間，已挖掘了一個七八尺深的大窩窿。

一角，「鐵剪」金濤，正伏身在一塊岩石之後，注視着他，這一切，原都在他計算之中，他仔細的監視着盧昆每一步動作！

現在，盧昆把雪坑挖好了，他把游兆寧的身子，放進去，然後再堆上了雪！鋪平了！

看上去，一切是那麼的如意，天衣無縫，去了這根眼中釘，盧昆心裏舒服多了！

這個地方，他再也不願多留一會，頓足縱身，一路翻騰着，刹時間，已無踪影！

帶着一絲凄慘的冷笑，「鐵剪」金濤旋風般的落下地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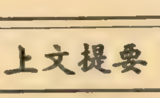
他四下看了一眼，確定這裏再也沒有第二個人之後，他就由背後撤下了那把大鋼剪。

不過是三五下，已把方才盧昆用盡苦心鋪平了雪地，挖了開來。

（未完待續）

精選武俠連載

明駝俠影



司馬紫煙・文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關山月藉碧玉鳳凰護身，驚走沈君亮，厲魔莊主田畹華爲拒抗沈君亮臨逃發出的霹靂神拳震傷內腑，關山月爲報田畹華救命之恩，聽從侍婢玉芳的勸告，以最迅速，但却危險的療傷秘法，助田畹華療傷，詎在緊要關頭，紅粉六厲突然吹奏淫音，玉芳出手欲予制阻，詎反爲所傷，田畹華迫得親自出手，强撑傷軀，才把紅粉六厲鎭壓下去，但也無力再予懲治，只好放她們離去，田畹華漸感不支，忙命玉芳抱她往返眞池去，此際關山月也爲魔音感染，渾身不安，遙聞玉芳傳來惶急聲——

胸無革鞘可藏刋　身有靈珠不用醫

然後是田畹華像夢囈一般的聲音道：「玉芳！好孩子，妳不要躲，再靠我緊一點，哎呀我受不了，我的心，我的心裏有火在燒……」

玉芳急得大叫道：「關大俠！快來呀……」

關山月自己也像是一塊燒紅的熾炭，將池水都蒸得直冒熱氣，可是他聽見玉芳的叫聲後，心中一急。

不顧一切地跳出浴池，向隔屋衝去，推門一看，那是一個同樣大小的浴池，池中滿盛清水。

田畹華緊摟着玉芳，在池水翻騰着，玉芳的力氣較小，好幾次被田畹華按到水底下，又掙扎着翻上來……

關山月被這種景象怔住了，站在池邊上，一時不知如何才好，田畹華看見關山月後，驚叫一聲，放開了手。

玉芳跳了上來，撲向關山月道：「關大俠，你看莊主怎麼了，嚇死我了……」

可是她剛接觸到關山月的身子，立刻又跳了開去，同時向關山月看了一眼，滿臉飛紅，向門外逃去！

關山月自己也下意識地低頭一看，全身便像一個燃着藥綫的炮竹似地爆了開來，因爲在不知不覺間，他的情慾也高漲到了極頂，田畹華在水中站了起來，兩個火似的身子，纏成一個了！……

像兩塊熾熱的紅炭，慢慢地燃盡了身體，慢慢地消失了熱度，關山月在極度的疲累中睡着了。

當他被一陣凉意驚醒時，才發覺自己竟是枕着田畹華的大腿，那陣陣的凉意是她撲簌簌的眼淚。

這一驚非同小可，連忙跳了起來，第一件事便是找一點可以蔽體的衣物，因爲他發現自己還是赤裸的……

可是這室中除了那一池清水外，只有一塊寬大的紗巾，他不顧一切他抓起紗巾，圍着下體。

然而他發現田畹華的身上也沒有穿衣服，坐在地上，低着頭，淚水仍是如連串珍珠般地落下來。

掉在她光潔如玉的腿上，那裏有一塊紅印，是他剛才頭枕在上面所留下的痕跡，他呆了一呆。

對於所發生的一切都記起來了。

羞惡，慚愧，悔恨，這些複雜的情緒一下子都湧上了心田，他不禁用手連敲着自己的腦袋。

「該死！該死！我怎麼那樣糊塗……」他喃喃地罵着自己，然而罵有什麼用呢。

錯已鑄成，他就是拿刀子殺了自己，也無法改變已成的事實，可是，這又能怪得他嗎？

他確信自己的定力，在紅粉六厲的風流陣仗下，他都可以無動於中，他也清清楚楚地記得自己對秦子明所發的豪語……

「我曾經服過萬年寒冉（虫旁）的內丹，這東西性能定心固元，除了我自己動心，任何春藥都無法使我迷失本性……」言猶在耳，他却迷失了本性，犯下這等大錯。

「是我自己動了心嗎？」他不敢相信，更不承認，可是他無法不承認。

雖然他知道這是受了紅粉六厲魔曲之故，然而魔由心生，若是他心中不起瑕念，那些魔曲是沒有用的！

「那麼是我動了邪念了！我怎麼會忽然動念頭的呢？」

他又努力地回憶剛才的情形，腦中如受重擊！他記起來了，就是他體察到田畹華的風韻與他所接觸過的女子都不同時，心中曾微微一動！

却不知道邪由此生，魔由此入。

「物必虫生而後腐！」

「是我自己先有了邪思，才無法把握住心神，鑄下這等大錯，自誤而誤人，看來我實在是該死的了！」

在愧疚的心情下，他不知該如何懲罰自己，更不知如何對田畹華表示歉意，尤其是看着她低頭垂淚的情狀。

怔了半天，他覺得事情總需要有個解決，這樣僵持着總不是辦法，於是他撕下一半紗巾，丢到田畹華的腿上。

田畹華拿起紗巾，却去擦眼淚，關山月原是想叫她將身子畧加遮掩以便談話，見她把紗巾如此用法倒是一怔。

可是他又不便明說，只好將半截紗巾裹好身子走到她面前，用實際行動作個示範，想她一定會明白的。

誰知田畹華突地站了起來，將紗巾丢得遠遠的，然後將滿頭散髮披向肩後，雙目凝視着他道：「關大俠，現在我們無須再拘那些俗套……」

關山月臉色飛紅，訥訥地道：「話不是這麼說，我們總該受禮法的約束！」

田畹華冷笑道：「你是孤男，我是孤女，依照禮法，我們根本就不應該同處一室，更別說是像這樣的情況……」

關山月心中感到更爲難了，吃吃地道：「田莊主……」

田晚華臉色一沉道：「你不必叫我莊主，我不再是莊主了……」

關山月一驚道：「那妳是什麼呢？」

田晚華冷冷地道：「我現在是一個喪節的霜婦，等一下是個淫蕩的幽魂！」

關山月大急道：「妳千萬不能這樣，這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

田晚華却凝重地搖搖頭道：「不！那是有辦法避免的，當先夫去世的時候，我應該立即追隨他於地下，就不會發生這種事了……」

關山月一句話都說不出來，他也不知該如何說才好！

田晚華却苦笑一聲道：「我早該結束自己生命的，因爲我知道自己絕不可能守身如玉，我不是一個能守節的人……」

關山月總算想到一句話，連忙引咎自責道：「莊主清操可勵冰雪，都是我……」

田晚華幽幽一嘆道：「這不能怪你，我太明白自己了，你看到我與玉芳的情形就明白了，我在本質上是一個淫婦！」

關山月怔然道：「莊主這話是怎麼講呢？」

田晚華苦笑一聲道：「難道玉芳沒有對你說過嗎？」

關山月搖頭道：「我不記得她說過什麼……」

田晚華臉上微紅道：「我倒記得她對你說過我們之間的關係！」

關山月連忙道：「是的！她說她是莊主的姬妾，那時我以爲莊主是個男的，所以並未在意，現在莊主提起來……」

田晚華低聲道：「她是我的姬妾，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關山月莫明其妙地道：「妳們都是女的，這怎麼可能呢？」

田晚華默然片刻才道：「看樣子你還是無法明白，我祇好說得露骨一點，玉芳是我的姬妾，不僅是她，紅粉六厲，以及本莊的許多侍女都是我的姬妾，你或許想不通一個女子爲什麼要置姬妾，可是事實的確如此……」

關山月忍不住打斷她的話頭道：「莊主再說我還是不明白，就是莊主要置姬妾，也不應該置女人，否則……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說了……」

田晚華低下頭，默然片刻才道：「先夫棄世之後，我的確有終身不二之志，可是過了三個月，我就發現那是如何困難了……」

她見關山月低頭不響，乃輕嘆道：「你是否覺得我太不顧廉恥？」

關山月連忙搖頭道：「不！男女之慾，本是人類的本性，何況莊主曾經滄海，尊夫又是那樣體貼，莊主即使情不自禁，也是很自然的事！」

田晚華慰然一笑道：「聽你的話倒不像你外表那樣不近人性！」

關山月不好意思地道：「我只是因爲本身的遭遇與人不同，所以才表現異常一點，可是我並不以自己作爲看人的標準……」

田晚華一嘆道：「就是因爲你表現得太特殊了，我才敢從事那種冒險的療傷方法，想不到你能渡過紅粉六厲的風流陣仗，却……」

關山月的臉又紅了，吶然莫知所云！

田晚華又是一嘆道：「我還是先把自己的事說明了再討論其他的吧！我立志爲先夫守節，却發現實在受不住，所以才想了一個無可奈何的方法，每當我情慾難禁的時候，就叫一個侍婢來充作姬妾，這就是你看到我與玉芳的情狀……」

關山月怔然道：「那……有什點用呢？」

問完這句話，他立刻就後悔了，因爲這一個很冒昧的問題，尤其是這個時候，他更不該問！

可是田晚華却老實地回答他了。

「這也許是一個荒謬的方法，可是的確有點用，至少可以使我的心理得到一種滿足，幫助我渡過一段漫長的歲月，也使我保持了清白的身子，一直到今天……」

關山月聽她提到了正題，更不敢開口了。

田晚華道：「今天我先受了那六個賤婢的暗算，被她們用艷曲勾動了情慾，我不敢表露出來，强自忍耐着，一直把她們打發走了，我立刻召來玉芳，想用望梅止渴的法子，誰知那六賊厲魔音的威力太强了，玉芳竟無法使我滿足，剛好你來了……」

底下的話不必說了，關山月自己也明白。

田晚華却問道：「關大俠，我實在不明白，你的定力那樣深，那些魔音艷曲應該對你不生作用的，你怎麼……」

關山月長嘆一聲道：「我也不知如何說，這也許是天意……」

田晚華却莊容道：「我不相信是天意，這一定有個原因！」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這個原因我自己也不明白，對於情慾我一向很淡，我也接觸過很多女子，都能守心如止水……」

田晚華立刻道：「你是否對我有着不同的感覺呢？」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點點頭道：「不錯！我的確有這個感覺！」

田晚華緊接着問道：「你在什麼時候產生了這

種感覺？是我們剛見面的時候嗎？」

關山月搖頭道：「不是！」

「那是什麼時候？」

關山月一皺眉頭道：「我想不起來了，那有什麼關係呢？」

田晚華却莊容道：「不！這關係很大，我必須根據你動心的原因，決定自己是否應該活下去！」

關山月一急道：「這怎麼牽上妳的生死呢？」

田晚華淒然一嘆道：「幾年操守淸節毀於一旦，我必須找到理由，假如我只是以色相示而使你動心，我活着也對不起自己！」

關山月聽她說得如此嚴重，心中倒是一凜，遂靜下心來，回憶過去的情形，良久才蹙眉道：「我聽莊主說是個霜婦時，好像心中畧畧一動！」

田晚華奇怪道：「眞的嗎？」

關山月點點頭道：「不錯！我不知道這兩個字對我有什麼特別的意義，可是我心中的確爲之一動，而且當時畧有不安的感覺！」

田晚華正色道：「無端而動心才是眞情之所生，難道你對霜婦有特別的好感嗎？你過去認識過一個孀婦嗎？」

關山月連忙搖頭道：「沒有！」

田晚華却搖頭不信道：「不可能，以你修養斷不會無端而動心，你最好再仔細地想一下，爲什麼這兩個字令你不安！」

關山月又想了一下，突然以手擊額叫道：「是了！一定是這個原因，該死的吳口天！」

田晚華立刻問道：「這又與吳口天有什麼關係呢？」

關山月道：「我在船上時，吳口天曾經給我算過一次命，說我命中該娶一個再醮的孀婦，而且年紀還會比我大！」

田晚華怔了一怔才道：「他怎麼會算得這樣準呢？」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他那裏是算得準，根本就是信口胡說，我不認識他，他却認識我，我一上船就受他注意了！」

田晚華道：「可是他何必對你說種話呀！」

關山月道：「他是爲他的女兒做媒！他的女兒黑鳳凰吳鳳就是個孀婦，而且比我大兩三歲……」

田晚華神色微動道：「你對吳鳳很有意思？」

關山月苦笑道：「這是從那兒說起，以前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她！還是聽商仁說了出來，我才知道他替我算命的用意……」

田晚華默然片刻才道：「那麼你是知道他命相不準了！」

關山月道：「他替我算命的時候我自然不相信，聽商仁說出他的用意後我更不放在心上了……」

田晚華莊容道：「雖然你不放在心的，我相信一定還有其他的因素，你必須都說出來！」

關山月想了一下才道：「是的！還有一個因素，那是我見到妳坐在浴池中的情狀，那股風韻是我從所未見的！」

田晚華低下頭道：「可是你見到之後，又覺得十分熟悉，似曾相識……」

關山月又點點頭道：「不錯！我確有那一種感覺！」

田晚華忽然淚流如雨，掩面啜泣。

關山月不禁手足無措地道：「莊主！妳是怎麼了，難道我說錯話了嗎？」

田晚華用手擦擦眼淚，低聲道：「不！你沒有錯！錯在我的命！」

關山月搓着手道：「這是怎麼說呢？」

田晚華哽咽片刻才道：「我有句不知廉恥的話，當先夫去世後，我以爲這世上再也不會有一個男人值得我動心，可是我見到你之後……」

關山月聽着有點不對勁，不敢再問什麼！

田晚華却幽幽地道：「我在江邊本可以殺死你的，可是不知怎的，我却下不了手，遂留下碧玉鳳凰，將你引到在地，在亡魂黑獄之中，我也想殺你，可是我仍無法下手，我明知你是我命中的一塊魔孽，却仍止不住爲你動心……」

關山月更不知如何是好了，田晚華却越說聲音越大：「當然像你這樣的人品，我要再嫁正是理想的人選，可是我自知落溷殘花絕對配不上你……」

關山月仍是不開口，田晚華却接着道：「所以我儘量地想避開你，所以我才答應接受那個療傷的方法，其實這個方法根本沒有用……」

關山月一怔道：「怎麼沒有用呢？」

田晚華道：「這個方法必須心如止水，方能生效，我相信你做得到，也知道我自己絕對做不到，必將爲慾火焚心而死，誰知事出意外，六個賤婢竟然在藥力尚未行透以前，首先勾動了我的慾火，反而救了我的命！」

關山月搖搖頭道：「我實在不懂妳的話！」

田晚華一嘆道：「假如藥力行透了，我只要心念一動全身立將藥性蝕化得屍骨無存，我本想藉此解脫的，現在却弄得不死不活……」

關山月大急道：「妳說明白一點行嗎？」

田晚華道：「我說得够明白了，現在我雖不至於死，可是功力已大不如前，這個厲魔山莊如何才能維持下去……」

關山月急得雙手直搓，怔了半天才道：「一點

補救的辦法都沒有了嗎？」

田曉華正色道：「沒有了，厲魔山莊上這些窮兇極惡之徒，祗好交給你了，若是讓他們逃到外面去，那可是爲患無窮！……」

關山月急了道：「我還有事，怎能一直留在此地……」

田曉華神色一莊道：「那就麻煩你將他們都處置了再離開！」

關山月連忙搖頭道：「這不行，不管他們過去做了極大惡事，現在叫我無緣無故地殺死他們，我實在也下不了這個狠心……」

田曉華盯了他一眼道：「那你要我怎麼辦？」

關山月彷徨無計，搓手長嘆，玉芳不知在什麼時候偸偸地掩了進來，手中持着兩套衣衫笑道：「是否要我來出個兩全其美的主意！」

關山月一驚，田曉華立刻怒罵道：「鬼丫頭，都是妳出鬼主意才造成這樣的結果，要不是妳把關大俠叫到這裏來，怎麼會……」

玉芳笑笑道：「莊主！您別罵我，我也是爲了您好，您現在撒手一死，這厲魔山莊的事就更難收拾了……」

關山月連忙問道：「玉芳！妳有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

玉芳笑道：「您可以去辦您的事，厲魔山莊還是由莊主在這兒主持，這樣不是兩全其美了嗎？」

田曉華連忙道：「胡說！我功力大不如前，怎能管得住那批兇神惡煞！」

玉芳笑笑道：「莊主！您忘記碧玉鳳凰，祗要您常佩着碧玉鳳凰，不但功力可以恢復，而且還更爲精進……」

田曉華啐了一聲道：「碧玉鳳凰是關大俠的，對我不生效用！」

玉芳含笑道：「您已與關大俠結下合體之緣，神氣相通，碧玉鳳凰在您身上同樣有效……」

田曉華低下頭道：「妳知道關大俠，定肯答應嗎？」

關山月連忙道：「這是再好不過的事，我怎麼不答應呢？」

玉芳笑笑道：「可是你必須每隔兩個月到此地來一次，與莊主重聚一番，藉精神互通之妙用以維持神氣相通……」

關山月低下了頭，田曉華却低聲道：「這算什麼……」

玉芳笑道：「本來這也算不了什麼，可是關大俠是正經的人，他凡事都要講究名正而言順，你們不妨就正個名，關大俠每隔兩個月就回來一趟……」

關山月終於明白了這是怎麼一回事，可是他什麼意見都無法表示，要他娶田曉華爲妻，這是他再也想不到的事！

然而他連拒絕的餘地都沒有，玉芳一笑道：「關大俠！你假如不願意，我也沒有法子了，不過莊主的性命，厲魔山莊的重任都在你的身上，你必須作個交代！」

關山月想了半天才苦笑一聲道：「看來吳口天所算的命是算準了……」

玉芳立刻拍手大笑道：「關大俠答應了，莊主！恭喜二位……」

田曉華却搶過她手中的衣服背過臉去，冷冷地道：「我還沒有答應呢！」

關山月不禁一怔，玉芳却笑着推他低聲道：「關大俠！別看莊主嫁過一次，她的臉皮比誰都薄呢，這是你娶老婆，你應該向莊主求親，我去宣佈喜訊，同時也好好地替你們準備一桌豐富的喜筵……」

說完將手中的衣服遞給他，又悄悄地走了……

不知道他們兩人在密室中是如何商議的，但是他們兩個人衣冠楚楚走出密室時，田曉華的臉上却浮着少女的羞紅！

關山月在厲魔山莊上耽了兩天，終於在田曉華黯然神傷的目光下離去了，而且還帶走了商仁與玉芳！

吳口天與吳鳳早一天就悄然而去，這父女倆原是爲碧玉鳳凰而來，却帶走了滿懷的惆悵！

關山月留下碧玉鳳凰，也留下了一片茫然！

他莫明其妙地成了家，娶了一個妻子！

他眞愛田曉華？還是爲了情勢所逼，非娶她不可呢？他自己也無法解釋，因爲這件事太突然了！

他多了一個名義，厲魔山莊的莊主。

雖然這個名義並不驚人，可是若將厲魔山莊的內情公諸於世，保證會比他明駝令主的身份更爲轟動！

可是他也多了一個負擔——每隔兩個月必須回到厲魔山莊一行，履行他莊主——也是丈夫——的義務！

商仁是自動願意跟關山月，爲了碧玉鳳凰，這個水道盟主的下屬殆盡，他也無顏再回去當瓢把子了！

玉芳却是受田曉華之命侍奉關山月的，雖然他曾極力拒絕，却當不住田曉華幾句有力的話！

「你娶我很勉强，我嫁你也勉强，我們的婚姻完全是爲了厲魔山莊而存在，因此我必須叫玉芳跟着你，提醒你兩個月回來一次，我雖然是你的妻子，却絕不干涉你的行動，你隨便再愛任何一個女子都行，可是你必須尊重自己，玉芳的霹靂神功已具

根底，有很多地方她都可以帮着你一點……」

在這種理由下，他想拒絕也不可能，帶着這兩個人，他披星戴月，匆匆地趕到巫山，神女峯頭一片荒涼！

龍華會已成陳跡，謝靈運等也不知匿跡何處！

他懷着無限的感慨，循着靈姑帶他的舊路到了江邊，幸好商仁是個絕佳的操舟好手，找了一隻小船，載了三人，一直向溫嬌棲隱的迷峯而去！

到了江邊，舊徑已不復可辨，可是他已摸索到九衍大迷陣式的門徑，所以毫不費力地通過了那片草原！就在那個土坡上，觸目景象全非，舊日綠肥紅瘦的叢菊，只剩下了一片荒涼，好像很久都沒有人整理了！

他心中不禁一怔。

算算時間不過才一年光景，怎麼有這麼多的變化，師父是最愛菊花的，絕不會任着它們荒蕪的。除非是他們不在了，那他們又上那兒去了呢？

他記得師父曾表示過要與林香亭終老此間，絕對不再履人世了，有什麼事會使得他們離去呢？

他百思不得其解，乃站在土坡上大喊道：「師父！林仙子，徒兒回來了……」

連叫了幾聲，却得不到一點回音。

他心中大爲恐慌，連忙竄下土坡朝前奔去，一直來到那條河流前面，水流如舊，他的心却向下一沉！

上次他來的時候，這溪上還有陣法佈置，幾丈寬的河面。望去只如丈許，他差一點還掉了下去！

可是這次他却面臨到一片茫茫的水面，足見陣法已被撤去了，河上的一座木橋也只剩了兩三根殘柱……

橋也毀了，這兒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商仁跟着過來，以爲他是不能渡河，連忙道：「大俠不必着急，那裏有幾根斷木，我下去把它推過來，你們站在上面，再由我推過去……」說着撲通一聲就跳了下去，關山月心中又是一急，剛想告訴他這是弱水，不載鵝毛，毫無浮力。

可是已經來不及了，只得緊張地瞪着水面，良久才看見商仁抱着一根橋柱，困難地探出頭叫道：「關大俠！這水不是玩意兒……」

關山月見他安然無恙，才放下心道：「這是弱水，我來不及通知你，你已經下去了……」

商仁伸舌頭道：「弱水？難怪我一下來就像是身上綁着鐵塊似的，一直沉到底，好不容易才爬了過來……」

關山月皺皺眉頭道：「現在你怎麼樣？」

商仁苦笑一下道：「還好，就是爬不上來，要不是有着這根木柱，我一定會悶死在水底下，我幹了一輩子水上生涯，還是第一次碰上這事！」

玉芳跟着道：「我們該怎麼過去呢？」

關山月也想不出方法，空自望着水面發呆！

玉芳指指橋柱道：「這根木柱距離只有十幾丈，借個力也可以跳過去！」

關山月搖頭道：「不行，據我所知，這裏原來有一種離奇的陣法佈置，遠近莫測，妳看着簡單，却不一定能踩準位置！」

玉芳急了道：「那我們總不能站在這裏……」

正說之間，商仁忽然指着水面上道：「這是什麼玩意兒飄過來了？」

關山月移睛望去，却見一個長約尺許的葫蘆，在水面上載沉載浮徐徐而來，飄近商仁身邊……

商仁一伸手把它抓住了，那葫蘆竟像是活的一般，立刻向對岸飛駛去，商仁來不及放手，居然隨之而去！

那大才如瓶的葫蘆浮力却不小，帶着商仁，一直去向對岸商仁放手跳上了岸，才大叫道：「怪事！怪事！這葫蘆自己會動的！……」

那葫蘆又向關山月射至，距離丈許處停住，好像是專爲接應他們渡河而來，玉芳立刻跳了上去。

她利用了輕身功夫，兩隻足尖沾在葫蘆上，十分平穩，葫蘆也如箭般地駛向對岸，等她上岸後，又漂了回來！

關山月因爲玉芳有了先例，遂毫不考慮地登身而上，他落脚之時，故意不提氣，身子向下一沉！

可是那葫蘆却動都不動，飛似的向對岸而去，走到半途時，關山月心中忽地一動，覺得有點不對勁！

他的反應輕快，飛速地抽出腰間黃蝶劍朝下一削，將葫蘆削成兩半，然後彎腰拾起一片，飛身縱起！

這些動作都在極快間完成，他人到了空中，脚下的一半葫蘆已經沉入水中，幸好他手中還握着一半！

利用下降時的力量，他先將手中的半片葫蘆一按水面，人又飛空斜斜彈起，脫手將葫蘆擲出！再度落水時，葫蘆已先他而落，浮在水面上，他變足一點葫蘆，使用全力縱向對岸，落地之後，玉芳與商仁都圍了過來，一臉詫然之狀！

關山月回頭看看水面，那半片葫蘆也不見了！

商仁怔怔地道：「關大俠！這是怎麼回事？」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沒什麼，水底下有個人，想跟我開開玩笑！」

商仁大驚失色道：「水底下有人？」

玉芳也看出來了道：「自然是有人，否則那葫

蘆怎會行動?」

商仁吐吐舌頭道:「怪事!怪事!我幹了一輩子水上生涯,以水中功夫而論,絕不作第二人想,可是遇到這一池弱水,竟一點辦法都沒有,這個人能在水底下運動自如,那水中的功夫還得了……」

玉芳輕笑道:「那人的水中功夫不一定會比你高,只是仗着一些巧妙的護身設備而已,因此你也不必妄自菲薄……」

商仁不信道:「弱水不載鵝毛,有什麼護身設備……」

玉芳冷笑道:「天下之事沒有絕對的,一物尅一物,就以這弱水而言,那葫蘆就沉不下去,可見弱水並非無物可尅!」

商仁想想才叫道:「不錯!關大俠剛才劍劈葫蘆,仗之借力而到達岸上,簡直巧妙已極,只是關大俠怎麼想到不沉於弱水的呢?」

關山月淡淡一笑道:「任憑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我只是從這兩句話中得到一點靈感,所以才借此一瓢,渡此三千弱水!」

商仁動容嘆道:「大俠不愧見多識廣……」

關山月却擺擺手,臉現憂色道:「商兄不要說那些空話了,我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

商仁一怔道:「什麼地方不對勁?」

關山月道:「這裏是我師父棲身之所,現在却發生了這事,已經有點奇怪了,而且剛才水中的那個人武功很高,而且好像是專爲對付我!這裏面頗有可推敲之處……」

商仁想想也道:「大俠知水中人是專爲着對付你呢?」

關山月蹙眉道:「玉芳登上葫蘆渡河時,用的是輕身法,那葫蘆還下沉了一下,我上去的時候,故意用了重身法,那葫蘆却一動不動,那時我心中已有點懷疑……」

商仁搖頭道:「在下實在不懂大俠的意思!」

關山月一嘆道:「這道理很明顯,以我所用勁道而言,足够將那葫蘆踩得粉碎,可是那人居然用暗力將我的勁道化去……」

玉芳道:「那也許是人家的好意,要幫助你渡河呢?」

關山月搖搖頭道:「那人若是好意,便不會用暗勁保全葫蘆了,更不必在底下控制着要將我渡河了,以我的功力,得一瓢之助,便可借力飛渡,何必要他在水下幫忙呢?」

商仁點頭道:「有道理,那大俠認爲那人的用意何在?」

關山月道:「他是想利用這弱水之力,渡到一半時,將我陷困下去,以便對我下手,所以我也預先作了個準備……」

商仁又想了一下道:「大俠說了這麼多,究竟要告訴我們什麼?」

關山月沉思片刻才道:「我想那個人既然存心要算計我,絕不會祗作一點準備,前面一定還有很多陷阱,所以我覺得你們不必跟着我去涉險,由我一個人去試探一下……」

玉芳忙搖頭道:「這不行!你去不如我去!」

關山月微怔道:「爲什麼要妳去呢?」

玉芳笑笑道:「假如那人的用意只在對付你,縱然有什麼埋伏,也不會對我發動,而我過去之後,把看到的情形回來告訴你不也是一樣嗎?」

商仁立刻道:「這個辦法不錯,照目前的情形看,尊師一定不在這裏了,由玉芳姑娘先去探測一下是最妥當的。」

關山月想想道:「也好!從這裏過去有一所草堂,後面就是絕壁,再無道路了,妳到了草堂裏面,看看是什麼情景!」

玉芳答應一聲,飛身向前而去,片刻之後,却拖了兩具屍體過來,神情極爲凝重,關山月一見了那兩具屍體,神色不禁大變,忍不住就要撲了過去,玉芳却將屍體朝後一拽,大聲叫道:「不要碰上去——」

關山月一怔道:「爲什麼?」

玉芳却神情端重地問道:「這兩個是你的什麼人?」

關山月忍不住一陣心酸,淚珠滾滾而落,哽咽地道:「一個是我母親,另一個是李塞鴻,她也是我母親生前的好友,她就是爲了我母親的事到此地來的……」

關山月已經把自己的事告訴了玉芳,所以她對這兩具屍體的過去倒是很熟悉,聞言立刻點頭道:「這人好毒的手段——」

關山月連忙問道:「妳說什麼?」

玉芳神情激憤地道:「我是說那佈置陷阱的人,可以算得上天下最陰險的人,他所用的手段,簡直卑劣到了極點……」

關山月急忙道:「妳到底是在說什麼?」

玉芳放下屍體道:「我走進去一直到草屋都沒有什麼發現,祗有這兩具遺體高吊在屋樑上,我解下了屍體,才發現已中了毒……」

關山月一驚道:「什麼毒?」

玉芳道:「那是一種最劇烈無形毒粉,散佈在繩子上,以及屍體的衣服上,你若是沾上了,立刻就會化成一灘血水……」

關山月這才明白她爲什麼不准自己觸摸屍體,

心中一面在驚訝是誰佈下的毒阱,一面急急地問道:「那妳……」

玉芳苦笑了一下道:「我還好,至少在短時間內不會發作,等我回去厲魔山莊時莊主自然有辦法替我解毒的!」

關山月又驚又疑地道:「妳既將毒性說得那麼嚴重,怎麼又不要緊了呢?」

玉芳憤然道:「這叫做無形陰毒,是專門來對付男人的,我們女人沾上了,還可以拖上一年半載不起作用……」

關山月滿臉驚色,怔怔地道:「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玉芳道:「你在厲魔山莊的亡魂第一界所見到的那些斷肢缺體的活屍嗎?他們都是這無形陰毒的成果,陰毒對男人,陽毒對女人,若是陰陽毒用在一個人身上,就造成那些不死不活的活屍……」

關山月想起在亡魂黑獄中的慘象,忍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怔了半天,才頗爲關心地問她道:「那妳中的毒能解嗎?」

玉芳點點頭道:「幸好這個下毒的人對毒性的研究還不够透澈,我解下兩位夫人的遺體後,身上驀然一冷,立刻就發覺了,現在我用力將毒性逼在兩隻手上,回到莊上後,請莊主把我的雙臂切下,再用上解藥就不要緊了……」

關山月神色一慘道:「那妳的兩隻手就要殘廢了?」

玉芳苦笑一聲道:「是的,不過總比變成活屍好,只是我再沒法子燒菜給你吃了,我這易牙絕技成了絕響了……」

她還是強顏歡笑,關山月却忍不住潸然淚下。

玉芳輕嘆一聲道:「關大俠!你不要替我難過,事實上我感到很安慰替你完此一刧,要是讓你沾上了毒,我才是百死莫贖……」

關山月聽得心中更是難受,也更覺得對不起她了。

假如不是她搶着替自己走這一遭,自己見到母親與李塞鴻的屍體被吊在樑上時,一定會不顧一切地去解下來!

這樣正好就中了那人的毒計,那個人的一切佈置,也完全是針對自己而設,幸而鬼使神差地讓玉芳代擋了一刧!

可是!這個人是誰呢?

他在想,玉芳却問了出來。

「關大俠!在你仇家中,有誰最擅於用毒?」

關山月嘆了一口氣道:「我也不知道我的仇家中如謝靈運,祁浩與孔玲玲夫婦,他們對毒物的知識都很豐富……」

商仁却插口道:「在下推測不可能是這些人,他們若是懂得使用這種厲害的毒物,一定早就用上了,那會等到今日……」

關山月也點頭道:「不錯,他們若是知道有這種毒物,早就將我殺死了,我也活不到今天,因此我實在想不出是誰……」

玉芳咬咬牙道:「不管是誰祇要被我找到了他,我也要他嚐嚐這個滋味,厲魔山莊中還有更厲害的毒物呢!」

關山月雖然不同意她這種以毒還毒的做法,可是想到她心中的憤激,也無法可以勸阻她!

想了半天道:「玉芳!妳沒有別的發現嗎?」

玉芳道:「沒有!那裏一個人影都沒有!」

關山月心中又是一沉,想到魔女姥姥溫嬌,師父獨孤明與林香亭還有仙奴靈姑,他們上那兒去了呢?是生還是死呢?

李塞鴻是帶母親的屍體到這兒來找溫嬌了斷劉逸夫的過節的,可是李塞鴻身死此處,溫嬌却不知去向。

她們見到面沒有呢?

這些問題都無法解答,也無法找個人問一下。

忽然他心中閃過一道靈光,要想解答這些問題,只有一點綫索,那就是李塞鴻的死因。

知道李塞鴻是怎麼死的,也許可以推測到她生前遇到過什麼人,被誰殺死的,用什麼方法,在什麼時候!

所以他立刻朝玉芳道:「麻煩妳再檢查一下李仙子的遺體,看看她的死因,測定一下她身死的時間,澈底地檢查看看有什麼綫索?」

說着與商仁背過臉,以便玉芳解開她的衣服,作一次周身的檢查,誰知等了片刻,玉芳在後面叫道:「她沒有死?」

關山月一驚之下,連顧忌都忘了,連忙回身問道:「什麼!她還沒有死。」

玉芳解開李塞鴻的胸衣,用耳朵貼在她的心口上聽着道:「她全身都像是死了,可是心臟還在微弱地跳動着,足見她的生命未停止,這就怪了!」

關山月連忙道:「那我們趕快把她送到五台山上去,菁菁的父親張雲竹是舉世無雙的神醫,也許能救回她的生命……」

一行三個人帶着奄奄就斃的李塞鴻,急急地向五台山進發,關山月深恐李塞鴻會支持不住死了,恨不得一步趕到!

然而事情偏不如人願,李塞鴻身上也遍佈陰毒,只有玉芳一個人能接觸她,而玉芳感染了陰毒之

後，行動大不如前！

先幾天還能勉强支持，到後來竟是愈來愈慢；關山月與商仁只有耐心等她，却不忍催促她！

因爲他們看出玉芳的行動十分勉强，幾天下來，淸容瘦損，顯得憔悴不堪，趕到一半路程時，却已用了七天！

第八天頭上，關山月見玉芳步履更是艱難了，雙目發赤，走路都是搖搖幌幌的，還是支撐着！

關山月實在不忍心，出聲勸阻她道：「玉芳！妳還是回到厲魔山莊去吧！」

玉芳指指李塞鴻道：「那就不救她了？」

關山月道：「自然是要救的，不過我們可以送她去！」

玉芳苦笑道：「要是你們能送，我就用不着這麼辛苦了，她此刻心脈已微弱到了極點，輕輕震動一下都會送命的……」

這話不知說了多少遍，關山月也沒有辦法！

照李塞鴻的情況看確是不能再受顚簸，所以舟車馬匹都無法代步，非要一個人抱着她進行不可！

然而除了玉芳之外，又沒有人能接觸她，關山月滿心焦急，却實在想不出更好的辦法，遲疑片刻才道：「我們才趕一半的路，妳還能够支持嗎？」

玉芳輕嘆道：「這陰毒眞厲害，在我的體內竟像是一盆烈火似的，煎烤着我的體力，不過我一定會盡力支持着去的……」

關山月道：「萬一妳支持不住呢？」

玉芳黯然道：「那也沒有辦法，反正我是盡到心了！」

商仁也表示意見道：「到了五台山，能不能救活她還是問題，爲了一件不可知的事，賠上玉芳姑娘的一條命，似乎太不值得了！」

玉芳却搖搖頭道：「我認爲是值得的，因爲這不僅是爲救她，也是爲了救我自己，所以我才不顧一切地送她前去……」

關山月奇怪地道：「怎麼是救妳自己呢？晚華不是可以解妳的毒嗎？」

玉芳搖頭道：「莊主不能解我的毒，只能保全我的殘生，可是必須切斷我的雙臂，毀去我一身武功，那才是生不如死呢！」

關山月一怔道：「到了五台山也不一定能救妳？」玉芳道：「聽你說張雲竹是當代神醫，他或許有別的方法，萬一不行，我再回到莊主那兒去也來得及！」

關山月沒有說話，只得眼看她咬牙苦撐，此刻他們已經身在晉南太岳山下一個名叫曲亭小鎭裏！

玉芳由於過度疲勞，找了一家小店歇息調神，關山月則愁眉深鎖，與商仁相對悶酌，時値初冬，景物蕭索！

季候加上心境，使他的眉頭皺得更深了！

商仁喝了幾杯酒，突然一拍桌子道：「我們眞太笨了，怎麼沒想到這一點……」

關山月連忙問道：「商兄想到什麼了？」

商仁興奮道：「我們用不到急急趕路，可以將張老先生請到此地來呀！」

關山月也是一動叫道：「眞是的，一來一往，也許麻煩一點，但是比我們這樣趕路快多了，商兄留此照顧一下，我馬上就去……」

商仁連忙道：「這個我却負不起責任，還是由我去的好。」

關山月道：「爲什麼，商兄前去，不一定請到張老先生！」

商仁道：「那倒不成問題，令主可以寄封信，說明一切情形，張老先生若是肯幫忙，一定會趕來的！」

關山月道：「我自己去不是更好嗎？」

商仁笑道：「令主自己去當然省事多了，可是令主忘了弱水中受人暗算之事了，那個人一定還跟在我們身後！……」

關山月怔怔地道：「何以見得？」

商仁微笑道：「事情很明顯，那人所以要暗中偷襲，必是忌憚令主的武功，可是他沒有得手，自然不肯死心……」

關山月點點頭道：「就算他跟在後面又能如何？」商仁道：「那人在巫山出現，必然與施毒有關，令主若是走了，他對我們下手，兄弟這點本事恐怕擋不住他！」

關山月想想道：「我留在這裏，他就不會下手了嗎？」

商仁道：「我們安然走了七八天，就是因爲令主在場的關係，因此令主千萬不可輕離，同樣是請人，誰去都是一樣！」

關山月沉吟片刻才道：「假如那人知道了我們的行動，改對商兄下手呢？」

商仁一笑道：「我想不至於，那人卽使跟在我們身後，也只是遙遙躡踪，絕對不敢過來偷聽我們的談話……」

關山月搖頭道：「不見得吧！」

商仁道：「這點兄弟具有相當把握，兄弟從離開巫山後，無時無刻不在注意中，並未發現可疑人物！」關山月苦笑道：「眞人不露相……」

商仁搖頭道：「不！兄弟闖盪江湖多年，這對眼睛自信不會出錯，一個練武功的人，不管他如何掩飾行藏，兄弟都能看出來！」

關山月猶在沉吟，商仁接着道：「兄弟還有一個理由，那人施毒的目的只是陷害令主，只要令主留下不走，那人絕不會注意到兄弟身上……」

這個理由倒眞地說動了關山月，因此他立刻道：「好吧！就請商兄立刻啓程，信也不必寫了，商兄到五台山，先找到張菁菁，由她轉請張雲竹前來……」商仁懷疑地道：「只說無憑，兄弟如何取信於人！」

關山月在身邊取出一塊明駝令道：「商兄持此爲憑，他們一定會相信的！」

商仁接過令牌，鄭重地藏入懷中，起立告辭道：「那我就走了，令主是否一直留在此地？」

關山月嘆了一聲道：「玉芳若是撐得住，我們還會朝前趕一程，爭取一點時間，不過我一定會設法告訴你們居留之所的！」

商仁點點頭，告辭出店走了，關山月停了片刻，才走進店房去探視，玉芳正倚在床上養神，見他進來忙道：「是不是要走了？」

關山月搖搖頭道：「不！今天不走了，妳好好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我們再趕路，祇要在兩天之內趕到韓侯嶺就行了！」

玉芳怔然道：「韓侯嶺離五台山還遠得很。」

關山月微笑道：「我已作了安排，只要趕到那裏就够了！」

玉芳道：「那我們快點趕去不好嗎？」

關山月搖頭道：「去早了沒有用，妳別操神了，好好地休息吧！」

說着就在她們房中倚几假寢，玉芳也不敢多作打擾，安靜地過了一夜，然後起早趕路。

因爲有了充分的休息，玉芳的精神也振作多了，這一天居然走了近百里山路，晚上又早早地休息了！第二天祇化了大半天的時間，已經到達韓侯嶺，關山月居然不再前進了，而且也不再投店歇宿。

就在韓侯嶺的山道上找了一塊避風的岩石，叫玉芳把李塞鴻放下休息，自己却在她們前面盤腿而坐！

玉芳深感奇怪，忍不住問道：「關大俠！我們爲什麼要在這裏停下呢？」

關山月微微一笑道：「祇有在這種地方，我們才不會與前面來的人走失，後面的人有所動作時，我也可以照顧到妳們！」

玉芳奇怪地問：「後面的人？後面會有誰？」

關山月笑着道：「我希望沒有，讓我們能安安靜靜地過一夜！」

玉芳失聲道：「在這個地方過夜？」

關山月點頭道：「是的！穴居野處，妳不是已經習慣了嗎？」

玉芳微笑道：「那是沒有辦法的時候，現在似乎無此必要！」

關山月忽然正色道：「玉芳！現在可能是妳一生中最必要的時候，妳還是好好休息吧，尤其注意的是萬一有什麼事發生，妳都不要管，儘量保護妳自己，可能的話，再照顧一下李塞鴻，別讓她受到傷害……」

玉芳見他說得如此隆重，倒是不敢再多問了，這也是她在厲魔山莊養成的好習慣，田晚華對下人的要求最注重這一點，一個命令下來，她們祇有服從，在鐵一般的紀律下，這是保守秘密最好方法！

關山月已閉目養神，使自己的注意力進出極寧靜的狀態，前後左右五十丈內，任何輕微的響動都漏不過他的耳朵！

靜靜的約莫過了半個時辰，夜色漸深，黑暗漸漸籠罩着山路，寒氣逼人，關山月是寒暑不侵了！雖然他担心玉芳與李塞鴻可能會受不了，但是她們交倚而眠，睡得十分寧靜，便也放心！

枯葉瑟瑟，寒鴉咽嗚，景况頗爲淒涼，正在他自己也頗有倦意的時候忽然山道上傳來一陣得得的蹄聲！

蹄聲傳自來路的方向，關山月神情一動，連忙提起精神凝注着來路，連玉芳也驚醒了，抬起頭來望着。

片刻之後，曚矓中出現一騎孤影，走近了，才看出那是一匹瘦馬，馬上坐着一個平凡而落拓的中年人！

鞍後還帶着一個行李捲，一具小木箱，那人衣着敝舊，十月天氣，只披着一領靑衫，還是單的！他可能也是怕冷，瑟縮地坐在馬背上，走到他們身邊，居然一直過去，關山月只當是普通的行旅，也沒有在意。

可是那人走過十幾丈後，又勒轉馬頭回來了，在他們附近下了馬，凝視片刻，才搖頭幌腦地道：「我只道是看花了眼，誰知果然有人！……」

關山月見他去而復返，心中戒意更深，冷冷地道：「我們一直在這兒，難道閣下沒看見？」

那人笑笑道：「看見是看見了，可是敝人雙目近視，看不眞切，彷彿覺得有人，又難以相信，所以走過去了。」

關山月道：「那閣下又回來幹什麼？」

那人將雙手攏在袖子裏道：「話不是這麼說，大家都是出門人，患難相助，乃本份中事，何况站在醫德的立場上，我總不能見死不救！」

關山月神色微動道：「你怎麼知道我們就要死了？」

那人用手一指李塞鴻道：「在下說的是這位病人！」

關山月仍是淡淡道：「你怎麼知道她有病？」

那人笑道：「事情很明顯，看三位衣着華麗，不像是住不起旅店的樣子，深夜棲息在荒山道旁，一定是有人生了病！」

關山月又道：「我們有三個人，閣下怎知她一個人有病？」

那人笑道：「這更明顯了，你們二位見到敝人後，都醒了過來，祇有這位夫人一動都不動，自然是她生了病！」

玉芳忍不住道：「也許她睡着了！」

那人搖搖頭道：「小姐別開玩笑了，在下是個醫生，醫生對於病人有敏銳的感覺，一看就知道是誰有病？」

關山月嗯了一聲道：「原來閣下是位大夫？」

那人拱拱手道：「不敢！不敢！兄弟姓王，草字耀民，乃光耀之耀，生民之民，就住在前面的靈石縣，薄有微名……」

玉芳忍不住一笑道：「原來是王要命先生！」

那人一驚道：「小姐怎麼知道賤號，莫非光顧過舍下？」

玉芳哼了一聲道：「光是聽了先生的大名，我有病也不敢找你醫治……」

那人怔了一怔，才明白她的意思，不禁怫然道：「原來小姐是在開玩笑，在下這個名字是取得不好，經常與人唸走了音，變成要命二字，不過二位若是到敝鄉打聽一下，對敝人的醫道就明白了，不敢說能比美華陀與扁鵲，至少也曾救過很多人的性命……」

玉芳微微一笑道：「先生醫理精通，應該生意興隆才是啊。」

王耀民慍然道：「行醫乃濟世活人之聖業，怎可以生意二字！」

玉芳笑道：「我的意思是說先生懸壺濟世，應當不乏問津者！」

王耀民這才有點笑意道：「敝人剛從前面南關診病回來……」

玉芳又笑道：「這麼的路，人家都來相請，足證先生醫理高明！」

王耀民笑道：「敝人這要命二字，另有一個解釋，那就是說無論什麼疑難絕症，敝人藥到病除，即使人死了，只要斷氣不超過三個時辰，敝人也可以從黃泉路上把命要回來……」

玉芳笑着道：「先生既有妙手回春之能，爲什麼還是這樣落拓呢？」

王耀民一嘆道：「問題就在這裏，敝人雖然精於醫理，就是一種病束手無策，而世上害這種病的人偏又特別多！」

玉芳好奇問道：「什麼病？」

王耀民有點憤慨地道：「愚蠢！他們不了解我要命二字的眞意，只從表面上去解釋，一般有錢的人生了病也不敢找我，實在窮得請不起醫生的人才前來求教，敝人治病還兼施藥，將家中幾畝薄田都賠了進去，弄得自己衣食不週……」

玉芳格格輕笑道：「先生爲什麼不改個名字呢？」王耀民憤然道：「敝人行醫乃求行道，不爲售術，何必去迎合世人的口味，君子固窮，貧不改道，爲什麼要改名字呢？」

玉芳忍住笑道：「先生高懷雅潔，失敬了！」

王耀民笑道：「那裏！這位夫人不知身患何疾，容敝人把把脈看？」

說着蹲下身來，玉芳正待阻止，却爲關山月攔住了，玉芳大惑不解，瞪着關山月，急聲道：「她身上沾不得！」

關山月笑道：「王先生醫道精明，不怕傳染的！」

王耀民笑道：「這位仁兄說得是，敝人做了醫生，怎會怕傳染病！」

說着在袖中抖出一根絨繩，交給玉芳道：「請小姐按在那位夫人的脈關上！」

玉芳一怔道：「做什麼？」

王耀民笑道：「把脈呀！男女授受不親，縱然是醫生，也要避些嫌疑，絨線過脈，一樣可以探知玄微……」

關山月笑道：「王先生，我們都是在外面行走的人，可以不拘這些小節，家姑的病十分沉重，非親採不足以知其詳！」

王耀民正色道：「仁兄說得固然有理，可是禮防乃聖人之名訓，吾人安可不遵，仁兄請放心好了，藉此一線爲徑，不管有多重的疾候，敝人都可以探得出來，宮廷之內妃嬪宮娥有了病，太醫也是用這個方法診脈的！」

玉芳拿起繩頭，正要按上去，關山月輕踢她一下道：「妳知道脈關在那裏嗎？」

玉芳初時一怔，想想才明白他的意思笑道：「王先生，我從來都沒有看過醫生，也不知什麼地方是脈關，還是你自己把把脈吧！」

王耀民用手一指道：「就是這個地方！」

他的指尖離李塞鴻的脈關祇有寸許，指示得十分清楚，玉芳也無可推託，祇好將繩頭按了上去！

王耀民將絨繩扯緊了，按在自己的手背上，閉目深思良久示意玉芳換一隻手，兩隻手都探過了。

他收繩起立，沉吟不語。

關山月道：「先生有何高見？」

王耀民嘆了一口道：「不瞞仁兄說，令姑大人的確十分嚴重，脈息微弱得幾乎停止了，生機已在奄奄一息之間！」

關山月不動聲息地道：「還有救嗎？」

王耀民搖搖頭道：「沒有救了！」

玉芳冷笑道：「你不是說人死了三個時辰都可以救活……」

王耀民正色道：「不錯！敝人確有這把握！」

玉芳手指李塞鴻道：「她還沒有死，怎麼就沒有救了呢？」

王耀民笑道：「這個你們自己也很明白，何必要問我呢？」

說着轉身欲行，關山月攔住他道：「先生何不說說明白？」

王耀民道：「仁兄自己很清楚，她不是生病，而是中了毒，這種毒沾人卽死，敝人縱有救治之策，也不願施爲！」

關山月心中一動道：「這是怎麼說？」

王耀民哈哈一笑道：「仁兄明知道她的毒會害到別人，却堅持要敝人親手把脈，如此居心，敝人實在不敢效力！……」

關山月被他用語堵住了，一時作聲不得！

玉芳却站起來道：「先生醫道高明，一眼就看出端倪，不過家兄也非存心相害，因爲先生自己吹得太厲害了，才故意試一下！」

王耀民怫然道：「這種事也可以輕易一試嗎？假如敝人……」

玉芳飛快地接口道：「假如先生看不出病徵，中毒而死，也是死有應得，因爲醫者不比普通行業，不學無術，信口雌黃，必致誤人性命，此等庸醫，殺之亦不爲過……」

王耀民呆了一呆，才點頭笑道：「小姐的話大有道理，世上的庸醫的確太多，只背了幾句湯頭歌訣，卽以神農自許，碰巧治好了一點小病，就大吹大擂，萬一治死了，就說病者命當該絕，這種混帳醫生的確該用這個方法來懲他們一下……」

玉芳立刻道：「那先生是答應救治家姑了？」

王耀民道：「看在小姐的份上，敝人也該盡點力，請令兄把病人扶坐起來，將外衣全部除去，這事情很急，已不容延誤了！」

關山月一怔道：「我……」

王耀民點點頭道：「是的！令姑所中係一種陰毒，必須藉男人身上的陽剛之氣加以尅制，我才可以設法爲之解毒……」

玉芳聽他將陰毒二字也叫了出來，不禁踟躕地道：「那家兄不是會染上了嗎？這種毒男人的反應很快，一碰上就起效用，據說是無法可救的！」

王耀民笑道：「是的！不過有敝人在，他一定死不了！」

現在輪到關山月猶疑了，他實在弄不清這個傢伙是眞是假，他是眞的有辦法施救呢，還是藉此陷害自己！王耀民見他不作表示，乃催促道：「仁兄到底作何決定，若是不相信敝人的醫道，敝人也不願多管閒事，反正這病者的生死與我無關！」

玉芳忙道：「這不是一個醫生應該說的話！」

王耀民笑笑道：「我沒有辦法，要想救令姑，一定要這樣做！」

關山月正不知該如何決定，忽聽身後有人道：「照他的話做好了！」

關山月回頭一看，不知何時已經來了好幾個人，張菁菁，江帆、商仁與蛇神，每個人都是疾衣勁裝，僕僕風塵！

顯然他們是披星戴月，連夜趕路來的，不過他們到達此地已經有一會了，同時也聽見剛才談話！

張菁菁用眼色止住了他問話，叫他依言而行！

關山月雖然覺得此事近乎冒險，但是他對張菁菁極爲信任，知道她不會叫自己上當的，不過他不放心的是張雲竹沒有同來，商仁知道他的意思，連忙道：「張老先生因故外出，張姑娘因爲事情緊急，自己趕了來，不過她說這事情自己也辦得了，用不着麻煩張老先生！」

關山月知道張菁菁的醫理不遜於她的父親，既然她說有辦法，遂不再懷疑，遂依言扶起李塞鴻！

玉芳對張菁菁看了一眼，開始動手替李塞鴻脫衣服，蛇神與商仁都背過臉去，王耀民對來人淡然不理！

只是目注着關山月，見他觸及李塞鴻的身子後，居然神色自若，沒有一點異狀，臉色微微一動。不過他也沒有作表示，從馬背上取下木箱，打開箱蓋，在裏面取出幾個瓷瓶另外拿出一個瓦罐！

拔開瓦罐的塞子後，冒出一股酒香！

張菁菁聞了一下道：「酒性太烈，恐怕會沖淡藥性！」

王耀民微微一動道：「姑娘說得不錯，這酒原是敝人用來驅寒的，並不是準備作化藥解毒，事出倉猝，祇好將就一點了！」

張菁菁回頭對江帆道：「把我們帶來的酒給他用！」

江帆從腰間取下一個皮袋遞給王耀民。

王耀民搖搖頭：「不是任何酒都能管用的？」

張菁菁淡淡地道：「陳年虎骨，千載茯苓，泡

在寒楓玉露中，埋藏深水罈下達十年之久，先生認為可以一用嗎？」

王耀民一伸舌頭道：「乖乖！光是製這松苓虎骨露，就要幾千兩銀子，敝人連想都不敢想，別說是用了，姑娘還是請收回去！」

張菁菁道：「為什麼？」

王耀民一翻眼睛道：「是姑娘治病還是敝人治病？」

張菁菁笑道：「自然是先生！」

王耀民點頭道：「好！那敝人還是喜歡用自己的方法！」

張菁菁道：「我只替先生提供點較好藥材！」

王耀民哼了一聲道：「姑娘也是學過醫的，應該知道醫道各有所長！」

張菁菁笑笑道：「萬流不離其宗！」

王耀民冷笑道：「高粱固可充飢，糟糠也一樣可以塡飽肚子，什麼樣的廚師做什麼樣的菜，敝人是個窮醫生，只會用一些不值錢的藥，姑娘的這一袋酒固然是妙品，在敝人的處方中，效用可能不如這一罐二鍋頭！」

張菁菁怔了一怔才笑道：「先生指敎得極是，請先生着手診治吧！」

王耀民打開瓷瓶，倒了幾樣藥散投入瓦罐，幌了一陣，大概等藥散化開了，才交給玉芳道：「替她全身都擦上一遍！」

玉芳接在手中，眼睛却望着張菁菁，見她點頭示可，才着手進行，藥酒塗到李塞鴻的身上，發出一股觸鼻的臭味！

張菁菁皺着眉道：「怎麼會這樣難聞？」

王耀民不悅道：「姑娘怕臭可以躲遠一點！」

張菁菁笑道：「我不怕臭，只是覺得不應該發出這種臭味，先生的藥箱中不是放着雄黃嗎，加一點進去就可以避臭了！」

王耀民一瞪眼睛道：「妳到底懂不懂醫理？」

張菁菁道：「略知一二，比不上先生高明就是了！」

王耀民得意一笑道：「雄黃雖可避臭，却與病者的毒性衝突過烈，她中毒時日過久，體力衰微，恐怕受不了……」

張菁菁點頭道：「多承指教，但不知先生藥酒中所用的牛七較諸雄黃如何，以藥性而論，那應該更為激烈……」

王耀民一驚道：「妳說什麼？」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的處方既然極為謹愼，那一味牛七下得不是太過冒險了嗎，幸好病人的體質還承受得住……」

王耀民呆了一呆道：「看不出姑娘還是位大行家，不過姑娘能指出藥性，自然也知道病者之毒，非牛七不能解！」

張菁菁笑道：「先生言重了……」

王耀民怒聲道：「敝人行醫多年，這點常識還有，除了牛七外，姑娘能找出第二樣代用的藥品，敝人就砍下腦袋！」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不要說得這麼嚴重，否則那腦袋輸得太冤枉！」

王耀民大聲叫道：「一點都不冤枉，假如我這幾十年的醫就是白學了，妳提出一樣代用品……」

張菁菁道：「我提出藥味為本草所不載……」

王耀民哼聲道：「任何偏方都行！」

張菁菁含笑走到關山月身前，從身上取出一柄小刀，在他腔上刺了一下，然後對玉芳道：「把血喝一口！」

玉芳莫明其妙，當不住她連聲催促，才在割破的地方吸了一口血，抬起眼來，張菁菁又道：「吞下去，再吸第二口，餵到病人嘴裏！」

玉芳依然莫測高深，但仍是照着她的話做了，張菁菁等李塞鴻嚥下那口血後，才含笑對玉芳道：「聽說妳也中了毒，現在感覺如何？」

玉芳聞言一怔，隨卽試着運運氣，立刻跳起來道：「我……我已經好了……」

張菁菁微笑對王耀民道：「先生看我的治法多簡單！」

關山月也是莫明其妙，不知道是什麼回事！

張菁菁對江帆道：「把我們帶來的酒給李仙子喝兩口，這酒雖不能解毒，對調元固本，却有莫大的功效，她的毒已經解了……」

江帆上前施為，王耀民却大感詫異地道：「妳這是什麼治法？」

張菁菁道：「對症下藥！」

王耀民不信道：「妳是說人血可以解陰毒！、

張菁菁搖頭道：「當然不是每個人的血都有效！」王耀民手指關山月道：「難道他的血有何特殊之處？」

張菁菁道：「陰毒對別的男人都是沾上卽死，唯獨對他却全無作用，先生只要想到這一點，自然就明白了！」

王耀民仍是搖頭道：「我不明白……」

張菁菁笑道：「那我就說得詳細一點，他服過一條萬載寒冉（虫旁）的內丹，全身百毒不侵，尤其是對於陰性的毒物，更有尅制之功……」

關山月這才明白了，王耀民喔了一聲道：「原來是這麼回事。」

張菁菁笑道：「那個施陰毒想害他的人，可能

不曉得這一點，才做出這樣徒勞無功的蠢事，先生說是不是？」

王耀民一呆道：「這個敝人不知道！」

張菁菁笑道：「先生不是江湖中人，難怪不明白江湖中的事，有許多卑鄙無恥的江湖敗類，不敢正面與人為敵，專門在暗中施展奸毒的害人手段，先生萬一遇上這種人，可千萬要小心一點，不要上當……」王耀民怔然道：「敝人除了治病之外，不知其他，與人無怨無爭，身無長物，也不會引起別人的注意……」

張菁菁笑道：「這位關大俠為了伸張正義，才與小人結怨，處處受到人家的陷害，先生可以想知人心有多險惡！」

王耀民一翻眼道：「敝人不解武事……」

張菁菁道：「我祇是請先生評評理！」

王耀民搖頭道：「敝人一無所知，無由評起，此處已經沒有敝人可効勞的地方，敝人想告辭了，快點回家去！」

說着向他的瘦馬走去，張菁菁道：「先生還沒有收取診金呢。」

王耀民匆忙地收拾藥箱道：「毒不是敝人解的，無功不敢受祿！」

張菁菁笑道：「無論如何，先生總算盡了心，焉有不取酬的道理！蛇神！給這位王先生送上兩錠赤金，先生不嫌菲薄嗎？」

王耀民已經跨上了馬，聞言忙道：「那裏！那裏，敝人普通出診，只有幾錢銀子，遇到拿不出的人家，敝人不但不取分文，而且還倒貼藥材！」

張菁菁笑道：「先生的仁心俠懷太可敬了，這兩錠金不算是致酬，請先生拿去購藥，施贈給一些貧苦的窮人吧！」

王耀民在馬上道：「敝人只好替那幫窮人謝謝姑娘！」

張菁菁笑道：「還有先生這匹馬也該換換！」

王耀民連忙道：「不用！牠已經跟着我有十年了……」

張菁菁道：「難怪又老又瘦，不堪驅策，萬一有人得了急病，靠牠代步豈不是會誤事，蛇神，你把金錠送給王先生！」

蛇神上前遞出兩錠赤金，王耀民剛接在手中，蛇神手起掌落，拍在馬頸上，那匹瘦馬兩腿一軟，倒地不起！

王耀民總算跳得快，沒有摔着，落地之後，見那匹瘦馬的脖子已經軟垂在一邊，不禁怒叫道：「你這是幹什麼？」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對牠有故劍難割之情，不忍相棄，除了這個方法之外，我們實在不知道該如何勸先生換一頭坐騎！」

雖在夜色中，仍可看到王耀民臉上的怒色大叫道：「你們這簡直是强盜的行為。」

張菁菁淡然道：「先生不是强盜光顧的對象，强盜也不會對先生如此友善，瘦馬換駿馬，先生祇有收穫而無損失……」

王耀民哼了一聲道：「盛情可感，可是我今夜就得揹着行李走回家去！」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太過慮了，我們怎敢如此相待先生，蛇神，你替王先生揹着行囊，到前面把我們騎來的馬匹中，任由王先生選取一匹……」

蛇神答應了一聲，彎腰去解死馬身上的行囊。

王耀民連忙道：「不用了，我行囊中儘是珍貴的藥材，你的手脚太重，碰壞了一樣，雖然你們賠得起，我有錢還沒處買！」

蛇神冷笑一聲，雙掌齊落，掌勁將那匹馬的屍體擊得飛過一邊，而馬背上的行囊却好好地留在原地！

王耀民神色一變，趕緊過來揹起行囊，張菁菁微哂道：「蛇神！你也太偷懶了，王先生就是怕你重手重脚，把行囊裏的寶貨碰壞了，你怎麼還是這樣魯莽？」

蛇神冷冷地道：「妳叫他檢查一下，行囊裏的東西若是有一點損壞，我就拿自己的腦袋作賠，什麼鬼玩意兒也當成寶貨似的……」

王耀民忍氣吞聲，揹起行囊，張菁菁又道：「先生還是檢查一下的好，萬一有所損壞，有我在這裏，相信還能照原物奉賠，過後才發現就遲了……」

王耀民搖頭道：「不必，我只希望早點離開你們……」

張菁菁笑道：「先生不要說得這麼難聽，我完全是一片好意……」

王耀民怒道：「這種好意敝人實在擔不起！」

張菁菁微帶歉咎地一笑道：「先生這一講我更不好意思了，因此決心要對先生多補償一點，先生這一襲青衫似乎太單薄了些……」

王耀民急了道：「妳又想幹什麼？」

張菁菁微笑道：「替先生換件衣服，商大哥……」商仁連忙道：「張姑娘吩咐。」

張菁菁道：「把你身上的皮裘脫給王先生吧！他的身子本就單弱，穿得這麼少，在寒風中一定受不了！」

商仁脫下身上的錦袍，却是火狐為裏的裘氅，遞給王耀民，王耀民淡淡地看了一眼搖頭道：「謝謝你，我用不着！」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不要客氣，古人說肥馬

輕裘，才見相贈之情，先生已換了馬匹，何不連衣服一併換了！」

王耀民怒聲道：「敝人一身窮骨，穿不起這種貴重衣服！」

張菁菁一嘆道：「先生眞是固執得可以，看來還需要我們動手強換了！」

蛇神不由分說，搶上去一把抓住他的後領，王耀民努力往外一掙，嗶的一聲，那領青衫已經撕破了！

他將行囊往地上一丢，怒聲道：「你們簡直是強盜，爲什麼不把我殺了！」

張菁菁微笑道：「我們完全是出於一片敬意，先生何言之過重！」

王耀民大聲道：「士可殺而不可辱，你們這種行爲，可見那些東西也不是正當得來的，敝人雖然窮，也不能沾盜泉之水……」

說着將那兩錠赤金也取了出來，擲在地上！

商仁跨前一步道：「姓王的！你說話放明白些，這一批人都是舉世聞名的俠義道，你那番話祇能對我一個人講！」

王耀民一瞪眼道：「你是什麼人？」

商仁微笑道：「我是個強盜頭兒！」

王耀民怒聲道：「物以類聚，跟強盜頭兒在一起還有什麼好人！」

商仁笑笑道：「你錯了！他們的確都是好人，所以才容得你如此發橫，要是照着我的脾氣，早就有你好看的了！」

王耀民毫不在乎地道：「最多你殺了我，還能怎麼樣？」

商仁舉起手掌道：「你想得一點都不錯，我越看你越不順眼！」

他的手掌正想擊下去，張菁菁斜裏衝了過來，一面擋住他的手，一面拾起地下的金錠塞在王耀民懷中道：「王先生！很對不起，我們初時以爲你是敵方派來的奸細，所以才一再相試，現在知道你的確是個守正不阿的古道君子，侮慢之處，請多多原諒……」

王耀民餘怒未息，氣哼哼地道：「祇怪我自己多事，下次我見到人死在路旁也不管了！」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千萬不可爲了這一點小事而改却濟世之本衷，救人卽是救己，說不定那天先生自己也會病倒在路旁靠人救濟的呢！」

王耀民白了她一眼，站起身來就走，張菁菁追着道：「先生的行囊與衣服都沒有帶走呢……」

王耀民邊行邊道：「我都不要了，從今天起我發誓不再行醫！」

張菁菁望着他的背影大笑道：「先生不要說得這麼決裂，除非你兩錠金子拿去買棺材準備後事，否則我相信你一定會趕回來的……」

王耀民已走出很遠，聽見她的話後，脚步爲之一頓，伸手在懷中摸索片刻，然後飛快地趕回來沉聲道：「把東西還給我！」

關山月見大家一再相試，王耀民都不像個會武功的樣子，以爲對他的確是誤會了，心中正感不安，可是見他回來時的身法，輕功竟是極佳，不禁爲之一怔，張菁菁已大笑道：「先生忍了半天，到底露出本相了……」

王耀民滿臉怒容，仍是沉聲喝道：「把東西還給我！」

張菁菁却答非所問地道：「先生的功夫很不錯呀！」

王耀民哼聲道：「盜賊橫行，我練點防身功夫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張菁菁一笑道：「先生這點功夫似乎不止是防身之用吧！」

王耀民厲聲道：「不錯！除了防身之外，還有衞道之用，我是個學醫的，若是有江湖宵小之輩，爲非作歹而受了傷來找我醫治時，我可以有拒絕的能力！」

張菁菁冷笑道：「先生然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何必又怕這些呢？」

王耀民大聲道：「妳到底還不還？」

張菁菁笑道：「你把話說清了我才能決定還不還，正如你所講的，我也是個學醫的，萬一你是個壞人，爲了衞道，我就不應該把東西還給你……」

王耀民神色一變，關山月橫身而出道：「菁菁！妳拿了他什麼東西？」

張菁菁微笑道：「你叫他自己說！」

王耀民低頭不響，張菁菁在懷中取出一個小瓷瓶笑道：「東西在這裏，你要命的話，還是乖乖地說出來吧！」

王耀民對瓷瓶瞪了一眼，猛地欺身伸手欲奪，商仁就在他身邊，見狀伸臂一攔，王耀民一揮手，反將他震了出去！

商仁是水道總瓢把子，一身軟硬功夫俱臻上乘，居然被他輕易擊退了，可見此人的武功了得！

關山月見狀大驚，正想出手攔阻，蛇神早已怒吼一聲，撲了過來，二人拳脚來往，刹那之間，已換了七八招！

蛇神的功力深厚，全身堅逾精鋼，不怕受傷，因此放棄了防守，一心想將他制住，誰知王耀民的招式十分精妙，舉手投足之間，輕靈穩捷，居然化解開了！

十幾個回合後，王耀民雖然仍能支持，可是身上半領青衫已被撕得粉碎，只剩一套小褂褲也被扯破了好幾處。

急得他大叫道：「你們到底講不講理……」

關山月對蛇神一拱手，說道：「前輩請暫時住手……」

張菁菁將那個瓷瓶塞在關山月手中道：「小心點！別讓他搶走了！」

蛇神果然止手不攻了，但仍緊緊地擋住王耀民，不許他越前一步。

關山月打開瓷瓶，見裏面只是一些油質藥物，不解的問道：「這是甚麼東西？」

張菁菁道：「是解藥！」

關山月一怔道：「解藥？他要解藥幹甚麼？」

張菁菁笑道：「當然是救他的性命，否則他怎會急成這個樣子！」

說完又對王耀民笑道：「王先生，這就是你粗心了，你既然帶着藥箱，就該把藥放在一起，以免行人注意，可是你偏偏又在懷中藏着這麼一個瓶兒，被我順手牽羊摸了來……」

王耀民低頭不語，知道是她在將金錠塞進自己懷裏的時候，順手把藥瓶摸了去，藥瓶又小，所以當時未能發覺！

張菁菁繼續笑落地道：「你把這性命相關的藥瓶藏在懷中，原是愼重之意，却沒有想到反而犯了此地無銀三百兩的大忌……」

王耀民的牙齒咬得格格直响，怒聲大叫道：「妳到底還不還？」

張菁菁沉聲道：「不還！」

王耀民轉身就走道：「不還就算，我難道不能再配……」

張菁菁笑道：「王先生，你縱然知道配方，恐怕也挨不了那麼久……」

王耀民走得很慢，聞言立刻回頭道：「那我寧可死在路上，以爲多管閒事的報應！」

張菁菁微笑道：「先生放心好了，你有這一片好心，絕對死不了的，等你毒發支持不住的時候，我們自然會來救你的！」

王耀民厲聲道：「妳想知道我的眞面目，可沒有這麼容易，我寧可找個懸崖跳下去，落個粉身碎骨，也不會叫妳如意！」

關山月聽得心中一動，連忙問道：「菁菁妳們在說些甚麼？」

張菁菁一笑道：「他的面上用了一種易容藥，這種易容藥十分神奇，搽上之後，聲音形貌甚至於身材都可以起變化，使人再也無法識破，不過就是有一種缺點，這種藥含有劇毒，十二個時辰內不解除，就會毒發身死……」

關山月一驚道：「他是易容的？」

張菁菁點點頭道：「不錯！你手中拿着的就是解藥，這解藥的成份很難得，除非他能在一天之內，趕到萬里之外的北海之濱……」

關山月奇道：「爲甚麼要到那麼遠呢？」

張菁菁道：「只有那個地方，才有可能找到白獺髓……」

關山月點點頭，然後問王耀民道：「你到底是誰？」

王耀民不作聲，張菁菁笑道：「他冒着性命之危，使用這種易容藥，就是怕你識破眞相，你問他，他怎麼肯說呢？讓他走好了……」

關山月又道：「這陰毒是不是你下的？」

王耀民哼聲道：「我又不求你救我性命，用不着告訴你！」

關山月說道：「你若是說出實話，我把解藥送還給你！」

張菁菁冷笑道：「我不怕你狠，總有辦法逼出你的眞相！」

王耀民回身走了幾步道：「我倒看妳有甚麼辦法？」

張菁菁冷冷地道：「蛇神！你跟着他，他到那裏你也到那裏，除了不許他尋死外，甚麼都別管他，等他走不動，你再把他帶回來……」

王耀民跟蛇神動過手，知道他的武功深淺，要想擺脫他的確不容易，乃回頭厲聲叫罵道：「妖女！妳太狠毒了……」

張菁菁冷冷地道：「這是你自己找的！」

王耀民神色一變，驀地飛身往石壁上撞去，想要碰壁自盡，可是蛇神動作比他更快，風似的捲過去！

王耀民一頭撞在他的肚子上，被他體內的反勁彈了回來，同時還撲過去，兩脚踩住王耀民胳臂！

王耀民厲聲大吼道：「惡賊！你殺了我吧！」

關山月走過去一嘆道：「我眞不明白你是甚麼意思，我們就是有仇，你也可以把話說明白了，爲甚麼要這個樣子呢！」

王耀民大聲叫道：「不說！我就是不說！」

張菁菁道：「蛇神！你給他一下重的！」

關山月還來不及阻止，蛇神已經一脚蹬在他胸膛上，克擦連聲，肋骨已斷了好幾根，王耀民口噴鮮血昏了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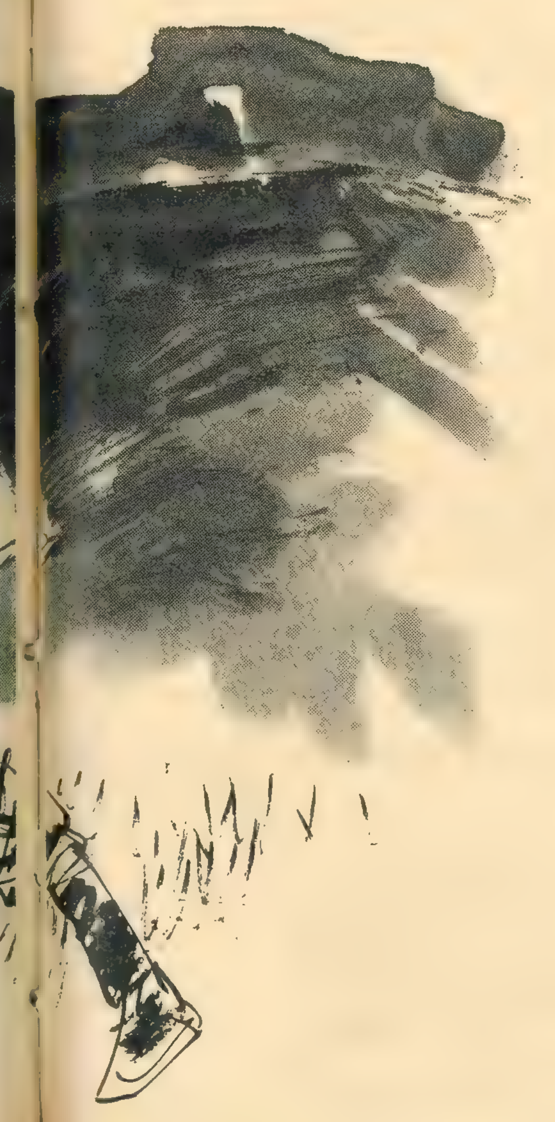
關山月皺眉頭道：「幹麼要對他這樣狠呢？」

張菁菁冷笑道：「他堅持不肯吐露口風，自然另有陰謀……」

（未完待續）

萬里雄風

文·倪匡
圖·培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白聽得他師娘說出他的身世後，心中難過至極，雖然心中萬分不願承認東方霸主是他的父親，而雷三又是他的同父異母的兄弟，但事實是事實，不能一手抹煞，在他找到烈火神駝證實了東方霸主的話後，他本想偕同凃雪紅遠遁無人荒山隱居，了此殘生，却禁不住凃雪紅的一片嚴辭相責，也捨不下含辛茹苦將他養大的親娘，遂與凃雪紅回到東方霸主處，而此際，雷三與席珍也爲東方霸主派人把他們找了回來，東方霸主立向雷三說明與他父子關係，同時又對席珍解說席大先生明白雷三身世而仍視雷三爲徒的原因——

義無反顧甘不孝

雷三點着頭，道：「他對我倒的確沒有什麼歧視，而至連別的同門苦求傳授不肯的絕技，也傳了給我。」

東方霸主「哼」地一聲，道：「還說他不歧視？如果他不是早知了你的身世，你是他的得意弟子，要娶他的女兒，他如何不准？」

席珍嘆了一聲，道：「原來是爲了這樣，唉，原來是爲了這樣！」

東方霸主沉聲道：「不錯，正是爲了這樣！他不准女兒嫁雷三，也還罷了，如何撒英雄帖，要天下武林人物，與雷三爲難？他既然違背了當年諾言，我自然也不必再隱瞞雷三的身世了！」

雷三聽到這裏，已知道自己千眞萬確，眞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了，他心中的高興，實是難以形容，心中一熱，不由自主，落下淚來。

東方霸主握住了他的手臂，不住地搖着，顯是他的心中，也十分高興。

東方霸主又道：「席姑娘，你和雷三，本是天造地設的一對好夫妻，在你面前，我本不當說令尊的壞話，但若不是心腸極硬的人，也絕不會拆散你們的。」

席珍的心情十分亂，她深愛着雷三，而且她也早已是雷三的人了，雷三在離開峨嵋山之後，做了那麼多壞事，她尙且可以原諒雷三，可知她本是十分重感情，而並不是十分明辨是非的人。

這時，她知道雷三的身世之後，雖然愕然，但是對她而言，却也絕不是什麼不能接受的事實！

這時，席珍的心中，只感到一片迷惘，不知該怎樣才好。但是，當她看到雷三向她望來，而她又看出雷三的眼光中，在示意她接受這項事實之際，她心中立即已然屈服了，她點了點頭。

雷三大喜，握住了她的手，道：「那你也向爹行禮，重新拜見過。」

席珍的臉上，倏地紅了起來，她低着頭，向前走了過去，對着東方霸主，盈盈下拜，而且，她還叫了東方霸主一聲，但是她叫的聲音，却十分之低，連東方霸主也未曾聽到她在叫些什麼。

但是，席珍究竟叫了聲甚麼，那實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了，他連忙扶起了席珍，道：「起來，起來，不必拘束，哈哈，今日不但父子重逢，而且，你們夫婦兩人，也名正言順，我定要將你們兩人之事，昭告天下武林人物！」

席珍聽得東方霸主將她和雷三兩人，直稱為「你們夫婦兩人」，臉上更紅，而且心頭也感到了一股異樣的甜蜜，雷三也大是高興，道：「爹，有你來主持，那自是再好也沒有了！只是席大先生到時，只怕會來麻煩。」

東方霸主一聲長笑，道：「我怕他麼？雷兒，我已替你想好了，自今日起，你改名為東方雷。東方是你的姓，那姓雷的走方郎中，當年於你有大德，也不可忘了他，這名字，你看如何？」

雷三忙又叩拜，道：「父親取名，自然是最好的。」

看官，從此雷三，便易名為東方雷了。但是雷三雖然變成了東方雷，那只不過是名字上的變化，雷三也好，東方雷也好，依然是這樣的一個人，並沒有任何改變，這却也不可不知

東方霸主心中得意，道：「起來，起來，雷兒，先去拜見你的兄弟！」

東方雷站起身，緩緩轉過身去。

東方白在一旁，看到東方霸主和東方雷那種臭味相投的情形，心中已忍不住要作嘔，這時一見東方雷轉過身來，連忙喝道：「不必了！」

東方霸主面色一沉，道：「這是甚麼話？他是你的兄弟，你們兄弟兩人，初次見面，他要向你行禮，你如何可以不受？」

東方白面色難看之極，一言不發，東方雷道：「爹，前些時在關外，我曾誤傷了大哥。」

東方雷已將「大哥」兩字，叫得如此響亮，更令東方白心中盛怒。東方霸主道：「過去誰也不認識誰，自然難免有誤會，但是現在全是一家人了，誰也不准再提以前的事！」

東方雷笑着，先向涂雪紅行了一禮，道：「涂姑娘，以前多有得罪之處，尚祈原諒。」

涂雪紅想起東方雷的劣跡，心中實也十分惱怒，但是她却勉强道：「既然過去大家不相識，那……也就不必再提了。」

東方白「哼」地一聲，說道：「雪紅，你……你……」

可是他只講了四個字，却又無法再向下講去，他本想責備何以涂雪紅對東方雷講這樣的話，可是他繼而一想，不那樣講，又如何呢？

他長嘆了一聲，頓時覺得天地之間，似乎再無依靠，再沒有一個人是知道自己心意的！

當然，東方白也明白，並不是沒有人知道他的心意，至少烈火神駝便是其中之一。但是，能知道他心意的人，他却又怕連累了人家的清名，而不敢和人家在一起！

他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他是應該和東方霸主，東方雷這樣的人在一起的，可是他却又不願意和他們在一起！

當一個人找不到自己同類的人時，那實在是最深切的悲哀了，東方白這時的情形，就是那樣，剛才他的心中還感到一陣難過，而轉眼之間，他却變得一片茫然，他望着眼前那幾個人，冷笑着，緩緩轉過身，向外走去。

涂雪紅只是焦急，她好不容易勸得東方白前來見東方霸主，總以為見了東方霸主之後，東方霸主對自己，多少該有點表示才是。

可是東方霸主對席珍十分親熱，對自己却是一副愛理不理的神氣，像是根本未曾將自己放在眼中，這已令她十分氣惱了。

而此際，東方白居然又轉身向外走去，那如何不令得她心中更加焦急？她一頓脚，道：「東方大哥，你到什麼地方去？」

東方白呆了一呆，道：「雪紅，讓我一個人靜一靜，你……畧等我一等，我就回來的……」

他講到這裏，苦笑了一下，道：「你知道我一定會回來的，我如果不回來，有甚麼地方可以去的呢？」

涂雪紅還想講甚麼，但是東方霸主却已沉聲道：「由得他去，他會回來的，你別阻攔他！」

涂雪紅怔了一怔，向東方霸主望去，只見東方霸主的面上神情，十分嚴肅，和他剛才對着東方雷和席珍，呵呵大笑之際，大不相同。

涂雪紅的心中吃了一驚，不敢再說甚麼，只得眼望東方白慢慢地向外走了開去，東方白的去勢雖慢，但不消多久，也已轉過了山角！

涂雪紅隱隱感到自己的處境，十分尷尬，自己硬要擠進去，當作是東方霸主的自己人，可是東方

霸主顯然未將自己當作是他家中的一份子！

涂雪紅一想及此，剛想退到嫦娥身邊去時，忽然聽得東方霸主沉聲道：「你過來！」

涂雪紅一驚，連忙抬起頭來，只見東方霸主目射精光，望定了自己，分明是叫自己過去！涂雪紅的心中，不禁生出了一股怯意來，是以她非但不向東方霸主走去，反倒向後又退出了兩步！

她又退出了兩步之後，已然來到了嫦娥的身邊了，她又握住了嫦娥的手。

東方霸主的雙眼，一直盯着她，冷笑着道：「我叫你過來，你為什麼不過來？」

涂雪紅心知東方霸主對自己絕對沒有好感，是以她硬着了頭皮，道：「你有何吩咐，只管說出來好了。」

東方霸主冷笑一聲，道：「好，那麼我告訴你，你再也別和東方白在一齊，你不配！」

涂雪紅一聽得東方霸主竟然講出了這樣絕不留情的話來，她心中的憤怒，實在是難以形容！而且，她的希望，她想攀附東方霸主的心願，也完全幻滅了，這令得她感到無比的羞辱！

她臉色變成了青白色，道：「你，你，你……你……你……」

東方霸主又是一聲冷笑，道：「快滾，記得，別再和東方白在一起，不然你那假母親，也救不了你！」

涂雪紅心中還存着萬一的希望，她知道現在，想要和東方霸主硬來是不行的，是以她强抑着心頭的怒火，道：「這却由不得我一個人做主！」

涂雪紅的意思是，要她不和東方白在一起容易，但是東方白是不是也肯答應不再和她見面，却大有問題！

涂雪紅雖然不曾明說，然則東方霸主焉有不明之理？只聽得他一聲冷笑，道：「這個——」

然而他只講了兩個字，冷不防傳來一下怪笑聲，打斷了他的話頭！

東方霸主的內功，何等深奧，他雖然只是在隨便講話，但是內功綿綿不絕，聲音也是極之響亮，要蓋過他的語聲，絕不是容易之事。

然而這時，怪笑聲一傳了過來，却將他的語聲，全蓋了過去！

東方霸主吃了一驚，抬起頭來看時，只是嫦娥大踏步走了過來，她瘦如骷髏的臉沉着，道：「你說甚麼？你說我的女兒不配甚麼？」

東方霸主早已知道嫦娥的武功雖然深不可測，但是人却是個失心瘋，是以嫦娥問他，他也根本懶於作答，只是向東方雷施了一個眼色。

東方雷為人機伶，立時會意，身形一轉，已然轉到了嫦娥的背後，而嫦娥還在指手劃脚尖聲道：「我的女兒作什麼不配了？告訴你，我的女兒什麼都配！」

東方霸主仍是一聲不出，但是暗中眞氣運轉，却已將內家眞氣，一起聚於右掌之中。

嫦娥的話才講完，便聽得他一聲冷笑，道：「是麼？」

在他講那「是麼」兩字之際，他還是十分輕描淡寫，別說是嫦娥，就算是涂雪紅，也絕聽不出他有動手的意思。可是，他這兩字才出口，右手也突然揚了起來！

他早已將內家眞力，凝定在掌心之中，這手掌一揚了起來，威勢之猛，實是非同小可！

只聽得「呼」地一聲，一股勁風，匝地捲起，將地上的塵土，捲得一起揚了起來。

站在一旁的涂雪紅，只覺得突然之間，勁風挾砂石，一齊捲了過來，挾在勁風中的沙石，雖然其小如豆，但是也帶着「嗤嗤」的勁風，可知被掃中了，一樣不是好玩的，是以她連忙身形一閃，向後避去！

也就在她向後避開去間，她看到東方霸主身形閃動，向嫦娥疾撲而出！

涂雪紅一張口，還來不及發出任何聲音間，「叭」地一聲響，東方霸主的那一掌，已齊齊正正，擊在嫦娥的胸腹之間！

東方霸主那一掌，乃是他畢生功力之所聚，力道之强，足以開碑裂石，若是打在別人的身上，中掌的人，立時身子飛出，骨折筋裂！但是嫦娥却也是內功超絕的高人，那一掌擊了上去，她體內眞氣，也在刹那之間，自然而然，一齊凝聚在被擊之處，產生出一股極大的反震之力來！

是以東方霸主一掌剛擊中了嫦娥，立時便遇上了那股大力！他的那一掌力道强絕，反震之力，也是大得不可思議，令得他騰地退出了一步！

然而，也就在此際，早已在嫦娥身後的東方雷，却向前直撲了出去，一撲到了嫦娥的背後，他也不攻擊嫦娥，只是抓住了插在嫦娥背後那柄七首的柄，猛地一用力，將那柄七首，拔了出來！

那柄七首，本是在天一堡中，嫦娥中了東方雷的暗算，被東方雷插在背上的。

當時，東方雷便以為他自己已然殺死了嫦娥，可是嫦娥的內功極其深，那柄七首，並沒有刺中她的要害，而她體內眞氣，又立時將那柄七首包住，連血也未曾怎樣流，若無其事！

自那時起，這柄七首，一直留在嫦娥的背後，柄露在外面，別人見了駭然，而嫦娥自己，却一點

也不覺得。

這柄七首，若是一直留在嫦娥的背上，可能一直沒有事，因爲她背部那被七首刺中處，也早已生了口，將那柄七首包住了。但是此際，東方雷却將之拔了出來！

而且，東方雷是在嫦娥的全身眞力，全集中在身前，反擊東方霸主那一掌的時候，將之拔出來的！是以情形更壞得多！

只見隨着手握七首的東方雷後退，「嗤」地一聲響，在嫦娥的背後，射出了一股血泉來！

那股血泉射出來的勢子，十分之勁疾，雖然東方雷退得快，但是仍然被射出來的那股血泉，射得一頭一臉，滿是鮮血！

而嫦娥的身子，也陡地一震，只見她雙手向後伸來，像是想弄淸楚究竟是甚麼地方受了傷害一樣。而她體內的眞氣，也不由自主，一齊向背後的傷口湧到！

看官！需知道嫦娥的一身內功，全是在不知不覺中學成的，她也不知道自己體內的眞力，强勁無匹，她也根本不能自如運用那些眞力。只不過在受到了襲擊之際，便自然而然，起而相抗而已。

如果她是被人擊上一掌，踢上一脚，那麼她體內的眞力起而相抗，自然大大有用。但如今的情形却大不相同，她的背上有一個極深的傷口！

在那樣的情形下，她應該收斂眞氣，避免鮮血外湧，傷口擴裂才是的。可是她根本不會運轉眞氣，等到體內的眞氣，源源不絕湧向傷口之際，不但眞氣外洩，而且令得那股血泉，噴得更急！

只不過是轉眼間，只見嫦娥的身子，左搖右擺，已然站立不穩了！

而事情實在發生得太突然，涂雪紅除了木然而立之外，實是不知該如何才好！

嫦娥的身子搖幌着，自她背後射出的那股血泉，也漸漸慢了下來。但是那却決計不是什麼好現象，那是她體內的血，已將枯竭了！

東方雷用衣袖胡亂在臉上抹了抹，閃到了東方霸主的面前，道：「爹，我做得如何？」

東方霸主自武功有成以來，所向無敵，只有在嫦娥的手中，吃了一點小虧，他早已想將嫦娥除去才稱心，如今見到嫦娥這等情形，心中自然大喜，呵呵笑道：「孩兒，你做得好，我們走吧！」

他一揮手，東方雷拉住了席珍，三人一齊向前掠去，而他們父子兩人的笑聲，久久不絕。

直到東方霸主等三人走了，涂雪紅才漸漸定過神來，她連忙向嫦娥看去，只見嫦娥居然還站着，但是她背部却已沒有血噴出來了，只是在背上的傷口處，有不少血沫子噴了出來。

她的雙手揮舞着，像是想抓到什麼，穩住身子，可是却又甚麼也抓不到，只見她猛烈地幌了一幌，「砰」地一聲，已仰天跌倒。

涂雪紅定了定神，連忙走到了嫦娥的身邊。

嫦娥本來就枯瘦得如同殭屍一樣，這時的情形，更加可怕，只見她整個人像是都被抽空了一樣，只剩下一張皮，包在枯骨之上。

涂雪紅俯下身去，嫦娥嘴唇掀動着，喉間喀喀作聲，看她的樣子倒像是想講話，但是一時之間，却又講不出來。

涂雪紅知道這一次，嫦娥一定活不成了，上次她爲了救東方白，在將東方白救醒之後，她自己也像死了一樣，但那只是她眞氣在一時之間，耗竭之故，後來，眞氣復生，自然安然無事。

但現在這一次，却是大不相同，現在是她體內的血，與及眞氣外洩，氣血竭了，如何還能復生？

涂雪紅對嫦娥，本就沒有甚麼感情，她之所以和嫦娥在一起，只不過是利用嫦娥而已，如今嫦娥一隻脚已進了鬼門關，她對嫦娥自然再也沒有任何留戀了。

是以，她只是俯身看了一看，立時便站了起來，在她站起身來之際，她已經準備轉身離去的了，可是就在此際，却突然聽得在嫦娥的口中，迸出了一句話來，道：「你是誰？我怎會在這裏的？」

涂雪紅一呆，怔怔地望定了嫦娥，也不知如何回答她才好！

只是嫦娥手在地上按着，像是要站起身來，但這時要她捺死一隻螞蟻，只怕她也沒有力道，何況是她想支撐着站了起來！

涂雪紅本是心腸極硬的人，看了這等情形，也無動於衷，只是冷笑着道：「你快要死了，還是省些氣力的好，躺在地下等着吧！」

嫦娥閉上了眼睛一會，徐徐地道：「我要死了麼？姑娘你是誰？害死我的，一定是涂龍，天一堡的涂龍，姑娘，你記得這個名字，去告訴一個叫唐豪的人！告訴他，我是死在涂龍手中的！」

涂雪紅乍一聽得嫦娥那樣說法，心中不禁陡地一呆，以爲她的癲病，在臨死之際，變得更甚了！

但是涂雪紅轉念之間，便已知道事情並不是如此！嫦娥不是在臨死之際，癲病更甚，而是在臨死之際，她突然淸醒了！

她瘋了近二十年，直到此際才恢復淸楚，她淸醒之後，對於過去二十年，究竟曾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一無所知，是以她才以爲自己是死在涂龍的手中，而她念念不忘唐豪！她自然更不知道，唐豪和涂龍兩人，早已一齊在天一堡中，同歸於盡了！

涂雪紅此際，心中無限感慨，是以也不及再去說甚麼話來傷害嫦娥了。

而嫦娥則喘着氣，道：「姑娘，你若是答應我帶訊給唐豪，我……送你一件東西。」

涂雪紅心中覺得好笑，道：「你給我甚麼。」

嫦娥道：「那東西，是我家鄉苗疆的一位異人給我的，他給我的時候說，那東西十分有用，是以他給了我，囑我好好保管，現在在我懷中——」

涂雪紅心中一動，道：「可是那一卷織錦圖形麼？」

嫦娥枯瘦之極的臉上，現在詫異之極的神情來，道：「你……怎麼知道？」

涂雪紅「哼」地一聲，道：「那東西，早給人取走了，你記不得了麼？雷三在你背後刺了一刀，你在塔頂滾了下去，雷三自後追了下去，那織錦還會在你的身上，不給雷三取走麼？」

嫦娥此際，正如涂雪紅所料，在臨死之際，她是完全淸醒了。

正由於是完全淸醒了，是以過去二十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一點也不記得了，在她來說，她還以爲此際，自己正是在涂龍搶到天一堡去的半途之中！

是以她聽到涂雪紅那樣講，呆住了出不得聲。這時候的身子，衰弱之極，只剩下一口氣還吊着了，但是她的腦中，却更加淸醒。

而涂雪紅當日在天一堡塔頂的密室之中，由於被點了穴道，是以她也不知道當嫦娥滾下，雷三追下去之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她以爲那「三寶眞經」，無上氣功的圖形一定已不在嫦娥的身上了，要不然，她在冒認是嫦娥的女兒之際，還會不向嫦娥說麼？

這時，祇聽得嫦娥的氣息，愈來愈是微弱，但是她却還掙扎着在說話，道：「姑娘，我不明白你在……說些什麼……但是……那卷織錦，却還在我的懷中，我……可以感覺到它還在，你……答應我……吧……」

涂雪紅一聽得嫦娥那樣說法，心中陡地一動，暗忖莫不是三寶眞經，眞的還在她身上！

她一想到這一點，連忙俯下身去，一伸手，扯開了嫦娥胸前的衣服，只聽得「拍」地一聲響，那卷織錦，果然跌了出來！

那卷織錦自嫦娥的懷中跌了出來，在地上滾了幾滾，滾得散開了些，上面一個一個各種各樣姿勢的人形，淸晰可見！

涂雪紅的心頭狂跳了起來！

她冒認嫦娥之女，就是想要嫦娥做她的靠山，後來，又想利用東方白，去和東方霸主搭上關係。可是東方霸主不將她放在眼中，而嫦娥在重傷之後，又是非死不可，對於涂雪紅這樣的人而言，可以說得上是已然山窮水盡的了！

但是，就在這時候，却給她看到了無上氣功，道家三寶眞經的圖譜！她心頭的狂喜，實是難以形容，剎那之間，她只是全身發抖，竟不知如何將地上的那卷織錦，快些拾了起來！

她足足呆了一盞茶時，尙幸在這一盞茶時分間，並沒有別的人來。等到她定過神來時，她不禁重重在自己的額上，敲了一下，連忙俯身，將那卷織錦，拾了起來。

她緊緊地握着那卷織錦，再去看嫦娥時，祇見嫦娥早已經斷了氣。

但是，嫦娥的雙眼，却還睜得十分之大，正望着涂雪紅，像是還想涂雪紅答應她的要求一樣。

涂雪紅祇向嫦娥望了一眼，一腳便向嫦娥踢了出去，將嫦娥的屍體，踢得直飛了起來，跌出了兩丈許，骨碌碌地滾下山坡去了。

涂雪紅緊緊捧着那卷織錦，向前疾奔而出！

那時候，她雖然定過了神來，但是心中仍然亂得可以，她心中轉了許多念頭，自然所想的全是自己學成了絕頂武功以後的事，而那是她在片刻之間，無論如何想不完的，她勉力鎭定心神，心忖第一件事，便是要設法先離開此處再說！

因爲別說東方霸主和東方雷兩人轉了來，給他們看出了破綻不得了，就是東方白回來了，自己心情激動，若是遮瞞不好，却也是麻煩！

涂雪紅的心中，對東方白絕不是沒有感情，但是她對東方白的感情，却還是將她自己放在第一位，這時，她已得了三寶眞經圖譜，她絕不希望東方白突然在她的面前出現！

她一想到了這一點，立刻拔足向前飛奔而出，轉眼之間，便翻過了一個山頭，她也根本不知已到了什麼地方，祇是看得眼前是一個十分淸幽的山谷，有兩道細細的瀑布，她就在一幅懸崖之上，躺了下來。

那兩幅瀑布，形成了一道十分闊的山溪，溪水淸澈，潺潺而流，景色絕美。

涂雪紅來到了山谷口，畧停了一停，心忖自己若是就躲在六盤山中練功，未免太大胆了些。但是却也有好處，至少東方霸主若是起了疑心，要找自己的話，那麼絕想不到自己就在六盤山之中的！

看官，涂雪紅人極聰明，這時她便已想到了東方霸主會對她起疑的，而事實也果然如此，東方霸主和東方雷兩人，在離開之後，氣味相投，父子兩人，高談闊論，東方雷提及了曾在嫦娥處，見到過

道家三寶眞經的圖譜一事。

那東方雷也是極頂聰明的人，他一提起那件事來，便立時頓足，因爲他想起，那卷織錦，一定還在嫦娥身上，而當他在嫦娥身背上拔出七首，害死嫦娥之際，却因爲剛知道自己的身世，剛知道邪派第一高手東方霸主是他的父親，他想起從此不必再如喪家之犬那樣在江湖逃亡，不但如此，而且可以名正言順和席珍成婚，連席大先生也奈何不得！

是以當時東方雷的心情，興奮之極，竟全然未及想起嫦娥的身邊，帶着「三寶眞經」！

等到東方雷想起來的時候，已經是當天晚上了，東方霸主一聽，立時跳了起來，他們父子兩人，帶着席珍和玉琴，各執着火把，立時前去尋找，在午夜時分，總算找到了嫦娥的屍體。

但是他們當然未曾找到那道家三寶眞經的圖譜，東方雷父子自然知道那可能落到了凃雪紅的手中，是以暗中着實用了些功夫，查訪凃雪紅的下落。

可是他們却再也未曾想到，凃雪紅就在六盤山中，就在當時離他們不遠處的一個山谷之中！這些全是後話，表過不提。

却說凃雪紅當時，向前慢慢走去，不一會，她就發現在兩道瀑布之中，有一道寬可兩尺許的石縫，那石縫兩旁的岩石上，長滿了兩寸來厚的青苔，站在外面向內張望，祗見裏面一陣陣涼風倒捲了出來，似乎十分深邃。

凃雪紅看到這等情形，心中大是高興，心忖這裏面如果有一個山洞的話，那實是自己躲起來練功的最好所在了！

在這山谷之中，不愁沒有野味可捉，山溪中的魚兒，也十分肥美，自己的行動若是小心些，祗怕在這裏住上七八年，也不會有人知道！而祗要自己潛心苦練的話，七八年之後，又是什麼樣的境界？

凃雪紅一想及此，心頭實是狂喜，她連忙折了些枯枝，紮成了一個火把，幌着火摺子點着，待火把燒得旺了，便側身自那石縫中擠了進去。

她在石縫中走了四五丈，都是十分狹窄的石縫，她心中已然大感失望，幾乎就要退出去了。

可是此際，火把照處，她已看到前面，豁然開朗，乃是一個方圓三丈的山洞。那山洞十分整潔，而且火光照映處，石質潔白，在左首的石壁上，還有一股清泉，緩緩流了下來。

凃雪紅心中大喜，連忙奔了過去，就着那股清泉，飲了幾口，祗覺得香冽甜美，無可比擬，凃雪紅高興得忍不住歡嘯了起來。

她一面歡嘯着，一面持着火把，在山洞之中，來回奔走着，好一會，才在地上坐了下來。

她剛才心中高興之極，並沒有機會仔細打量一下山洞的環境，這時坐了下來，才開始四面打量，而她一轉頭之間，便看到那山洞看來，另有一條通道的，那通道就在那股清泉之旁！

祗不過那條通道，却被一塊十分大的石頭塞着，凃雪紅一看到這一點，連忙手在地上一按，跳了起來，奔向前去看視。

她到了近前，反倒不能肯定那是一個被大石塞住了的通道呢，像是那只不過是洞壁凸出來的一塊大石，她用力推了推，那大石紋絲不動，從這情形看來，那大石又像是天生的一樣。

凃雪紅又貼耳在石壁上聽了聽，也聽不到什麼別的聲響，她也不將之放在心上，將火把找一個石縫坐下，展開那圖卷，便照着圖卷上的人形，練起氣來。

凃雪紅一心想將自己的武功練得無人能敵，是以她一練起功來，更是心無旁騖。

要知道那三寶眞經，乃是道家無上氣功，相傳共有兩種練法，傳了下來，一種是圖譜，一種是文字譜，那圖譜乃是一位高人，收了一個不識字的聾啞弟子，特地照文字精義繪了來讓他練的，是以更容易上手。

如今暫且擱下在那山洞中練功的凃雪紅不表，却說東方白，他再度離開了衆人之後，心中煩亂之極，只是向前走着。

開始的時候，他走得十分慢，但是過了不久，他就開始奔了起來，而且越奔越快，像是那樣的奔馳，可以令得他奔到另一個世界中去一樣！

而他的心中，也正希望在那另一個世界之中，他不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他只是他，不和任何人有關連！

但是，當他終於停了下來之際，他却忍不住苦笑了起來，因爲他顯然仍在他熟悉的世界上，而根本沒有法子逃得出去！

自他的心中，陡地生出了一股莫名的憤恨，他突然一個轉身，向着一株棗樹，一掌又一掌地擊着，那株棗樹足有碗口粗細，而且棗木結實，但是東方白的武功十分高，一掌一掌擊出，力道自然也不輕，十七八掌過去，那株棗樹，轟地一聲，倒了下來。

東方白喘了一口氣，心中似乎好過了些，但仍然亂成了一片，他不知道自己該去甚麼地方才好，他抬頭向天望去。

也就在這時候，他聽得身後傳來了一個男不男，女不女，陰陽怪氣的聲音，道：「喂，你這人，跟我們來，我們主人找你！」

東方白全然未曾料到有人到了自己的身後，是以一聽得身後突然有人聲傳來，不禁吃了一驚，倏地轉過了身來，定睛向前看去。

一看之下，他不禁一呆。

在他面前不遠處，站着兩個奇醜無比的女子，那兩個女子全是一張馬臉，皮膚粗糙得起粒，可是偏偏又穿得大紅大綠，還在頸上，手臂上和足上，套了許多金環，那樣子實在可笑之極！

東方白冷冷地打量了她們一會，道：「我不識你們主人，我也不想見任何人！」

那兩個醜女却臉色一沉，道：「你好大的胆子，我們主人要見你，你竟然敢不去？」

東方白本來也不是脾氣急躁的人，如果在平時，他遇到了這等情形，至多冷笑幾下，轉身離去，也就算了。可是此際，他自己的心中，已煩到了極點，那兩個醜女却還在出言無狀，不禁令得他大怒起來！

他立時一聲大喝，道：「走開！少在我面前講廢話！」

那兩個醜女互望了一眼，兩人突然各自一翻手掌，在她們一翻手掌之間蕩起了「呼」地一股掌風來！

東方白本來，根本未曾將這兩個醜女放在心上，但是此際，却也不禁一凜，因爲那兩個醜女一翻手掌之間，掌風十分渾厚！由此可知她們的功力實在不弱，只是不知她們的外表，何以如此可笑！

那兩個醜女一翻起了手掌，各自發出了狼嗥也似的一聲怪叫，令人毛髮直豎，一個自左，一個自右，便已向東方白攻了過來！

東方白在聽出她們掌風不比尋常之際，已然留上了意，這時一見兩人居然攻了過來，他身子連忙向後一縮，退出了四五步。

可是那兩個醜女的攻勢，却來得十分的怪異，東方白的身子一縮，她們那兩掌，自然擊空，她們的身子，也向前一衝，像是用力太甚，擊不中目標，又收不住勢子，是以要跌倒一樣。

東方白心中，剛在好笑，心想這兩個醜女，何以竟如此不濟？

但是，也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但見她們兩人的身子，向下倒來，雙手在地上一按，身子倒豎了起來，四隻脚一齊向東方白的面門踢到！

東方白雖然算不得是武林之中，一等一的高手，但是也不是初出茅廬的人，見識也自不淺，各門各派的武功，也畧有所識，可是他却從來也未曾看到過如此怪異的招式過。

當下，他陡地一呆間，一提眞氣，身子又向後倒拔了起來。

但是他雖然避得快，仍然慢了一步，「砰」地一聲，腰際已中了一脚。

那一脚，將東方白的身子踢得疾向上飛了起來，力道着實不輕，幸而東方白當時，正是一個後退之勢，是以已將對方的力道，卸去了一大半，是以並未曾受什麼傷害，祗不過身在半空而已！

但是他身在半空，却是對他十分不利的，因爲那兩個醜女，已一個筋斛翻了過來，在地上等着他了。

東方白根本不知道那兩個醜女究竟是何方神聖，但是他却也看出兩人絕不懷好意，自己祗怕要在她們兩人的手中吃大虧。

是以他在半空之中，忙叫道：「你們兩人，胡鬧些什麼？」

他在半空之中，雖然連提眞氣，但是向下跌下來的勢子，仍然十分之快，一句話工夫，身已向下疾落了下來。

那兩個醜女「嗖」地向前欺來，手腕一翻，各自手中多了一件十分奇特的兵刃！

東方白的見識，不能說不廣，但是他却也不知道那究竟是什麼兵刃。

那兵刃像是一柄短劍，但是在劍身上却全部是倒鈎，那些倒鈎，藍殷殷地，一望而知，餵有劇毒的！

那兩個醜女兵刃一出手，也不向東方白攻到，祗是手向前畧畧一伸，指住了東方白落地之背後，兩人便齊聲喝道：「別動，你一動，我們就要進招了！」

東方白身形一凝，祗見那兩件怪兵刃，一件對準了自己的咽喉，一件對準了自己的胸口。這種兵刃，以前從來也未曾見過，更不知道它的招式變化如何，是以在那樣的情形下，確然不敢亂動！

他站定了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你們兩人，究竟想怎樣？」

那兩個醜女一笑，道：「你現在跟我們去見主人！」

東方白心中苦笑，暗忖這兩個醜女的主人，不知是什麼人？

看她們兩人，行事如此不講理，她們的主人自然不會是什麼好東西了。

但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下，他想不去也不行，是以祗得點頭道：「好，我跟你們去！」

那兩個醜女一聽，立即高興了起來，一個身形閃動，向前走去，另一個則喝道：「你跟在她的後面，我跟在你的後面，你可別想逃走！」

東方白乃是正人君子，他既然答應了去見她們

的主人，自然不會逃走的。

他冷笑了一聲，問道：「你們的主人叫什麼名字？」

那醜女奇道：「咦，我們主人叫什麼名字你也不知道？眞好笑，天下竟有不知道我們主人名字的人！」

東方白聽得她那樣講，也不禁覺得有趣，道：「這倒好笑了，你講出你們主人的名頭來，我或者聽說過，但你什麼也未曾說，我如何知道？」

那醜女搔了搔頭髮稀疏的頭皮，道：「你倒說得是，我們主人叫作金蘭花，現在你可知道了？」

東方白一聽說「金蘭花」三字，東方白陡地一震。

他立時想起，東方霸主說東方雷是自己的同父異母兄弟時，曾提及東方雷母親的名字，那正是金蘭花，是被自己的母親稱之爲「妖女」的那一個人了！

可是，東方白的心中，却立時充滿了疑惑。

因爲，東方霸主曾說，金蘭花已然死了，若是金蘭花已然死了，那麼如何還會叫這兩個醜女來找自己？由此可知，東方霸主是在說謊！而東方霸主爲什麼要說謊呢？

東方白此際，自然還想不出其中的原因來，但是他却可以知道，那其中，一定有着一種十分巨大的圖謀，此項圖謀，是和自己有關的！

東方白更隱隱地感到，東方霸主之所以再度出現，找尋當年被他逼得幾乎自殺的可憐女子，也可能是和那項陰謀有關的。

當東方白想到這些之際，他的心中更是亂到了極點，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才好。而那兩個醜女却已在催他了，道：「喂，你說跟我們去的，怎麼呆呆也似站着，一動也不動？」

東方白心中，不禁苦笑！

他暗忖，不論東方霸主是有着什麼陰謀，那陰謀和他口中「已死」而實際上却還在生的妖女金蘭花，一定有着極大的關係。自己倒是非要一見她不可。

是以他立時道：「誰說我不動，你們自己何以不走。」

那兩個醜女呼地一聲，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讓東方白在當中，她們兩人的輕功十分好，越走越快，東方白連提眞氣，仍然和她們保持着相當的距離。

不到小半個時辰，已然轉過了好幾個山頭，只見前面，好一片密林。那片密林，又狹又長，恰是一個峽谷，兩面高峯插雲，是以一進入林中，便變得十分陰暗，東方白忍不住問道：「走了這多路還沒有到麼？」

在前面的那個醜女道：「快了，已可以看得見了！」

東方白聽得她那樣說，立時抬頭看去，可是眼前除了一株株一人合抱粗細的大樹之外，甚麼也看不到。東方白剛想再發問時，只見那醜女，已在一株大樹之前，停了下來。

那株大樹，比其他的更粗，甚至要兩人合抱，只見那醜女一到樹前，便恭恭敬敬道：「主人，你要找的人，我們已帶來了！」

東方白睜大了眼，可是大樹之前，除了那醜女之外，一個人也沒有，那醜女是在向那株大樹講話，這豈不是活見鬼麼？

東方白也不禁心中有氣，叱道：「你們——！」

他才講了兩個字，却突然聽得大樹之中，傳來了一個女子的聲音，道：「帶他來見我！」

那醜女也忙答應了一聲，轉過身，向東方白招了招手，道：「你過來！」

這時東方白仍然看不到眼前有什麼人，但是他却又的確聽得另外有人講話之聲，他心中只覺得詭異之極，小心翼翼向前走去。

等到他來到了大樹近前之際，那醜女却向大樹的另一邊指了一指，示意他走過去。

東方白吸了一口氣，繞過了大樹的樹身，又向前走出了兩步，到了大樹的另一邊。

一到了大樹的另一邊，他才看到，那大樹，原來是早被蛀空了的，有着極大的樹洞，足可以容下一個人！

而此際，在樹洞之中，有一個女子，正盤腿坐着。東方白一看到那女子，還未曾看清她的臉面，就已看到她一頭珠翠，打扮得十分華麗，就像是穿戴好了，準備登上花轎的新嫁娘一樣。

東方白心中又是一奇，忙再定睛去打量那女子時，只見那女子，看來只有四十不到年紀，眉目如畫，十分美麗，可知她年輕的時候，一定是一個動人的美女。

東方白心中在暗忖：難道坐在樹洞中的那女子，就是金蘭花？在她的身上，可看不出有什麼妖氣，莫非她是別人，不是金蘭花？

東方白正在思疑間，已然聽得那女子問道：「你是什麼人？」

東方白一聽得對方那樣問自己，心中不禁又是好氣，又是好笑！他立時道：「是你命人將我找來的，何以你竟不知我是甚麼人？」

那女子似是目不轉睛地望着東方白，半晌，才聽得她道：「你不必怕，你既然已見到了我，那麼不會有甚麼人再敢和你爲難了！」

東方白一呆，道：「甚麼人與我爲難來？」

那女子笑道：「看你，和你爹一個樣脾氣，席大先生通令天下武林，要拘捕你，你還口硬些甚麼呢？」

東方白一聽得對方如此的說法，實在是啼笑皆非！

他忙道：「你弄錯了，席大先生要拘拿的人是雷三！」

那女子張大了一雙眼，道：「你的名字不是叫雷三麼？」

東方白頓足道：「自然不是！」

那女子看了東方白一眼，面色一沉，揚聲叫道：「大金，大銀！」

他一叫，祗見那兩個醜女，飛奔而來，一齊道：「主人有何吩咐？」

那女子怒道：「我叫你們去找的人，叫作雷三，你們找了什麼人來？怎麼你們在找人之際，問也不問一下，他叫什麼名字？」

那兩個醜女，面面相覷，道：「我們怎知他不叫雷三？主人，你形容給我們聽，要找的那個人模樣，却是和這個人一樣的！」

那女子聽了，自懷中取出了一幅絹畫，將之抖了開來。東方白也看到，那絹畫上畫的，正是雷三，畫得十分之肖妙。畫上還有一些字，東方白祗看到了「峨嵋掌門」等字樣。

可想而知，那幅畫，是席大先生分給武林各門各派，好叫雷三無所遁形的。

東方白向那幅畫看去，看到畫中的雷三和自己，確然有幾分相似，他也不禁苦笑！他極不願自己是雷三的兄弟，但是從那幅畫上看來，想要否認自己和他是兄弟，倒也不是容易之事！

那女子拿了畫在手，向畫上瞧上了幾眼，又向東方白望了幾眼，然後皺了皺眉，道：「大金，大銀，你們弄錯了，他不是我要找的人。」

那兩個醜女睜大了眼睛，你望我，我望你，望了半晌才咧着嘴傻笑道：「原來我們弄錯了麼？尚祈主人，有錯莫怪。」

東方白給她們兩人，鬧得啼笑皆非，這時，他仍是全神貫注，以防對方驟然發動的，因爲他知得金蘭花是「妖女」，並不是什麼好東西！

可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金蘭花竟沒有再說什麼，祗是輕輕嘆了一口氣，將那幅畫捲了起來，自言自語道：「要找這個人，好難找啊！」

東方白本想告訴她，她要找的人，現在改了個名字，叫作東方雷，就在離這裏不遠處。但是他一轉念間，又不想去管這閒事，因爲他心中根本不想和東方霸主，東方雷以及金蘭花這些人，扯上任何關係！

那女人在自言自語講了一句話後，抬起頭來，道：「你看來倒和畫中那人，有幾分相似，但你不是我要找的人，大金大銀兩人，蠢得可以，若有得罪之處，尚請多多原諒，閣下請便吧！」

東方白聽得她這樣說法，不禁呆了半晌，因爲這一番話，講來入情入理，絕不是邪派中人，所能講得出來的，是以他一面退開去，一面忍不住問道：「你，你是苗疆來的金蘭花？」

那女子點了點頭，道：「一定是大金大銀和你說的了，不錯，我叫金蘭花。」

東方白心中雖然疑惑，但是他也不欲停留，正當他要轉身離開時，忽然聽得金蘭花叫道：「且慢，閣下以前，聽見過我的名字麼？」

東方白怔了一怔，一時之間，倒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金蘭花又道：「我僻處苗疆，武功又自成一路，還是第一次來中原，知道我的人極少，你年紀如此之輕，如何早知我的名字？」

東方白不善飾詞，便據實道：「我是在一個人處聽到的！」

金蘭花的臉上，突然現出十分焦急欲知的神情來，道：「那人是誰，閣下可能告訴我麼？」

東方白實在不願意再講下去，他勢必講出東方霸主的名字來，而那正是他想到都覺得厭煩的名字，是以他對金蘭花的那問題，避而不答，只是道：「尊駕要找的人既不是我，在下就此告辭。」

金蘭花忙道：「慢，你且先告訴我，向你提起我的人究竟是誰？」

東方白並不理會她，一個轉身，身形便已掠起。東方白的功力甚高，掠起之勢也十分快疾。可是他才一掠起，便覺出身後，突然像是有一股勁風襲到。

那股勁風，來得十分難以捉摸，東方白立時眞氣一沉，反手一掌，向後拍出。

東方白應變，不能說不快，但是他那一掌才一翻擊而出，掌心便碰到了一些又軟又滑又冷的東西，嚇了他一跳，而突然之間，眼前銀光閃動，一張銀光閃閃的網兒，已向他兜頭罩了下來！

那張網銀光閃閃，又輕又軟，觸手冰冷，也不知是甚麼東西織成的，剛才東方白反手一掌，就是拍在那張網上面的。

東方白的那一掌，力道本也不輕，可是在那張網上，却蘊着一股陰柔無比的力道，令得東方白那一掌之力，全被化去，而那張網，也在剎那間，罩住了他的頭！

那張網並不大，一罩住了他的頭，網口就在他的頸際，而且此時，網口也緊了一緊，向東方白的頸際勒了一下，倘幸那一勒還不是十分緊，不然東方白定然被勒得透不過氣來了！

這一切，全是剎那間發生的事，令得東方白又驚又怒，一個轉身，便見有一股銀絲，只有綫香粗細，從自己頸際的網口之中，一直連到坐在樹洞中的金蘭花手中。東方白怒吼了一聲，雙手拉住了那股銀絲，用力一拉！

他這一拉，是希望將那股銀絲，自金蘭花的手中，奪了過來的。但是，那銀絲又軟又滑，絲毫沒有着力之處，一拉之下，只不過雙手在銀絲上滑了一下而已！

金蘭花則喝道：「你別妄動，我這網，任何人一被罩住，便走不脫的，我無意害你，只不過問你提起我的是甚麼人，你却要告訴我！」

東方白的性子何等剛烈，若是金蘭花好意相求，那麼東方白或許就會講了出來。但此際金蘭花竟用這樣的方法，東方白如何肯說？他一聲冷笑，雙手拉住了罩在頭上的網，用力一拉。

他那一拉，足運了八成以上的功力，看來那些織成網的銀絲，和頭髮差不多粗細，在他用力一拉之下，應該紛紛斷裂的。可是，他這一拉，却並未如願，反倒使網的另一邊，全勒進了他的腦後，奇痛徹骨！

東方白大吃一驚，連忙鬆手，喝道：「你這是甚麼妖法，還不放開我！」

金蘭花笑道：「那不是甚麼妖法，我這網，乃是冰蠶絲組成的，輕軟之極，堅韌無比，一髮之細，可承千斤之力，你若是再拉，只怕勒得你見了血，那就奇毒攻心，無藥可治了！」

東方白心中暗驚，心知對方所講的話，未必是虛言恫嚇。而且，那網上就算沒有毒的話，網上的銀絲在對方手中，只消對方一拉緊網口，自己還透得過氣來麼？如今處境，可說大大不妙！

他一想及此，連忙踏前一步，將網口那股銀絲，在自己的手上，繞了幾繞。他那樣做，無非是想對方不能再將網口的銀絲抽緊。就算對方用力拉的話，勒的也只不過是他的手而已。

却不料金蘭花立時一笑，道：「不中用的，你看！」

隨着她那句話，只見她手畧畧一抖，銀光閃耀，那股銀絲，竟立時從東方白的手中，滑了出來！

東方白更是大驚，金蘭花又笑道：「我看你還是說了吧，一說，我就放你走，我對你實無惡意，我想你也可以知道了。」

東方白一聲冷笑，道：「你用網罩住了我，我難道會說了麼？你可打錯主意了！」

東方白那一句話，乃是他這樣性子的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然而然，一定會講出來的，並沒有甚麼特異之處。但是，那兩句話，金蘭花聽了之後，却身子陡地一震，面色也為之一變，立時道：「你……你是他的甚麼人？怎麼和他一模一樣？」

東方白一怔，也不知道金蘭花那樣說是甚麼意思，他只是傲然而立。

祇聽得金蘭花突然又嘆了一聲，一抖手，銀光一閃，那張網已從東方白的頭上，飛了起來，迅速無比地滑進了金蘭花的手中，已被她收起來了。

東方白雖然惱恨她用網罩住了自己的頭，但是他心知那網又輕又軟，金蘭花將之運用得如此純熟，若不是有極深湛的內功修為，是絕做不到這一點的！

金蘭花收回了那張網後，道：「我看你和他神情如此之相似，必然和他有些淵源，你是他的甚麼人，不妨和我直說！」

金蘭花這一問，更是問得沒頭沒腦之極，令得東方白不知從何答起才好。

他人雖然站着不動，但是暗中已在運轉眞氣，等到金蘭花話一講完，他一聲長嘯，身子已拔空而起，他是斜斜向後拔起的，一拔在半空之中，身子向後翻去，在半空中轉了一個大圓圈，向外直穿了出去，不但姿勢美妙，而且去勢也是極快！

他一落地之後，足尖一點，又待向前疾拔而起。可是足尖在地上一點，身形方縱，還未曾離地而起間，他却陡地呆住了！

他剛才在半空中那一翻，足翻出了有三五丈遠近，可是此際，却只見金蘭花，站在他的面前，恰好擋住了他的去路！

而當他剛才躍起之際，金蘭花却是端端正正，坐在樹洞之中的，那樹洞十分小，倉猝之間要穿出來，已屬不易，何況還要在剎那之間，趕出五六丈，攔在他的前面！東方白身形突然一凝，在那片刻間，他已知對方的武功，遠在自己之上了！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再要逃避，自然是沒有用的，是以他身形凝立不動，面上的神色，却十分冷漠，且還掛了一個冷笑。

金蘭花却是滿面堆着笑，說道：「你叫什麼名字？」

東方白傲然道：「我叫——」

本來，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他大可以理直氣壯，將自己的名字，講了出來的。可是此際，他才講了兩個字，便突然住了口！

因為他若是再向下講去，講出口來的，一定是

「東方」兩字，而這兩個字，却令得他講不下去！

金蘭花聽得他未曾再向下講去，又問道：「說啊，你叫什麼名字？難道你叫甚麼名字，也不可告人麼？」

東方白深吸了一口氣，道：「我叫什麼，與你無干，你何必多問！」

金蘭花嘆了一聲，道：「我無非是在你的身上，看到了他的影子，是以才向你問一問的，你要是眞不肯說，那也算了。」

東方白疑惑着，心頭怦怦亂跳，道：「你看來，我却是像……像什麼人？」

金蘭花直視着他，東方白只覺得金蘭花的一雙眼睛，深邃無比，自她雙眼之中射出來的光芒，像是可以照穿他的肺腑一樣，東方白本來絕沒有甚麼事有愧於心的，但是他一想到自己的身世，心中總是十分不自在，是以，他在不由自主間，偏過了頭去。

只聽得金蘭花緩緩在道：「提起這個人來，倒大是有名，他複姓東方，名霸主。」

東方白一聽，身形陡地搖幌了幾下，面色蒼白，幾乎跌倒在地！這時候，他心中的難過，實在是難以形容！因為他心知金蘭花是絕不知自己和東方霸主之間的關係的，而她之如此說法，那自然是她眞的看出了在自己和東方霸主之間，有很多相似之處。

父子相似，這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是在東方白而言，那却是令得他最感痛苦的事情！

是以在片刻間，他不知說甚麼才好，他雖然偏過了頭去，可是他仍然覺得金蘭花銳利的目光望定了他。金蘭花緩緩地道：「你和他的關係，一定十分密切，是也不是？你不說我也可以知道了。」

東方白陡地轉過身去，可是他才一轉身，身邊一陣勁風飄過，金蘭花已經到了他的身前。

金蘭花在到了他的身前之後，一字一頓，道：「你是他的兒子，是不是？」

東方白喘着氣，仍不回答，金蘭花又嘆了一聲，道：「那麼，你可以說自己不是雷三？唉，我怕你還不知道你自己的身世，你……」

金蘭花才講到這裏，東方白自己忍不住大叫了起來，道：「我不是雷三，雷三是你和東方霸主的兒子，我不是不知道，但我和你，却絕無干係！」

金蘭花呆了一呆，道：「可是，你仍然是東方霸主的兒子，是不是？」

這一個問題，是東方白所無法否認的，而又是他極不願承認的，是以他只是悶哼了一聲，算是回答。金蘭花向後退出了兩步，道：「原來他另外有女人，怪不得他！……捨我而去了！」

東方白這時，正想大聲叫了起來。

他想叫的是，東方霸主就是因為迷戀了她，才會拋棄了自己母子，令得自己母子，幾乎沉屍江中的！

但是，他却並沒有叫出來，因為他又立時想到，自己的母親，當年雖然受了東方霸主的遺棄，嘗盡了苦楚，但是東方霸主一找了來，立時就忘記了以前的一切，那還有甚麼可說的？

金蘭花又踏前一步，道：「你告訴我，他在甚麼地方？你告訴我！」

東方白心中十分亂，他心忖：自己想瞞也瞞不過去，對方早已甚麼都知道了，他沉聲道：「你要找的人，全在六盤山之中，他們究竟在什麼地方，我也不知道，你只在山中找他們便了。」

金蘭花目射異光，道：「你果然是他的兒子？看你的情形，像是不怎麼高興自己是他的兒子？」

東方白又哼地一聲，未曾回答，金蘭花突然一伸手，將手搭在東方白的肩上，道：「關於我的事，他和你說了多少？」

東方白側頭向金蘭花的手看去，只見金蘭花的手指甲之上，都塗着殷紅的鳳仙花汁，而在她的手腕之上，則戴着一隻金鐲。

那隻金鐲，金光燦然，緊緊地箍在她的手腕上，東方白一眼看去之際，已然覺得十分異樣，忍不住看多了一眼，這一看之下，他不禁大吃了一驚！

祇見那纏在金蘭花腕際的，並不是甚麼金鐲，而是一條小指粗細，七八寸長，通體金光燦然的小蛇，當東方白第二眼望去之際，祇見那小蛇昂起頭來，蛇頭扁平，蛇信亂吐，分明是劇毒的毒蛇！

而此際，金蘭花的一隻手，搭在東方白的肩頭之上，那條纏在她手腕之上的小金蛇，昂起蛇首來，蛇信吐出，幾乎碰到了東方白的鼻子。

東方白連忙揚了揚頭，金蘭花却「哈哈」一笑，道：「你可看到過這樣的毒蛇沒有？這蛇兒喚着金鍊子，是天下七十二品毒蛇中的第九品！」

東方白深深吸了一口氣，道：「將你的手拿開去！」

金蘭花嘿嘿冷笑了起來，道：「你是東方霸主的兒子，你母親是什麼人？」

東方白搖頭道：「我不知道！」

他這句話，倒並不是胡言亂語，而是他的確不知道！他一直只將自己的親身母親當作是師娘，直到最近，才知道她的名字叫月芬，是自己的母親，除此之外，他却什麼也不知道了！

但是，東方白的話，在金蘭花聽來，却是十分無稽的，焉有做兒子的不知自己母親是甚麼人之理

?是以，她立時一聲冷笑，道：「你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但是這個問題，你却非回答不可！」

她話一講完，便發出了一下十分短促的尖嘯聲來。

隨着那一下尖嘯聲，她腕際的那條「金鍊子」陡地離開了她的手腕，來到了東方白的肩頭之上！

那條小金蛇的行動，十分快疾，東方白根本來不及提防，等到小金蛇來到了東方白的肩頭之上，東方白心頭一驚，立時想揚袖拂下去時，只見金蘭花手指一豎，「嗤」地一股勁風過處，東方白腰際的「帶脈穴」已被封住，身子不能動彈。

而那條小金蛇沿着東方白的肩頭，向上游來，轉眼之間，已到了東方白的頸間。

東方白只覺得那條小金蛇在自己的頸上，纏來纏去，又冷又滑，說不出的難受和令人噁心！東方白又驚又怒，道：「你，你快捉開這蛇兒！」

金蘭花冷笑道：「我知道你性子倔强，嚇不倒你，但是只消我一聲急嘯，金鍊子便會自你的鼻孔之中，鑽了進去，吃你的腦子！」

東方白雖然被封住了穴道，但是聽得金蘭花那樣講法，他也不禁機伶伶打了個寒顫。

但是，正如金蘭花所說，他的性子十分之倔强，是以他只是悶哼一聲，不說甚麼。金蘭花則又道：「你說了你母親是甚麼人，我自會將蛇捉開。」

東方白厲聲叫道：「我說過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金蘭花雙肩向上一揚，又發出了一聲尖嘯，盤在東方白頸際的「金鍊子」，蛇首突然昂了起來，蛇信亂吐，已然吐進了東方白的鼻孔之內，東方白只覺得痲癢難忍，偏偏身子不能動彈，他只得强忍住了氣。

金蘭花冷冷地道：「你再不說，我可要令金鍊子向你鼻孔中鑽進去了！」

東方白此際，屏住了氣，已然無法開口，但是他臉上那一副倔强的神色，仍然表示了他根本不想回答金蘭花的問題！

金蘭花面色鐵青，一聲冷笑，道：「好！」

她一個「好」字才出口，突然之間，只聽得斜裏，陡地傳來了「嗤嗤」兩聲响，兩枚米粒大小的暗器，疾飛了過來。

那兩枚暗器，來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剎那之間，只看到它們如米粒大小，至於是什麼暗器，却是看不眞切。那兩枚暗器電射而至，「拍」地一聲，其中一枚，正射在小金蛇的蛇首之上，將那條小金蛇彈得向半空之中，直跳了起來。

而另一枚，却射在東方白的腰際，恰好將東方白被封住的穴道解開！

那兩枚暗器，可以說是同時射出的，東方白覺出身子一鬆，連忙向後退開去。

而東方白向後退去之際，只見金蘭花手臂一揚，已將那條被暗器彈在半空的小金蛇接在手中。她一接住了小金蛇，一聲怪叫，手揚處，又將小金蛇向着剛才暗器射出的方向，疾拋而出！

那小金蛇的去勢，十分之快，猶如一股金箭一樣，電光火石之間，只見兩丈開外的草叢之中，突然一人，長身起立，那人才一站起，那條小金蛇便已到了他的近前。東方白心知剛才解了自己穴道的，就是那人，他也知道那小金蛇的動作，十分快捷，急切間，他也未曾看清那人是甚麼人，是以忙叫道：「小心！」

他這裏「小心」兩字，才叫出口，只見那人手一揚，中指「拍」地彈出，又恰好彈在小金蛇的蛇首之上！

而且，那人的手法，快到了極點，一指彈中，食指已然伸了上去，食中兩指，緊緊地挾住了小金蛇的七寸。

那七寸乃是一切毒蛇的要害，不論是怎麼厲害的毒蛇，一被抓住了七寸，便難以動彈，金蛇也無例外，一被抓住，蛇身便軟垂了下來，恰如一條金鍊一樣！

東方白看到那人的手法，如此之快，心中也不禁喝了一聲彩！

然而，當他抬頭，向那人看去之際，他又陡地一呆，那人不是別人，正是東方霸主！

東方白心中苦笑了一下，暗忖自己早該想到，除了東方霸主之外，誰還有這份功力？他剛才還準備過去向那人道謝的，可是此際，却僵立不動，東方霸主只向他望了一眼，便轉向金蘭花望去，道：「好久不見，你好啊！」

金蘭花也站着不動，道：「不怎麼好，差點給你害死，可惜你手段還欠高明，我終於死不成。」

東方霸主「哈哈」笑了起來，可是誰都可以聽得出來，他笑得十分的勉强，只聽得他道：「我知道毛病出在甚麼地方，那是我當時心中一念之仁，想給你留一個全屍，是以才便宜了你的。」

金蘭花語音冰冷，道：「不錯，現在你已沒有機會了，反之輪到我對付你時，我可不會給你留全屍了！」

東方霸主又是一笑，道：「那也得看你有沒有機會。」他講到這裏，大聲叫道：「大金，大銀，你們兩人，可還認識我麼？」

那兩個醜女互望了一眼，一齊向前走來，向東方霸主行了一禮，道：「參見——」

她們兩人，祗講了兩個字，行禮的身子，還未曾直起來，只見東方霸主，陡地雙袖，一齊向前拂出，「呼呼」兩股勁風，將那兩個醜女的身子，拂得向下疾撞了出去，撞向金蘭花！

同時，他右手猛地一摔，將手中的小金蛇，「叭」地一聲，摔在石上，那小金蛇眼看不動彈了。而就着那一摔之力，他人已向上疾飛了起來，「呼」地在大金，大銀和金蘭花的頭頂之上掠過。

而他一掠過金蘭花的頭頂，身形下沉，便已到了金蘭花的背後，伸手便按在金蘭花背後的「靈台穴」！

自他突如其來，將大金、大銀兩人拂出，到他飛身而起，到了金蘭花的背後，伸手將金蘭花要害制住，當眞是電光火石，一剎那間的事，動作之快，實在令人連轉念頭的機會都沒有！

金蘭花的武功自然極高，但是當大金大銀，突然之間向她撞過來之際，她自然要伸手去將兩人扶住。而就在她一伸手，剛扶住了兩人間，東方霸主已然到了她的背後，將她要害制住了！

東方霸主一伸手按住了金蘭花的靈台穴，哈哈一笑，道：「我又有機會了！」

金蘭花「颼」地吸了一口氣，身形凝立不動。她的武功就算再高，可是此際，東方霸主已然制住了她的「靈台穴」，她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需知那「靈台穴」直通人心，又稱爲「人心穴」，乃是人身一等一的要害。此際東方霸主祗不過伸手按住了她的穴道，還未曾發力，若是一發力的話，金蘭花必然會心脈斷裂而亡！

只聽得東方霸主又是一聲長笑，道：「你當年鬥不過我，現在還是一樣鬥不過我！」

金蘭花面色煞青，但是，她像是根本未曾聽到東方霸主在說些什麼一樣，緩緩地將扶在大金，大銀兩人身上的手，放了下來，然後用十分平靜的聲音道：「大金，大銀，你們兩人，自己回苗疆去，可認識路麼？」

那兩個醜女，不但醜，而且蠢，她們聽得金蘭花這樣問，你望我，我望你，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過了片刻，才聽得她們齊聲道：「主人，你爲甚麼不帶我們回去，而要我們自己回去？」

此時，金蘭花受制於東方霸主，性命是在頃刻之間，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來。但是大金、大銀兩人，却茫然無覺，還在問金蘭花爲甚麼不帶她們回去，由此也可知這兩個醜女實在渾如璞玉，毫無機心！

而東方霸主却正是利用了這兩個一點機心也沒有的人，才突然掠到了金蘭花的後面，將金蘭花制住的。

而如果當大金大銀兩人，向金蘭花撞去之際，金蘭花根本不加理會，不顧她們兩人死活，硬以本身眞氣，將兩人撞了開去的話，那麼東方霸主也必然不會得手的！

但是金蘭花卻沒有那樣做，而東方霸主卻不但暗算人，而且還利用了那樣兩個樸誠的醜女作爲媒介！

這一切經過，東方白在一旁，看得再清楚也沒有，剎那之間，他對東方霸主的行動，只感到一陣極度的噁心，他本來是想掉頭不顧而去。

可是，就在那時，只見大金和大銀兩人，哭喪着臉，一個道：「主人不和我們回去，我們怎認得路？」

另一個則道：「我們認不得路，回不了家，自然流落他鄉，任人欺侮了。」

他們兩人的武功都十分之高，就算不回苗疆，其實也決不會有什麼人可以欺負她們的。可是她們卻像是孩子一樣，只覺得一旦離開了主人，便無依無靠，說了兩句，悲從心起，放聲大哭起來。

東方白聽得她們兩人的哭聲，心中大是不忍，而且他心中十分不值東方霸主所爲，是以他本來已經轉身去的了，卻又轉了回來，向東方霸主一指，道：「你要和人交手，大可以光明正大進招，何必暗算！」

東方霸主絕想不到東方白竟會在這樣的情形下指責自己的，是以陡地一呆，接着，便惱羞成怒，道：「你在胡說些什麼？」

東方白一字一頓，道：「放開她，你們要打，只管光明正大的打，可是你卻不需利用那兩個女孩子來暗算人！」

東方霸主一聲冷笑，道：「小畜牲，你在做什麼夢？剛才若不是我在草堆中突然打出兩枚小石子，這上下只怕你已然毒發身死了。」

東方白大聲道：「我沒有要你救我，你可以聽任我毒發身死的。」

東方霸主大怒，道：「你滾開！」

東方白非但不走開，而且又向前跨出了一步，又喝道：「你放開她！」

這時候，金蘭花依然面色煞白，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她瞪大了眼睛，顯然她心中也不明白究竟是什麼一回事，爲什麼東方白忽然會幫起她來了！

金蘭花也是邪派中人，像她那樣的人，自然難以明白像東方白那樣正人君子的心胸？東方白其實絕不是幫着金蘭花說話，而是不值東方霸主的所爲而已。

自然，東方白此際的心情，也十分之複雜，他

不但不值東方霸主所爲，而且，他心中還有一股倔強的意念，要令得東方霸主聽他的話，而不是他聽東方霸主的話。

東方霸主和金蘭花之間的恩怨過節，東方白可以說一點也不知道，而東方霸主自己，卻十分清楚，他知道自己出奇不意地制服了金蘭花，是一極其難得的機會，而東方白卻突然令他放手，他如何不怒？

此際，他見東方白喝之不去，心中更是怒極，厲聲道：「你滾不滾？」

他一面說，一面左臂倏地向下一沉，隨着他左臂向下的一沉，「呼」地一聲響，他左袖挾着一股勁風，向上疾盪了起來，拂向東方白。

刹那之間，東方白只聽得勁風撲面，一股極強大的力道，直湧了過來。剛才，他看出東方霸主面色不善，已然知道他就要動手，是以也是已有了戒備。

這時，那一股大力，迎面湧了過來，因東方白不但不覺得意外，反倒有點愕然，因爲東方霸主所發出的袖勁，遠比他想像的力道來得小。

東方白也立時知道，東方霸主的力道，比自己預料之中來得弱，那是因爲他雖然制住了金蘭花的穴道，但仍然不敢有絲毫鬆懈之故，所以，用來對付他的力道，便只有三四成功力了。

東方白電光火石之間，想到這一點，他的身子，隨着那一股大力，猛地後退出了七尺。他一退了六七尺，東方霸主那一拂之力，雖然難免，而也就在那電光火石的一刹間，東方白一聲呼嘯，身形突然一轉，轉到了東方霸主的背後。

只見他雙足在地上，用力一蹬，和身撲上，雙掌齊出，一齊擊向東方霸主的背後。

這一下變化，可以說大大出於東方霸主的意料之外，只見得東方霸主大叫道：「你想……」

他只叫了兩個字，東方白的兩掌，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力湧到。東方霸主伸掌相迎，「叭」的一聲響，他的左掌和東方白的雙掌相交。

但東方白雙掌是一齊發出的，在他的左掌和東方霸主的手掌相交之際，他的右掌，卻也在同時，「叭」地一聲，擊中了東方霸主的背心。

東方霸主的武功之高，可以說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地，但這時候，他右掌要控制金蘭花，左掌要發力震開東方白，背上捱了一掌，身子便不由得陡地一震。

而金蘭花在被東方霸主制住了之後，無時無刻，不在等候機會，此際東方霸主的身子突然一震，對金蘭花而言，是一個最好的機會。

她立時身形，陡地向下一矮，東方霸主的右掌，還未曾發力，便已貼着她的背部，陡地滑了下去，而金蘭花一面身形下沉，一面雙掌早已反擊而上「拍拍」兩聲響，正擊在東方霸主的小腹之上。

自東方白和身向前撲出之後，刹那之間，變化之大，眞是瞬息千變，先是東方白左掌，和東方霸主相交，東方霸主的左掌之上，雖然只有三四成功力，但是東方白也不是他的敵手。

是以，在東方白剛一掌擊中東方霸主的背心之際，他發出了一聲怪叫，整個人已像斷綫風箏也似，向上直飛起來。身在半空之中，連翻六七個筋斗，胸中一甜，哇地一聲，噴出了一大口鮮血來。

當他口噴鮮血之際，他仍然身在半空之中，是以一大口的鮮血，確如半空之中，洒下了一蓬血雨。接着，「蓬」地一聲，他已結結實實，摔在地上了。

而當東方白被東方霸主一掌之力震退了之際，東方霸主的小腹之上，卻也中了金蘭花兩掌。

那兩掌，乃是金蘭花畢生功力所聚，力道之強，實是非同小可，令得東方霸主不由自主，騰騰地向後，連退了三步。

而金蘭花也在那時，疾轉過身來，只見她手揚處，銀光閃閃的一團，已向東方霸主，迎頭罩了下來！

東方霸主小腹上捱了兩掌，背後捱了一掌，這三掌的力道都十分大，令得他也受了內傷，此際正在胸口發甜，看來，金蘭花的那張網罩下來，他是一定走不脫的了！

但是，他究竟是一等一的高手，就在銀光下沉，向他頭部罩來那一刹間，只見他一張口，自他的口中，突然噴出一股血泉來，射在那張網上！那是他本要噴出的一口鮮血，此際被他運氣逼了出來！

他那股血泉，一噴在那張銀網之上，自然將那張銀網下沉之勢，阻了一阻，而他也在那刹間，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向外疾滑而出！

他十分見機，心知自己此時已受了內傷，傷勢雖然不重，但也難以討好。兼且他早年，在金蘭花的手中，吃過那張銀網的苦頭，猶有餘悸，是以一有機會，立時便向外滑出！

他疾滑出了兩三丈，立時飛身而起，一個起伏，已在五六丈開外，動作之快，難以言喻！

東方霸主的身形一向外掠出，金蘭花便急叫道：「往那裏走！」

她身形疾掠而起，可是就在此時，只見東方霸主身在半空之中，雙手突然揚了起來，一大蓬銀光閃閃的細針，向前電也似疾的激射而出！

那大蓬銀針，也不知有多少萬千枚，來勢之盛

，實是難以形容，東方霸主在受傷之後，發出那一大蓬銀針聲勢，尚且如此之盛，他功力之高，實是非同小可！

金蘭花身在半空之中，一見那大蓬銀針射到，她和東方霸主夫妻多年，焉有不知道這一蓬銀針的厲害之理？這種銀針，細若牛毛，中上一枚，便鑽入體內，順血脈而行，暫時或者不會有甚麼損傷，但是說不定甚麼時候，那枚銀針，便會刺中了要穴，便要不死不生，受盡苦痛！

是以金蘭花身子，在電光火石之間，突然向下一沉。她那向下一沉之勢，實是奇特之極，就像是她整個人，刹那之間，變成了一塊重達萬斤的石塊一樣，直上直下，跌了上來，「砰」地一聲，着地之後，手在地上一按，「呼」地一聲響，身子貼地尺許，向前疾穿了兩三丈遠近！

她那幾下動作，一氣呵成，快捷無比，只見銀針如雨，紛紛而下，等到落地之際，那一大蓬萬千銀針，還是十分勁疾，絕大部份，都無聲無息，沒入了泥地之中，有的射在樹木之上，也只有一半留在外面，有的射在岩石上，則發出極其輕微的「錚錚」聲，反彈了出來。

等到金蘭花掠出了兩三丈，一挺身，突然站直了身子之際，大蓬銀針，早已不在半空之中，但是那一大蓬銀針，卻也將金蘭花的追趕之勢阻住，東方霸主也在刹那間，走得蹤影不見了！

金蘭花站直了身子，呆了一呆，她知道，剛才自己即使不是受阻於那蓬銀針，是不是能夠追得上東方霸主，尚大有疑問。

現在這一耽擱，東方霸主只怕早已在半里開外，自己如何還追得他上？

是以她並不想再去追東方霸主，只是回頭看去，只見大金和大銀兩人，一齊站在東方白的身邊，東方白倒在地上，人事不省。

金蘭花又立了片刻，才慢慢地向前走去。大金大銀兩人，察覺金蘭花向她們走來之後，一齊抬起頭來，道：「主人，剛才那一蓬光閃閃的雨點，可眞好看啊！」

金蘭花自然知道她們兩人，不通世務，也根本不知道甚麼叫危險，她也懶得向兩人解釋，只是微微一笑，道：「他怎樣了？」

金蘭花一面說，一面已然俯下身來，向東方白看去，祇見東方白的口角，仍然有鮮血流出，面白如紙，金蘭花伸手在東方白的脈搏上搭了一下，皺起了眉，道：「你們兩人將他扶起來。」

大金大銀一齊呼應着，一邊一個，將東方白的身子，架了起來，東方白這時，仍然垂着頭，昏迷不醒，金蘭花一等大金大銀扶起了東方白，身形一轉，來到了東方白的背後。

只聽得她「颼」地吸了一口氣，突然揚起手來，在電光火石之間，便在東方白的背上，連拍了七掌！

那七掌的力道並不大，可是出掌之快，實是難以言喻，只聽得緊密無比的「拍拍拍拍」七下响過處，東方白下垂的頭，突然向上抬了起來，喉間「咯」地一聲，又噴出了一口鮮血來。

他那口鮮血噴出之後，臉色更難看了，但是，他人卻已醒了過來，只見他睜開了眼，喘着氣，兩面一看，只看到大金和大銀兩人，卻看不到在他身後的金蘭花，他連喘了幾下，才道：「多謝你們……兩人……請將我扶到前面去，讓我扶住了那塊大石，我或者能自己站立了。」

大金和大銀兩人，還未曾回答，金蘭花已來到了東方白的面前。一看到了金蘭花，東方白立時不再出聲，金蘭花望了他片刻，才道：「你覺得怎樣呢？」

這時候，東方白的身子，實是虛弱之極，試想，東方霸主的內力，何等之強，而他竟然和東方霸主對了一掌！

他之所以不立時喪命，那還全是靠當日嫦娥替他治傷，度入他體內的內力十分深厚之故。

此際，若不是大金大銀兩人，一邊一個扶住了他的話，他根本就站立不穩，非跌倒在地不可。但是他一聽得金蘭花那樣問自己，他却沉聲道：「我……我很好，你們自便好了！」

他那樣回答，想來也是在金蘭花意料之中的，是以金蘭花立時道：「我們若是離去的話，你想，你可以活到明天麼？」

東方白又喘了幾口氣，心中暗忖自己此時雖然已恢復了知覺，但是四肢百骸，全像是散了開來一樣，整個人輕飄飄地，隨時可以倒地不起，能不能捱得到明天，確然是大成問題的事情！

但是，他却只是畧想了一想，便仍然冷冷地道：「那也不干你的事。」

金蘭花對於東方白這個回答，仍然不感到意外，顯然她和東方白見面的時間，雖然不久，但是她却已然完全明白了東方白的性格了。祇見她微微一笑，道：「好，你的事，我不管，可是，你爲甚麼又要替我解圍呢？」

東方白一揚首，「哈哈」笑了起來，可是，他祇笑了兩聲，便立時上氣不接下氣，再也難以笑得下去。他勉力鎮定心神，才又道：「你弄錯了，我剛才絕……不是想替你解圍，祇是我不值他利用這兩位姑娘，猝然偷襲……是以我才出手的。」





金蘭花道：「原來是那樣——」

她講了一句，便頓了半晌，道：「好，那麼，大金，大銀兩人，總算是受過你恩德的，我就留他們兩人照應你好了。」

東方白仍然搖着頭，道：「我並沒有對她們兩人做了甚麼，你們自顧自走好了。」

金蘭花面色一沉，道：「你這人怎麼那樣討厭？祇許你自己打抱不平，就不准受了好處的人，也與你做些事情麼？」

金蘭花那樣責問東方白，東方白却也只好啞口無言！金蘭花「哼」地一聲，道：「大金，大銀，你們兩人，將他放了下來，跟我來，我有話吩咐你們。」

大金大銀兩人，答應了一聲，却同時一鬆手。金蘭花是吩咐她們兩人將東方白放下來的，但是她們也根本不知道東方白受了傷，是以未曾先扶着東方白坐下，便已然鬆開了手。

她們兩人一鬆手，東方白站立不穩，身子一側，便已然跌倒在地，大金大銀兩人，反倒一呆，怪嗔道：「咦，你怎麼不站直了？」

東方白猝然之間，跌倒在地，他身受重傷之餘，却是經不起那樣一跌的，險險又昏了過去，如何還有氣力，來回答兩人的問題？

而金蘭花這時，皺起了眉，向兩人招手道：「別理會他了，他跌也跌了，你們快過來！」

大金大銀兩人答應着，向前走去。她們一面向前走去一面還回過頭來，向東方白看了幾眼，滿臉都是驚訝之色，想是在奇怪何以東方白會站不穩。

東方白勉力用肘支地，支起身來，祇見大金大銀和金蘭花，向前走出了三五丈，到了一塊大石之後，便停了下來。東方白隱隱約約，可以聽得她們三人正在對話，但是在講些什麼，東方白却一點也聽不到。而且，即使是以肘支地，東方白也支持不住了，他終於又變得直挺挺地躺在地下。

東方白此際，傷得既然如此之重，自然不能不任人擺佈，他自然也知道，金蘭花此際，對他絕沒有惡意。但是那正是他煩惱之處：他根本不要金蘭花這樣的人對他表示善意！

金蘭花和東方霸主，乃是一丘之貉，如果他要金蘭花對他表示善意的話，他也不會明白了自己的身世之後，心中如此痛苦了。

他暗嘆了幾聲，閉上了眼睛。過了片刻只聽得腳步聲向他移近，他睜開眼，偏過頭去，只見大金和大銀兩人，向他走來。

兩人一到了他的近前，一齊蹲下身來，跪在他身前，向他連叩了三個頭，跪拜了起來，嚇得東方白大吃一驚，道：「你，你們作什麼？」

兩人道：「剛才，主人說，是你救了她，你又不要她報恩，而我們兩人的命是她救的，你救了她，自然是等如……等如……」

兩人講到這裏，搔耳撓腮，好一會講不下去，想是金蘭花教她們的話，她們已然忘記了！

東方白的心中，又是好氣，又是好笑，道：「快走，快走，你們在這裏瞎纏作什麼？」

却不料給東方白一趕，兩人反倒將話記起來，忙道：「便等如是救了我們，自今以後，你便是我們兩人的主人，吩咐我們做什麼，就做甚麼呢。」

東方白啼笑皆非，他那裏會想到做大金大銀兩人的主人？他本想大聲說「我吩咐你們兩人走開」的，但是他立即想到，如果他這樣說了，豈不是承認是她們的主人了？是以他改口道：「我不是你們的主人，你們快走，我根本不是你們的主人！」

他一面這樣說着，一面又心知這兩個人，是絕說不明白的，是以抬起眼來，想去叫住金蘭花。可是當他抬起頭來看時，却不禁一呆，只見金蘭花身形如飛，向外疾掠而出！在轉眼之間，便已轉過了山角，看不見了！

而大金，大銀兩人，一聽得東方白說他不是她們的主人，便一齊放聲大哭起來，一面哭，一面叩頭拜之不已。她們倒是真的傷心痛哭，這從她們的哭聲之中，是可以清楚地聽出來的。

東方白閉上了眼睛，也不去理睬她們，可是兩人却越哭越是傷心，哭了半晌，一個道：「我們沒有主人了，倒不如死了乾淨。」

另一個哭得更加意切，道：「你說得是。」

東方白聽得兩人這樣說法，不禁吃了一驚，因為別的人那樣說法，可能只是做作，她們兩人，却是絕無機詐之心的。

東方白連忙睜開了眼，只見她們兩人，各自在身邊，拿出了那件怪兵刃來，一個道：「你先殺了我吧！」另一個道：「那怎麼行？我殺了你，誰來殺我呢？」

一個道：「你可以找一個山崖，跳了下去。」

另一個哭得更是傷心，道：「那樣，你我兩人，不是死也死不在一起了麼？」

兩人越講越是傷心，更是放聲大哭。

又哭了好一會，兩人才道：「那我們還是一齊找一個山崖跳下去算了。」

她們一面說，一面站了起來。此際，她們哭得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再加扁着嘴，再顯得奇醜無比，但是東方白却也看得出她們兩人的心地，實是純正之極，他一見她們站了起來，忙道：「你們到何處去？」

（未完待續）



出版者
偵探雜誌社
台灣台北市漢中街一號

海外總經銷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要目簡介·

金神像	（薛米琪探案）
逃亡者	（精選短篇偵探）
凶　案	（偵探創作小說）
失踪丈夫	（偵探奇案實錄）
黑帮喋血記	（黑社會揭秘）
叛　諜	（間諜鬥智小說）
虎口餘生	（驚險緊張小說）
連環陷阱	（曲折傳奇小說）
天下蕩婦心	（詭秘奇情小說）

編排新穎·印刷精美·頁數最厚·定價低廉！